

TIME
LIFE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落的文明

ANATOLIA:
CAULDRON OF
CULTURES

安纳托利亚

文化繁盛之地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王淑芳 赵光毅 杨大治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LOST CIVILIZATIONS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失 落 的 文 明

安纳托利亚 文化繁盛之地

ANATOLIA: CAULDRON OF CULTURES

主编：戴尔·布朗

翻译：王淑芳 赵光毅 杨大治

华夏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美) 布朗主编；王淑芳等译. -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1
(失落的文明)

ISBN 7-219-04456-9

I. 安… II. ①布… ②王… III. 安纳托利亚 - 古代史 IV. K3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585 号

“Copyright © 2002 by Time-Life Inc.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00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and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1-0155

项目策划 王 进 彭庆国
版权代理 段长城 周 莉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文字编辑 彭庆国 庞丹丹
装帧设计 李筱茜
封面设计 晓霞工作室
责任印制 郭宝恩
责任校对 韦秀琼 农向东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编：530028)

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16 开本 13 印张 100 千字 2 插页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4456-9/K·921

定价：6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华夏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所有文字和图片均由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独家授权，翻印必究。

《失落的文明》中译本序

李学勤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

不久以前，电视系列片《失落的文明》曾成为广大观众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仍在不少人口边时时称道。这样一部介绍外国考古文化的片子，能在这里博得公众的欢迎，说明大家对人类遥远的过去普遍怀有特殊的好奇心理。

其实同样的情愫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底都存在。记得日本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在盛唐的时候，漫步于夜晚的长安市。”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尽管是异国的，仍然能吸引后世的怀念与憧憬。

戴尔·布朗(Dale M. Brown)主编的这套《失落的文明》丛书，与同标题的电视系列片有密切关系。丛书英文标题为Lost Civilizations，共有24卷，系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出版。由于这套丛书真正做到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在英语世界非常流行。相信以同样的理由，中译本也会为我国读者所喜爱。

《失落的文明》英文版每卷扉页上都有一段话，标明书的性质是“探索过去的世界，以考古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发现，把古代人及其文化生动地重现出来”。



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巨大成果，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基础。然而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烦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作为科学普及读物，应当说是十分成功的。

就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来说，这套丛书不只有益于非专业的读者们。现在国内还没有外国考古文物的博物馆，大学中外国考古的课程也较薄弱。《失落的文明》所包含的知识和材料，一些考古、历史、文博工作者也是不容易接触到的。试加浏览，一定有所收获。

最近我在一篇小稿里，讨论过我们为什么有必要了解外国考古学的问题。有一种看法以为，中国历史悠久，遗存丰富，已经研究不完，中国人做中国考古就够了。窃以为这是不妥当的。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是将中国文明放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背景去考察，对中国本身的历史文化也很难真正有深入透彻的理解（《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总序）。只有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中国文明的固有价值，才能阐述我们先民对整个人类的巨大贡献。

对古代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大家知道，人类是分别在世界若干不同的地区，先后跨进文明的门槛的，而构成文明的种种因素，其萌现要更早得多。这些因素逐渐产生、聚合，推动文明的形成，究竟有着哪些条件，走了怎样道路，其间人类同其环境如何互动等等，都是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心。《失落的文明》各卷所展示的，正是文明肇端及其早期嬗变的轨迹，是后世人们久已淡忘了的，读

起来就像成人重看儿童时期的老照片一样，每幅图景都会唤起一丝渺茫的追忆。

文明发展的进程，绝不是简单直线的。历史上没有一种古代文明，不曾经历多次曲折，甚至倒退。有的文明，最后竟归于中断和湮没。相当多的文明创造，在时间的长流中又消失了，等到不少世代以后，才重新出现。人们称考古学是在寻找失落的文明，即是出于这样的缘故，在考古学家的锄头、手铲下，不知有多少次意外惊喜。传统上被认为只属于近世的好多事物，其实有着古远的源头。这自然不是《圣经》上讲的太阳底下并无新事，只是证明古代人的才能、力量不可低估，文明的历史比我们想像的更加复杂。

如果从艺术的角度去观察，古代文明的光彩就益为辉煌。翻阅《失落的文明》各卷，很容易看到各种古代文明均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令人惊异的大量珍品。许多杰作具有永恒魅力，后来者无法企及。在这里，考古学同艺术史会合起来，密不可分。

这套丛书可以作为艺术图集来欣赏，同时也可供前往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参考，了解那里不可错过的古迹名胜。书的各卷皆有地图和年表，与论介、考古遗址、文物相配合，还介绍了自然景观与一般人文风光。在有越来越多机会踏出国门的今天，更多地知道异国有哪些珍贵的古代文明财富，无疑会大为提高人们的游览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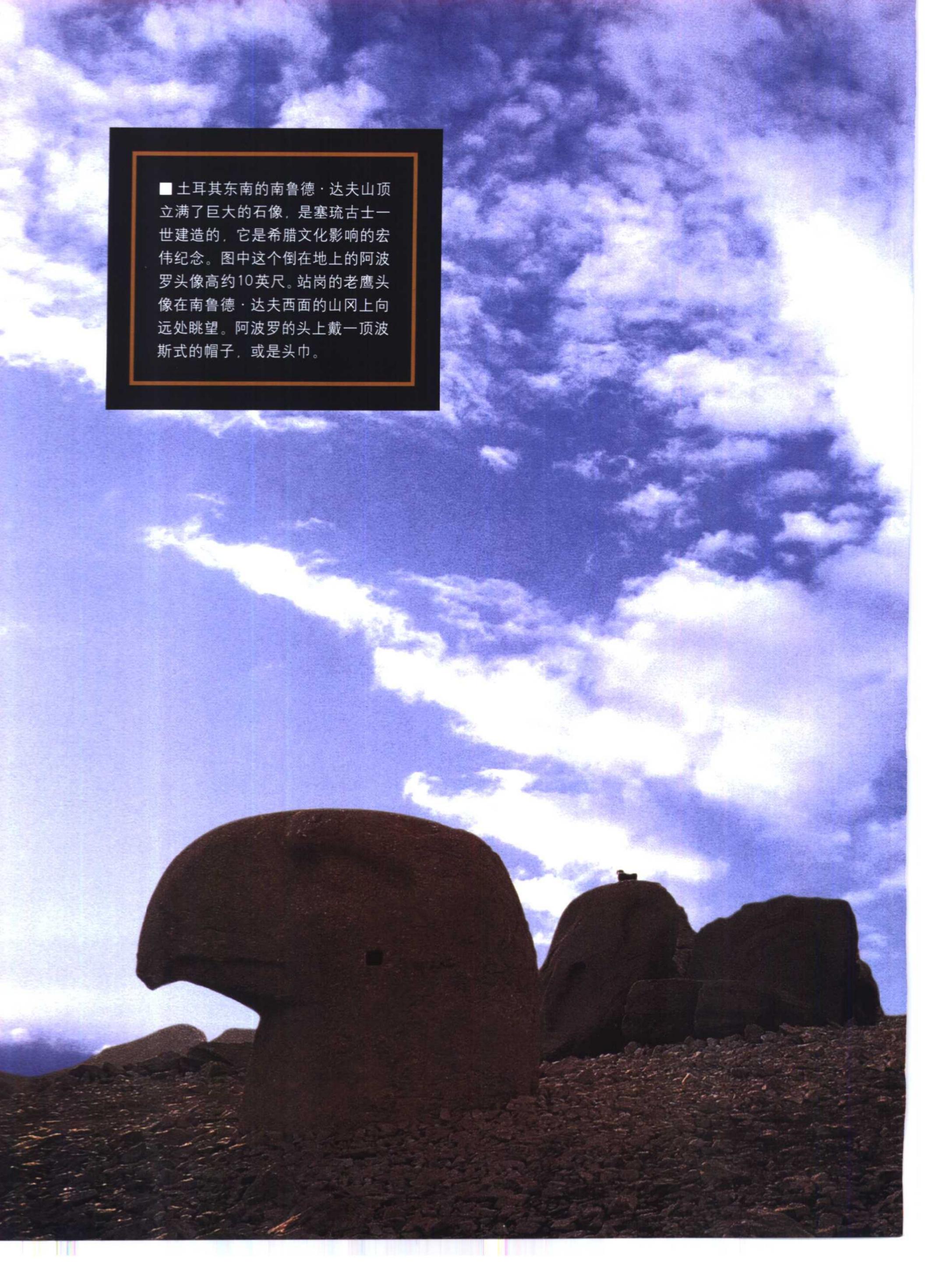
《失落的文明》这套丛书的整体设计较好，古代世界的各种文明，包括新旧大陆，基本都已覆盖。各卷呼应配合，但均有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卷的编排灵活，比如庞贝就自成一卷，使重点突出了。多数卷

的选材、论述是适当的。难免的是，《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一卷在中国学者看来，尚有不足之处。这反映中外学术界仍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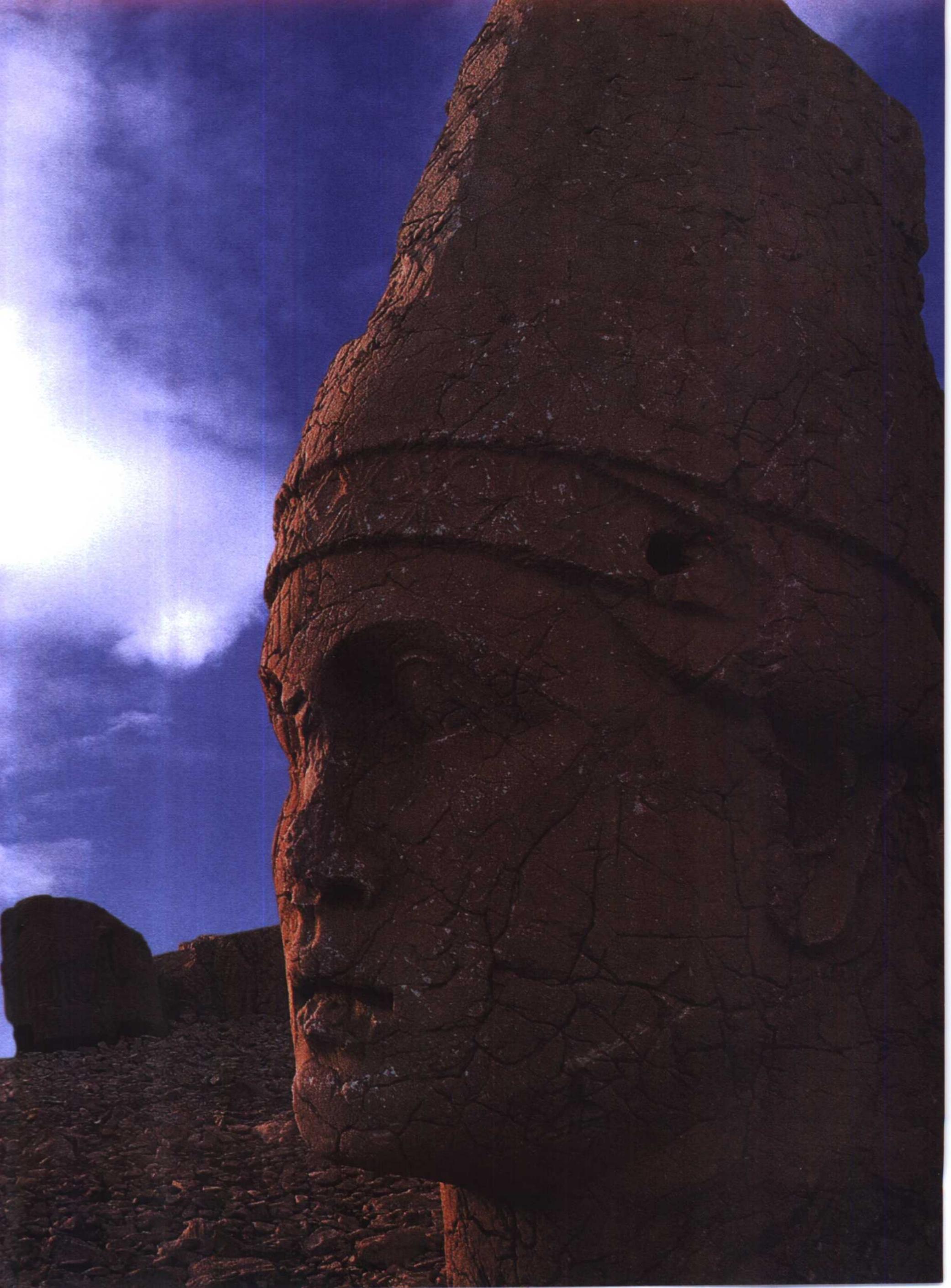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的《失落的文明》丛书是普及性读物，但其内容终究有其专业性，尤其是翻译成中文，殊非易事，复制书内这么多的图片也有难度。华夏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费尽心力，在不长的时间里组织推出了这套中译本，实在值得赞赏和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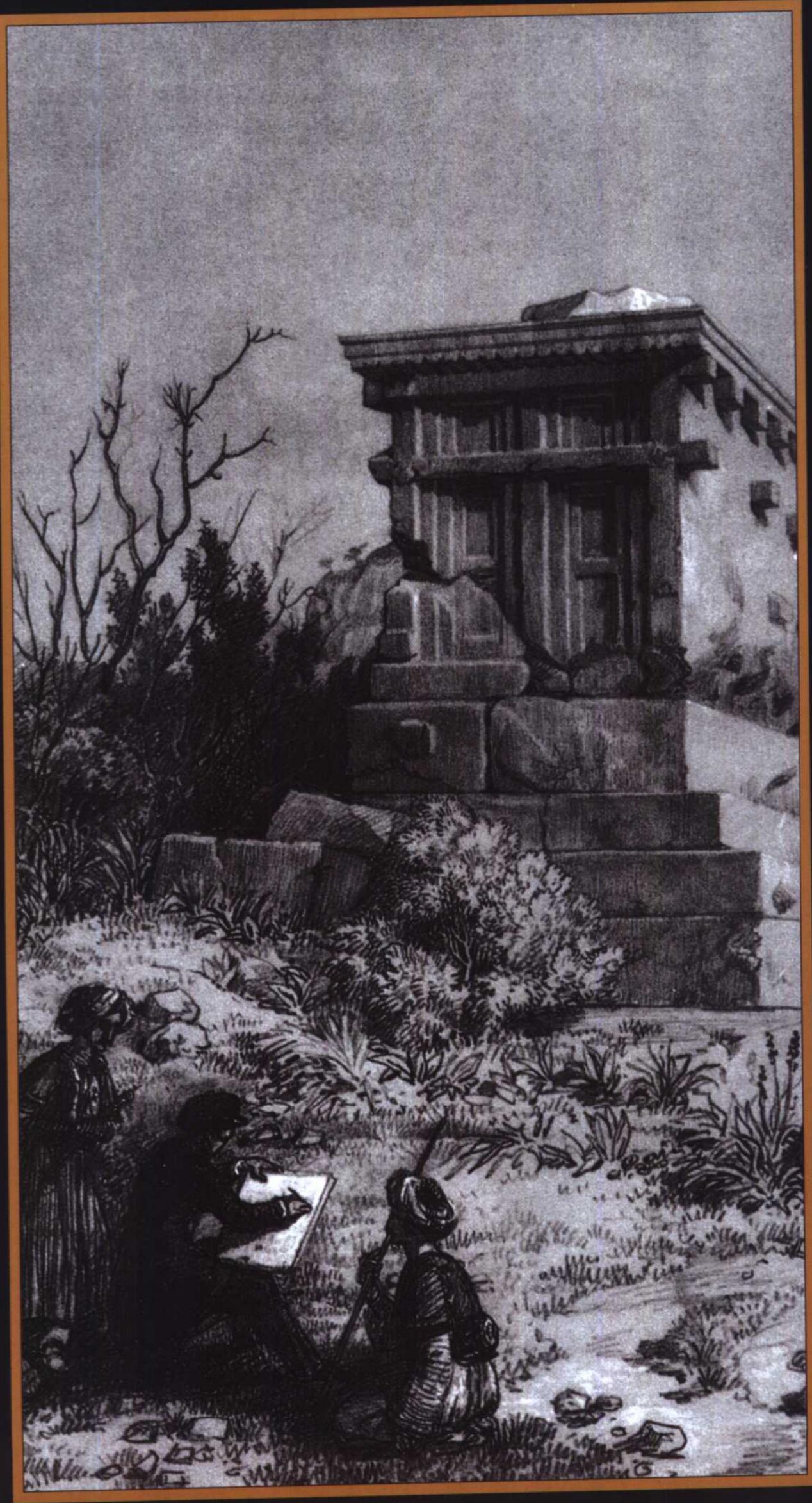
2001年12月1日





■ 土耳其东南的南鲁德·达夫山顶立满了巨大的石像，是塞琉古士一世建造的，它是希腊文化影响的宏伟纪念。图中这个倒在地上的阿波罗头像高约10英尺。站岗的老鹰头像在南鲁德·达夫西面的山冈上向远处眺望。阿波罗的头上戴一顶波斯式的帽子，或是头巾。





本书顾问：

玛丽-亨丽埃塔·盖茨 土耳其安卡拉比尔肯特大学考古学副教授。她在意大利、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进行了25年的实地考古发掘，经验丰富。是《美国考古学杂志》出版的年度时事通讯《土耳其考古学》的作者。

南希·W·雷万德 美国研究院驻土耳其负责人。她专门研究近东艺术和考古，重点研究安纳托利亚。

彼得·尼弗 德国柏林技术大学博士，曾积极致力于赫梯考古40余年。

伊丽莎白·辛普森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研究员。自1981年以来，她一直负责指导对在土耳其戈迪恩发现的木家具的研究、绘图、保养、重组及出版工作。

罗伯特·林德利·范 马里兰大学建筑学教授。主要研究古代建筑材料、建筑技巧以及海运史和水下考古。

《失落的文明》丛书工作委员会

主任 林建初 张华斌

副主任 江 淳 王 进

委员 区向明 彭 匈 王 进

温六零 段长城 彭庆国

李筱茜 郭宝恩



北

黑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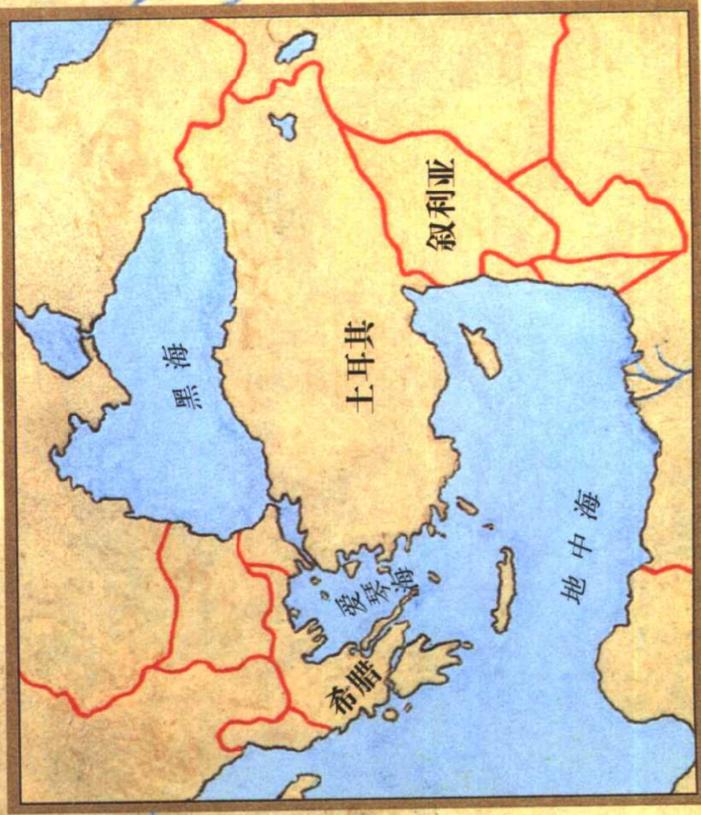
地中海

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

凡湖

乌拉尔图战车饰物



叙利亚

土耳其

黑海

地中海

塞浦路斯

哈马斯

阿勒颇

卡尔基米什

黑山

萨姆萨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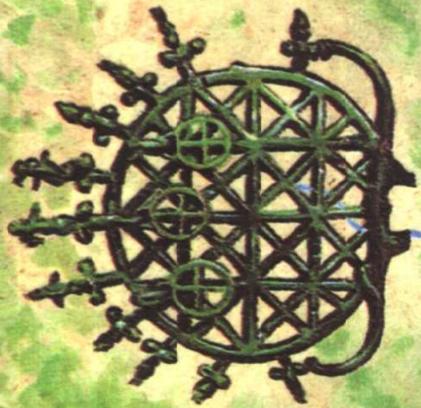
耐莫鲁德·戴

提尔-许于克

耐瓦里科里

耐姆鲁德·戴的巨像

查伊纽



赫梯战神



阿拉贾-许于克

哈图沙·画窟

凯思

阿什克里-许于克

中安纳托利亚高原

梅尔辛

塔尔苏斯

查塔尔-许于克



新石器时期偶像

塞浦路斯

戈尔迪乌姆金属桶



安卡拉

戈尔迪乌姆

桑盖里斯河

塔耳山

塔耳山

梅尔辛

利西亚墓穴



安塔利亚

桑索斯

帕塔拉

博斯普鲁斯海峡

拜占庭

帕加马

萨迪斯

赫默斯河

卡伊斯特河

克拉洛克斯

以弗所

米利都

普里恩

狄杜玛

哈利卡纳苏斯

尼多斯

罗德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土耳其：众多被遗忘的王国 /1

ANCIENT TURKEY: LAND OF FORGOTTEN KINGDOMS

文明的里程碑 /28

MILESTONES OF CIVILIZATION

第二章 一千辆战车的轰鸣声 /39

THE THUNDER OF A THOUSAND HORSE-DRAWN CHARIOTS

赫梯人的要塞 /82

STRONGHOLD OF THE HITTITES

第三章 迈达斯统治下的人们 /93

PEOPLES OF THE MIDAS TOUCH

值得一观 /130

SOMETHING WORTH SEEING

第四章 另一个希腊——先驱者

引以为豪的土地 /143

THE OTHER GREECE-PROUD LAND OF THE PIONEERS

神庙——逝去的梦想 /182

TEMPLES OF VANISHED DREAMS

年表：东西方会合的历史分期 /192

LAYERS OF HISTORY WHERE EAST MEETS W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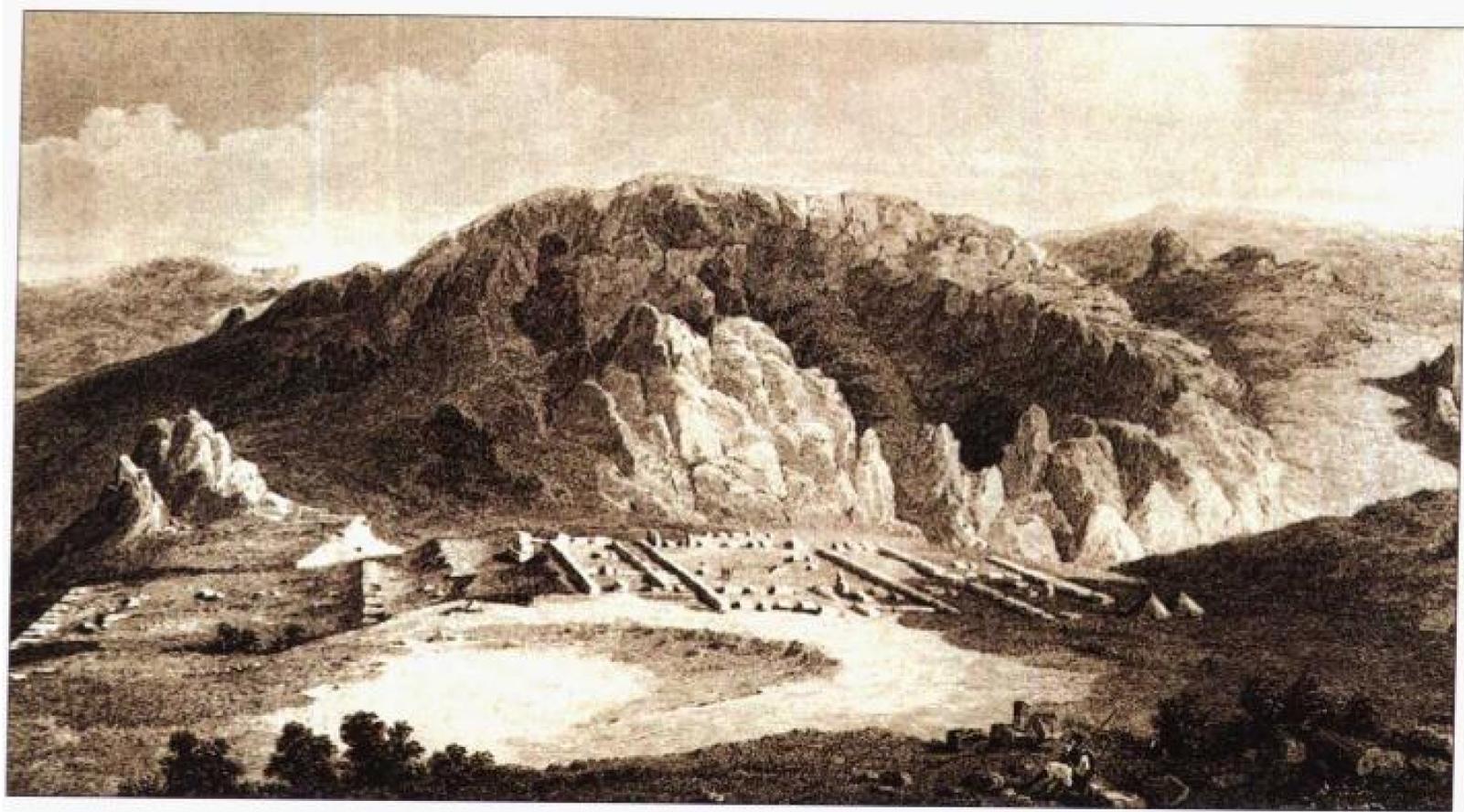
古代土耳其：众多被遗忘的王国

ANCIENT TURKEY: LAND OF FORGOTTEN KINGDOMS

1834年法国考古学家兼探险家查理-费利克斯-玛丽·特谢尔开始穿越土耳其境内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目标是找到罗马居民点达法林的遗迹。然而，他的探寻过程并不能用“下定决心”一词来描绘：他从一个村落走到另一个村落，打听附近有无古代遗迹。当然，答案常常是肯定的，现代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之东90英里处人烟稀少的博阿兹柯伊(今天称作博阿兹卡莱)就是一例。当地人答应把他带到附近的遗址，特谢尔就跟着他们爬了很远的山路来到可以俯瞰该镇的陡峭的山上。他看到一道防御工事墙的遗迹，墙上有瞭望塔和两座门，一门之侧有巨大的石狮像，另一门上刻有比真人大的、仿佛为国王的人像。墙内至少有1平方英里的面积，里面有巨大的石块，显然是庞大的地基残留物。

一位热心的村民又领特谢尔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步行1小时来到一个更具该地区特色的、仿佛屹立的石灰岩露头。特谢尔向岩石越走越近，他开始明白向导为

■ 土耳其大量的罗马、希腊和早期文化遗迹吸引了19世纪的考察者和艺术家。这幅1841年的柱墓草图作者是与英国考古学家查尔斯·费罗斯爵士一道游历的乔治·沙尔夫，他后来成为伦敦国家肖像馆首任馆长。



什么这么热心地让他看这一遗址：66座气势雄伟的雕像沿着两排显然是天然的柱廊在列队阔步前进——有的身携巨大的弯剑，头戴锥形冠；有的身着松垂的长袍。近前审视，他辨认出大量的以前从未见过的象形文字。当地人通常把此地称为画窟，意为“刻有铭文的岩石”。

特谢尔试图弄明白刻在岩石上的人物是谁，他推测其中可能既有黑海地区的古代帕夫拉戈尼亚人，亦有神话中的亚马孙人。至于墙内建的比博阿兹柯伊高的巨大的居民点，特谢尔也同样难以确定。他后来写道，“当我试图确定该城市历史上的名字时，此遗迹的辉煌和奇特使我非常困惑不解”。他推测此城是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从波斯居鲁士大帝手中夺得的普泰里亚，而绝非罗马人留下的遗迹。事实上，他在这一荒僻地点偶然发现的是赫梯古国的首都哈图萨斯。赫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却被历史遗忘了2000多年，这真令人惊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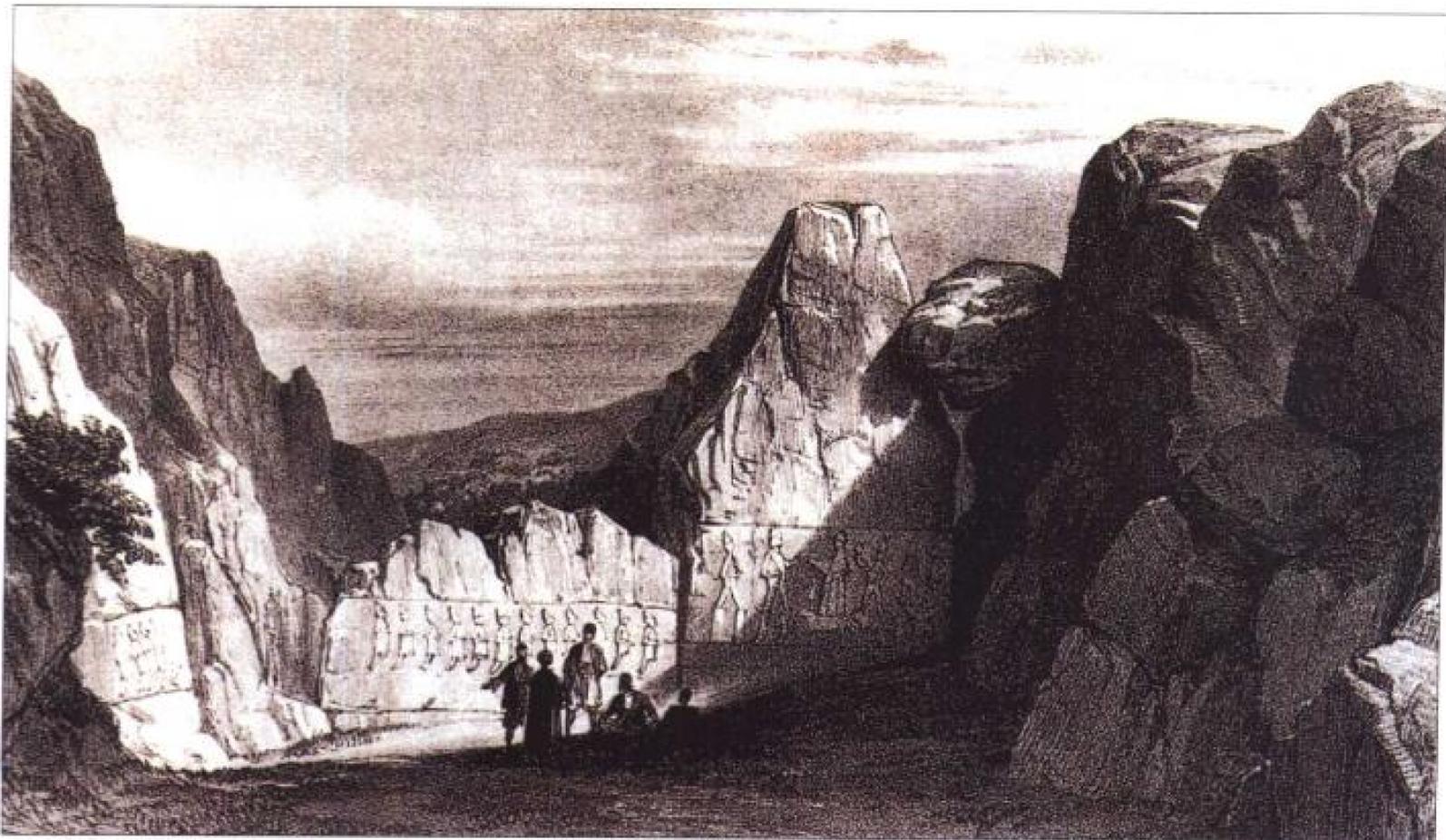
■ 上图是法国探险家查理·特谢尔1834年偶然发现赫梯古都哈图萨斯时所见的遗迹状况。他尽管不知道所发现的是什么，却做了大量记录，并绘出整个地区的详图。后来的学者欲弄懂使赫梯帝国被重新发现的人工制品时，他的草图和记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世纪周游世界的欧洲人去中东各地旅行的越来越多，特谢尔便是其中之一。这些人被称为“漫游的学者”，他们是知识界的冒险家，探索范围无所不包——对他们认为标记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地理、地质、考古和植物都进行探索。他们常常历尽千辛万苦，坚持不懈地给帝国的地图填补空白，并把手工艺品运回西方博物馆。

安纳托利亚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占现代土耳其的97%(其余3%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欧洲一侧)。安纳托利亚早期游历者的问题和热情是把他们见到的、散布在地貌中的瓦砾与《圣经》和古典文本上对城市、庙宇和宫殿的描述相吻合。数世纪的地震、洪水和侵蚀已粉碎、搅动并覆盖了数千年瓦砾中的大部分，更别提战争的破坏。尤其在亚历山大大帝最后的三个继承者之一的塞琉古王国之后，罗马人砍光了安纳托利亚的许多森林，挖掘了无数的矿井，造成水土流失——该地

■ 继特谢尔之后，威廉·汉弥尔顿爵士在1840年左右绘制了这幅哈图萨斯附近石壁圣地画窟的草图。与特谢尔一样，这位考古学家也是在探寻古罗马遗迹时来到这一地点，他也不知道所面对的是赫梯族的众神。特谢尔认为雕刻的人物是亚马孙人，汉弥尔顿则认为此场面是纪念波斯人和吕底亚人签订的一份条约。





区高地薄薄的表层被侵蚀，水中夹带的许多吨泥沙堵塞了河流，早期聚居地中的低地遗址被淹没。风、霜、雨似乎是决意要进行破坏的工匠所用的三件工具，它们损坏了被风暴、地震或强盗掩埋、毁掉的遗迹。

无论从地理、种族还是历史方面进行划分，安纳托利亚都是一个极具多样性的地区，很不容易归类。它南北跨度约为400英里，东西绵延超过1000英里，其中有一半的长度仿佛是从亚洲大陆突然插入希腊(事实上，罗马人通常把此地区称作小亚细亚)。一位土耳其诗人曾做过一个生动、贴切的描绘：“这个地区形如母马之首，/从遥远的亚洲一路狂奔而来，/延伸进入地中海。”

安纳托利亚三面临海：南临地中海，西临爱琴海，北接黑海。从东部看，考古学家西顿·劳埃德喜欢把它视为竖立的“张开的左手，内弯的大拇指是托罗斯山脉”，此山脉沿地中海延伸，安提·托罗斯则成为南面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处的屏障。“那么手掌就是凹陷的高原”——有中央盐湖的干燥的内陆；“手掌根则是东部的山丘”——土耳其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伊朗的地界；“向西延伸的山地越来越低，爱琴海诸岛是它们的余脉”。

许多年来，地形上的这些多样性使人们的行为和居民点模式具有相应的区别。这些自然生态使安纳托利亚成为不同文化的大杂烩，每种文化都与其特定的地区相适应，崎岖不平的内陆地区的文化与山区或更有益于健康的海岸地区的文化具有显著差异。来自亚洲和中东的许多民族接连不断地在这些山地、平原和河谷相遇、进行贸易、征战。后来希腊人和罗马人因觊觎这个国家的财富和其作为亚洲入口的地理位置而侵入这一地区。一段时间之后，中亚的突厥部落建立奥斯曼帝国，其版图一度从奥地利经巴尔干越中东到波斯湾，向南则囊括了北非的部分地区，安纳托利亚成为该帝国的腹地。

安纳托利亚的漫游学者当然知道这一地区是沟通东西方的桥

梁。皇家地质学会的威廉·汉弥尔顿1842年在一次游历回国后宣布，“(安纳托利亚)再小的一块地里基本上都有古代遗迹”。然而，这些学者是透过他们那个时代有限的镜片看这一地区的，虽然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缺点所致。对汉弥尔顿及其同事来说，这片地区是希腊学者、波斯君主、马其顿征服者、罗马皇帝和拜占庭主教的舞台；他们根本不知道此前尚有包括赫梯人在内的其他人。他们对过去充满浪漫的看法，把安纳托利亚视为重要人物的故乡，如诗人荷马、贪婪的国王迈达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和圣徒保罗等。尤利乌斯·恺撒击败黑海本都王国君主法纳西斯后在这里豪迈地宣布，“Veni,vidi,vici ——我来，我看，我征服”。这一名言千古流传。

学者们把安纳托利亚视为古国，认为它拥有比希腊本国更多的希腊纪念物，比意大利更多的罗马居民点，这完全正确。然而他们却漫不经心地把它的历史层归因于外来者。汉弥尔顿嘲笑安纳托利亚的贡献。他说：“当埃及法老王朝统治时，小亚细亚仅居于次要地位。我们未读到当以色列人的子孙从埃及国王那里购买粮食时有关于小亚细亚文明的记载。在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她也未建造出金字塔或尼罗河神庙等建筑以显示其建筑师的才干或人民的毅力。”安纳托利亚的重要性仿佛由其地理位置所致。这片地区曾长期作为战场，故而拥有大量的其他民族的历史遗物。在这些遗物之下则是安纳托利亚失落的文明。

奥斯曼突厥人小心守护着安纳托利亚地区，不允许外地人进入奥斯曼帝国，因而外界对该地区的秘密一无所知。那些获准可在其鬼城和废弃的罗马公路沿线探索的人真正是在挖表皮。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克服了奥斯曼帝国的官方多疑症并在本国大学系统引入考古学规章制度，这时以现代技术和态度武装起来的研究者才开始就安纳托利亚的遗迹提出新问题，并得到令人吃惊的答案。考古研究表明，安纳托利亚并不仅

仅是沟通更令人关注的目的地的商旅通道，而是——用英国古文物收藏家威廉·拉姆齐爵士的话说——“具有极高挡墙的桥梁”。它是人类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中心，在冶金术和耕种方法上很先进，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其成就足以和其更著名的邻居——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相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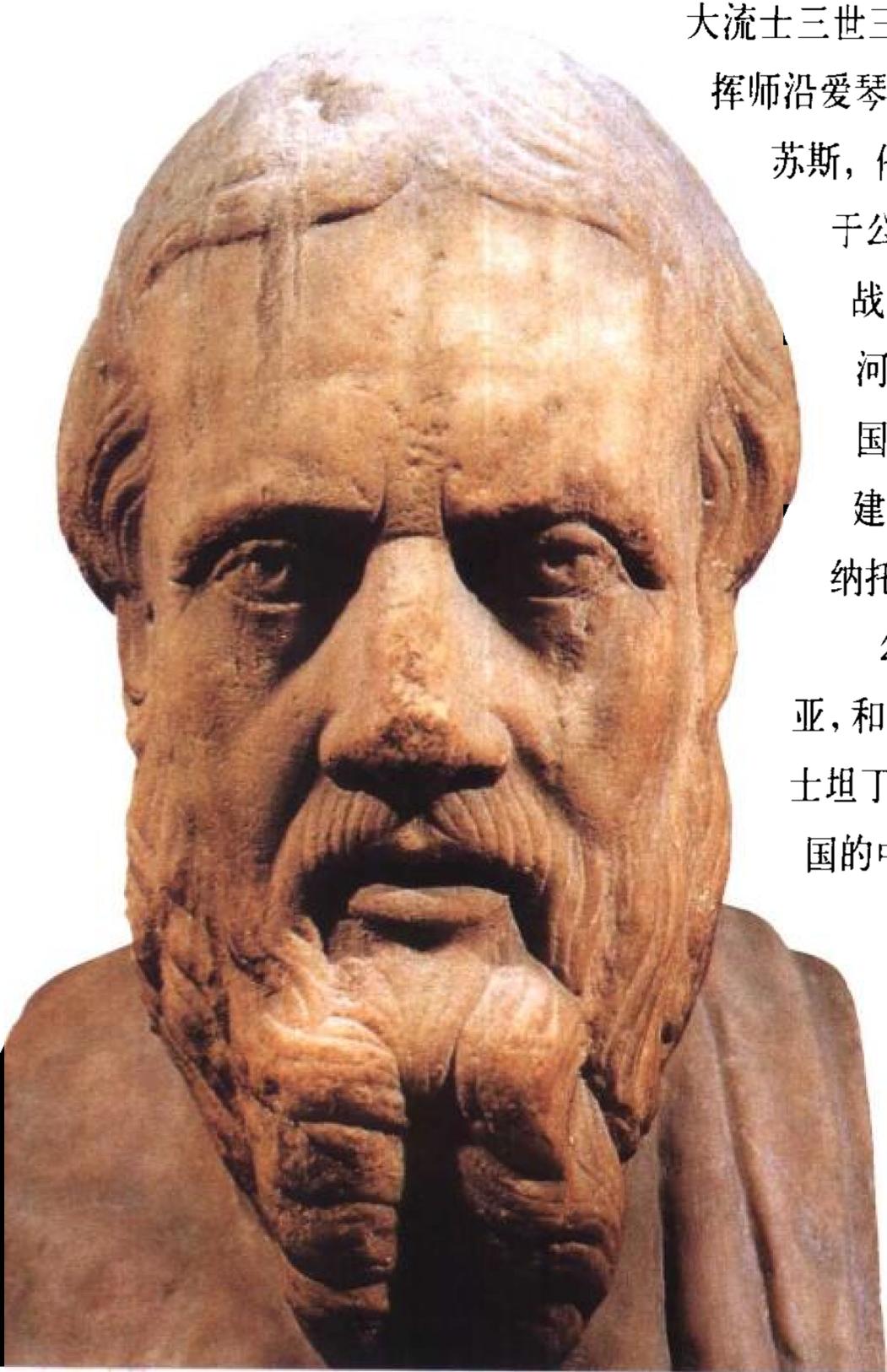
最 终被破译的泥板文和石上铭文揭示，安纳托利亚在文化浪潮中漂浮的时间比任何人想像的都久。到公元前16世纪该地区一直由印欧语系的赫梯人控制。在赫梯人于20世纪被重新发现之前，他们的全部遗产被总括为《圣经》上几处神秘的简短陈述。随着赫梯人的被发现，他们自己的泥板文记录档案及他们与之保持了长时间动荡关系的埃及法老的档案表明，赫梯人一直很重要，直到公元前13世纪末的地区性动乱才消灭了他们的帝国。

此后500年间，安纳托利亚的近邻东希腊人——爱奥尼亚人、多利安人和爱奥利亚人越过爱琴海在该地区沿海建立殖民地，而该地区的内陆当时是一个文化万花筒。许多内陆地区被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一个部落民众联盟控制数百年，他们被称作弗里吉亚人，其国王迈达斯因他在首都戈尔迪乌姆的财富而在世界传说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这段时期，古赫梯帝国的残余城邦在南部的托罗斯山脉之外依然存在。在安纳托利亚东部最远地区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乌拉尔图高地王国，兴盛达三个世纪。后来，与赫梯的情形一样，乌拉尔图一直被完全遗忘直到20世纪中叶。在安纳托利亚西部，在弗里吉亚人和带状的希腊沿海居民点之间的吕底亚人不但保持了独立，还扩展了势力。公元前6世纪，弗里吉亚人的势力被高加索的辛梅里安游牧民族的侵略所削弱，克罗伊斯国王领导下的吕底亚人趁机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到中部的安纳托利亚平原，并控制了一些希腊城邦。

然而，来自不同地区的侵略者继续一浪接一浪地涌入安纳托



■ 这具大理石半身雕像有一副忧郁的面孔，它描绘的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尽管他曾在雅典生活过一段时期，并以他对希波战争的叙述最为知名，他却是安纳托利亚人，生于滨海城市哈利卡纳索斯。他最著名的著作《历史》一书从吕底亚克罗伊斯即位写起，后者是安纳托利亚最著名的君主之一。



利亚地区。公元前547年，正创建一个从埃及延伸到印度西北部的帝国的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摧毁了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吕底亚首都萨狄斯，他把这一地区划分为数个总督管辖区(又称总督职责区)。对波斯人统治不满的东希腊人在希腊大陆的雅典城邦帮助下，终于于公元前499年举行起义。居鲁士的继承人大流士扑灭了这次起义，却历时五年之久，后来他对希腊本土发动了一连串报复性进攻，史称波斯战争。

后来，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公然反抗波斯，越过欧洲进入安纳托利亚去解放那里的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格拉尼卡斯河附近，他与大流士三世三倍于己的军队遭遇并重创敌军。接着他挥师沿爱琴海海岸前进，后又沿地中海东海岸折向阿苏斯，他在那里再次击溃波斯军队。到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英年早逝之际，他那战无不胜的军队已使帝国的疆域东达印度河河谷。亚历山大的三个将军瓜分了他的帝国，其中之一的塞琉古士得到巴比伦尼亚，建立塞琉古王国，他的王朝后来接收了安纳托利亚并统治该地区达250年。

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开始来到安纳托利亚，和平和稳定随之而来，该地区繁荣起来。君士坦丁堡(今称作伊斯坦布尔)最终成为罗马帝国的中心，后来则为东罗马(或拜占庭)帝国的首都。记叙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传说、诗歌和故事中通常见不到安纳托利亚人的影子，人们认为他们在历史的交点基本上是旁观者。他们现在已占据



了应得的位置，这一过程开始时较缓慢，后来随着一连串惊人的新发现，他们才恢复了其历史地位。

跟坚忍不拔的特谢尔一样，这些19世纪在安纳托利亚艰苦跋涉的绅士游历者是在费心寻觅古希腊罗马时代重要的遗迹。在特谢尔于1834年发现博阿兹柯伊之后又过数年，查尔斯·费罗斯爵士开始搜索他认为属于“希腊一部分”的这片地区。他见到的巨型建筑令他激动，但由于缺少安纳托利亚古典遗产地图或相关的文字记录，他又觉得沮丧。他决定进行全面考察。1840年他再度回到那里进行考察后，自豪地宣称了他“发现了11座未标在任何地图上的城市”。尽管查尔斯爵士对遗迹的位置比对内容更感兴趣，但他对其发现之一——位于西南部、靠近地中海的公元前5世纪的皮那拉城——的描述很引人入胜。他在那里发现“一座保存得非常完好”的希腊剧院，还有人们可能期待在爱奥尼亚城市发现的巨型建筑和墓穴废墟。然而，他写道，“在城市中心耸立着一座奇特的圆形峭壁，上面简直缀满墓穴，肯定有数千个，其中大多数仅仅是切入显然无法攀登的峭壁正面的长方形洞穴”。查尔斯爵士绘出这一奇迹的草图并用墨水把它标在地图上，而后继续前进。当这项工作结束后，他计算了一下，他辨认出“(大)普林尼提到的在他那个年代(1世纪中叶)尚可见到其废墟的36座城市中的24座”。并且，他补充说，“我还见到许多其他的遗迹堆”。

铁路工程师约翰·特透·伍德离开英格兰前往靠近安纳托利亚爱琴海海岸的以弗所时，他也是在寻觅古希腊、罗马遗迹——被古人认为是世界七大奇迹中之最美者的狄安娜大神庙(见148-149页)之残迹。但与费罗

与上涨的河水赛跑

A RACE AGAINST RISING WA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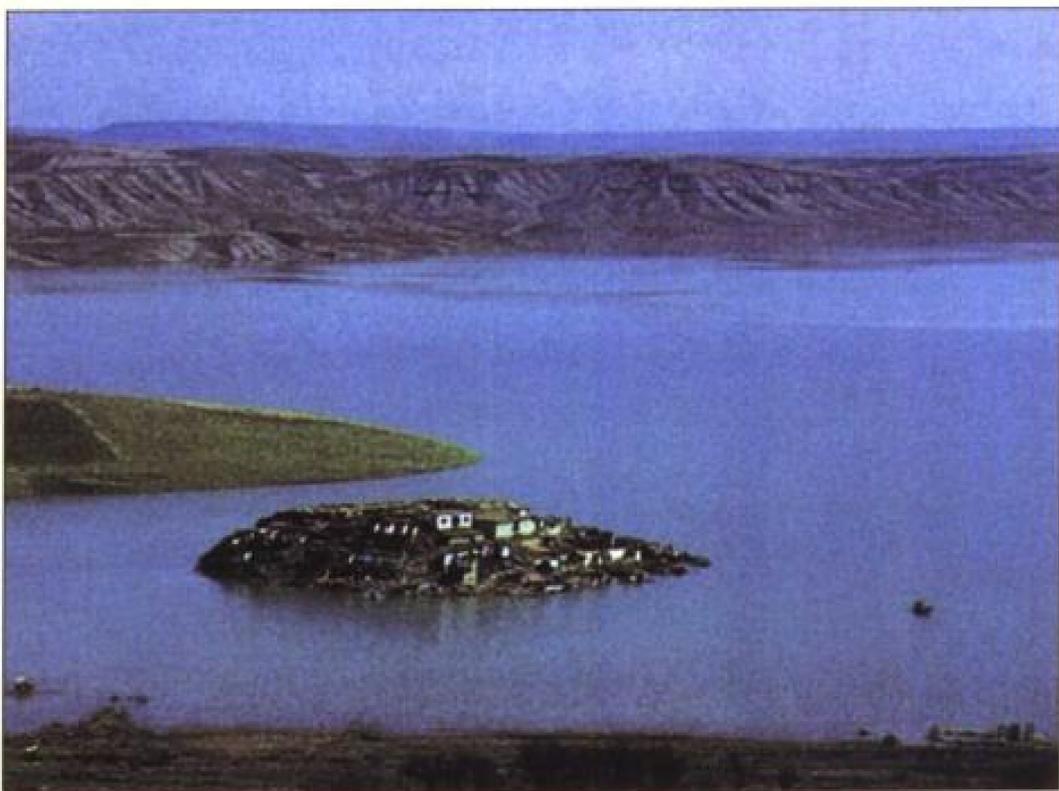
土耳其政府计划把干旱地区改造为农业伊甸园，正在土耳其东南部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兴建水库和灌溉渠网。

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很偏僻，许多地方无法到达，大部分考古学家在水库工程开始之前对这一地区并不了解。但自1975年起，考古考察发现的数百个重要遗址受到水库的威胁。为尽可能多地挽救遗址，土耳其古迹部邀请考古学家进行国际救援行动。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土耳其人作出反应。一位考古学家悲哀地说，“这些水库对我们了解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大有裨益，然利大弊亦深”。

在发掘受到威胁的遗址过程中必须采取快捷手段。不列颠考古学院在对公元前14世纪的迪尔丘遗迹(上面两张照片摄于1990年，分别反映的是该遗迹遭阿塔图尔克水库洪水淹没之前及淹没过程中的情形)发掘过程中一再缩小发掘规模。考古队也采取许多措施来加快速度——他们使用镐和铲子代替了更传统的小铲子这一发掘工具。萨姆萨特(下图)的发掘工人则接受了一项奇特的任务

——毁掉罗马时期的墙壁，因为这道墙壁下有赫梯人、乌鲁基安和青铜器时代的遗迹。

尼麦特·奥意古克教授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考古学家之一，也是萨姆萨特发掘工程的负责人。他评论说，“要了解萨姆萨特至少需要100年”。然而，他的考古队仅11人，且1989年是水位上涨的幼发拉底河合龙之前的最后一个发掘季。虽然如此，对其他遗迹的抢救工作仍在继续，其间暴露出安纳托利亚被埋没的过去的更多情况。





斯所见到的遗迹不同的是，这一献给希腊女神阿耳忒弥斯的纪念物未在地面上留下一丝踪迹。该神庙面积为425英尺×255英尺，其遗迹及高耸60英尺的127根有凹槽的柱子都被埋在附近的奇斯特河洪水夹带的冲积土地层之下。近代对此遗址的记述未能提供任何帮助。18世纪一位到以弗所的游历者记述说，“现在我们徒劳地寻找这座神庙；这座城市已伏倒在地；女神已去”。这样，伍德仅有古希腊、罗马作者的著作作参考。1863年春他开始寻找被普林尼描绘为格利奇·麦尼菲奇的那座神庙，并在乡间挖出首批深坑——他总共挖了数百个深坑。

伍德在寻觅这座难找的神庙的过程中不得不与许多困难作斗争。发掘工作多次被附近海港城市士麦那的帕夏(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莫名其妙地下令停止。伍德写道，“他们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我刚抚慰好这一个，却又不得不去安抚另一个”。然而，至少有一位奥斯曼高级官员不乏幽默感。由于在以弗所发现的所有古董的复制件均须留给土耳其人，他要求伍德在挖出“一式两份的狄安娜神庙”时通知他。

劳动力是另一件令人头痛的事——伍德总在找满意的工人。尽管他最终雇用了300多人，却总因发掘工作的停顿和耽搁而烦恼。该地区的河流沼泽导致人们发烧，这随时可能使发掘工人减员达四分之一。伍德本人一天劳动14—15小时，健康状况也经常欠佳。从5月份到秋天，天气热得没法工作；而在气温较低的其他月份，倾盆大雨却经常淹没发掘坑。而且，距发掘坑被淹尚有许多时间就必须停止发掘——“一点点儿雨就足以导致发掘工作停顿”，因为“土耳其人不在雨地干活儿”。这使这位对下雨很习惯的英国人感到难以置信和惋惜。

为期30天的斋戒及其后的宗教节日也导致发掘工程延期，“斋戒期间工人们无力气进行发掘，在其后的宗教节日他们又不工作”。伍德还必须应付无法预料的停工——包括工人们的一次突然

发生的月食的反应。他写道，“土耳其人不明白何以会出现食这种现象。他们仍认为食是某种怪物正试图吃掉太阳或月亮造成的。今天晚上出现月食，他们敲鼓开枪想吓走怪物，却误中一头奶牛。次日他们设宴款待受伤的奶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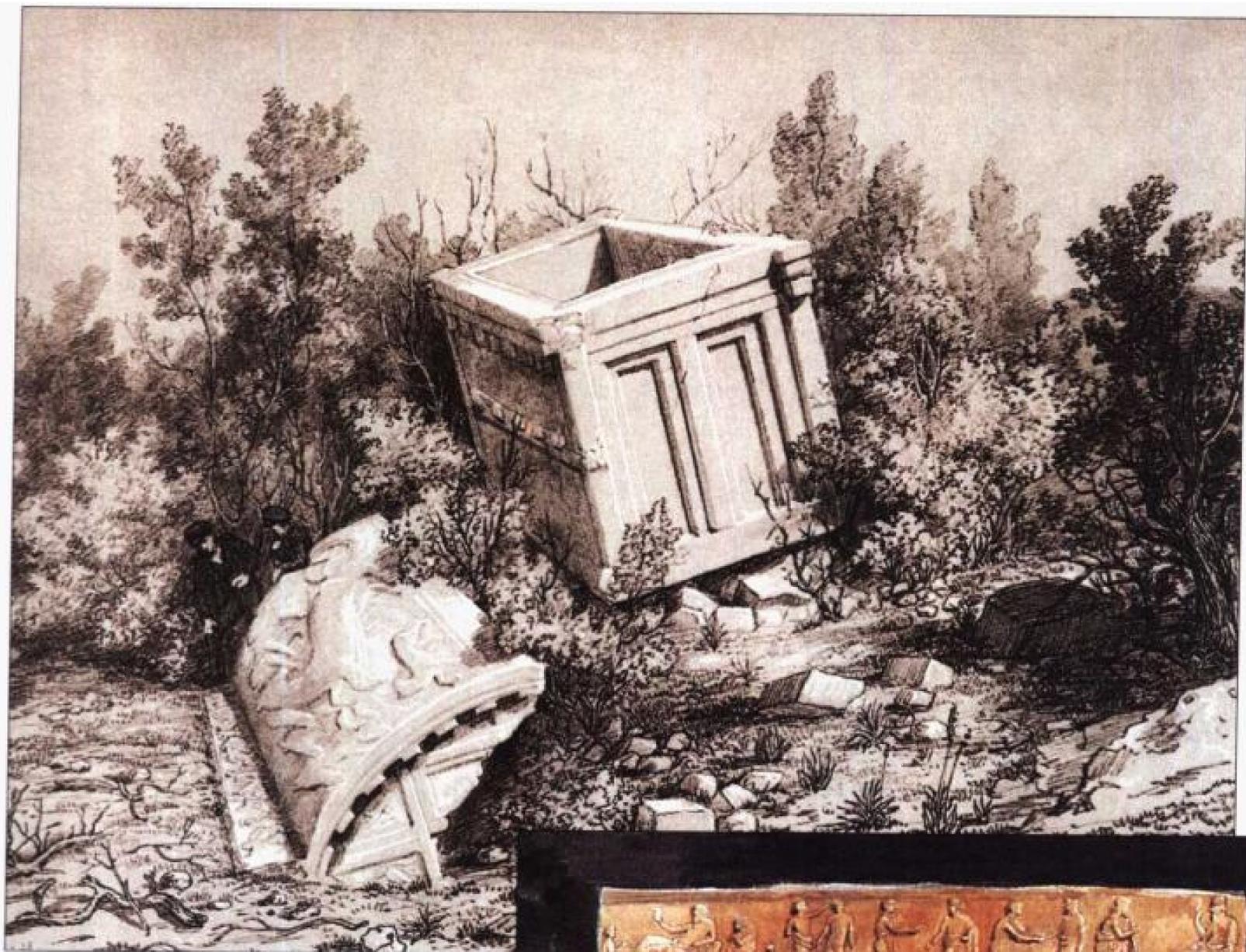
■ 乔治·沙尔夫绘的这张草图表明，19世纪的探险者并不总是必须过艰苦生活。此草图仔细加了标签，描绘的是沙尔夫和查尔斯·费罗斯爵士在安纳托利亚的住所——一座木结构房屋。它铺着厚厚的地席，有床、亚麻织品、瓷器、小书房、椽子上甚至还吊着带果实的橘子枝。屋内还有壁炉。坐姿面向读者的是费罗斯；沙尔夫在他左侧；跟他们合住的一位建筑师站在旁边。

伍德的工人中土耳其人占大多数，还有大量的希腊人，一度还有近百名阿拉伯人。关于阿拉伯人，伍德写道，“他们动辄吵架”。由于他们总想超过其他工人，他们“总是最早完成工作”。“他们很可能会跟上土耳其人动手打起来。”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打架的危险更大。伍德觉得希腊人“一般很敏捷，明智”。然而，他回忆说，“他们有数不清的节日，过节非常虔诚——穿上最好的衣服衣冠楚楚地坐在咖啡馆。这一点使他们



成为很不理想的工人”。

当伍德设法在发掘现场防止大多数麻烦事发生时，他记起了一个周日晚上附近一村庄突然发生的骚乱：“一位上土耳其工人喝了太多的雷基酒(一种味如洋茴香的酒)，一路伤感地唱着歌，经过咖啡馆外时出了洋相。咖啡馆外坐着一位神父和其他希腊人。……其中一位希腊人很愚蠢地戏弄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并非



■ 费罗斯带沙尔夫到考古队以如实记录自己所见到的景色。沙尔夫经常描绘被地震毁坏的遗址，譬如上图中倒塌的客迈拉墓。然而，在这一遗址自然灾害表明是幸事——泥土对半被掩埋的墓盖起到了保护作用。沙尔夫所作的细部水彩画(右图)描绘的是四匹波斯马驾战车践踏客迈拉这一保存完好的基本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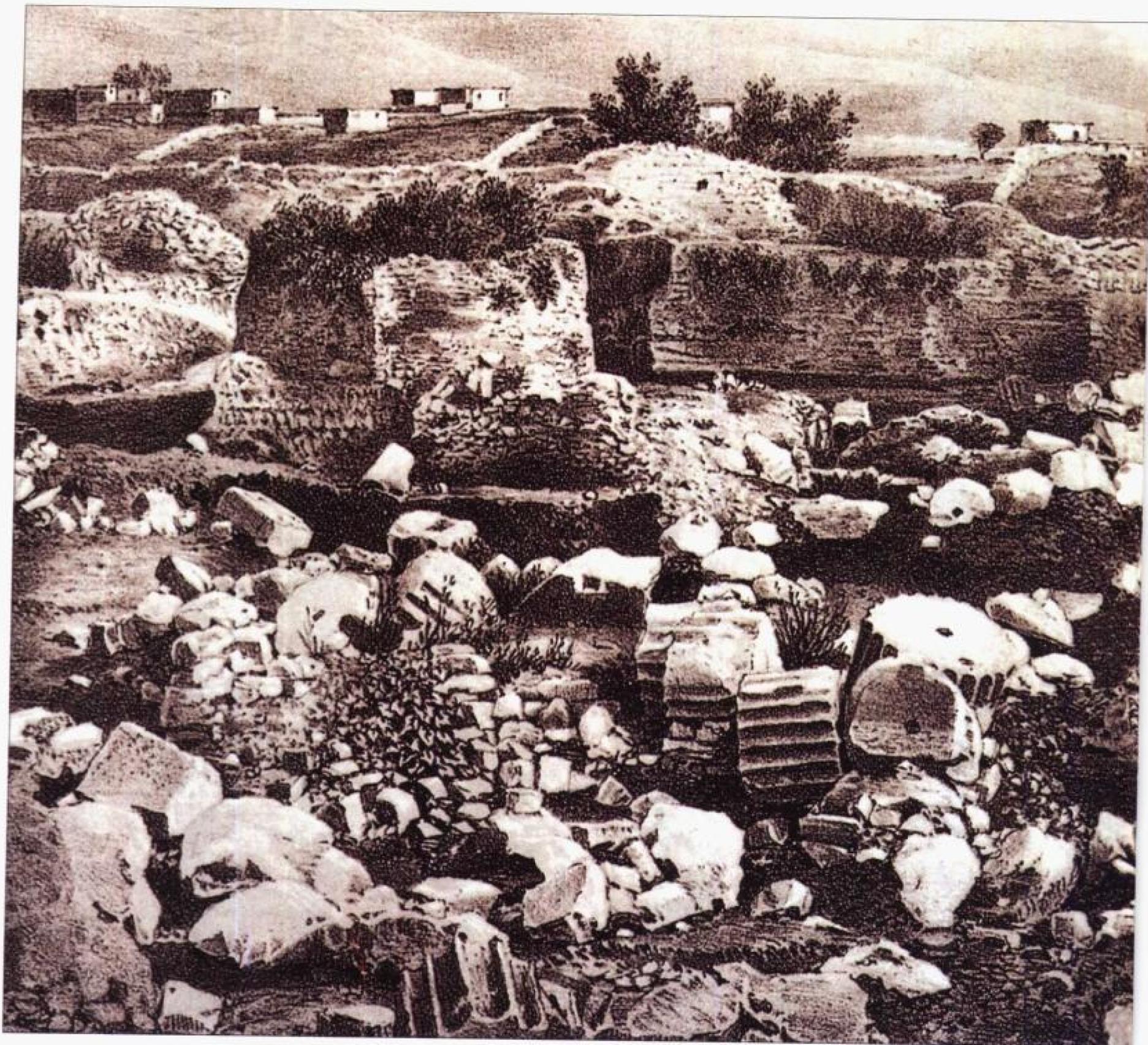


醉到人事不知，他因意识到受到侮辱而忿恨不已，就停下来诅咒希腊人及其宗教。神父大叫，‘你为什么诅咒我的孩子’？土耳其人则回以棍击。于是所有希腊人——主要是农夫——站起来开始围攻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狂怒地挥棍狠击。稍后他的几位同伴也加入到战斗中。”这场群殴后来发展为一场激战，约60名手执棍棒和石块的男子卷入战事，最后土耳其人击溃希腊人。约20人受重伤，希腊神父伤势最重——“从头到脚全肿了”。伍德抱怨说，“由于这件事我一些最得力的工人不在这里干了”。

尽管伍德遇到这些困难，可发掘队还是圈住了神庙。1869年的最后一天，考古队终于在地表之下近20英尺处发现了神庙的大理石铺面，甚至当地人都好奇地跑来看到底发现了什么。一天，该地区的一名穆迪尔(意为副税务官)来到遗址区。伍德回忆说，“我告诉他，这些是一座古清真寺或礼拜堂的遗迹，属于希腊时代。他们当时信奉的不是真正的惟一的上帝，而是信奉许多神，有男有女。这座礼拜堂是奉献给一位女神的，里面竖有这位女神40或50英尺高的雕像。穆迪尔仿佛恍然大悟，说，‘噢，他们是新教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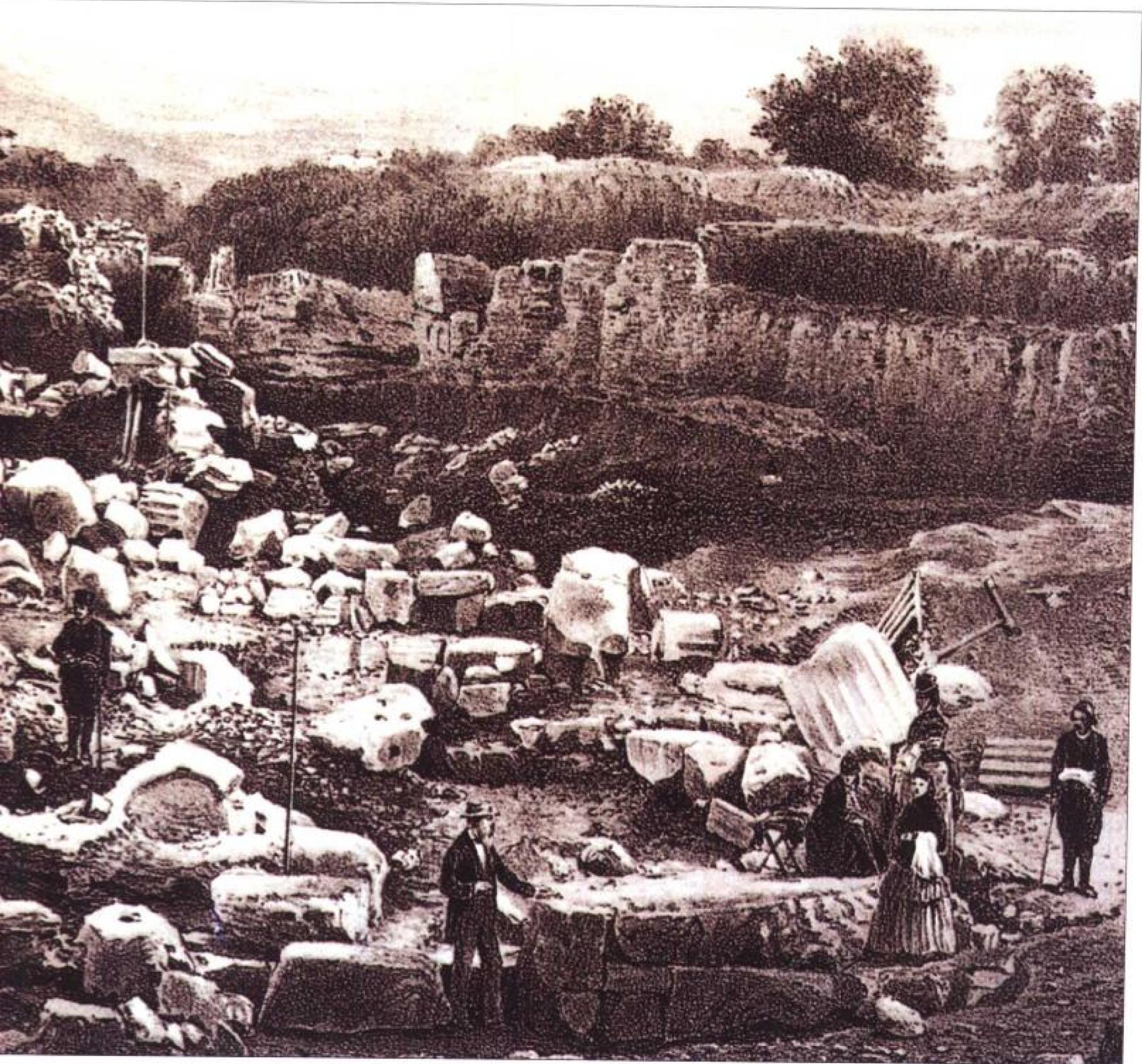
甚至当伍德在以弗所考察之际，德国人海因里希·施利曼1870年发现古特洛伊遗址，它位于爱琴海海岸之北150英里处。结果特洛伊的一些遗迹被发现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1893年博阿兹柯伊出土了首批泥板文(总共数千块)，上面刻有某种形式的楔形文字。对这些泥板文的研究最终揭示，安纳托利亚的历史比古希腊、罗马时期要早许许多多，特谢尔见到的遗址是赫梯帝国壮丽的都城，赫梯人从那里开创了一个伟大的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一度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崩溃了。从它的灰烬中诞生了比它小许多的土耳其共和国。这个新成立的国家选举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改革者穆斯塔法·基马尔为首届总统。基马尔把首都从欧洲的伊斯坦布尔迁至深处安纳托利亚腹地的安卡拉，以反映这一新成立的国家以亚洲为活动



中心的实际情况。他下定决心要根除妨碍土耳其现代化的传统和宗教习俗，立刻着手实施一项能带来迅速和深层变化的计划，旨在使这个国家迅速脱离其封建历史，达到20世纪的发展水平。

然而，基马尔在把土耳其变为非宗教的、宽容的、自由的国度之际，也允许学者对这一最神秘的国度的历史进行更深刻的了解。这位总统支持学者的研究，对技术先进的新型研究者和考古学家——其中不乏土耳其人——开放土耳其。他们采用远比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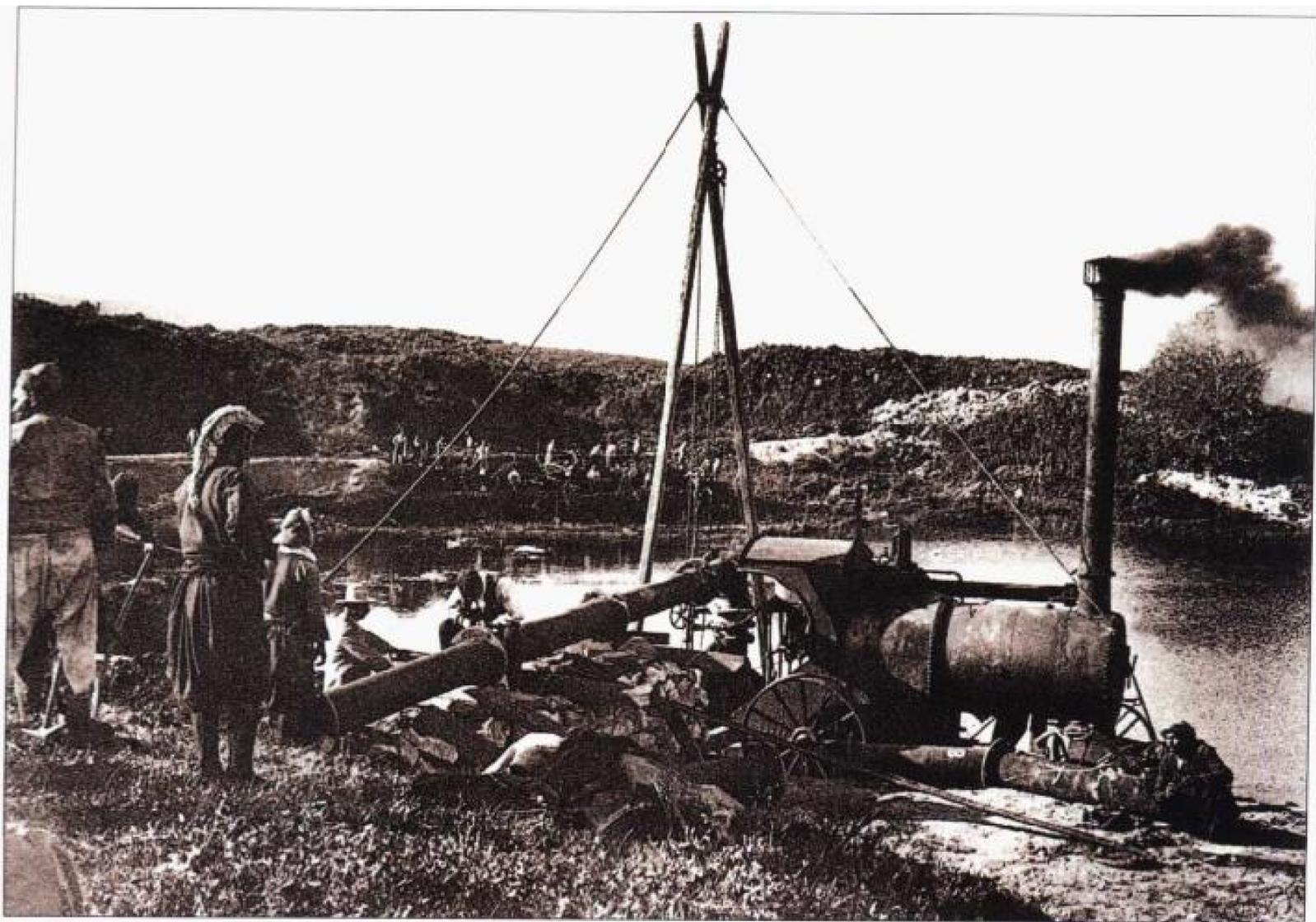
■ 这是英国工程师约翰·特透·伍德提供的以弗所发掘现场风景照，摄于1871年12月。图中可见到曾令人惊叹的阿耳忒弥斯神庙断裂的石柱。伍德不得不通过历时六年并穿透20英尺的泥沙层的发掘才发现要找的宝藏。甚至那时他也不敢肯定他发现的就是那座神庙。他根据可能是夸大其词的罗马记载预测石柱的圆鼓石要比眼前见到的大得多。

有力的方法——包括精确的年代鉴定法及比较不同遗址的地层以确定它们的年表方法，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神秘的、无所不在的土丘进行系统发掘。他们探测壮丽的城市、神庙和《圣经》上的遗址废墟之下的地层及其他遗迹，发现了表明安纳托利亚人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在此前的旧石器时代兴盛过的证据，而以前的学者仅把安纳托利亚视为历史的汇集地。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当然是伴随着文字的出现而开始。1925年捷克学者贝得里希·赫罗兹尼来到安纳托利亚这个显然是最早使用文字的地方。古城卡尼什位于今天地处安纳托利亚中心的开塞利城附近。他在此古城外，曾于公元前1950年左右兴旺过的一亚述卡鲁姆(意为商人聚居区)废墟中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泥板文，它们原来是与贸易相关的记录和书信——装货单、合同、发货清单以及其他此类东西，还有偶然发现的一份结婚证书。

哈梯人是赫梯人的先辈。这些文件讲述了一座哈梯人的城市。当地统治者住在城内，平原东北部有一商贸市场，有魄力的亚述人从市场购进牲畜、贵重金属及宝石进行转口贸易，也把东南部约500英里处的首都阿苏尔的芳香油和精制的布匹在这里卖掉。印欧语系的民族

■阿耳忒弥森又称作阿耳忒弥斯神庙或狄安娜神庙。1904年英国考古学家戴维·贺加斯带着奥斯曼政府借给的蒸汽机和水泵，重新开始对神庙进行发掘。纵使有机器帮助抽水，沼泽似的周围环境也给发掘工作造成了损失。当考古队在挖出大批珍宝之际，贺加斯却写道，“我只盼早日刮净脚上沾的狄安娜神庙的黏土，结束发掘走人。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运气，也从未希望有比这差的运气”。





■ 这些有华丽雕刻装饰的金饰板，是贺加斯从狄安娜神庙底部的泥泞中搜出的3000件珍贵物品的一部分。可能是拜神者留在神庙的还愿奉献物。贺加斯遵守奥斯曼帝国法律，在所有物品经不列颠博物馆研究后即返还土耳其。

——譬如卢维人和赫梯人——一直从该地区黑海之北向安纳托利亚地区渗透。公元前1870年后的泥板文越来越多地提及哈梯人与印欧语系民族进行贸易甚至通婚。卡尼什城及其商贸中心最终于公元前1740年被焚毁。

亚述人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左右开始存在的一个兴盛的社会提供了一些情况，能为安纳托利亚先前的时代和民族提供证明的，却只有这个地区静寂无声的土丘。然而，在笔者写本书的10年之内，新组成的土耳其文物和博物馆部的负责人阿米尔·朱贝尔·科沙伊却阐释了比安纳托利亚文明更早、更出人意料的另一个方面。

1935年开始的对位于博阿兹柯伊的赫梯首都东北约15英里处的阿拉卡土丘的发掘，导致了这一重大发现。威廉·汉弥尔顿和其他漫游的学者曾于1835年到过这里。然而，直到土耳其研究人员拆除土丘之上的现代房屋并向下挖，仔细挖到从前的文明留下的许多地层，惊人的现象才暴露出来。科沙伊狂喜地说，“发掘结果令人兴奋。从财富、知识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此土丘的发掘成果足以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的发掘相提并论”。

随着许多土层被挖走，阿拉卡土丘各个时代以从晚到早的反序显露出来。人们熟悉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典时代几乎没有什么遗迹：弗里吉亚人仅仅对以前赫梯人的房屋和纪念物进行改造，并增添了粗糙的刻画——这里是赫梯人养护的一个主要的军事和宗教中心。然而，此后的发现令人激动。人类活动时间表开始上溯得越来越早，远至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中叶。

这使阿拉卡土丘归入青铜器时代早期，那时农业



社会开始用简单的铜器来代替熟悉的石制工具。然而，科沙伊和他耐心的发掘者却未挖出几件粗糙的金属器皿，却挖出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公元前2300年左右的13座富墓。墓穴遗址的富足表明，这里是一个比以前所知的任何安纳托利亚文明都早许久的强大的王国的中心。科沙伊描述其中一座坟墓时写道，“墓中尸体是一位社会等级很高的女性，穿戴着她所有的装饰品，头戴一顶金质王冠”。摆放在尸体上及其周围的财富多得令人吃惊：“她两手之间是装在一金属器皿中的两个金球及满满一金杯首饰；下巴上有摆成半圆形的五对格式化人像形式的金质饰品——可能是神像；手腕上有一对金手镯；脚踝上是未卡死的银质脚镯，手镯旁是11枚球状针头的饰针；神像下面是一把金属梳子；后背上是一个装饰着玉髓的金杯。”此墓和其他12座墓的财产目录还在继续，包括诸如此类的物品：带金柄的银勺；一把制作精美的匕首，有铁质刀身——这是最早使用铁这种当时罕见且非常珍贵的金属物品之一；镶有金银合金、天然金银合金和小铜饰针的铜质小雕像，铜针上还饰有金、银和玉髓。

这样，在赫梯人被发现后不到20年，研究安纳托利亚历史的学者认为它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高度发展的文明。阿拉卡土丘的居民显然是伟大的珠宝商和金匠。科沙伊说：“他们了解许多种技术——浇铸、上浮雕图案、用冷锤法焊接——以提高审美效果。”

然而，冶金术并不仅仅代表技术的进步。它还表明转化的总体突破，这种突破既需要也导致采用这一技术的社会发生根本变化。仅是偶然发现必要的技术是不够的；讨论的这一社会必须已发展到一定程度，能足以利用这一新技术。例如，这个社会不仅要粮食供给有保障，农业生产出的粮食还必须有固定盈余，使部分成员得以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部分人才有时间去研究并练习金属加工技术和珠宝匠的技艺，并且随之产生的社会差别又增加了对个人饰物的需求。

更深层的发掘表明，安纳托利亚早已具备这些条件。随着金属技工变得越来越熟练，他们在实验中，发现含两种或两种以上金属的矿石用于铸造，效果更好。一段时间之后，阿拉卡土丘的工匠开始故意把数种金属混在一起制造自己的合金，以提高外观效果。后来中东各地的金属技工，也开始把锡铜混合物加热到相当高的温度，以生产出称作青铜的非常有用的合金。

青铜比铜坚硬，更容易铸造，且刀口更长，磨起来更容易。从公元前3000年到铁代替青铜的公元前1000年，青铜总是与强劲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譬如苏美尔大城市及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的兴起。为满足对青铜武器和用具的需求，青铜的大规模生产，必须超越社区技艺的水平而在地区产业的水平上发展。然而，考古学家开进到更多的安纳托利亚文化区时，却未发现一个主要的锡矿源或用来熔化锡矿石的大火炉，甚至在中东其他任何地方均是如此。安纳托利亚铜矿床丰富，对诸如阿拉卡土丘等地区的发掘找到了曾用来熔化铜的火炉的证据，却未发现熔化锡的火炉的证据。到20世纪末此谜仍未揭开。

安纳托利亚又一次为这一有重大意义的谜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阿斯里汉姆·叶内尔，在1994年1月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她对位于安纳托利亚南部城市塔尔苏斯之北60英里处，托罗斯山中的灰山古村落的发掘结果。她说，约从公元前3290年至公元前1840年，此地曾居住过500至1000人，他们靠附近的一座锡矿维持生计。叶内尔的考古队发现，在山体内延伸超过1英里的网络状隧道里面，有劣等锡矿石残留物。隧道只有2英尺宽，这表明担当极其艰苦的挖矿工作的是儿童。矿山中发现的几具12至15岁少年骷髅也证实了这一模糊猜测。

然而，灰山的村民并不仅限于从事从山体内部挖掘矿石这一工作，他们还干了许多其他工作。叶内尔及其同事在该村落遗址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小型陶瓷熔化锅，其中最大的有饭锅那么大，

认识安纳托利亚的 折叠图案

SEEING DOUBLE IN ANATOLIA

古安纳托利亚人对双头动物表现出特殊的偏爱，他们的一些雕塑表明这一点。早在新石器时代，他们就使用成对图像，创造出最持久的形体——双鹰。发现于赫梯遗迹的下图即是一例。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匈牙利的旗帜上都有展翅飞翔的双鹰图案。20世纪90年代，双鹰成为新成立的俄罗斯的国家象征。在所有图案中鹰都双向而视，可能象征洞察一切的能力。在俄罗斯图案中双向而视的鹰表明既看到这个国家的过去，也展望它的未来。



■ 这一尊用黑石雕刻的女神像出土于恰塔尔休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两颗头大小不同，有些人据此得出结论说这两颗头分别为母女俩。此雕像的雕刻日期为公元前第六个千年期左右。





■ 这一圆形雕像出土于现代城市开塞利附近的卡尼什，它生动地描绘了双头雕塑的基本几何图形：两颗头结为一体，表现为一个球体。此雕像原料为大理石，日期可上溯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期。



■ 这一公元前14世纪的黏土鸭发现于壮丽的赫梯都城哈图萨斯，鸭背上的柄表明它是某种容器。赫梯岩石浮雕上刻有侍从拿着这种有装饰图案的仪式用动物角状杯递给众神的场面，此鸭即是一件样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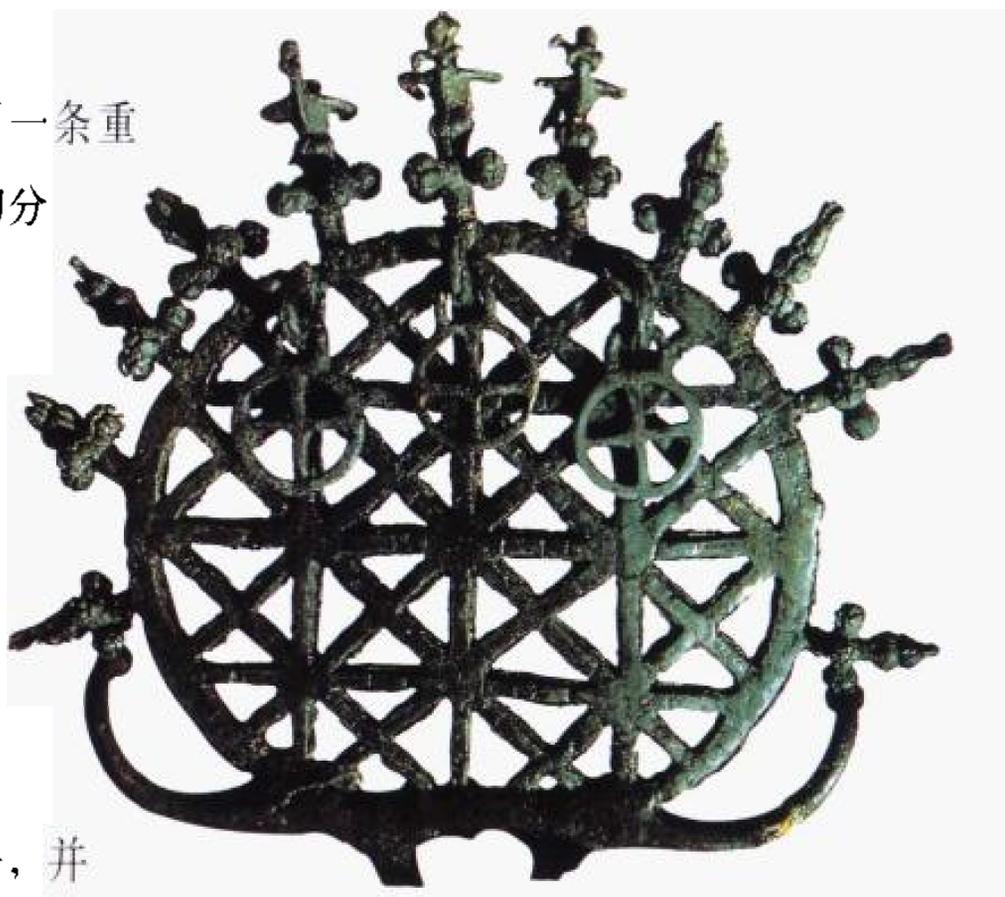


这为揭开青铜时代的主要秘密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用x射线和电子显微镜所作的分析暴露出熔渣这一冶炼金属的残留物的遗迹，其中锡含量高达30%。叶内尔最终弄明白了古人如何进行冶炼这一问题。

看来矿工首先在矿山的采掘面建起火炉来加热并软化矿石，这样就能更容易地用石制工具把矿石凿下来。然后把矿石拉到地面上，磨成粗粉，洗净，并淘洗出所有大小不一的小块锡矿。他们把剩下的粉末和碳交替分层放入小熔锅上，点着碳。实验表明，他们可能曾用芦管向火上吹风，以使温度高达华氏2200度。在这个温度锡就会熔化并与矿石分离，小滴锡就包在熔渣内，压碎熔渣，纯锡就露出来。

灰山这些锡冶炼工的技术证明，在青铜器时代早期安纳托利亚不仅仅是农业区。这一偏僻山谷里的居民表明该地区全面分享了当时中东的技术知识。1938年在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方，发现了日期甚至更早的、更先进的社区。这一发现来自地中海海岸城市梅尔辛边缘、阿拉卡土丘之南400英里处的一个土丘。这一次，英国研究人员发现他们不仅仅是在掘入青铜器时代早期，还穿过这一时期进入此前的铜石并用时代(从石器时代向青铜器时代过渡的时期)。

考古学家在约为公元前4500年的地层偶然发现一异常事件的证据。那时这一村落——后来了解到甚至在石器时代就曾有人居住——曾被夷为平地进行系统重建。这个新居民点外面有一堵厚实的围墙，墙上还建



■ 这一装饰复杂的青铜旗，是哈图萨斯附近的阿拉卡土丘这座前赫梯城市的13座墓中发现的珍宝之一。被发现的这些墓表明，早在公元前2300年(即青铜器时代早期)，安纳托利亚曾出现过高度发展的文化。战时该旗帜可能曾被安装在战车上。几乎可以肯定此旗不是军事标志，因为男人和女人墓都出土了这种旗。

■ 右图这一成年牡鹿青铜像上有嵌入的银质细部。学者认为它描绘的是狩猎之神。阿拉卡土丘的王墓出土了许多此类牡鹿。艺术家采用熔模铸造工艺，熟练地把熔化的金属从沟槽中倒出，铸成牡鹿的底座。





有俯瞰大门的数个堡垒，堡垒上有狭窄的窗户，防御者可从窗户内投掷石块而不会遭受回击者伤害。该居民点有供卫戍部队成员居住的标准的住所——靠庭院的一间起居室，庭院里有很多堆供投掷用的石块。卫戍部队中级别较高者有更舒适的住处。学习较晚时代历史的学生可能很熟悉这种特点。英国考古队据此发现了安纳托利亚的又一里程碑——梅尔辛——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军事堡垒之一。

梅尔辛和阿拉卡土丘的发现是迷人的，同时，安纳托利亚也将吐露越来越多的史前史方面的内容。

随着20世纪40至50年代现代考古学开始在土耳其步入正常轨道，发掘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在安纳托利亚居住的时间更早。1947年土耳其考古学家克勒奇·柯克滕，在地中海城市安塔利亚西北20英里处、托罗斯山脉的卡莱恩岩洞，发现尼安德特人在安纳托利亚存在最早的证据，此岩洞历史达1.2万年之久。四年后，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莫拉特开始搜索安纳托利亚南部，寻找公元前1200年左右迁至巴勒斯坦后被称为腓力斯人的民族的来源。他后来写道：“然而，我却发现了比那更早的数百个遗址——比现在考古学家认为可能的日期更早。”其中之一是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的南部边缘的一座可观的土丘，在科尼亚城附近。当地传说中宣称科尼亚是诺亚时代洪水过后最早露出水面的城市，这位英国人可能因此备受鼓舞。

莫拉特是在1952年11月一个明媚的早晨首次看到这座土丘的。自4月份以来，他一直在看起来很有希望的遗址上收集碎片，大部分时间步行，十分节俭地使用

■ 此银质女神像只有9英寸高，头部覆镀了金，有脚镯、胸带。学者们认为此像是安纳托利亚青铜器时代早期最精致的格式化小铸像，描绘的是丰产女神。



他那微薄的250英镑的薪金。他回忆道，他得了痢疾，随着冬天的来临，他因“看到尚有如此之多的工作尚待完成”而感到“沮丧”，“仿佛史前期土丘在我周围一直延伸，与地平线平齐”。然而，这座在多尘的科尼亚平原上的这座土丘与众不同。它平缓地升高到58英尺，占地32英亩。莫拉特写道：“甚至从九公里外看起来它都颇具吸引力。”然而，冬季马上就到，他当年已无时间考察这座土丘。次年其他事务又使他未能成行。事实上，九年后这位无畏的考古学家才开始发掘科尼亚这座恰塔尔休于遗址。在这段时间，他开始探索该遗址以西135英里处的哈吉拉尔村落附近的一座遗址。这座土丘的地层把他带回到公元前6300年的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刚开始种植农作物、驯化动物并发展社区，此前人们依赖打猎和采集为生。但他还发现一个更早居民点的证据，其日期可上溯到公元前7500年左右。他宣布，“此证据使该遗址跟美索不达米亚已知的任何东西一样古老”，“并且证明我坚信安纳托利亚并非文化落后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令莫拉特感到好奇的是，哈吉拉尔的一个最古老村落的遗址与稍晚的一个居民点遗址之间，其时间跨度有整整1000年。他敢肯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土丘之间，有一个“连接这中断的上千年”的地方。1958年，他和两位朋友又对恰塔尔休于遗址进行另一次粗略的考察。

在察看此土丘西侧时，莫拉特注意到，盛行风已除掉土丘表面由“草皮和废墟杂草”构成的覆盖物，就像一只唐突的手掀开了蒙在神秘的过去上的面纱。莫拉特敬畏地注视着暴露出来的东西。他回忆道，“我能看到呈三角形排列的烧毁的墙壁。这只能意味着有许多房屋埋在里面。我很笃定，此土丘那些较深的地层属于新石器时代。

当朋友们告诉我他们在土丘顶部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迹时，我意识到恰塔尔休于遗址曾是一座极其巨大的新石器时代的城市”。

莫拉特和他的考古队于1961年5月17日结束哈吉拉尔的工作后，开始对科尼亚平原上恰塔尔休于遗址1英亩的区域进行正式发掘。他叙述说，“10天后，人造墙上露出所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很显然恰塔尔休于遗址不是普通的遗址”。该遗址最后竟发掘出14个居住层。考古学家原本期待着能找到一小型原始村落遗迹，发现最早的农业和社区实践的迹象，然而，他们却发掘出一个特大的、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

这座城市由1000多座用晒干的土砖建造的小三角形房屋构成，它们蜂窝似地紧挤在一起，很像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北美印第安人的普韦布洛住宅。建在居民点边缘的住宅朝外的墙壁上没有开口，形成牢固的外围，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然而内墙底层也无开口。由于这座城市基本上没有街道，要到任何地方只有通过平坦的屋顶上架梯子这种途径。梯子把许多屋顶连成一片，构成这座城市的公共场所。

这些住宅之内的房屋很狭小，有的只有10英尺×13英尺。土砖或木料制作的承重柱上抹着灰泥并涂成红色。当地居民还用抹着灰泥的平台做床、桌子及其他物品。许多墙壁上装饰着壁画。这些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壁画之一，且保存得最完好，其数目之巨超过其他任何遗址。壁画内容包括动物、手印、几何图形和模仿自然的静物画、栩栩如生的跳舞和打猎场面，还有世界上第一幅风景画——以附近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为背景的一座城市。

恰塔尔休于遗址的许多建筑并不仅仅是住宅，有些可能是神祠，里面的石制和黏土小雕像、绘画及一尊神母浮雕(见28页)肯定是生殖力崇拜的遗迹。陶器、打火石、珠子、黑曜岩工具和铜、铅制的装饰品等其他许多物品全都质量很高，可明显看出艺术家的功力。从住宅地板下的坟墓中发现的亚麻布衣服的残余——那



是已知的最早的织品之一——及纺线、织布的器具表明，该城居民还使用纺织布。发掘证据还表明该城居民种植粮食作物并驯化绵羊。他们不仅从发展相对稳定的农业中获益，还从广为延伸的商贸中获益，包括用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原料换取遥远的地中海海岸的装饰性贝壳。

虽然如此，恰塔尔休于遗址并不是惟一个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如此成就的遗址，它只是中东同时代许多有相当发展的遗址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点之一——其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它代表安纳托利亚发展的一个顶峰。在那个时候，农业在巴尔干半岛刚刚萌芽，欧洲人尚依赖打猎获取食物，恰塔尔休于遗址代表新石器时代的一大杰出成果。

与此同时，对卡莱恩岩洞的进一步发掘以及其他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继续把安纳托利亚的人类活动时间表推进到更早的过去——卡莱恩及随后发现的姊妹洞奥库奕尼把历史推进到公元前1万年；伊斯坦布尔附近的耶里姆伯格兹岩洞出土的960件打凿的石制工具，时间可能上溯到公元前12.5万年。后来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发现比恰塔尔休于遗址更古老的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市遗址，虽然没有墙壁绘画，却有与其相似的复杂的建筑。对该土丘——阿施克里遗址的发掘证实，新石器革命首先发生在安纳托利亚(见32-33页)。

因此，在数万年的时间里，安纳托利亚居民一直经历着文化方面的剧变。对这一地区史前史的描绘至今仍远未完整，但考古学家20世纪的发现业已表明，安纳托利亚人在人类向前发展的每一步——从猎人—采集者到农夫，从石制工具到金属，从穴居到城市——上都是先驱。并且，从最近的发现看，安纳托利亚第一个大帝国——赫梯帝国的兴起不能再仅仅是因为印欧语地区人口的到来，而必须视为安纳托利亚无数个世纪以来，在环境险恶但土地肥沃的中部高原上努力发展其多样性和特征上的结果。

文明的里程碑

MILESTONES OF CIVILIZATION



作为文化的交叉点，土耳其有丰富的历史遗迹。但当考古学家于19世纪开始对土耳其进行考察之际，无人会想到土耳其原来是分层如此之多的历史宝藏。这篇文章所调查的中部高原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经的东南部地区尤其丰产。这一地区的遗址可上溯到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人们开始从他们年代久远的采集—打猎生活方式向更有规律的农业生活方式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建立了村落。

人类向文明最初的一些发展就这样发生在安纳托利亚，比苏美尔的兴起还要早6000多年。事实上，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城市之一便是恰塔尔休于遗址——公元前6000至公元前5600年兴盛的一个农业和商贸中心，它取得许多突出成就。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城漫长的历史上仿佛从未遭受过攻击。难道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更爱好和平，而其子孙最终变得凶残？

学者认为左图中这一肥胖的人物至少有8000年之久，它是最早的女性塑像之一。这一尊8英寸高的烘干的黏土塑像的出土地点是恰塔尔休于遗址的粮仓，这个位置真是非常合适，因为学者认为此神像是神母，是丰产和生殖力的化身。显然，当农夫采纳新的生活方式时他们信赖的是她。他们不仅学习种植庄稼、饲养动物，还学会织布、使用金属，并且一段时间后还烧制陶器。在这里生育女神被描绘成大腹便便、营养充足的样子，她正在生产，旁边有两头真实的或象征性的豹子守护着。非常有趣的是，女性神祇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神明中数千年居于主导地位，而后男神才占上风。可以说女性指引着安纳托利亚走向文明。

尼瓦里·科利： 时间机器的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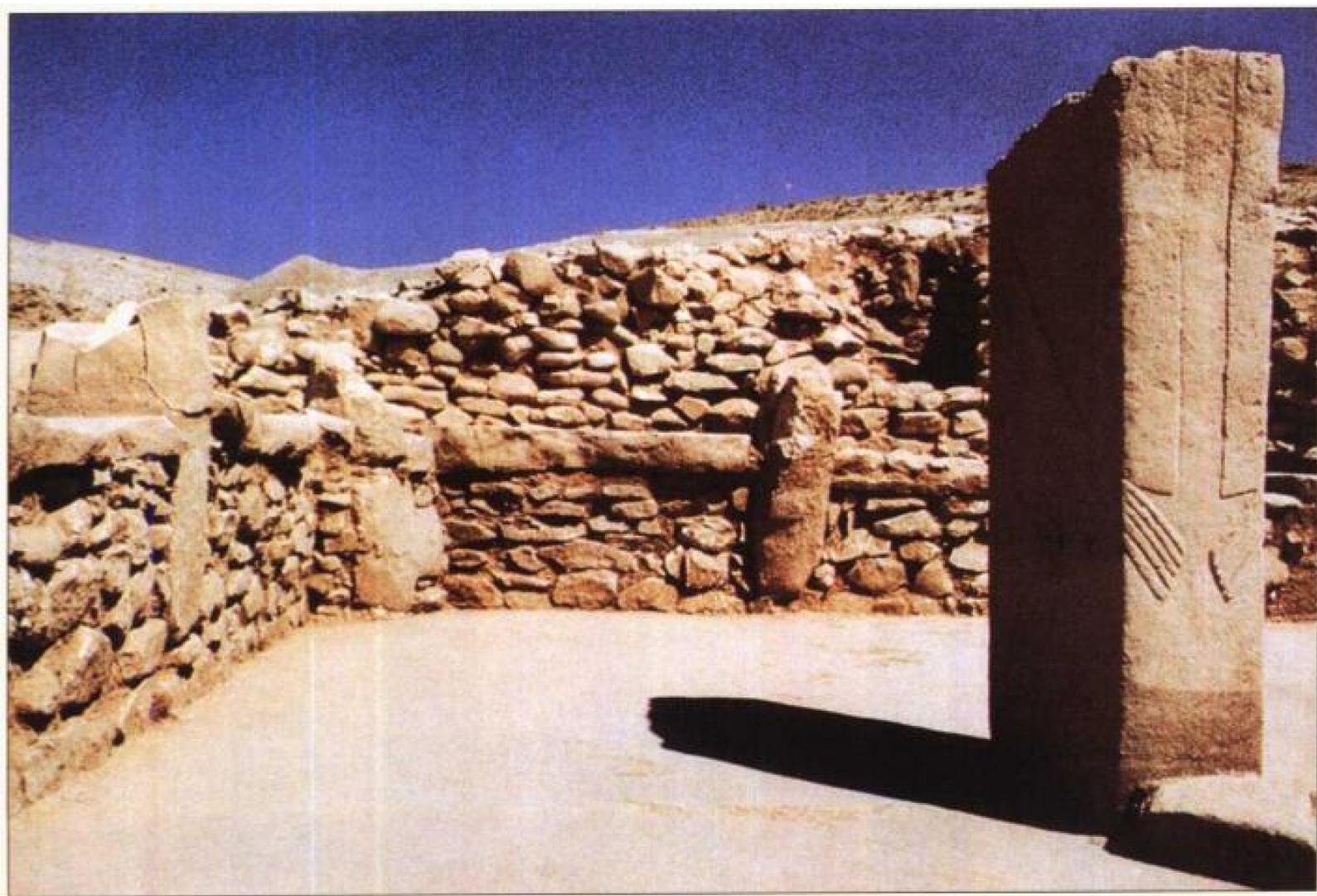
ENTRY TO A TIME MACHINE

尼瓦里·科利是曾发掘的最古老的固定居民点之一，日期可上溯到1万年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支德国—土耳其人混合考古队对这里进行发掘，其负责人哈拉尔德·豪普特曼把这一工程视为提供“进入时间机器的直接入口”。在这些发现中有27座房屋主要用于贮存食物，其内的粮食和瞪羚及其他野生动物的骨头揭示了这一点；然而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是下图所示的神庙。

在这里——一间45英尺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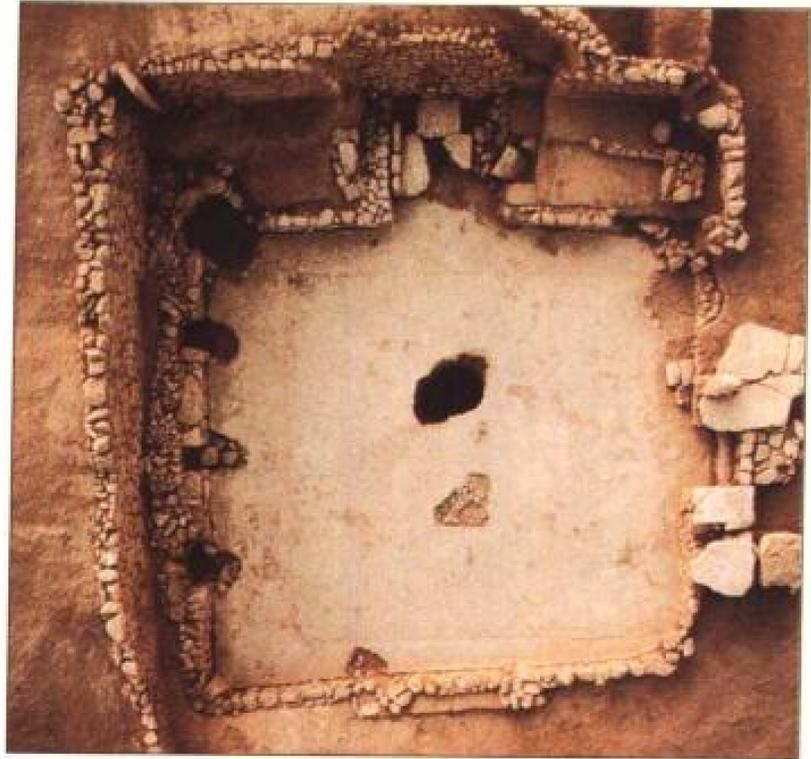
方的、铺有水磨石地板(这非常令人惊讶)的房间内挖出数具石灰岩雕像，一具膜拜的雕像可能曾放于一壁龛内。豪普特曼认为尼瓦里·科利笃信宗教的居民最早被吸引到这一地区并定居下来可能是由于这里猎物丰富，他还认为可能是同样的原因促使别处的猎人—采集者定居下来，只是他们开始耕种周围地区的时间要晚许多。

■ 尼瓦里·科利石墙砌成的神庙中心仍立着一根柱子。柱子描绘的是高度格式化的人体，上面刻的仿佛是两条胳膊和两只手。一种说法认为尼瓦里·科利是一个已具备酋长、祭司、猎人、农夫和商人等一套体系的部落的宗教中心。





■ 一膜拜神像的后脑勺上刻的是蛇或马尾辫，其面部已消失——要么是已被腐蚀掉，要么已被肆意破坏掉。牢牢固定在神庙墙壁内的此雕刻是一雕像的头部，雕像显然放在一个更古老的周围的建筑物中。



■ 这是从上面拍摄的神庙遗迹的照片。神庙有一壁龛，祷神活动可能就在壁龛前举行。地板上的洞是现代劫掠者想挪开另一根石柱时留下的——他们在挪移石柱过程中把它打碎了。

■ 这一石灰岩碗残片上有一男一女向天空伸展着胳膊，可能正在参加一个宗教仪式。他们之间的圆形图案被鉴定为一只幼发拉底河甲鱼，可能象征丰产。有些学者对此表示异议，认为那只是一个圆胖孩子。此碗本身可能曾用于典礼中——其变黑的内侧可能说明此碗一直用于点火或烧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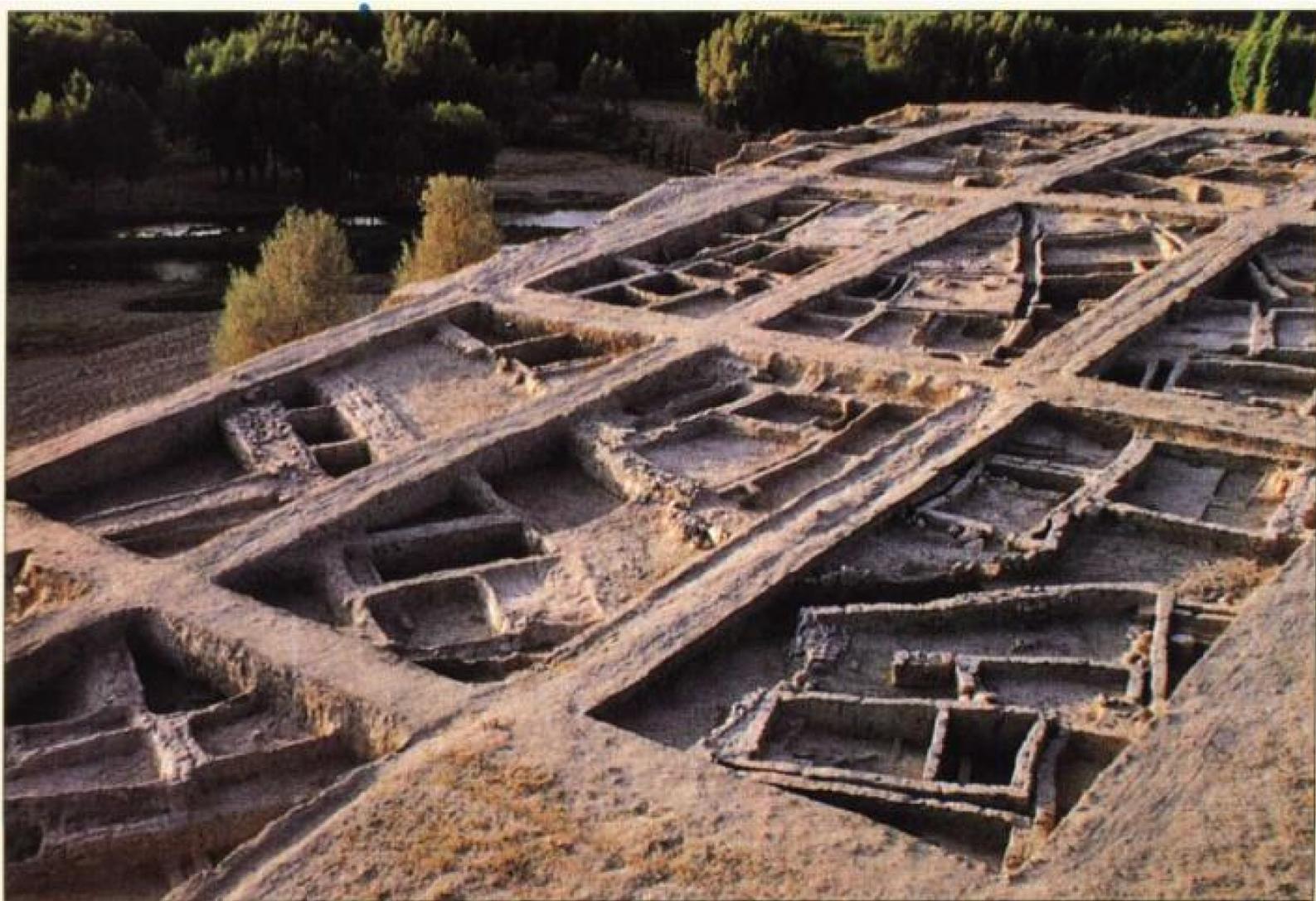
阿施克里遗址： 令人震惊的早熟现象

AN ASTOUNDING PRECOCITY

阿施克里遗址可上溯到公元前8000年，是安纳托利亚最古老的发展中村落。尽管其居民仍然主要依靠打猎和采集植物为生，他们却已定居下来。此遗址共挖出150多座土砖建筑。正如下图所示的照片所显示，这些建筑彼此紧挨着，相互之间通常仅有极狭窄的通道。由于未在建筑物底部发现门口，发掘该遗址的土耳其考古学家乌富克·埃辛推测，入口肯定在屋顶的洞口——用梯子从屋顶下到室内。

当地居民把死者葬在住宅地板之下，这一习俗与安纳托利亚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相同。大多数女尸面朝北，大多数男尸则面朝南。所有尸体都双膝蜷曲成胎姿状。成人年龄为18至57岁，甚至年轻人身上也有令人痛苦的关节炎和牙疾证据。

■ 阿施克里遗址密密麻麻的房屋和作坊墙壁构成考古学家留下的埂所示的形状。房屋一般都有烤炉及把生活空间分成几部分的土砖隔墙。有几座房屋内设有火坑和烤炉。地板和内墙都用灰泥抹平，有些墙壁被涂成粉红、红色和黄色。一座涂成红色的建筑物可能为神庙。





■ 上图是一位与其婴儿葬在一起的20—25岁母亲的颅骨，它提供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脑外科惊人的证据。从右上图其颅后部的照片中可看到她后颅骨有伤——钻子钻出的种子形状的洞，大概用以减轻压力。



■ 右图中的项链是用阿施克里遗址一女性墓中挖出的光滑的玛瑙珠重新穿起来的，它揭示了早期装饰品的风格。此项链由纵向穿孔的珠子构成，其中八颗珠子完好无损，两颗已破裂并补好，珠子眼周围都磨得很平滑。

恰约尼遗址： 勇敢前进的步伐

BOLD STEPS FOR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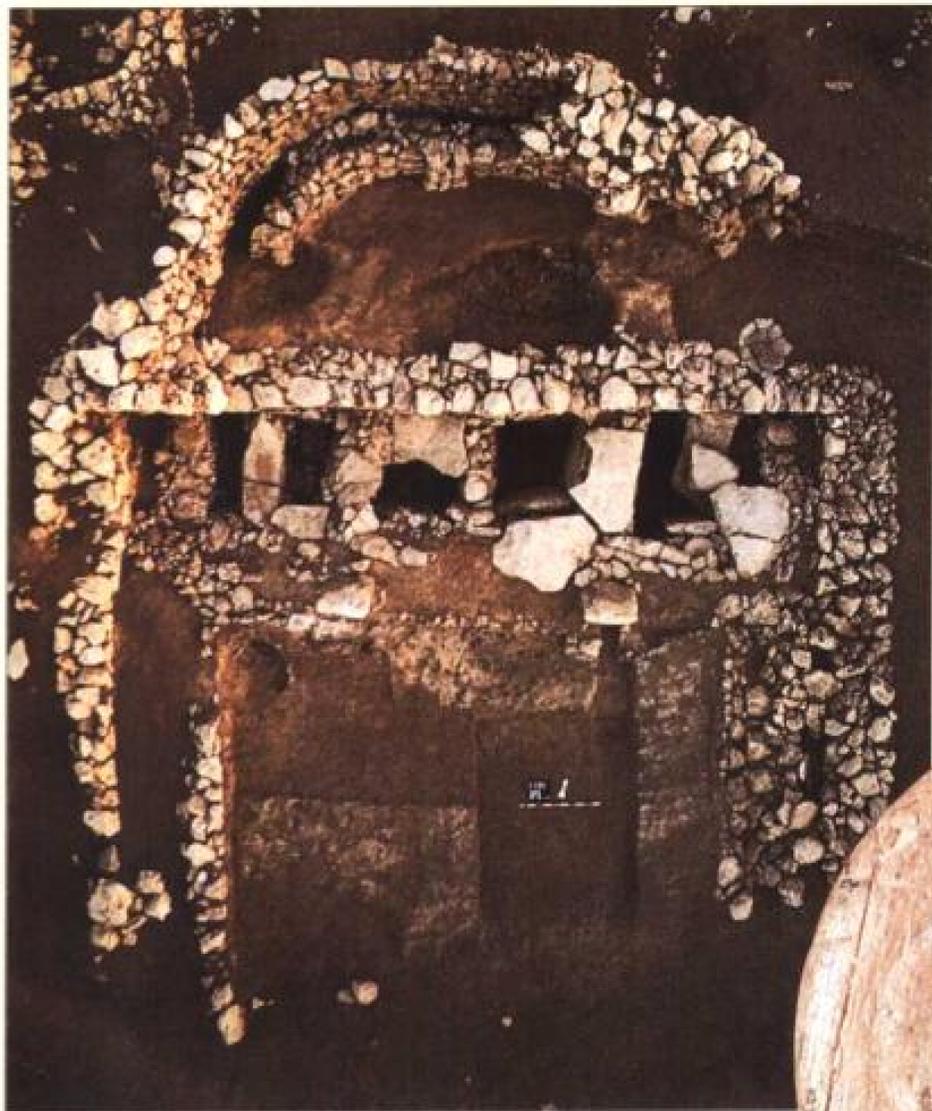
虽然阿施克里遗址有一些农耕迹象，关于农业萌芽和结果的大量证据却来自恰约尼遗址。1963年至1988年美国和土耳其考古学家，在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罗伯特·丁·布雷德伍德和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哈莱特·钱贝尔指导下，对恰约尼遗址进行发掘。他们发现当地居民种植扁豆、豌豆和小麦，在恰约尼遗址发展的较晚阶段还饲养绵羊和山羊。

在约从公元前 7250 年至公

元前6000年间，恰约尼遗址地区很活跃，该社区虽然与安纳托利亚其他社区一样尚未学会烧制陶器，却前进了几大步。其中之一是使用金属。居民们加热当地的铜以使之发软，再锻造成挂钩、饰针等实用物品。此外，他们还是世界上最早的正规建筑师，使用早期测量方法，甚至用石灰岩水泥铺地板，并嵌入橙红色的石灰岩条。

■ 恰约尼遗址这两座所谓的烤架平面图式的建筑物中敷设在地板下的平行管道，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空气的作用。它们可能促使新鲜空气流通，防止建筑物冬天发潮，并且大概也使贮存的粮食不霉烂。





■ 左图是从上面拍摄的恰约尼遗址的所谓的头颅建筑的照片，其三个前厅中有两个放有90多颗顶部被神秘地烧焦的头颅。这一26英尺×23英尺的建筑显然用于公用目的，是挖出的最古老的非家用建筑之一。大房间内放有一块重达1吨的非常光滑的石头，对其表面及附近一巨大的燧石刀的分析，发现了人、古代欧洲野牛和绵羊血的残留物。



■ 恰约尼遗址出土的这个扁平的骨盘(上图)是一个偶像的头部，上面刻的可能是正在流泪的眼睛。顶部的四道线可能代表头发；后来嘴里可能曾穿上条带作为垂饰。平平的底部可能曾与该偶像的身体相接。



■ 上图中的石纽扣和铜珠显示出恰约尼遗址的一些基本进步。虽然农业显然比打猎—采集需要更长的工作时间，冬季却使农民有时间专心制作必需品并提高手艺。有些农民可能进而成为专家。

■ 大约9000年前在恰约尼遗址，古人曾用一块布包着一把鹿角柄以方便手握。在9000年后的今天这块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布仍以其半化石化的形状缠在鹿角柄上。学者认为此织物为亚麻布，用当地种的亚麻织成。



恰塔尔休于遗址： 一座卓有成就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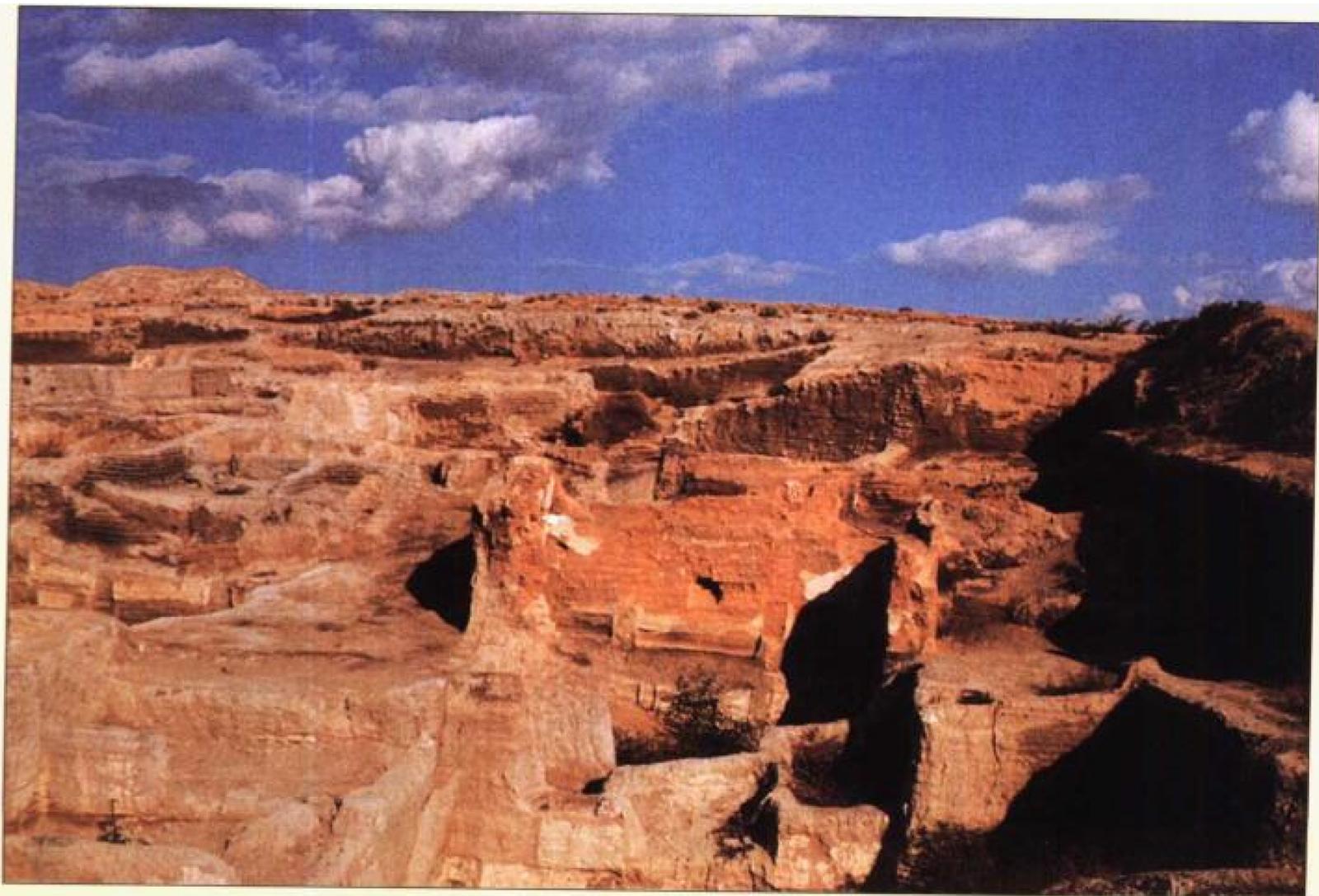
A CITY OF ACHIEVEMENTS

为人类开创一种全新生活方式的农业革命在恰塔尔休于遗址结出硕果。该遗址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中的一座，其居民饲养牛、山羊和绵羊，种植小麦、大麦和其他农作物；此外他们还制作手工艺品并经商。并且，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开始生产烧制陶器。

恰塔尔居民肯定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合作才发展成恰塔尔休于遗址那样复杂的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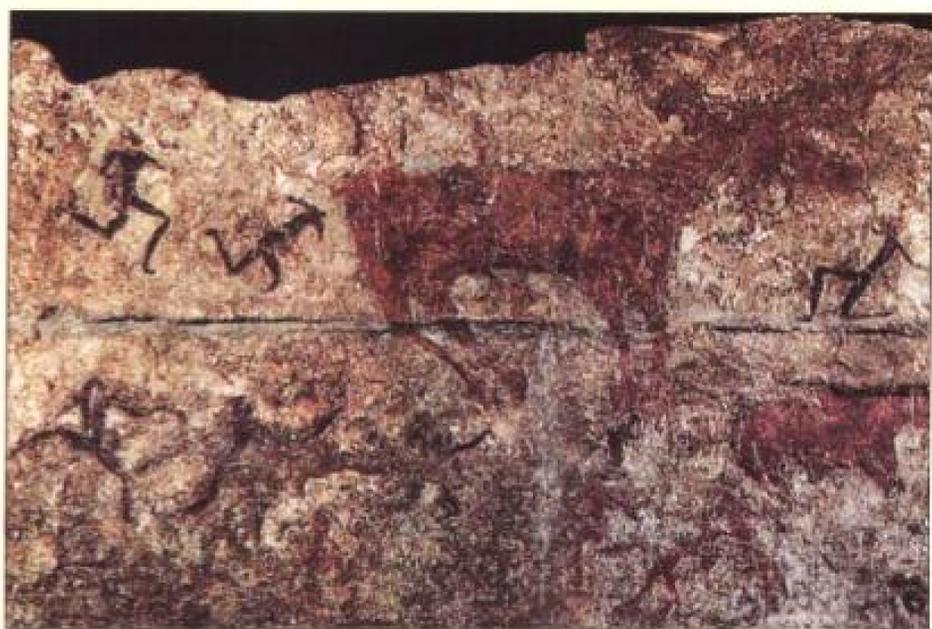
社会。发掘表明，他们过着非常复杂的宗教生活，从事许多种不同的工作，在艺术方面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尤其是他们装饰住宅和神祠的壁画。1961年恰塔尔最初的发掘者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莫拉特首先发现这些壁画，他刮掉其间数千年的尘土和瓦砾，削去数层灰泥才发现它们。

■ 恰塔尔休于遗址的住宅遗迹暴露出这座城市典型的普韦布洛式建造式样。考古学家根据这些单层建筑的面积——每座约占30平方米及这座城市的大小，估计该城人口为5000至1万——这是该农业区庄稼和牲畜所能提供的最大抚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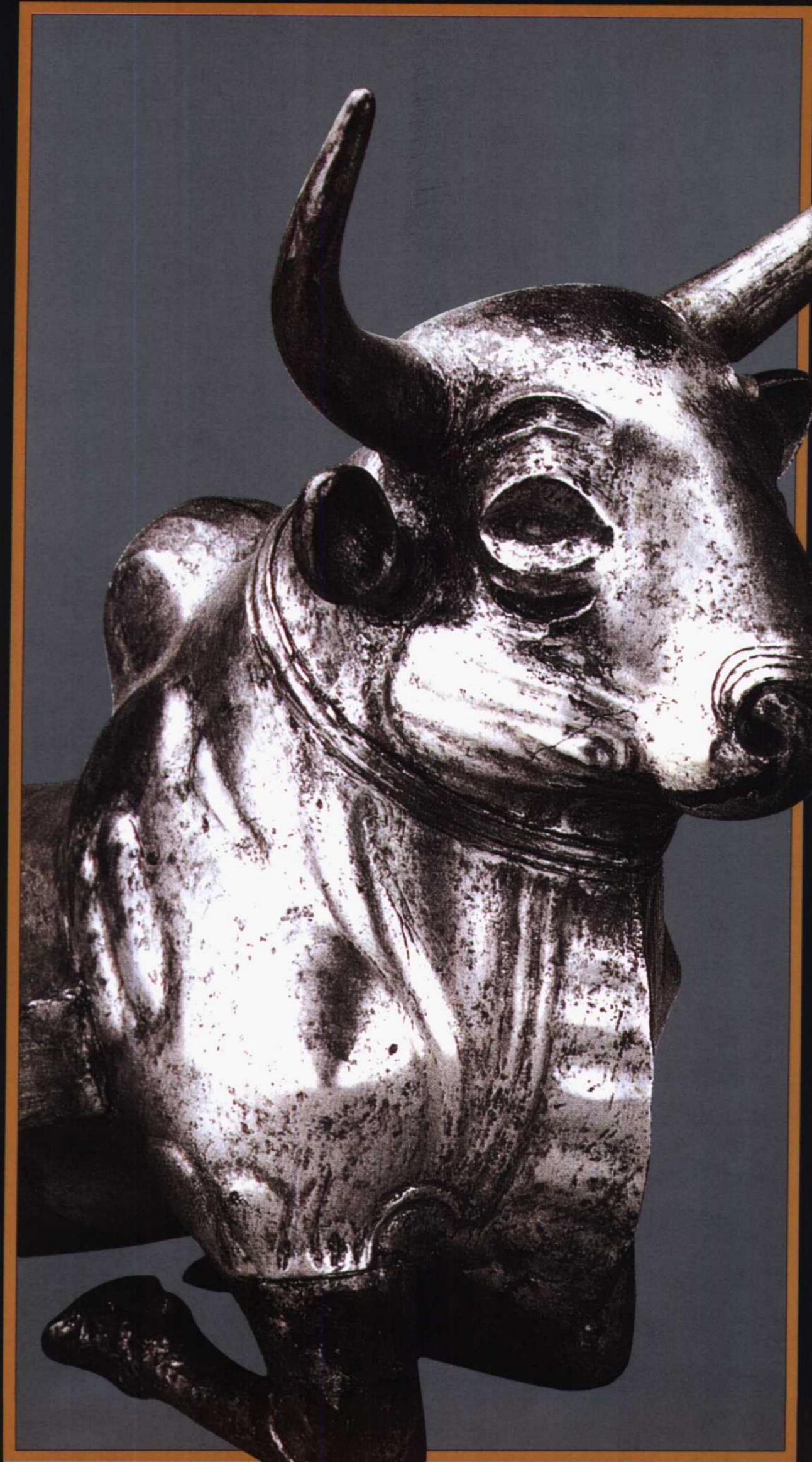


■ 左图中的墙壁浮雕是经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文化博物馆复原后的作品，出土于学者认为是一座神祠的建筑。它可能描绘的是一格式化的妇女分娩图。此浮雕下面是一个灰泥牛头——此房间共有好几个装饰用的灰泥牛头和羊头。从恰塔尔休于遗址九个文化层中发掘出约40个神祠。看起来在恰塔尔宗教并未与日常生活分开，宗教仪式在家附近——甚至可能还在家里举行。



■ 在上图的石刻中，一位头发中分的长胡子男性骑着一头仿佛是公牛的动物。一些学者认为此人物为神，甚至可能是神母的配偶。恰塔尔休于遗址的男性雕像比女性雕像少得多，表明该社区对丰产和繁殖非常着迷。

■ 恰塔尔休于遗址一座建筑物的壁画上描绘的是猎人包围一头牡鹿。墙壁上的壁画有些是人物和动物，另外一些是几何图形。所有壁画均反映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在数幅壁画中，秃鹰在地上无头尸体的上空盘旋。这些尸体可能是摆在那里让食腐动物食其肉的。奇怪的是，许多壁画上抹了灰泥，有一间房子的灰泥竟超过120层。



一千辆战车的轰鸣声

THE THUNDER OF A
THOUSAND HORSE-DRAWN
CHARIOTS

1 872年爱尔兰传教士威廉·莱特和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W.柯尔比·格林在叙利亚城市哈马城进行考古寻宝活动，他们似乎注定要白费力气。这两个人来到《圣经》中名为哈马斯的这座城市，寻找古代的玄武岩块，包括约60年前瑞士探险家约翰·路德维希·布尔克哈特发现但未运走的那块。那块玄武岩上凿刻有数行神秘的象形文字符号，1871年前没有人仔细审视过。但在1871年，美国驻叙利亚总领事在哈马发现五块这种石头，并发表了为其中一块绘的图。此后这些石块获得了相当高的知名度，古董商甚至向该城居民出高价收购其中的一块。然而，哈马斯人认为石上铭文对风湿病有神奇疗效，小心地藏匿着这些石块。莱特写道，“我们问及的每个人”当被问到石块的下落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赌咒发誓哈马斯没有我们要找的那种石头”。

当地人一直合力保持沉默。最后莱特和格林碰巧遇到一个人坦白说，这些遗物之一嵌在他住宅的墙壁内。此后莱特宣布，“我们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所有石

■ 此银质角状杯(或奠酒杯)是久已被历史遗忘的一支强大的民族的遗物。此杯状如公牛，代表赫梯人的主神——天气之神。然而，公牛那温和的表情却与赫梯人的力量相抵触——他们曾一度是埃及人的主要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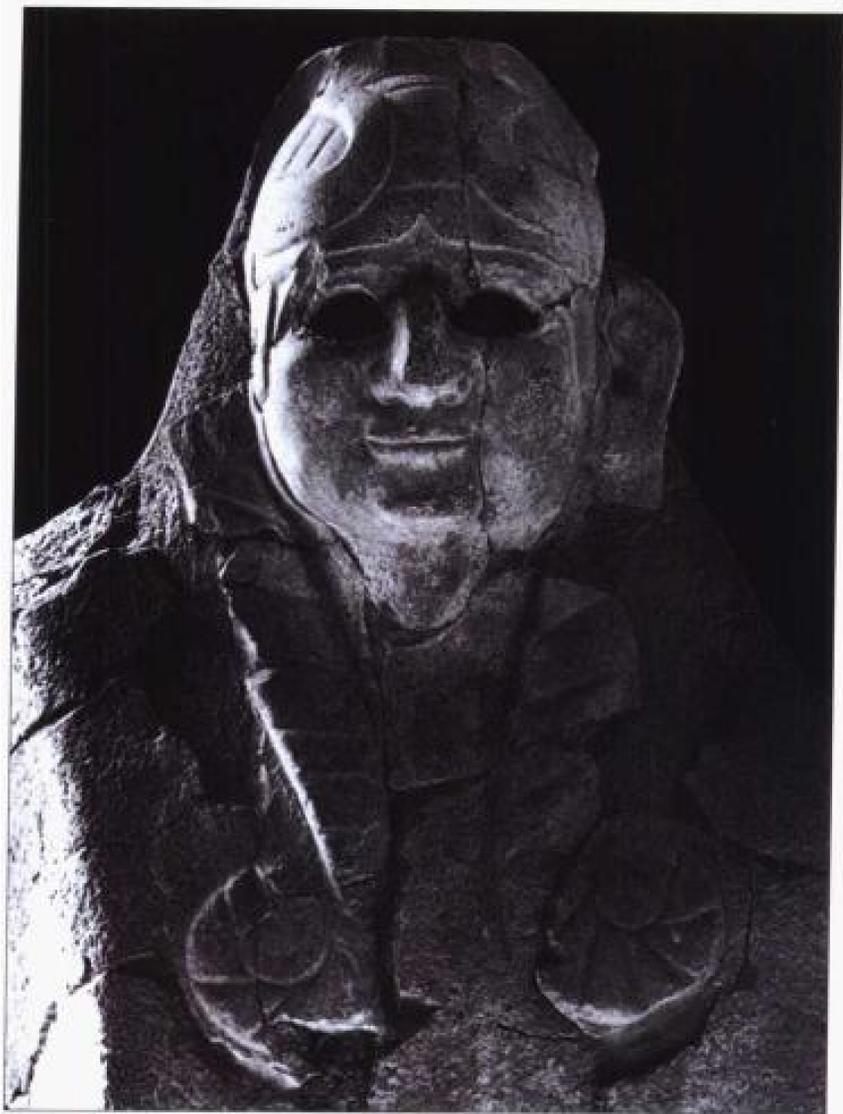


块”。俩人对这一转机很高兴，带着跟他们一块儿来到该市进行官方访问的叙利亚土耳其总督苏卜希看这些物品，而后者立刻下令挖走这些石块。

这位地方行政长官的命令激怒了该城居民。几小时之内他们走上街头，发誓要毁掉圣石，决不让它们被运走。为确保石块安然无恙，这位帕夏无奈，只好派哨兵彻夜守护所有遗址至次日清晨运输工作开始。事情的发展表明雇用这些士兵真没有白花钱——这项工作太费劲了：把最大的石头拖到1英里外总督大院临时安全贮存所需要50多人用4头牛干一整天。莱特说，石块吃力的旅行“使该城”到傍晚“都处于骚乱状态”。

后来，当石块到了总督手里，而焦虑的人们在街头乱转之际，哈马城上空降下一场流星雨。一开始叙利亚人认为这一景象肯定是表示安拉不快的恶兆，警告人们若不把石块放回适当位置将发生灾难。但总督宣布，由于降落的流星雨未击伤任何人，这是好兆头，表明“安拉显然赞成”哈马斯人忠诚地把珍贵的石头交给他们“敬爱的哈里发，虔诚信徒的父亲”。居民们不再恐惧不安，本会导致恐慌的一件事突然转变为人们庆祝的缘由。

然而，莱特和格林却未浪费时间来狂欢。他们许诺要把石块交给伊斯坦布尔博物馆，着手为每篇铭文制作了两副石膏模子——其中一份送给不列颠博



■ 上图中的斯芬克司像出自哈图萨斯斯芬克司门，日期可上溯到约公元前1230年。右图中的青铜小神像制作于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200年。这两幅像为已消失的赫梯人提供了容貌方面的一些印象。它们共同的特征包括高颧骨、方下巴、显著的眼睛和大耳朵。



物馆，另一份送给巴勒斯坦勘查基金会。现在人们希望学者能开始破译神秘文字这一重要工作。至于凿刻文字者是谁，莱特已有了说法。他后来写道，这些铭文“会表明一个伟大的民族——《圣经》中称为赫梯人，但在古希腊、罗马历史中却从未被提及——曾在那一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

莱特是根据《旧约》中提及赫梯人的少数叙述作出的推测。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时发现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几个民族中就有赫梯人，但大多数典故在涉及赫梯人时都模模糊糊地一笔带过：例如，亚伯拉罕从“赫梯人以弗仑”手中买了用来埋葬其妻撒拉的岩洞。同样，无名的“赫梯国王”从所罗门那里买马，所罗门的众多妻妾中也有赫梯人。

若不是“二王”第六章和第七章又简短地提及赫梯人，莱特可能会仅把赫梯人视为巴勒斯坦另一支被遗忘的民族而放弃努力。那段文章讲述了叙利亚国王如何集合一支大军包围以色列王国的都城的故事。一段时间过后城中粮尽，人们只能以驴头和鸽粪为食。正当被围困的人们要放弃希望时，奇迹出现了：上帝“使叙利亚军队听见战车和战马的声音——一支大军发出的声音”。叙利亚人以为以色列国王召来了赫梯和埃及联军来保驾，遂惊慌而逃。

如果把《圣经》视为历史文献加以信赖的话——莱特对其真实性毫不怀疑——这支

军队被给予与埃及军队同等的地位，能引发如此的恐慌，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沙漠游牧部落召集起来。据此而言，赫梯人曾是一股惊人的力量，可能曾在哈马斯的石头上刻下自己的历史。

其他学者并不如此肯定。此前一位19世纪的知名学者曾批评《圣经》中的这一段落“不符合历史的风格”，而大多数史学家显然仍赞成这一风格。没有人提出更可信的说法。这样，由于没有更好的术语，石块上奇特的象形文字被简单地称为“哈马斯文字”。

事情的发展表明，这种铭文并不仅限于古代哈马斯一地。几乎立刻就能认出了其他地方的哈马斯铭文：北部75英里处的阿勒颇；土耳其中南部伊夫里兹附近及位于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幼发拉底河畔的古代商贸中心卡赫美士。事实上，在土耳其中部当风的高地博阿兹柯伊（现在通常称为博阿兹卡莱）附近，安卡拉之东90英里处一要塞的遗迹中，已发现大量的有价值的哈马斯铭文。

1834年7月，法国考古学家兼冒险家查理—费利克斯—玛丽·特谢尔在这里偶然发现了奇特的文字。在约1英里外的石灰岩露头——当地人称之为画窟或“刻有文字的岩石”——上，他见到了更多的铭文。特谢尔认为这座要塞和刻有奇特象形文字的岩石圣所肯定不是罗马人的遗迹，然而他也说不出其他何种古文明造就了这些遗迹。

40年后，博阿兹柯伊和画窟铭文的由来才大白于天下。最后，在1879年，英国语言学家阿切贝尔德·亨利·赛斯在出版特谢尔发现的照片中注意到，有两三个象形文字与哈马和卡赫美士的石上铭文相像。对自10岁便开始阅读希腊语荷马史诗的赛斯来说，这种文字的广泛分布说明，若非存在一个使用该文字的民族，便是存在一个共同的文明。然而，直至提到一个强大的民族曾居住于哈梯地区的埃及和亚述文件被破译之时，赛斯才确定哈马斯文字的作者是谁——他们可能是《圣经》中的赫梯人，即所罗门国王和以色列人的同伴，叙利亚军队的敌手。



因此在1880年伦敦举行的《圣经》考古学会大会上，赛斯在挤满人的会场再次宣布了爱尔兰传教士威廉·莱特六年前写下的断言：哈马斯铭文是赫梯人的作品，现代史学家对这个民族力量和范围的认识严重不足。

学者们对此断言有褒有贬。理当拥有重新发现赫梯人部分荣耀的莱特却没有怨言。相反，他出版了关于这一久被遗忘的民族的第一本书——《赫梯人的帝国》。尽管书中充斥着过一段时间后即被证明其谬的臆断，它却为全新的赫梯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永远改变了史学家对古代世界的看法。可以说，赫梯人通过其尚无法破译的文字，终于开始要求恢复他们在历史中应得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赫梯学学者揭示了一个比莱特和赛斯最先瞥见的更为古老的文明。现在的史学家把《旧约》中的赫梯人称为新赫梯人，他们仅是其光荣的先辈(见52-55页)文化方面的后裔。新赫梯人保持了许多早期习俗，比实际的赫梯人要晚五个世纪之久，且仅统治位于现代叙利亚北部和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先前赫梯王国的东南边缘地区。

新赫梯人因之得名的那个帝国约始于公元前1700年，其发祥地并不像赛斯推测的那样是叙利亚，而是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崎岖的山地地区的博阿兹柯伊，也就是特谢尔漫步所至的遗址。尽管这位法国探险家当时不可能意识到，他所见到的就是赫梯都城本身，即古人称为哈图萨斯的遗迹。

哈图萨斯建于两道陡峭的峡谷间的石崖上，历时数百年，有几个发展阶段。最终哈图萨斯外面建起两道围墙，围墙上面有一半用木材建的砖砌城垛，城垛上有供弓箭手射箭的窗户和有雉堞的塔台。该城在公元前13世纪的鼎盛时期占地面积414英亩。许多考古学家——尤其是两位德国人库尔特·比特尔及其继任者彼得·内弗——的发掘不仅露出一座被强大的、骁勇的国王们用

做居所的气势雄伟的要塞，还暴露出一片作为不知多少神庙的中心地的辽阔的毗连区。统治者曾在这些神庙内赞美众神——无论其为主神还是次神。

在数世纪的时间里，赫梯统治者从这座要塞和神庙城市中用声音的低沉发出命令，指挥着从其盟友、附庸国及生活在哈图萨斯城墙外的村庄和城市中的子民那里征来的军队，去征服中东的许多地区。他们通过征服战争，建起一个一度从黑海向南延伸到叙利亚平原，从幼发拉底河向西扩张到爱琴海之滨的帝国，并且他们面对敌人的势力并不畏缩。赫梯战士曾乘坐轮子上装有制动棒的、旋转的、轻便的，由数组安纳托利亚高地养的快马拉着战车的冲入美索不达米亚腹地。早期赫梯战士曾洗劫巴比伦城，灭掉汉穆拉比著名的王朝，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数世纪后他们与另一支强大的军队交锋，抑制了埃及拉美西斯二世的势力。尽管赫梯战士在这些战斗中所用的还是与那个历史时代——青铜器时代——相适应的金属兵器，他们国内的工匠却是世界上最早掌





■右图中神态庄重的牡鹿构成此赫梯银质角状杯的主体。杯上环绕的场面(下图)描绘的是一头死牡鹿(下图中靠右边)用做献给一坐姿女神或站在另一头牡鹿上的男神(中央)的祭品。哈图萨斯出土的一文本描绘了这位神祇,即“保护农田之神”;相似的文本中称他为“保护性神祇”。这些金、银质器皿非常贵重,常被赠与外国元首作为礼物。史载苏比鲁利乌玛一世曾把“一个牡鹿状器皿”赠给一个埃及法老。





握了难度更大的冶炼铁矿石技术的工匠之一。事实上，赫梯国王用比黄金更受欢迎的铁首饰和铁匠生产的其他特殊物品作为赠给别人的礼物。

尽管赫梯人有力量和专长，他们却于公元前1200年突然消失。他们未留下明显的遗迹表明其昔日的辉煌，却留下数目极大的文献资料，其中绝大多数是刻字泥板文。自1905年以来，从哈图萨斯遗址共挖出约2.5万块刻字泥板文，其中包括内弗1990年和1991年从一个奇特的王室档案馆发掘出的3000多块。经过数十年的考古挖掘工作和艰苦的反复尝试，学者们终于知道怎样去读懂其中一些文本。他们了解到赫梯文明不仅有天生的强烈好战态度和管理天赋，还具有显著的宗教容忍倾向。泥板文显示，赫梯人未毁坏敌人的神祠，也不干预当地的宗教教派，允许其保持自治。赫梯君主未取代这许多不同的神祇，却努力提高当地众神的重要性，甚至每年都从一膜拜中心到另一中心庆祝主要的宗教节日。到帝国末期，仿佛从许多教派中产生了共有1000个神明的国教。一个赫梯文本中写道，每当“情况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赫梯人就向这许多神明认真祈祷。

当然，19世纪末赫梯学这一学科仍处于幼年时期，人们尚未对赫梯文化达到如此深入的了解。人类最终已承认赫梯帝国的存在，然而其中心在何处，它那奇形怪状的象形文字又表达了什么含义，这些仍然是具有挑逗性的谜。

随着赫梯文明本身的被发现，许多谜的谜底也随之揭开，这部分应归功于偶然发现。其中影响最

一位女人的印章

A WOMAN'S SEAL OF APPROVAL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间，安纳托利亚女性享有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妇女只能想像的优越地位。法律保障男女平等，她们可以从事在其他地方只有男子才可以从事的职业。然而却是王宫提供了表明平等的最佳事例——王后和国王共同统治，并且看起来王后还经常独立行使职权。

泥板文揭示，安纳托利亚中部的这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之初，一直延续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结束。尽管在早期文件中只出现王后曾的头衔，它们却表明王后曾被授权独立自主地进行统治。在赫梯帝国时期的公元前14、13世纪，王后的身份变得非常明晰，尤其在泥板文上——她们的头衔和名字与国王的刻在一起或单独存在。王后普杜西巴是哈图施利三世很有魄力的妻子，也是图德哈里亚四世的母亲。考古学家挖出关于这位王后大量的文献——包括右上方的联合印章。

虽然普杜西巴可能并不比此前的王后拥有更多的职权，她确实在帝国的极盛时期统治过，当时赫梯帝国与埃及和拉

大的是1887年发现于开罗南部200英里处，尼罗河畔的泰勒·阿玛尔纳村附近的一批密藏泥板文。这些刻有数行整齐的楔形文字的泥板文，原来是伟大的法老埃赫那吞的外交和行政信函，这位法老公元前14世纪在该地点兴建了他的首都埃赫塔吞。其中许多泥板文提到一位杰出的赫梯君主并详细描述了其军队的动向。有一泥板文是赫梯君主苏比鲁利乌玛以宫廷方式，祝贺年轻的埃赫那吞登上埃及王位的书信。

大多数书信是用巴比伦阿卡得语——当时的外交通用语写就。然而有两封信使用的是一种未知语言。由于国王阿尔扎娃是其中一封信的作者，又是另一封信的收信人，学者遂把这种语言命名为阿尔扎娃语。不久，出现了这种语言使用者可能是谁的线索。首先，1893年法国考古学家欧内斯特·尚特勒在博阿兹柯伊附近，得到两块原来也是用阿尔扎娃语写就的楔形文字泥板文残片。后来，1905年，写有阿尔扎娃语的一块博阿兹柯伊泥板文到了德国亚述学家胡戈·温克勒手中。鉴定阿尔扎娃语使用者的工作有了新的推动力。

温克勒和一组助手于10月下到博阿兹柯伊的发掘坑内，他们急切地想挖出更多的泥板文。未曾料到的雨季袭击使他们的发掘季仅有3天时间。尽管如此，发掘却惊人地成功：温克勒发掘出34块泥板文，其中大多数是用无法翻译的阿尔扎娃语写就。这些泥板文及博阿兹柯伊巨大的遗迹范围似乎向他显示，这一遗址乃是赫梯人一座要塞；阿尔扎娃语可能就是赫梯人的语言。为查明这一点，他决定次年再度对其进行发掘。

这一次，温克勒和他那伙人7月份就来到这里，这比雨季要早许多时间。他们在通常称为比于克阿勒(意

美西斯二世长期脆弱的关系由于著名的《卡迭石条约》而稳定下来。该条约刻在一银质刻写板上，两端分别是哈图施利和普杜西巴的印章。

数年后赫梯王朝的两位公主嫁给拉美西斯，进一步巩固了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的联盟。这位法老在给普杜西巴的信中亲切地称她为“我的姐姐”，这表明他对这位王后的尊敬。

尽管她有王后的职责，其子图德哈里亚肯定仍很爱她：一印章留下的印记上镌刻着“哈图施利和普杜西巴之子”。那是已知的惟一的一枚提到国王母亲是谁的君主印章。





为大城堡)的岩石堆上搭起大本营帐篷,把调查目标集中在西坡及西坡下的平原。温克勒是一位古代语专家,惟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挖出并破译泥板文,对系统的考古方法根本未加考虑。他的助手路德维希·库提乌斯观察到,工头——一位“名叫哈桑的英俊、瘦高的库尔德少年”挖出一排很整齐的、保存完好的泥板文。“这位库尔德工人干劲十足地挖泥板文,漫不经心的态度仿佛农妇正从自家地里挖土豆。”然后,哈桑把泥板文扔进为温克勒准备的篮子里,后者正在附近用枝条编筑的小屋内等待送来发掘成果。

安纳托利亚的夏季炎热无比,但为保护自己免遭苍蝇袭击并“避免这些友好的小动物对我的工作产生强烈兴趣”,温克勒不得不蒙上头颈,戴上手套。当他沉思默想这些许多原是用可读懂的阿卡得语写就的泥板文时,他很快发现博阿兹柯伊显然不是普通的居民点。温克勒写道,“很清楚,博阿兹柯伊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它不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国王的档案馆遗址,这一点也可确定”。但在遗址与赫梯人及阿尔扎娃未知的国度之间的关系上,温克勒仍不得要领。

然而未过多久就有了答案。在进入发掘地点20天后,一位助手给温克勒带来一块保存得非常好的阿卡得语泥板文(见78页图)。温克勒回忆道,“看它一眼使我以前的所有



经历都相形见绌”。他看到的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给赫梯国王哈图施利三世的一封信，它描述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和以前的敌国之间缔结的一项历史性和平条约的条款。契约本身是3100年前用埃及象形文字写在卡尔纳克神庙和法老停尸的拉美西斯神庙——在尼罗河西岸，底比斯对岸的墙壁上，温克勒几乎能背诵下来。现在这封信无疑是最后缔约的基础，却“用最美的楔形文字手写体和优美的巴比伦语”一字一字、一段一段地展现出与著名的埃及文本一样的协议和条款。

■ 这些器皿比实用器皿更具装饰性，用于宗教典礼——为众神分发酒、油或蜜。左图这一公元前16世纪的罐上弯曲的喙状倾出口设计持续使用了数个世纪。下图的罐子是出土于哈图萨斯的公元前14世纪的作品，也用于奠酒，但其形状表示它代表连续性，可能代表每年的周而复始，甚至可能代表无限。





这样一封信只可能出自伟大的赫梯君主的档案馆，那么博阿兹柯伊肯定是赫梯帝国的都城。至于泰勒·阿玛尔纳信中提到的阿尔扎娃的国度，后来的发掘表明，它是赫梯帝国的附庸国，当然“阿尔扎娃”，也就是赫梯语，是那里的官方语言。

温克勒在博阿兹柯伊又进行了三年的发掘，共挖出约1万块泥板文和残片。他根据许多写有阿卡得语的泥板文能够确定零零散散的赫梯君主的姓名和业绩，这为最终重新描述赫梯历史奠定了基础。然而，纵使在那时，以赫梯楔形文字写就的为数最多的泥板文仍一直倔强地一声不吭，直到杰出的捷克亚述学教授贝德里希·赫罗兹尼才使它们吐露了部分秘密。

赫罗兹尼是古代闪族语语言专家，他并不能理解赫梯语本身，却能熟练地读懂楔子形状的字体。他从语音方面进行研究，挑出仿佛是专有名称的那些词，然后再鉴定出直接从巴比伦楔形文字中借用过来的表意字，也就是图形字，赫梯人从这种文字发展出自己的书写传统。

“ninda”就是一个这样的表意字，意为面包。赫罗兹尼从 nu ninda an ezzateni vadarma ekutteni 这一串无法翻译的术语中发现了这个词。当他研究各个词的形式时，不经意地想起了挪威学者 J.A. 克奴德特森于 1902 年首先提出的一个大胆的观点：赫梯语的语法结构表现出印欧语系语言的特点。这位学者认为印度、中亚、西亚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语言，都起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之前某个时间的同一源头。

研究中东历史的学者的任何观点都与此观念相左。然而，赫罗兹尼越考虑 ninda 这个句子就越相信克奴德特森的观点。举例来说，赫梯语中“ezzen”一词颇似古高地德语中的“ezzen”一词，意为“吃”。赫罗兹尼扪心自问，你拿 ninda 或面包干什么？你吃它！然后是赫梯语“vadar”一词。从语音方面看，它听起来像古撒克逊中的“watar”，英语 water，德语是 wasser。

这些词的含义就像一个智力玩具的许多部件一样偶然撞到其本来位置上。赫罗兹尼根据数年的语言学研究训练出的直觉，大胆地译出了这句话：“现在你要吃面包，此外你还要喝水。”那纯粹是瞬间的启示，——就像一位记者写的——他感觉到“从远古的坟墓中发出的声音引发的敬畏和战栗”。

赫 罗兹尼简直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惊人的见解告诉别人。1915年11月24日，他面对参加柏林近东学会大会的与会者宣布赫梯语是一种印欧语言。人们对此嗤之以鼻，这在他是意料之中的反应，他对批评者毫不在意。相反，他继续发表对赫梯语语法结构全面而彻底的研究报告，并于1919年推出首批博阿兹柯伊泥板文冗长的译文。

虽然要弄清纠结混杂的赫梯语需要许多语言学家的合作，赫罗兹尼开创性的著作，却使我们有可能对历史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浩瀚的赫梯档案馆进行试探性的了解。只是到了现在——在赫梯楔形文字的神秘密码被解开之后，赫梯人才开始抖落长久埋没他们的时间的尘土，出现在学者面前。

然而，赫梯历史仍有一小部分无法了解——与神秘的哈马斯铭文一样用赫梯象形字写就的那些文本。到19世纪80年代末，阿切贝尔德·赛斯破译了六个象形符号。其中一些是当他发现一枚所谓的双语制银质印章时破译的，印章上有用赫梯象形文字和一种已知的胡利安方言写的楔形文字的双语铭文。但真正的突破发生在1946年。那一年，在土耳其南部托罗斯山中位于卡拉泰佩的一座新赫梯要塞，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赫尔姆兹·T. 博塞特教授在两座相同的门之两侧发现了刻有文字的平板。每座门右侧的饰板上刻的都是赫梯象形文字，左侧饰板上是用可读懂的闪族语文字写的腓尼基语。由于各块饰板上的内容几乎相同且文本冗长，学者得以利用这些铭文编写赫梯象形文字的释义用词和语法。这样，

赫梯这一名字的继承人

HEIRS TO THE HITTITE NAME

早在19世纪30年代，查理·特谢尔和威廉·汉弥尔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考察过安纳托利亚中部古代赫梯帝国的发源地。然而，直到其他学者后来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叙利亚偶然发现“新赫梯人”的人工制品并把它们与早先的发现联系在一起，这个一度被遗忘的帝国才从湮没状态被挽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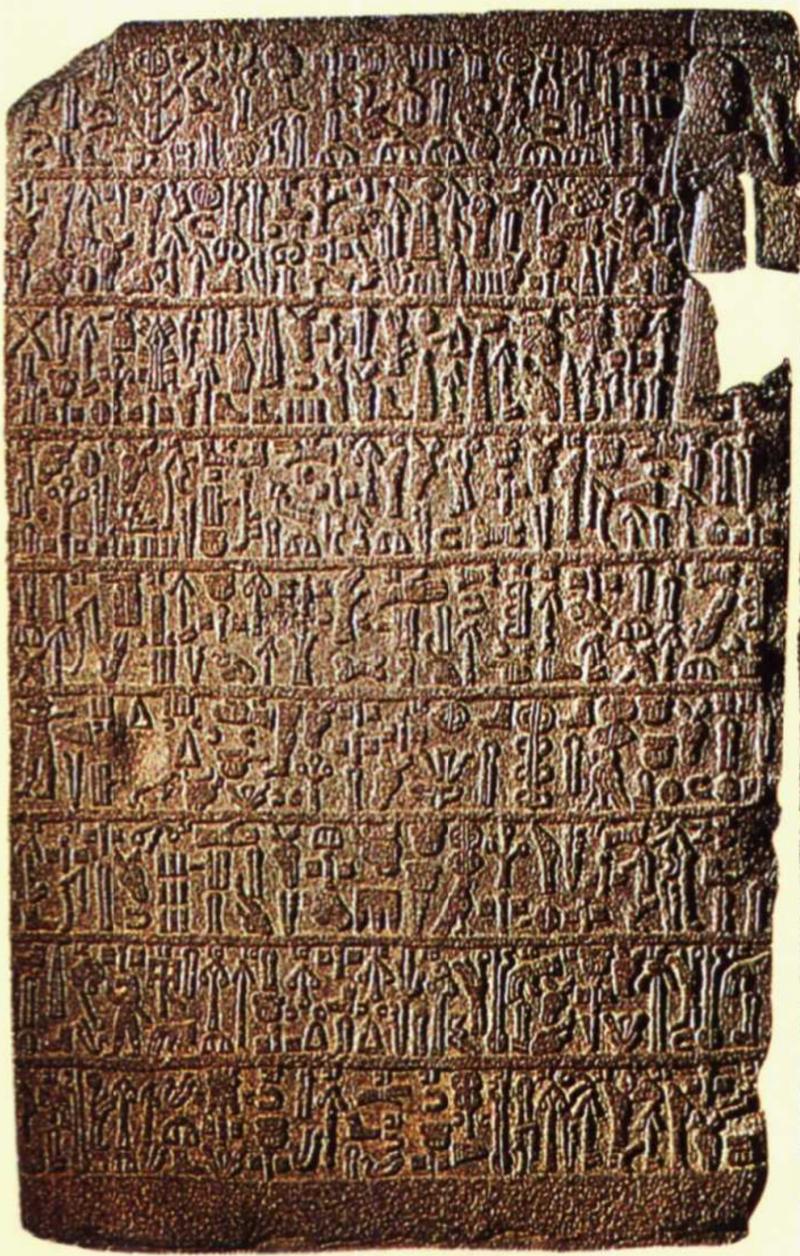
新赫梯人并不是赫梯人的真正后裔。他们实际上是东部安纳托利亚人和阿拉姆人。在赫梯帝国灭亡两个世纪后的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些群体建立了组织松散的国家。公元前700年，邻居亚述帝国吞并这些国家，把它们转化为帝国的行政区。由于他们占据从前的赫梯城市，吸收包括语言在内的赫梯文化的许多方面，他们被称为赫梯人。在艺术和雕刻方面他们采用诸如雕刻和石浮雕等赫梯模式，并糅入自己的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成分来加以变化。左图中发现于巴比伦的携雷电的天气之神突斯帕浮雕是公元前9世纪的作品，它体现了这种艺术杂交的结果。此神是被新赫梯人采纳的赫梯神祇，神像有特色的束腰短外衣、上翘的靴子和锥形帽都体现了赫梯文化的特点。新赫梯人在浮雕上还加上了些微亚述特色，最显著的是此神波状胡须的式样和处理。

此类浮雕使学者认识到安纳托利亚可能曾一度兴旺过一个赫梯国家。然而新赫梯人的人工制品却并不仅仅表明传说中的“哈梯人”确实存在过，他们的铭文还给考古学家留下了赫梯人帝国后史的记载。赫梯文化特征在帝国灭亡后仍延续五个世纪——东至巴比伦，这一事实说明，赫梯人从前曾统治一度被认为是巴比伦、亚述和波斯帝国后院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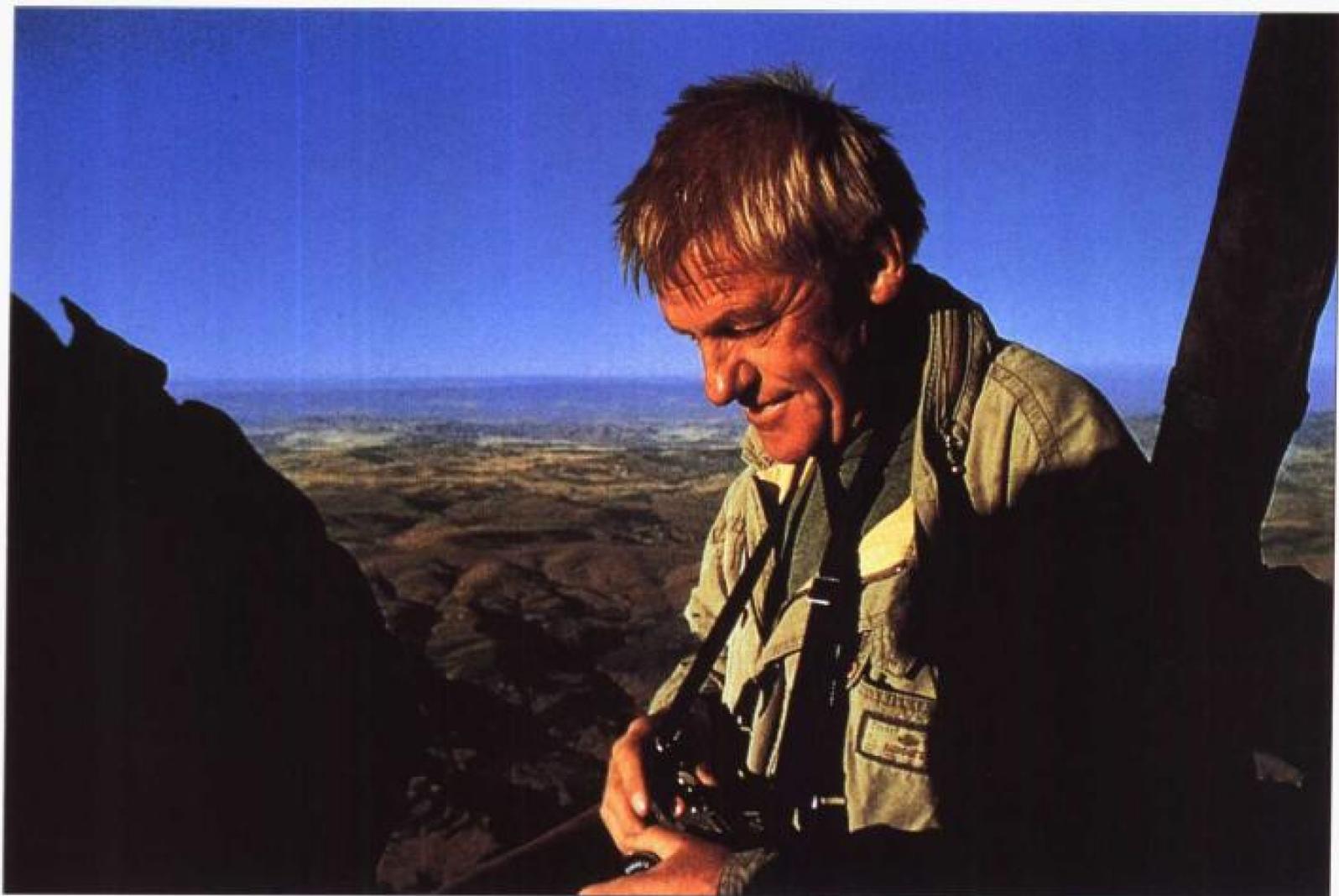
■ 这一公元前9世纪的浮雕出土于土耳其东南部，描绘了一位赫梯小姑娘左手执隼，右手执笔，站在她妈妈的膝上。新赫梯人对家庭生活场面的喜爱胜过对战争和权术场面的喜爱。这表明新赫梯人在遭亚述人袭击之前过着相对安宁、满足的生活。



■卡赫美士附近有建于公元前8世纪末的新赫梯人夏宫，左图的狮牌楼残片即出土于此。它表明，随着新赫梯人力量的削弱，亚述影响开始占上风——除守卫的狮子这一古老的赫梯基调外，一切图案都采用了亚述式的表现手法。

■下面这三块嵌板因其展现的天伦魅力而弥足珍奇。它们描绘的是统治卡赫美士的君主及其家庭成员，附有象形文字铭文。左边远处是一王子领着君主前行，君主拉着王子的手臂。王后抱着孩子牵一山羊跟在后面。分开的中部浮雕上描绘着其他人物，大概是正在玩耍的王室子女，还有一名儿童正蹒跚学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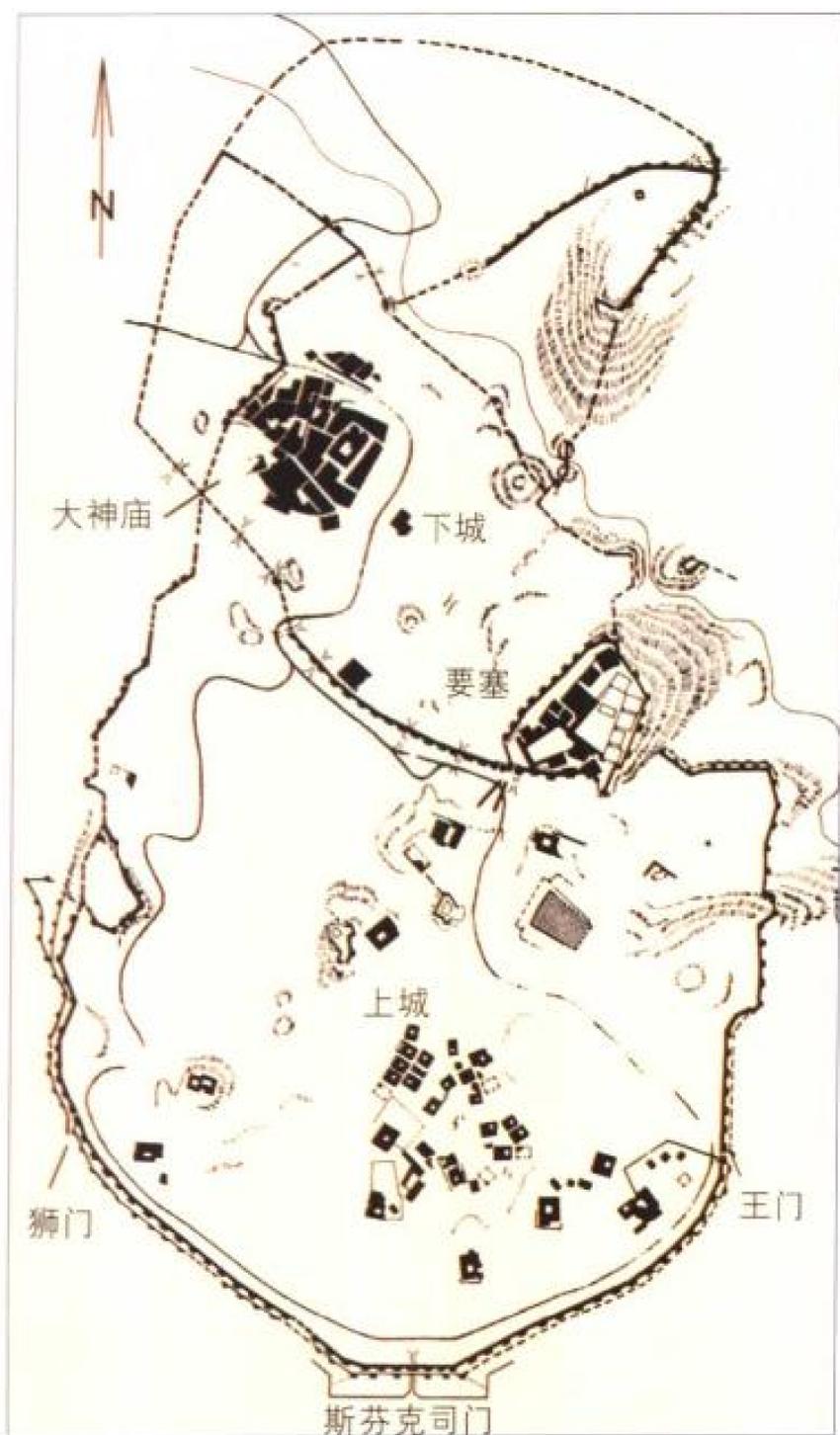
在莱特和赛斯首先重新发现赫梯文明的70年后，史学家终于有了进入赫梯王国的两把钥匙。

现 在如何读懂赫梯语文本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学者们由此开始关注另一完全不同的谜：如果赫梯人确实讲印欧语，这种语言并非安纳托利亚高原本地的语言，赫梯人又来自何处？

赫罗兹尼认为他在赫梯语结构中发现了西方印欧语语族的痕迹，提出赫梯帝国的开疆拓土者来自西方。其他学者认为操印欧语者起源于俄罗斯南部的祖先故土。并且至今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仍众说纷纭。这些来到安纳托利亚中部高原的移民所走的路线——要么从西方渡过狭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要么从东部穿越黑海和里海之间地区，再翻越高加索山脉——也同样无法描绘。

■ 上图是1993年坐在热气球飞行器吊舱里的，德国考古学家彼得·内弗在拍摄4900英尺下的哈图萨斯过程中稍作停留的图片。对内弗来说，空中拍摄的照片给考古学又提供了一种帮助。尽管这一高度往往会使地形变平，但它确实提供了这座城市布局 and 结构方面更完整的视图。这一高度也使考古学家得以记录在地面上看去不引人注意的异常隆起或凹陷，以供进一步研究。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 下图中防御严密的哈图萨斯城从发掘遗迹中显露出来。大量的城墙地基仍存留至今，在下图中用黑实线表示；不规则的遗迹用虚线标出。在西北部，大神庙建筑群在下城居首要地位；因王宫和档案馆而显得重要的东部要塞孤零零地耸立于高原上。细心规划的上城有城门和大量建筑，内弗称之为“神庙城”。图德哈里亚四世及其子苏比鲁利乌玛二世于公元前13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帝国灭亡、哈图萨斯被毁之前——建造了上城。



史学家根据在博阿兹柯伊东北约15英里的阿拉卡土丘——更晚的印欧人城镇下面发现的一个本地居民点——推测，这些流浪者来到安纳托利亚的时间为公元前19世纪，但确切的时间及迁移方式——一起迁来还是陆续迁来却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遇到的土著居民哈梯人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与他们及安纳托利亚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胡利安人融合，创造出赫梯文明。事实上，“赫梯人”一词源自哈梯人的故乡“哈梯”。

表明安纳托利亚有印欧人存在的最早的直接证据，来自博阿兹柯伊东南约95英里处的开塞利附近的卡尼

什古城。赫罗兹尼1925年披露，亚述商人于公元前1950年左右在卡尼什建了一个卡鲁姆(也就是商业聚居地)，他们对所有的交易都一丝不苟地做了记录，包括暂借物品和合同。列在数千块泥板文上的许多哈梯顾客名字中有零零散散的印欧成分。考古学家据此推测，到公元前19世纪赫梯人已开始留下他们的印记。

很重要的一点是，后来成为他们首都的哈图萨斯城作为许多卡尼什商人生意伙伴的居所也赫然出现在泥板文上。的确，库尔特·比特尔对博阿兹柯伊的发掘证实该遗址确实有一个姊妹卡鲁姆。他在比于克阿勒的基地进行发掘时区将其分出几个历史阶段，年代最早的阶段对应的是一个前赫梯哈梯人居民点。亚述卡鲁姆在哈图萨

斯城的西北郊区，似乎比卡尼什要晚约一个世纪，可能产生于公元前19世纪左右。



比特尔发现的大量的烧焦的瓦砾证实，公元前18世纪晚期该卡鲁姆和哈梯人的城市被烧个精光。若非赫梯王宫的王室档案馆保存着一文本的几份抄件，史学家可能无法了解那些不幸的商人和城市居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据称，公元前1700年左右，一位赫梯文书从竖在一个安纳托利亚城邦门口外面的石碑上抄下的这份文件记述了两位国王——皮萨那和其子阿尼塔——的功绩。人们不仅把征服卡尼什归功于他们(那里曾发现一刻有阿尼塔名字的匕首或枪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征服了哈图萨斯城及其卡鲁姆。文件引用阿尼塔的原话说，“我在夜里攻占了哈图萨斯，在该城旧址种上野草。在我之后无论谁成为国王且又在哈图萨斯建立居民点，愿暴风雨之神击死他”。



无论赫梯人如何看待这位好战的国王，他们显然忽略了他的诅咒。在阿尼塔洗劫哈图萨斯一个多世纪后，赫梯国王哈图施利一世重建这座城市，并把它定为王国的首都。已知的第一位赫梯统治者是一位含糊不清的历史人物，学者认为他不是哈图施利的父亲就是他的叔父。这位君主把王国的边界向南推进到地中海之滨，向西推进到面积甚小的阿尔扎娃的王国。现在，跟其前辈一样骁勇的哈图施利国王挥师东南，越过托罗斯山脉向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开去，沿途攻占哈西什古城。一篇记叙哈图施利业绩的楔形文字文本得意

■ 顶部这个公元前16世纪的印章的底部和侧面都凿刻有膜拜的场面。把印章压入柔软的湿土，它会在货物和文件上留下痕迹，从它旁边的现代印记可看出这一点。印章柄内有孔，穿上细绳或条带可挂在颈上。这一公元前15至公元前13世纪的金质图章戒指(左下)上的象形文字在它旁边的印记上看得更清楚——把此首饰确认为一位君主之子的财产。



地写道，“他像露爪的狮子一样势不可挡。他向哈西什城倾泻泥土，掠走该城的财物填满哈图萨斯都城。金银多得不可计数”。

这种胜利虽然辉煌，却对哈图施利寻找接班人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学者知道，在这位国王统治期间的某个时刻，他发觉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他的侄子密谋废黜他。哈图施利盛怒之下在贵族大会上发表通常称作《政治声明》的一篇演讲，公开谴责这一阴谋，并放逐阴谋者，提名其孙穆尔施利一世入继大统。（考古学家在博阿兹柯伊的国家档案中发现了此声明的

■ 右下图中这一小小的银质印章为破译赫梯语打开了大门。印章上既有楔形文字符号(外环)，亦有赫梯象形文字(内环)，是两种语言写就的双语铭文。1880年，英国语言学家阿切贝尔德·亨利·赛斯利用此印章的石膏模型，译出楔形文字为：“塔库穆瓦，厄姆国君主。”赛斯认为，内有十字的三角形意为“君主”，两个有条纹的三角形意为“国度”或“国家”。





记录。)然后，他特别对穆尔施利讲话，对王国的安全问题提出忠告：他警告穆尔施利，“你必须照我的话去做，只要你照我的话做，哈图萨斯就会巍然屹立，国家就会太平……如果你违背我的话，国家将被外国控制。对神的话语要小心在意！献祭用的面包、奠酒、蛋糕和面粉总要供给充分。……我的孩子，怎么想就怎么做”。

穆尔施利似乎听从了乃祖的劝告，因为哈梯国在他的统治下获得长足发展。公元前16世纪中叶，他首先征服叙利亚北部，然后勒兵沿幼发拉底河向下游行军约500英里来到巴比伦。他的勇敢在那时创造了奇迹——把这座高楼鳞次栉比的城市毁为废墟。后来，国内传来政治动乱的消息，他无暇旁顾，放弃这座都城退回哈图萨斯。

与哈图施利一样，穆尔施利未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回国不久他便被其姐夫汉蒂里谋杀，哈梯国陷入延续数代的令人忧郁的宫廷阴谋和内乱时期。王国苦战征服的土地相继失去，其国际强国的地位衰落。考古学家彼得·内弗认为，哈图萨斯最早的巨大城墙就是在这一时期建造的。他找到了环绕要塞和毗连住宅区的26英尺厚的防御城墙的石地基，城墙上凸出的堡垒。该城在确实面临侵略威胁情况下被改造为一座四分之三英里长、四分之一英里宽的壮丽的要塞。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防御城墙远远不能挽救濒临无政府状态、境况不佳的赫梯王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另一场宫廷政变。公元前1465年，一位公主的配偶铁列平攫取王位，目标专一地(这种目标专一性也是他后来统治的特点)以血腥手段一举清除所有对手。他接着颁布明确的世袭继承法，这在哈梯历史上仍是首次。这些规定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赫梯档案馆，并认真执行到赫梯帝国结束——其间惟有一次例外。

铁列平的法令也表明，尽管国王是最高统治者，他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受到称为“旁库斯”的贵族统治机构的监督。法典在

这一点上毫不含糊：它要求旁库斯所有成员提醒国王“任何对兄弟姐妹犯下罪行者”必须“用他高贵的头颅”作出交代。

赫梯法律整套原则的显著精神是公道，其正式编纂时间仿佛是在铁列平统治时期，这并不出人意料。博阿兹柯伊的发掘工人挖出许多日期可能上溯到公元前14世纪的泥板文残片，上面刻有这个国家的200条法律。这些法令出现在先为假定案例后为裁决的上下文中，以立法的形式对从纵火到强奸到偷盗一个蜂箱等各种案例的处理作出了规定。

学者们谈到赫梯法律的两个方面——赫梯国王规范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强烈倾向及法律相对的仁慈。赫梯法令避开残酷的刑罚，更强调补偿而非惩罚，这使它有别于那个时代的其他法典。一条规定写道，“如果一个自由民放火烧掉一座住宅，他须重建该宅”。同样，根据赫梯法律，如果一个人犯了谋杀罪，杀人者须向受害者家属作出补偿。并且，地位低于自由民的妇女和奴隶仍被给予相当的法律权力，例如，拥有土地的寡妇可剥夺在其晚年未尽赡养职责的儿子的继承权，奴隶可拥有财产。自由民只有当犯有强奸、兽行及不服从国家当局等罪时才被强制处死。

史学家根据哈图萨斯出土的数千篇法律文本和所有权证书，勾勒出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期赫梯平民过着平和生活的印象。当时生活在首都附近的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墙外。例如，学者们了解到，大部分平民依靠土地，饲养牲畜和种植大麦及二粒小麦等食物为生。自由民兼农夫提瓦塔帕拉的地契——只是与此相同的无数地契中的一份——是很典型的。他与妻子阿齐亚、儿子哈鲁瓦杜里和两个女儿阿纳提、罕塔维亚住在“罕祖斯拉镇”——很可能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农村。当时他拥有的财产被列了清单：22头绵羊、18头山羊、5头小山羊、4头羔羊、6头驮物用牛及2头其他牛。他在帕尔卡尔拉镇有1英亩放牛用草地及3.5英亩的种植园，园内种有40棵苹果树和42棵石榴树。

商业扩散的影响

COMMERCE'S SPREADING INFLUENCE

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曾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赢利的商贸系统，历时200年。公元前1950年，亚述商人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中部建了至少10个永久性的卡鲁姆(也就是商业聚居地)。骑驴的商队把金、银和

铜从这些卡鲁姆运往亚述阿苏尔城，从那里运回纺织品、服装、香料及对生产青铜必不可少的锡。

工艺技术在这些卡鲁姆兴旺起来，生产的物品包括左下图和右下图所示的仪式用动物造型

的陶瓷器皿——用以为众神分发奠酒——及右上图所示的一对陶瓷靴子，它们那翘起的足尖部数世纪后成为赫梯服装的识别标志。

亚述人给予安纳托利亚一件无价之宝——书写的知识。在



这一商业网络中主要的且最大的卡鲁姆卡尼什发掘出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文，它们不仅披露了商人之间的交易，还包括当地居民哈梯人写的书信，为了解他们的宗教和生活提供了资料。

然而，商人文件中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卡鲁姆的名字，那就是哈图萨斯。尽管它已随卡尼什一块儿被毁，后来却从灰烬中崛起，成为赫梯人的首都。





假如他的山羊进邻居的果园啃食东西，法律要求他为受损的每英亩地付款赔偿，并具体规定了赔偿的白银数额——当时近东各地使用白银作为交换的媒介物。金属以环形和条形进行交换，以谢克尔来计量——谢克尔是赫梯人从巴比伦人那里借用的重量单位。要是提瓦塔帕拉决定把他的用牛出租以增补收入，他能够合法收取的费用是每月一个谢克尔。根据赫梯法典中的官方价目表，这一收入额不经用：购买正餐用的一块乳酪就要半个谢克尔，买一件就餐用的“精美衬衫”要三个多谢克尔。看起来在哈梯国生活既不容易，也不便宜。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得依靠土地来维持生计。赫梯记录给学者提供了一份赫梯行业登记表，包括石匠、商人、医生、文书、制篮匠、制鞋匠、织工、陶工和祭司。跟农夫一样，这些工匠和特定职业者也受国王支配——有时与战俘一起被征募从事开疆拓土的艰苦工作。赫梯记录中就有一份行会会员签名的请愿书，抗议他们被暂时征入国家劳动行列。

据推测，始于公元前14世纪的哈图萨斯整修工程就是依靠这些人完成的，可能是修复赫梯国正北地区凶猛的游牧部落卡斯卡人的进攻对该城造成的损坏。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赫梯首都从一个地方性的城镇转变为配得上帝国首府这一浮夸称号的大城市。由要塞和毗连的住宅区构成的占地160英亩的旧要塞，面积扩大了不止一倍，从两道宽阔的山谷两侧向山坡高处和南部延伸。赫梯工程师给现存的城墙四周加上巨大的扩建部分，形成4英里长的高耸的环状胸墙，环绕着延伸的城市。

1957年偶然发现的一件物品使考古学家对这些防御工事以前的壮观有了清楚的看法。发掘者在要塞西部挖出一个巨大的陶瓷贮物罐，它的时间可上溯到公元前14世纪左右。此罐形如塔台，侧面是有圆形齿状物的胸墙，顶部是狭窄的窗户——肯定是赫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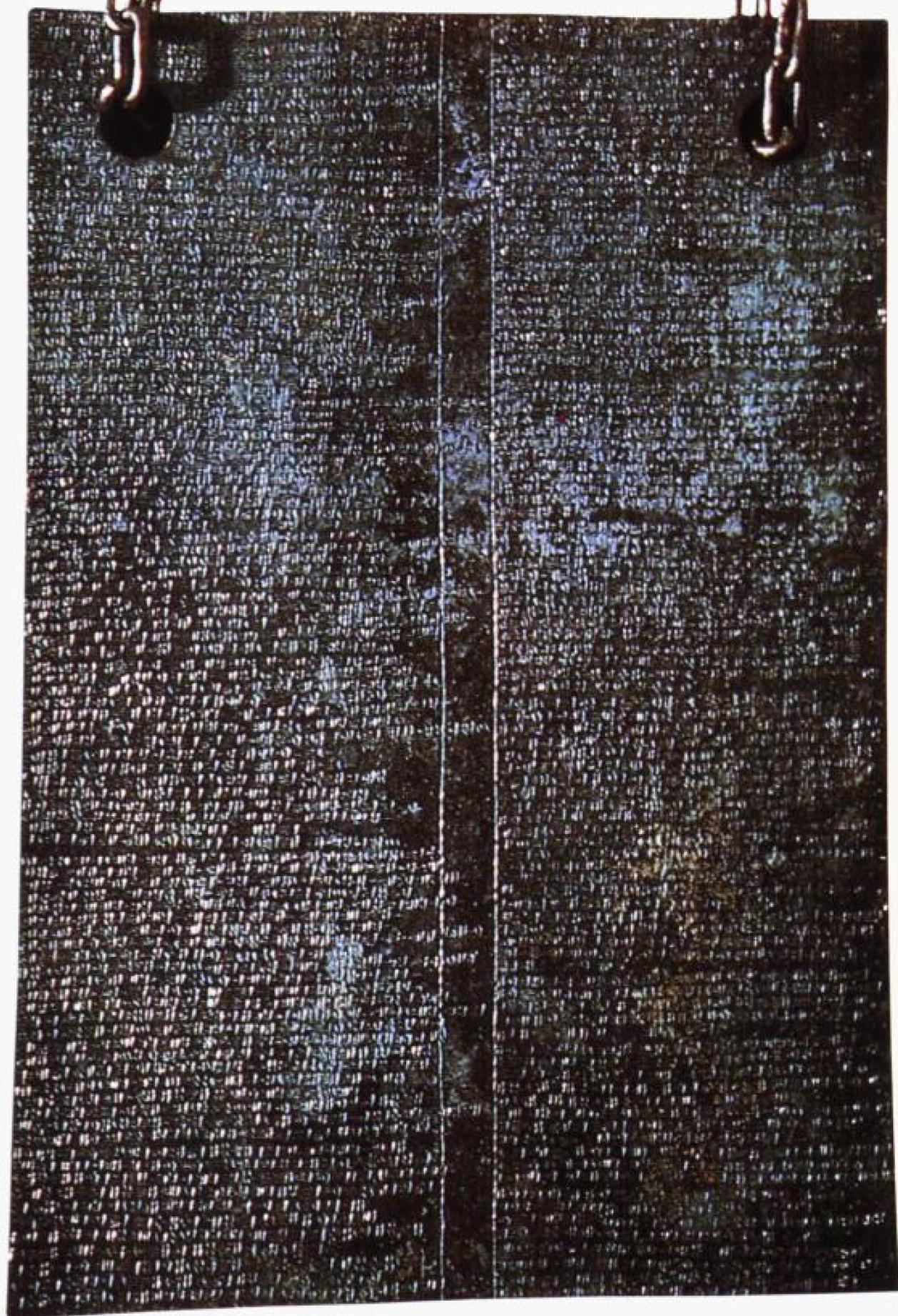
弓箭手曾从中监视墙外农村地区的塔台开口的复制品。

外墙上至少有七座城门可供进城。警戒塔台对高耸的拱门起加固作用，走廊通道支撑的巨大的、以青铜覆盖的木门通向防御严密的城门室。根据赫梯统治者阿尔努万达的命令——赫梯历史上共有三位以此命名的国王，学者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发布了这道命令——打开巨大的城门有一套复杂的程序。文本是针对负责哈图萨斯防务的政府官员——哈扎奴的。文中写道，“哈扎奴，你在防卫上要特别小心。……当他们早上移动城门插销时，当你派儿子或奴仆开门时，当门栓转动时，都要随后派一个哈梯人或指挥官或值班人员一起检查城门的门栓，再打开门”。

要塞外面有巨大的防御工事环绕，门口要重复使用同一套安全措施。比特尔和内弗在这里的发掘表明，始于公元前14世纪的城市扩展运动也留下了痕迹：狭窄的、有盖的人行道把巨大的王室建筑连在一起，通向三个庭院，至少有一座建筑外有一柱廊镶边，这些建筑渐渐取代了早先朴素的建筑物，要塞的南部边缘建有一片有一个人工水池的膜拜区。

比 特尔和他的考古学家们认定国王的私人房间在高耸的最北角，此地位置得天独厚，可三面俯瞰多山农村地区的壮丽景色。尽管几乎未发掘出什么东西，由于找到了为王宫员工准备的王宫说明记录，考察人员对王室住宅区是什么样子还略知一二。这些文本提醒侍从每天早上都要拉开国王和王后房间的窗帘。那个房间里有宝座、祭品桌和壁炉各一，还有乳品间、备膳室、厨房和卫生间。

紧接着，比特尔的发掘人员在国王居所的西南部挖出肯定至少有两层楼高的一座建筑物的遗址，底层隔墙的遗址表明此层面积甚大，有25根木柱。德国建筑师鲁道尔夫·诺曼根据其惊人的规模和壮观的设计提出此建筑是国王的觐见室。从这一大厅出去，



■ 1986年在斯芬克司门之西不到100英尺处挖出的这一青铜书板链条完好无损。文本涉及哈图施利三世之子图德哈里亚四世和与其争夺王位的表兄德伦塔萨在库伦塔签定的一个国事协议。图德哈里亚警告说：“要是你想夺取哈图萨斯的王

位，愿你和你的子孙都被众神毁灭！”对方肯定对此未加注意。盖在链条上以使这一协议合法的天气之神和太阳女神的黏土印章未能找到，表明在书板被慎重埋入地下之前印章已被扯掉。此举会导致协议失效。

沿走廊可到主要的王宫档案室。比特尔在这里发现了从巨大的梯式木架上跌落下来的数千份泥板文，其中混杂着3英寸长的矩形或椭圆形标签。显然这些标签为赫梯研究人员提供了架上内容要览：一条标签上写着“有关穆尔施利事迹的泥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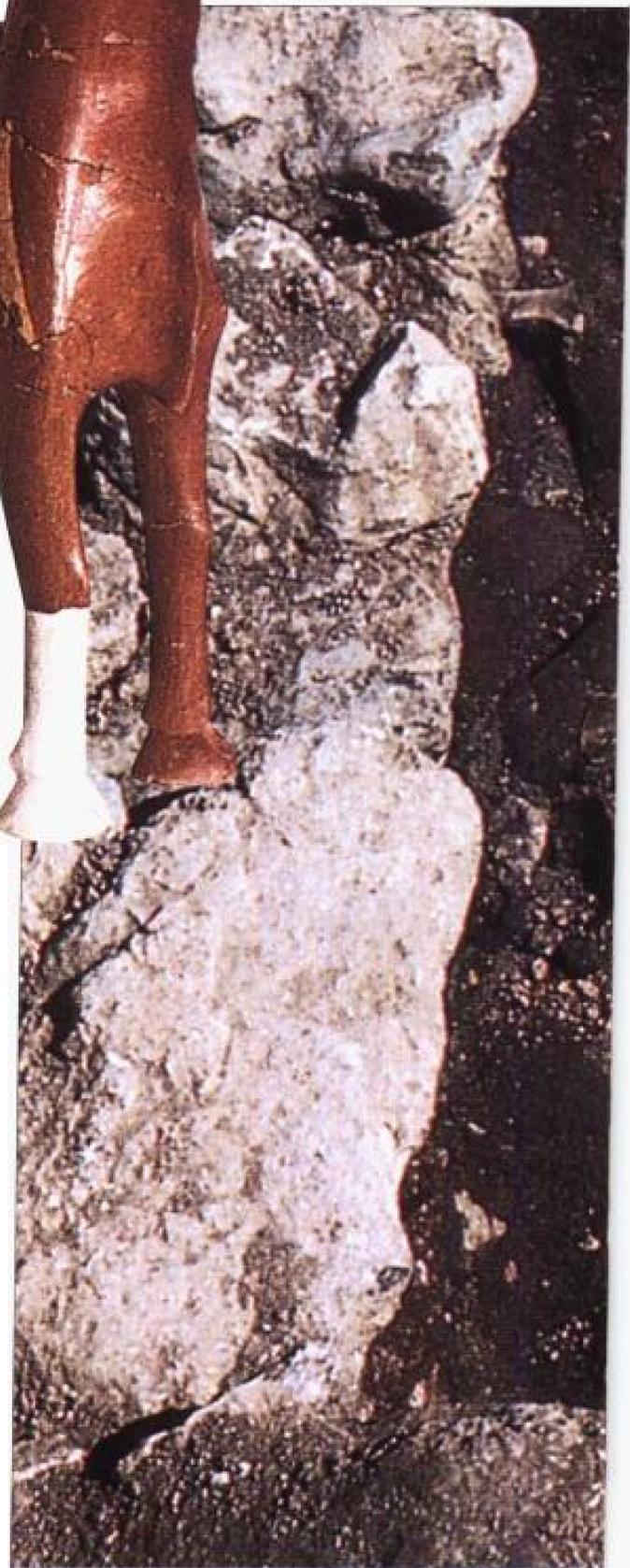
迄今为止，数目最多的泥板文是关于宗教事务的，这反映了在这座城市许多神祠中回响着对玄学的关注。发掘人员现已在哈图萨斯挖出了31座神庙的遗址，从天然的岩石露头到复杂的正式建筑，不一而足。内弗认为可能还有更多的神庙遗址，尤其在城市南端的高地(见57页图)有三座对称排列的壮观的大门是进入神庙区的正式入口，赫梯雕刻师在每座门都雕刻了雕像供人们崇拜：东部是一神祇或国王的浮雕；西部是狮像；南部是城市的最高地带，雕刻有斯芬克司像。这三座门分别以其雕像命名。

内弗注意到国王像放在门内，狮像在门外，斯芬克司像既有朝里的，也有朝外的，遂提出这三座门可能用做某种神圣游行队伍的停留处。他说，游行者可能自东向西而行：先从王门离开上城，沿城墙来到斯芬克司门，通过此门再次进入神庙区。然后他们排成单行纵队，通过城门下面长长的黑暗的隧道再次出神庙区来到狮门，最后一次进入上城。虽然学者们对游行的确切目的只能猜测，考古学家发现的一块泥板文的残片可能为此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泥板文碎片上写着一条宗教仪式的指示：把一赫梯神祇的膜拜神像从神庙搬到扎有丝带彩饰的彩车上，举着火把的舞蹈者和神庙妓女簇拥彩车游行到树林中一间特殊的房屋。

始于公元前14世纪的城市扩建时期建了许多神庙，包括上城20多座及旧城中心区一座主要神庙。学者们通常把后者称为神庙1或大神庙，它是最大的和保存得最好的庄严的圣所。该神庙建筑群由许多建筑构成，延伸约5英里，被从南部的一座主门向西北延伸的仪式用大街一分为二。街道东部的石灰岩地基块



■ 上图这一对站姿的赤陶公牛像是公元前14世纪的作品，经重新装配而成，有近3英尺高，用做奠酒容器。牛颈底部的孔用于注酒，鼻孔则用于倒酒。1963年在对要塞的发掘过程中，从一处废弃的圣所内一个巨大的圆形壁炉炉床内，挖出了上图所示的破裂的塑像。这两具塑像描绘的是两头圣牛——沙里亚和胡利，也就是日和夜。它们给天气之神拉车，在神和尘世上的恳求者之间充当中间人。不再有用的塑像按照惯例被埋入地下。



表明这里是神庙本身的所在，中心是带露天庭院的一座长方形建筑，四周是一组狭小的贮藏室。街道西面相似的建筑仿佛曾用做行政中心，办公室职员和文书曾在里面忙碌地编制神庙财产目录，包括祭司、乐师、歌手在内的200多名其他服务人员也曾住在里面。

1962年从一座神庙的东贮藏室发现的一块泥板文就庙中神祇的身份给考古学家提供了惟一的一条线索。泥板文详细记述了—



尊镀银公牛雕像的制作及奉献给天气之神和太阳女神亚利娜的过程。这两位神是赫梯国地位最高之神，且与赫梯国的军事运势最密切相关。国王在战争时期和非常时刻总是向这两位尊神求助。保存在王室档案馆的指示说，神庙祭司每天都款待神祇的镀金雕像，郑重地奉献水果、酒类、橄榄油和面包，偶尔还献上一年里的新出生的羔羊。在这种对神的专注上有亏职守会危及整个赫梯王国的利益。

跟 哈图萨斯城本身盛大的重建工程一样，大神庙正好建于哈梯历史上一段前所未有的征服时期。公元前1343年，国王苏比鲁利乌玛一世登上赫梯王位，开始其在短短的20年内使哈梯从王国跃升为帝国的不凡统治。就像古时《圣经》故事中所讲的，这一转变是伴随着一千辆马拉战车的轰鸣声实现的，战车的每一步行动——无论成功与否——都被苏比鲁利乌玛之子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

与一个多世纪前的立法者铁列平一样，苏比鲁利乌玛执政伊始面对的是正在迅速毁灭的王国。这一次麻烦并非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外敌的缓慢入侵——他们现在从四面八方这个王国进逼。苏比鲁利乌玛首先稳住哈图萨斯的防务——下令兴建了城墙庞大的扩建部分，然后集中力量制服哈梯最大的敌人——位于哈梯东南约300英里叙利亚北部的强大的米坦尼王国。尽管在公元前1342年的首次战役中他失败了，后来，他重新部署，仅过六年便获得大胜。

公元前1334年，苏比鲁利乌玛率领他久经沙场的军队渡过幼发拉底河进行旋风式的征战，获得七个叙

■ 这里见到的赫梯小神像可能是个人还愿物品或挂件。下图的金像是谁并不知道，但鸭舌帽和弯曲的权杖表明这是一位神祇。右边的坐姿金质神像为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的作品，她那盘状头饰象征太阳，抱一孩童。据说此神像为天气之神的妻子——太阳女神亚利娜。哈图施利三世的王后普杜西巴担心丈夫的健康状况，向这位女神祈祷，祈求丈夫“寿比南山”。







利亚附庸国。如今只有几座城市能妨碍这位国王实现他彻底控制哈图萨斯东南部地区的梦想，其中之一是安纳托利亚城邦卡赫美士，它位于幼发拉底河一个渡口，控制着一条主要的商路。苏比鲁利乌玛的军队是包围作战的能手，他们在这个古贸易中心之外扎营，依靠驯服的驴子和牛车组成的辎重队提供补给，围困该城七天。第八天，双方进行了一场“可怕的厮杀”，卡赫美士失陷。

在这次突袭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显露了苏比鲁利乌玛在当时的近东王朝的某种声望。温克勒于1906年首先发现了赫梯历史中记载的这一故事。它讲述的是在卡赫美士城外他的帐篷中休息的苏比鲁利乌玛如何接待埃及信使的故事。令这位国王感到惊讶的是，信使所带书信并非出自法老之手，而是一位女王写的。信中说，“我丈夫死了，也没有儿子。听说你有许多儿子。如果你派一个儿子到我这儿来，他将成为我的丈夫及埃及国王”。

苏比鲁利乌玛对此有疑心，但他深切知道他的子孙做埃及国王的战略利益，遂派自己的私人秘书“去查明这个女人所说的事情实情如何”。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这位女王是图坦卡蒙的遗孀，然而现在有些学者提出她可能叫梅利塔吞，埃赫那吞和内弗尔提提之女，斯蒙克卡尔之妻，埃赫那吞的直接继承人。女王又发出一封信，对这位赫梯君主的迟疑表示不耐烦和愤怒。苏比鲁利乌玛终于派去一位王子，然而为时已晚：埃及王朝已易主，年轻的新郎未到达目的地便失踪了——可能被暗杀了。

命运女神似乎背弃了这位伟大的拓展疆土者。公元前1322年，苏比鲁利乌玛因染上军队从叙利亚北部带回的瘟疫而去世。尽管如此，他留给其子阿尔努万达二世及其继承人穆尔施利二世一个面积近30万平方英里的国家，其疆域从安纳托利亚西部的爱琴海向南延伸到黎巴嫩山区，从地中海向东延伸到伊拉克北部。

尽管穆尔施利是一位精明的军队司令官和政治家，他却是一位忧患深重的人。他年轻时因受雷击而患有严重口吃，便认定自

已是受天气之神诅咒的人。更糟的是，夺去其父性命的瘟疫在国内蔓延。他焦虑地询问神谕对此厄运的解释。神谕指示这是上天为其已故父亲的罪孽降下的惩罚，若不通过诚挚的献祭赎罪，将导致他本人及哈梯王国的毁灭。这一警告使穆尔施利深受震动，他利用一切机会向众神提供供品。据历史记载，他甚至专程从遥远的战役地点赶回哈图萨斯庆祝为天气之神举行的春季普鲁里节。

公元前1296年穆尔施利逝世。他传给儿子穆瓦塔利二世的是一个财产足以和埃及帝国相媲美的帝国。事实上，这两个帝国遥远的边远地区实际上与奥龙特斯河河畔的叙利亚城邦卡迭石南部相毗连，这一地区从前在埃及十八王朝鼎盛时期曾向法老纳贡。当第十九王朝雄心勃勃的第三位统治者拉美西斯二世登上埃及王位后，他发誓要驱逐赫梯觊觎者，恢复埃及对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的统治。

在拉美西斯统治的第五年，这位法老向赫梯人占据的属地发动进攻，穆瓦塔利立即作出强烈回应。埃及文献记载，这位赫梯君主“集合了从海之尽头到哈梯国土的所有国家”率军约4万人南下迎击挑战者。结果整个古代最强大的两支军队进行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规模巨大的战争。

战斗于公元前1275年左右在卡迭石附近的平原上进行，最终双方不分胜负。随后，两支军队都宣称自己获胜，撤回到各自的要塞。接下来是数年的冷战，在此期间赫梯国内又发生政治纷争。公元前1273年穆瓦塔利刚死，首都哈图萨斯就发生自铁列平时代以来的首次政变。穆瓦塔利之弟哈图施利三世篡夺了侄子——庶出王子——的王位，并将其放逐。赫梯史载，这位受良心谴责的君主后来为此提出煞费苦心的理由为自己辩护。

然而，使哈图施利青史留名的是他的权术而非他的劣迹。在卡迭石之战过去16年后的公元前1259年，他与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缔结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和平条约：双方保证不进攻另一方，

画窟：

隐藏在岩石间的神祠，
远离渎神的眼睛

A SHRINE
HIDDEN AMONG
THE ROCKS,
AWAY FROM
PROFANE EY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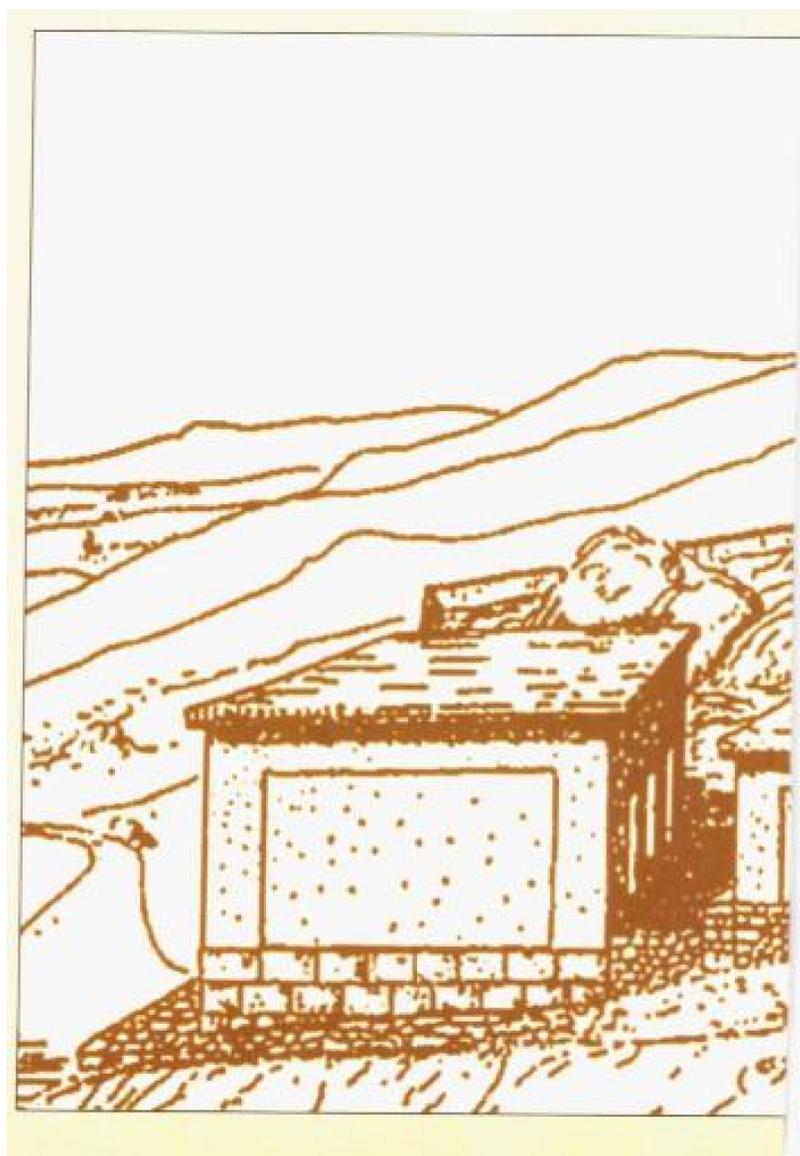
距赫梯首都哈图萨斯约1英里处有世界上最独特的神祠之一——画窟，即“刻有文字的岩石”。这里，巨大的岩石露头充做神庙的内壁龛，栩栩如生的雕刻细部在石间蜿蜒前行。

如右下图所绘，神庙建于碎石上，可能仅有一层高。存留至今的遗迹证明神庙的建筑做工粗劣，这使学者认为该神庙仅用于特殊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国王和王后作为首席男女祭司庆祝春秋两季宗教节日的场所。

这些宗教仪式可能导致了较大的廊台——A室——墙壁上浮雕的产生。那里绘有66位男神祇——男左女右——在向主神开会的大厅尽头前进。众神的这一集会似乎反映了赫梯人的信念——大地和牲畜的丰产取决于新年年初在天气之神的住所集会的众神。国王的浮雕(圈住他的长方形图形表明他是图德哈里亚)可能以其大祭司身份独站一隅。

较小的B室仿佛与较大的A室并无关系，门口有两个狮首、长翼的恶魔守护着。学者根据室内的浮雕和壁龛认为这里可能是去世的国王的停尸室。

画窟建于哈图施利三世及其子图德哈里亚四世统治时期的公元前13世纪中叶。尽管哈图萨斯人都能认出这些神祇，铭刻的象形文字却是胡利安语。哈图施利的胡利安王后，来到哈图萨斯后胡利安神祇也加入赫梯神明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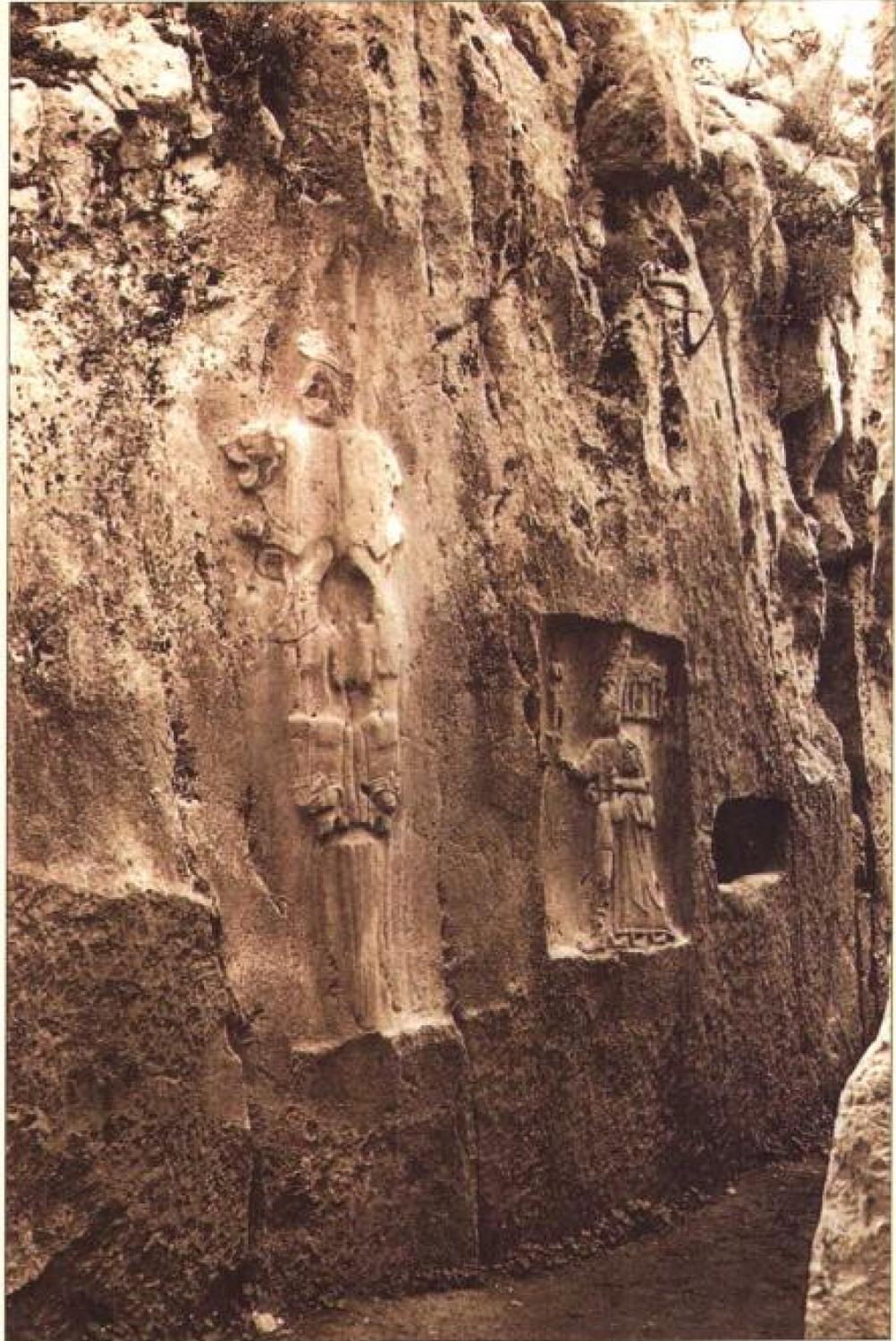




■ 下面的素描描绘的是 A 室一面墙，墙上雕刻的几乎全为男神，惟一的例外是胡利安战争女神沙乌什加(右数第二个)及其两位侍从。学者已辨明其中大部分神的身份，然而对线端 12 位挤在一起的神像仍不知是谁。B 室有 12 位相似的男神(左边为细部图)，但无人知道他们实际上是不是 A 室的同一群神。



■ 左图是主神会面的A室尽头浮雕之一细部：从左边进来的哈梯天气之神跨在众山神颈上，在跟站在豹背上的其妻太阳女神亚利娜和其子沙尔鲁姆打招呼。右边双头鹰图案的上方是太阳女神的女儿和孙女。



■ B室(右图)的浮雕上国王的庇护神沙尔鲁姆(浮雕右面)把国王图德哈里亚四世抱在怀里。他们旁边的壁龛——B室的三个壁龛之一——可能盛放着这位国王火化后的骨灰。左边的浮雕描绘的是一柄一半被埋入地下的剑，以两头狮子为柄，以神之头为剑柄的球状末端。一个赫梯宗教仪式文本中说，祭司把冥间众神再现为剑，然后再把剑埋入土中。这些浮雕和对面墙壁上12位带武器的男神强烈地暗示着——用德国考古学家库尔特·比特尔的话说——这是“死者的圣堂”。





并且，若一方受到第三者攻击，另一方须尽援助之责。这样一份协议需要两个统治者家族的几位成员，以熟练的外交手腕进行长期谈判才能达成。考古学家在博阿兹柯伊发现不下45封与此条约相关的信函，其中最著名的是温克勒1906年挖出的泥板文。哈图施利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他于公元前1246年把长女嫁给拉美西斯以巩固两国之间脆弱的联盟。拉美西斯随后在阿布·辛拜勒的神庙南面以浮雕形式纪念这一联姻。尽管浮雕已受到严重侵蚀，但仍可看出两个身着特种服装的人——哈图施利和他要嫁给拉美西斯的公主——向宝座上的法老走来，举着双手表示敬意。

埃及—赫梯联盟持续半个多世纪，在赫梯人对帝王特性的看法上留下了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帝王特

■ 公元前13世纪中叶的《卡迭石条约》在敌对的赫梯人和埃及人之间确立了和平。这块泥板文残片上刻有该条约的部分内容。文本中说，此条约刻在银质书写板上，但迄今为止一块也未找到，可能这种金属许久以前就已被熔化。然而，埃及人却把条约全文刻在卡尔纳克神庙和底比斯的拉美西厄姆神庙的墙壁上，在挖出哈图萨斯的那份条约之前它们是《卡迭石条约》惟一的证据。

性日趋复杂化。在这一时期的玉玺上更为夸张的表述词语取代了早先较简单的表述。例如，哈梯国王不再简单是“伟大的君主”，而是“我的太阳”，其中暗含着所有令人敬畏的神的属性。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到哈图施利三世之子图德哈里亚四世统治时期，这一倾向以他在世时对赫梯君主公开的神化发展到顶点。他们引用特谢尔19世纪30年代首次探查过的博阿兹柯伊东北刻有铭文的岩石露头画窟(见74-77页)的神祠作为证据。在神祠主室，一队威严的赫梯神祇对面赫然耸立着10英尺高的国王图德哈里亚四世的浅浮雕。身着庄严礼服的国王举起的右臂上方浮有一太阳圆盘，双足分别蹬着两座山顶。学者们认为，这一标志表示他已经“成神”。

■ 哈图施利三世为加强赫梯和埃及这两个帝国的联盟，把一位女儿嫁给拉美西斯二世。拉美西斯二世把她作为“伟大的君主的配偶，两个国家的女主人”来欢迎。阿布·辛拜勒神庙墙壁上的浮雕描绘了父女俩向法老的宝座走来的情景，下面这幅图是原作的局部重现。然而却未找到证实哈图施利真的送女前往埃及的赫梯记录。



赫梯人借用的神化其君主的风俗——假如这确实是他们的惯常做法的话——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在大众文化中扎根，因为图德哈里亚之子苏比鲁利乌玛二世注定是最后一位伟大的赫梯君主。公元前1200年左右，哈图萨斯文书突然沉寂下来，整个哈梯陷入灾难性的黑暗中，从此再未兴起。从博阿兹柯伊的遗迹上可看到清清楚楚的大灾难的标记：城内到处都是大量毁坏的石



工碎片和烧焦的瓦砾，它们是哈图萨斯神秘的敌手愤怒的证明——他们以耸人听闻的力量在哈图萨斯城内一路又捣又烧。从火焰熏黑的城墙内壁仍可看出他们所放的大火火势之烈。哈图萨斯再没有一座建筑物依然耸立。

灾难不仅仅局限于首都。在考古学家目前已辨认出的零零散散的其他赫梯城市，有大量的证据表明那些城市也遭受了类似的破坏。1993年德国考古学家安德烈亚斯·穆勒-卡尔坡在赫梯首都之东125英里的库萨克里，挖出一座土砖墙壁已被大火烧毁的巨大的建筑群，在该建筑物的54个房间里到处都是散落的巨大的赫梯陶器堆，其中有些陶器因受烧毁建筑物的大火的高温烘烤而熔化。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况：赫梯城镇毁为废墟，老百姓被剥夺了财物和国籍后，又被赶入周围的乡下。

刻在拉美西斯三世名为梅迪纳特·哈布的出殡的神庙——跟拉美西厄姆神庙一样，在尼罗河西岸，与底比斯隔河相望——里的他本人于公元前1180年左右写的一份文本，为破坏者的身份提供了一条线索。它提到所谓的“海上民族”对中东的侵略。记录中说，“这些外国在它们的岛国本土密谋策划，没有一个国家能挡其锋，哈梯首当其冲……他们继续前行……来到埃及”。拉美西斯三世的军队把他们逐出埃及。法国考古学家科洛德·F.A. 舍法尔于1954年在叙利亚挖出了另一份表明其受海上民族影响的证据。在对位于海岸的一赫梯臣属国乌加里特(现称为拉斯·沙姆拉)国王的王宫发掘时，他发现放在一古砖窑内的几块泥板文，显然是放入窑内进行烘烤的。他一读这些泥板文就意识到这是统治者本人对邻国君主警告他海上来了侵略者一事的回信。

许多史学家认为很难接受赫梯帝国独毁于航海者之手这一观点，认为他们不过是腓力斯人、西西里人、撒丁人和小亚细亚海岸其他群体的乌合之众。相反，他们倾向于认为其他劫掠者——可能是卡斯卡部落——也卷入了，国内的敌人也起了作用。确实，

在哈图萨斯档案馆存档的最后记叙中，有苏比鲁利乌玛二世的文书对帝国内的不和与起义的抱怨：记叙者悲叹，“哈梯居民对国王犯了罪”。

有学者提出，这种不满可能并非源于政治冲突，而是源于中东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引发的饥荒和营养不良——天气变化。事实上，史学家知道，在赫梯帝国灭亡之后的三个世纪里，整个地区的天气情况确实比过去300年里变暖变干了。尽管这看起来微不足道，但这种倾向实际上可能是灾难性的，对时运与动物和庄稼——过去有季节性降水和融化的雪水浇灌——密切相关的民族尤其如此。其他国家的人们可能经历了同样的灾难。跟赫梯人一样，他们出发去寻找更绿的牧场，这可能加重了无处不在的痛苦。

在这段干旱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对曾经值得夸耀的赫梯民族没有任何记载。后来，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叙利亚的北部边缘地区兴起15个小王国。它们使用赫梯象形文字，但其中一些国家讲一种与此文字不相关的语言。尽管他们不是开疆拓土者，这些新赫梯人却在《旧约》的书页中获得了永生，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留下的线索导致了几个世纪后更崇高的赫梯文明的被重新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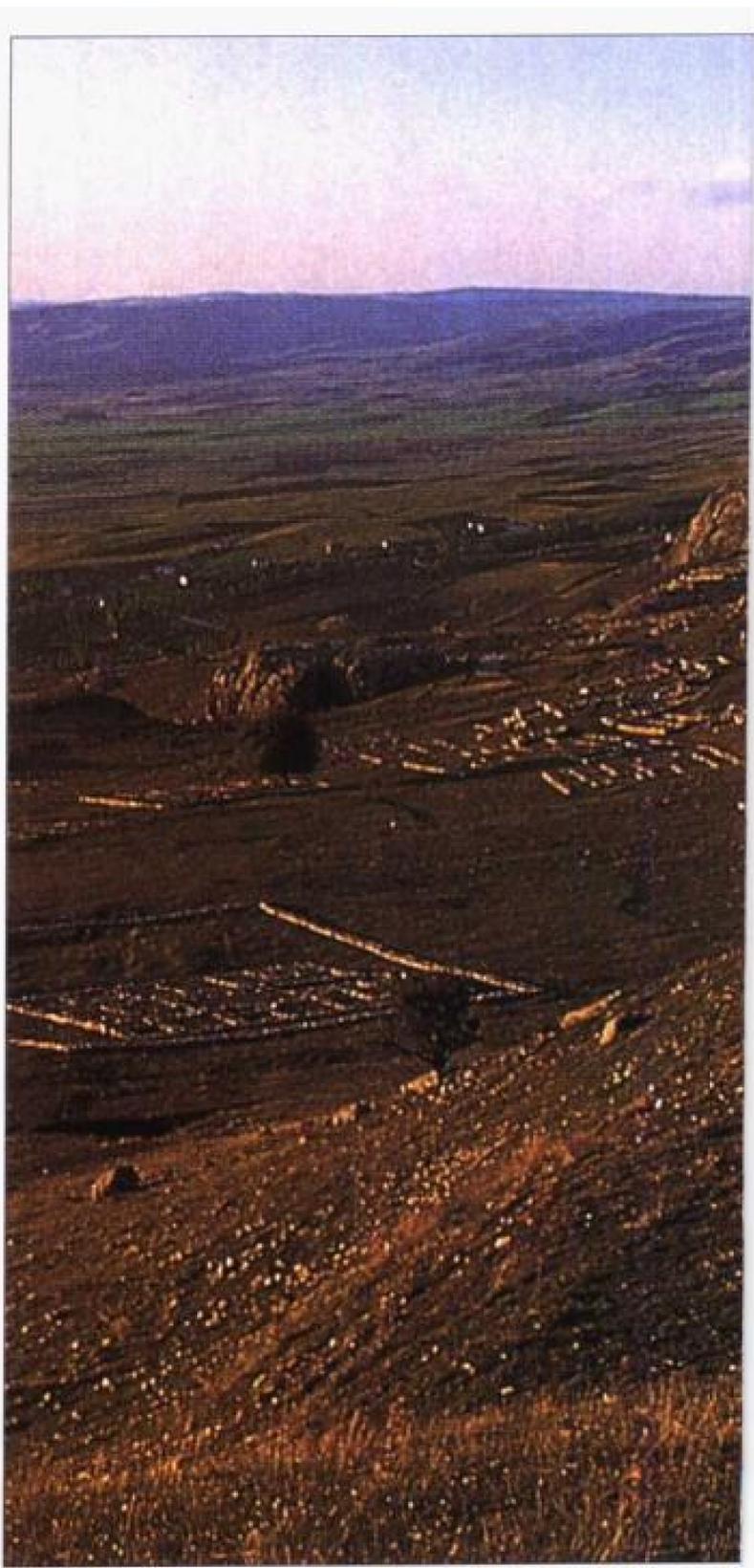
赫梯人的要塞

STRONGHOLD OF THE HITTITES

甚至从高踞哈图萨斯高原的神庙遗址这一有利位置看去(右图),赫梯人的首都、周围起伏不平的乡间景色都不能表达出曾赫然耸立在那里的这座城市的巨大。哈图萨斯占地414英亩,周长4英里,很难进行展望,并且,由于不规则的地形,几乎不可能全拍下来。

这幅图中的遗址位于上城,在首都南端的宗教区,背景中可看到几座其他上城神庙的遗迹。由于站在高处,无法看到图中神庙右边和下边很远处耸立的要塞和王宫的遗迹,它们占据了上城建造以前哈图萨斯旧城区的最高点。更远处及西北部是大神庙延伸的地基,赫梯人一些最重要的典礼仪式就在大神庙举行。

考古学家和学者许多年的辛勤工作才使这些和哈图萨斯辉煌的过去留下的其他遗迹得以重见天日。查理·特谢尔1834年发现该遗址最终导致胡戈·温克勒1906年对楔形文字泥板文第一档案馆的发掘。1907年德国东方学会和德国考古研究院联合考察队,在温克勒和奥托·普克斯泰因的指导下开始进行大规模发掘。但在1931年库尔特·比特尔接管发掘工作之前发掘工作一直不系统。比特尔的学生彼得·内弗1954年开始跟他一块儿工作,1978年担当指导工作。1994年内弗



不再把主要精力用于现场考古工作。他在任期内完成了对要塞和大神庙的发掘，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仍未发掘的上城。

84-91 页为这个一度重要的首都提供了飞逝的图像。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哈图萨斯正缓慢地恢复它逝去的部分辉煌。



位高权重者的家

THE HOME OF THE HIGH AND MIGHTY

哈图萨斯多岩石的、裂开的地形在建造该城防御工事时派上了用场。岩石露头被用做防御工事的一部分，上面建有塔台。地势低处建有防御土墙，看上去是那样的坚固。主城墙的雉堞每隔100英尺就建有一座塔台，沉重的对门使大门很安全。南部的防御土墙外有两道平行的城墙。要塞位于高地上，有一道沟可倚为天堑，国王就住在要塞内。要塞有自身的围墙，另一道墙穿过哈

图萨斯的中区，把上城和下城分开。

这些墙——有些地方厚达26英尺——当然给老百姓一种安全感。然而，无论防御墙看起来多么无法穿透，都无法阻挡侵略者的脚步——公元前1200年哈图萨斯陷落。在斯芬克司门发现的正在进行重建的证据表明，此结局既出人意料又突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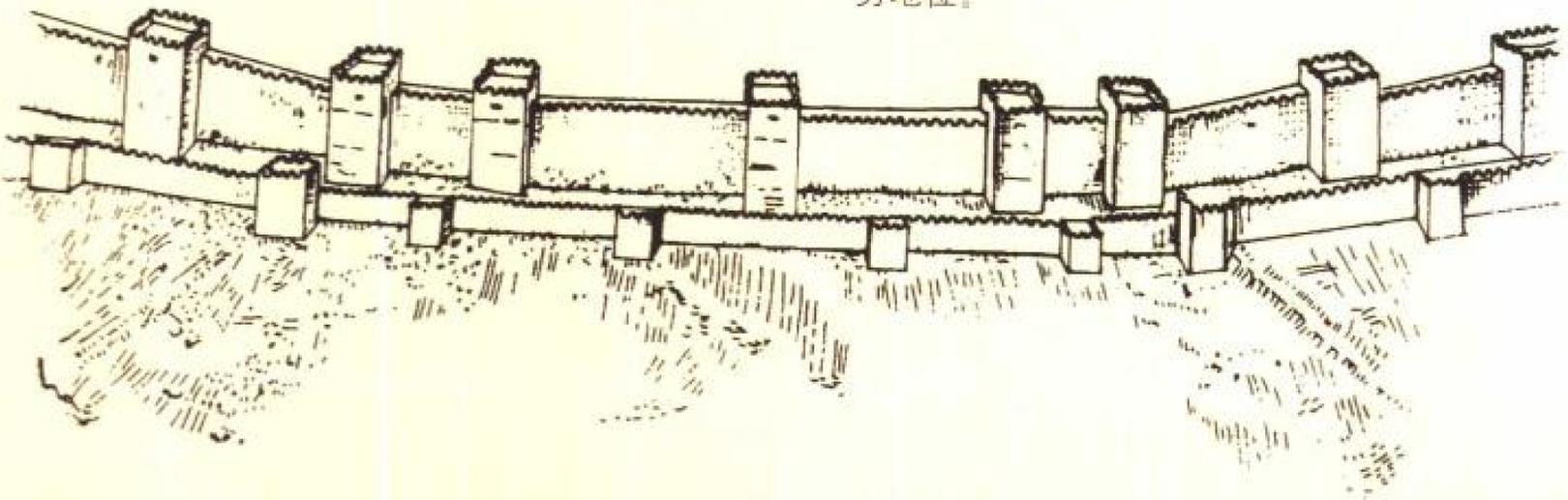
■ 这道防御土墙用从内城搬来的土建成，外面砌有石头。它环绕着更难以防御的上城南端。石墙面大都完好无损，只有几个地区需要在主要的地下结构之上进行修复。就在这道墙下，有一道236英尺长的凸拱隧道斜穿过路堤，进入上面的城市。



■ 此石灰岩斯芬克司像有 8 英尺多高，它和其配偶发现于命名恰当
的斯芬克司门一小室的内门，已裂成
碎片。由于斯芬克司门位于上城城
墙中部，又为哈图萨斯的制高点，
有学者提出，此门并非传统的大
门，而是用做游行用门和圣所。



■ 左图的公元前 14 世纪黏土容器浮雕
1957 年发现于哈图萨斯，它使下面 1907
年绘制的上城防御工事局部图更为真
实。城墙上面的凹口和塔台及其侧面和
正面的开口显然使哨兵和弓箭手居于优
势地位。



哈图萨斯的进出

THE INS AND OUTS OF HATTUSHA

外城墙至少有七座门，上城城墙有五座。在较新城区的门中最主要的是，保存完好且装饰美观的东南部的王门(见88-89页图)和西南部的狮门(见87页图)以及这两座门之间的斯芬克司门。

厚厚的双炮台城墙与城门结构搭配得非常理想：盒状的卫兵室有形成碗状拱门的巨大的石雕；两端是青铜覆镀的结实的木门，上面是塔台。托座和插销、横杆的洞仍可见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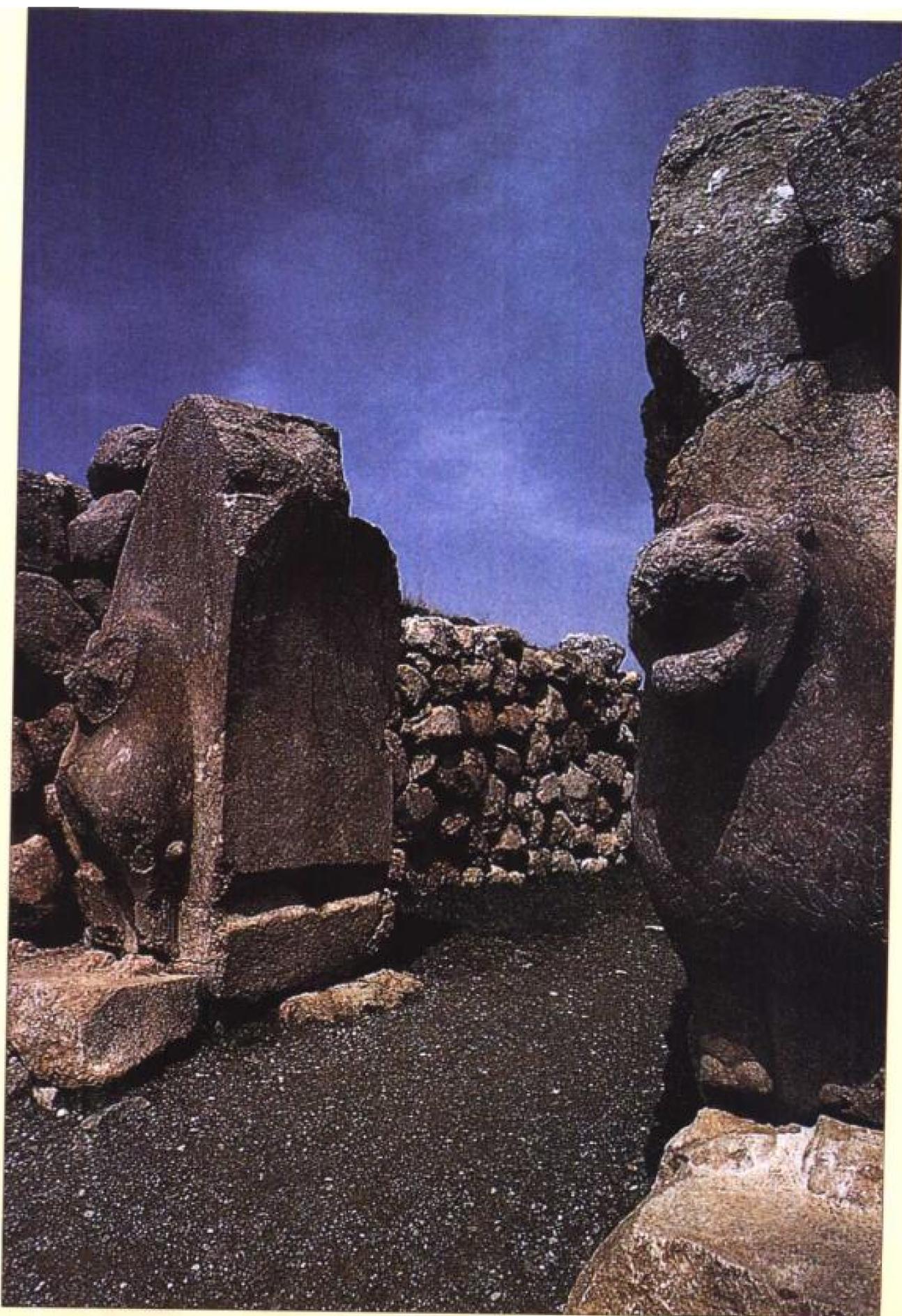
从一座王宫档案室发现了刻有开闭城门指示的一块泥板文。泥板文讲到铜插销，描述了早上第一件事是转动门栓，这可能是检查夜间关闭城门后有无无人私自进城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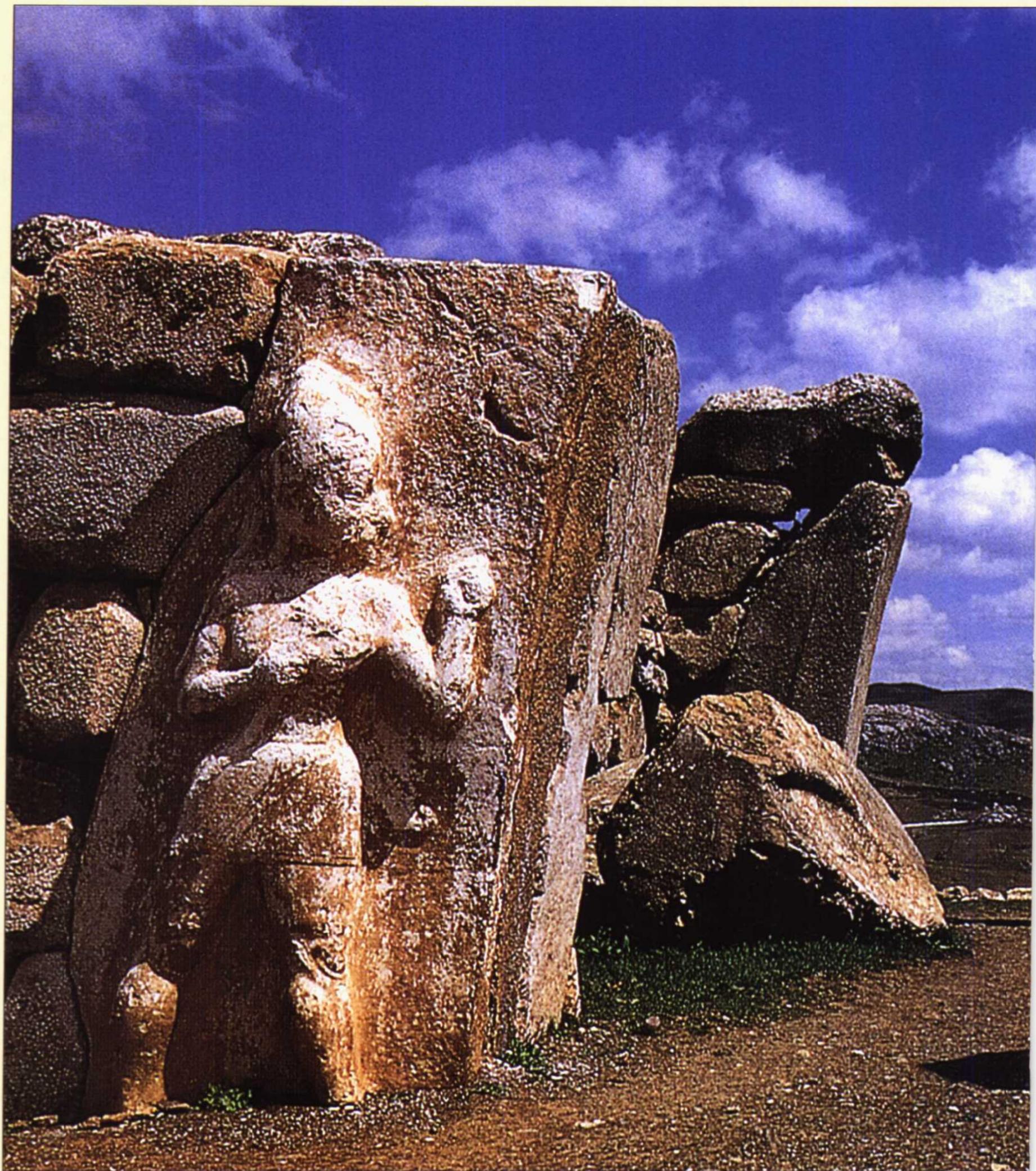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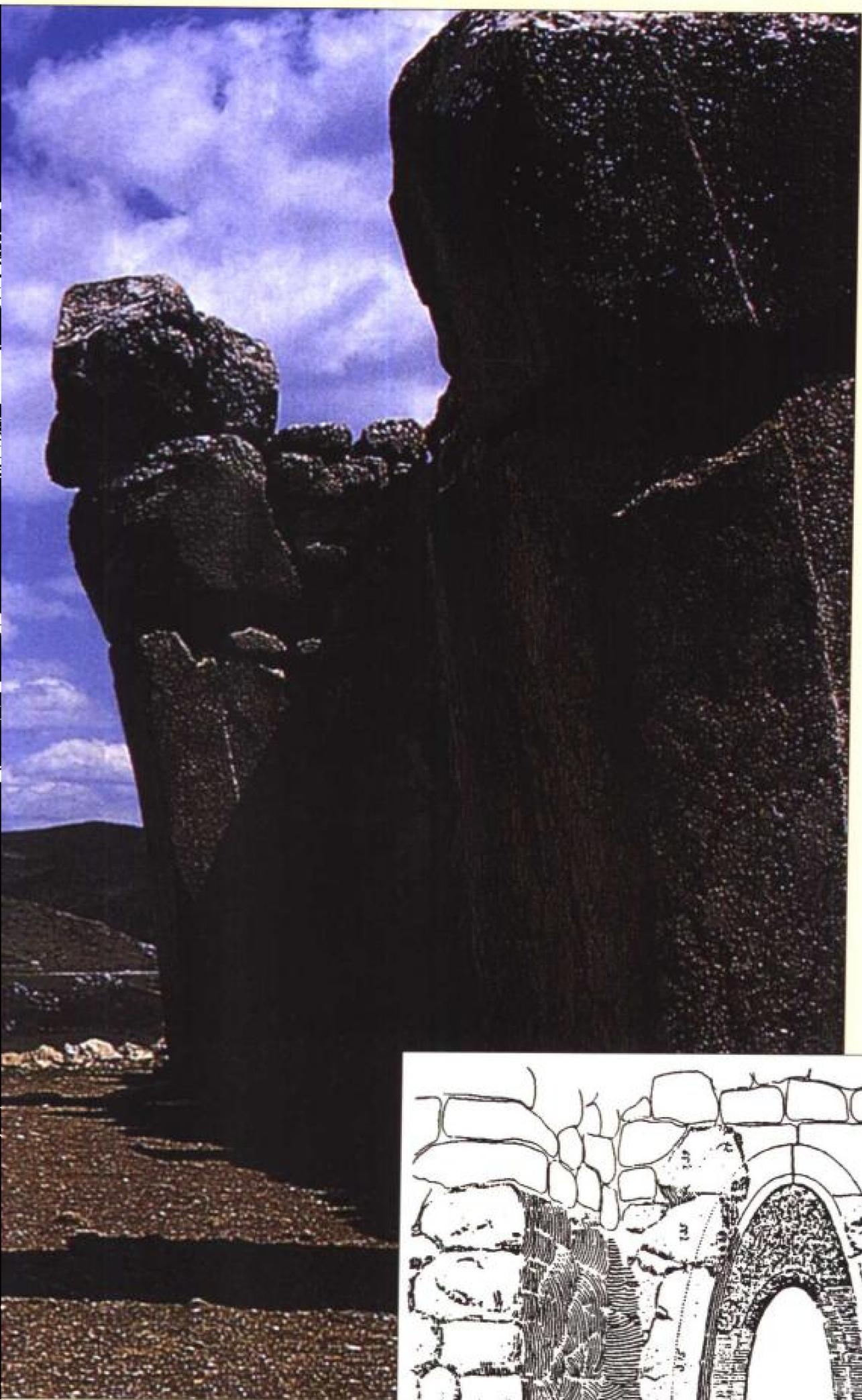
■ 这块石灰岩上是一位7.5英尺高的王门神祇深浮雕，此浮雕雕刻得非常细致，甚至可见到人物的胸毛和指甲盖。



■ 这是 1907 年发掘出的由狮子守卫着狮门的入口。用做门框边框的巨石上雕着狮子躯体的前半部，使人弄不清狮子是站或坐，这可能是雕刻者的发明。也许更重要的是动物与整个结构的浑然一体，这很可能是赫梯人的一项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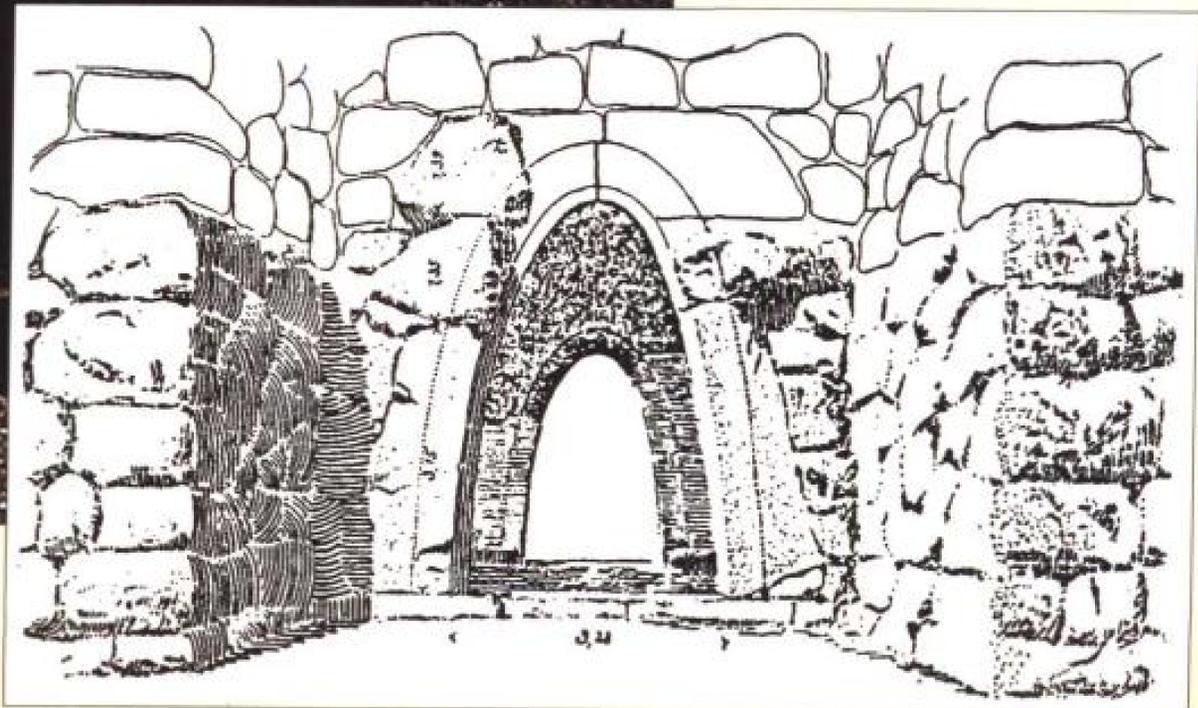






■ 1967年竖起的原神像的石膏模型在王门内担任警戒。故意毁坏文物者差不多毁掉了石膏像的双足。为保护石膏像免遭进一步的破坏，官员垫高了地面。原作于1912年被土耳其文物保护者泰奥多尔·马克里迪运走并存放，后来此像被修复后展出于1932年开办于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文化博物馆。

■ 在1907年对王门外部绘的草图上可见到，巨大的无砂浆石块复杂而细致地融为一体，还有一个凸拱门。此设计着眼于该城的防务，在狭长的斜坡两侧砌有石墙，用以限制有轮交通工具——譬如战车——只能有一个行车道。急转弯或急转弯岔道也是如此。



大神庙：城中之城

THE GREAT TEMPLE: A CITY WITHIN A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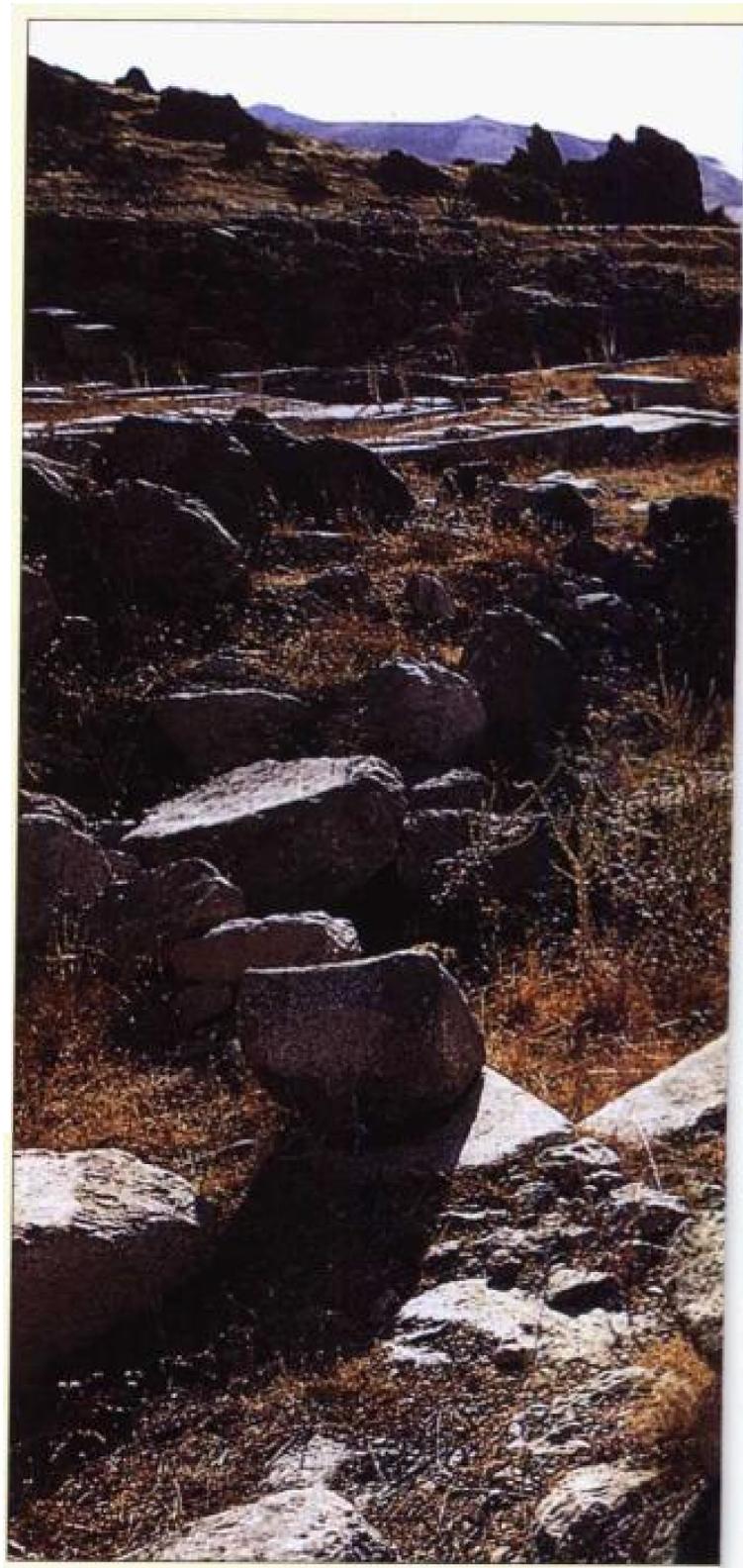
在下城西北区，一群建筑和房屋在崎岖的地面上蔓延，占地五英亩。在数十年里，学者一直弄不清这一建筑群为何物，许多人认为那是一座宫殿。现在它通常被称作大神庙，是哈图萨斯主神——天气之神和太阳女神的居所。之所以把这一建筑群定为神庙，是因为城内和城外几座较小的建筑与该圣所结构一样，都有门、庭院、有柱的大厅和地窖。自那时起，曾被认为是宝座的下层结构的部分被确定为一巨大雕像的底座，雕像久已消失，可能描绘的是天气之神或太阳女神。

该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用于满足神庙的需要——也就是说，神的需要——并为神的仆人提供居所。神庙坐落在人工露台上，有铺砌的街道和防卫墙，实质上是一个组织严密、自给自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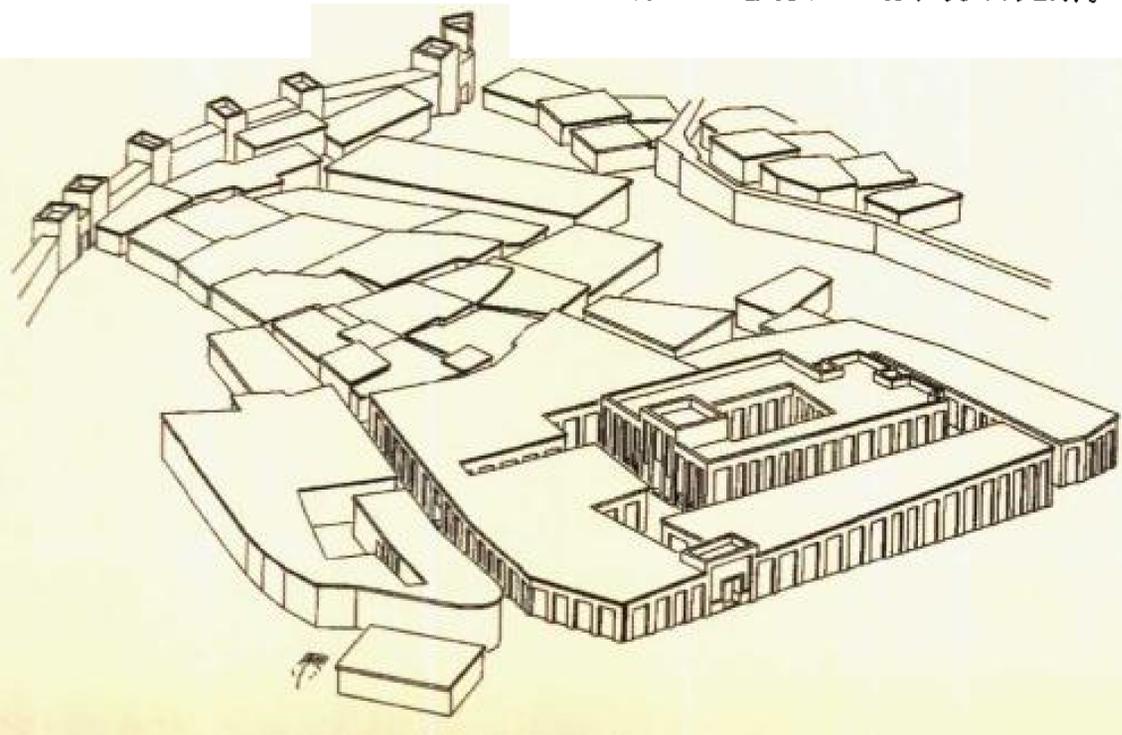
的小城市。

大神庙不仅迎合神的需要，还是档案馆和珍藏室。北部的贮藏室有烧焦的土块和标签，上面有印章印记，还有用于系在袋上的明显的绳孔。袋里很可能装有国家官员和王子发送给神庙的物品和捐献物。还发现三枚印章，其中两枚是两位公元前13世纪的国王——穆瓦塔利和哈图施利三世的，另一枚是哈图施利的王后普杜西巴的。

■ 1975年的一幅图显示出大神庙是由街道交叉而成的有着奇形怪状建筑物的一个联合体。下图近处方形的建筑是圣祠；装有供神用的供品的大罐贮藏周围的房子里。远处的长房子可能是厨房、面包房、工场和办公处所。



■ 当巨大的贮藏罐周围的神庙倒塌时它们还在原地。罐内所装为何物仍是不解之谜，可能是每年奉献给天气之神和太阳女神的部分供品——酒、油和粮食。许多容器太大——最大的容积为793加仑，无法从门口搬走，因此建筑物肯定是在贮藏罐周围建的。





■ 1984 年在上城一座神庙中发现三尊乳白色神像。中间那位戴着公牛面具的，是天气之神。其余两位身份尚未辨明，但它们有明显的
神性标志——典型的锥形帽和卡尔穆斯（弯曲的权杖）。



迈达斯统治下的人们

PEOPLES OF
THE MIDAS TOUCH

从远处看，它们像是一座座锥状山丘，共有80多座，但任何一位最普通的观看者也许都会为之惊奇：它们何以在四周平坦的景致中陡然升起？实际上它们并非天然，而是人造坟冢，是2500多年前由无数匠人高高垒起的贵族坟冢。它们非同寻常，其中最高的一座有170英尺高，其宽广的底座直径达980英尺。坟丘的深处隐藏着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墓穴。

这些坟丘屹立在安卡拉西南55英里的安纳托利亚高地中部，萨卡里亚河以东一块常有洪水肆虐的平原上。坟丘与河床之间又有一界标，它被称作“亚西赤赤于克”，或“平丘”。它是时间的产物，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建造、毁灭和重建的过程，平丘内有从早期青铜器时代直至伽拉太和罗马时代的文物。而这一地区吸引考古学家的主要原因是：平丘拥有弗里吉亚王国一度辉煌的首都戈尔迪乌姆的遗留物。许多专家认为，它旁边170英尺高的坟丘是迈达斯的休憩地。迈达斯为弗里吉亚最后也是最著名的统治者，后世出现了一个与他相关的神话，说他不幸有了点石成金的能力。

■ 这座2700年前的象牙雕像仅6.5英寸高，估计表现的是带着一对孩子的弗里吉亚母亲神吉贝尔。她戴着柱状高帽，帽下头纱垂及腰间，束着腰带——这正是吉贝尔的典型装束。



在被吸引到这一地区来的学者中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学家罗德尼·S. 杨。1955年秋，杨已在当地工作5年，发掘了14个小型坟丘，他准备再进行一次新的发掘，他确信这次发掘可以发现许多有关那座最大坟丘主人的东西。

从他早期的发掘工作中，杨了解到，每座坟丘只隐藏一座墓穴——一间方形木屋。每座坟丘有三层：墓穴顶部和四周满是碎石；下面是一层薄薄的泥壳，也许正是用来固定碎石的；再下面是一层厚厚的土。他也知道这些墓穴一般都不位于坟丘中央，杨怀疑坟丘的建造者是故意为之，以防窃贼盗走葬品。但多个世纪以来猛烈的西南风可能也起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对大一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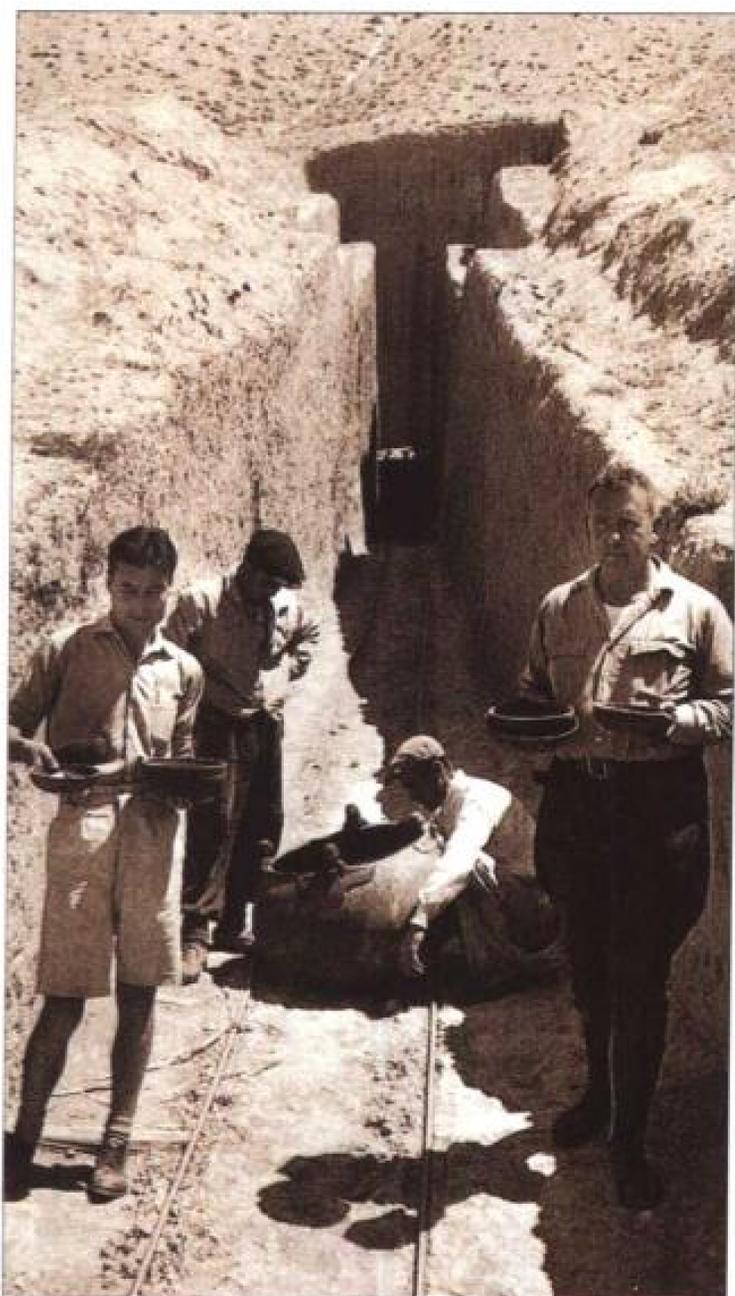
■ 工人们正用钻井设备探测一座名为“迈达斯丘”的坟冢内墓穴的位置。这座坟丘底座直径约980英尺，高为170英尺，是戈尔迪乌姆80多座坟丘中最大的一座。当钻头触碰到包裹并保护墓穴的碎石时，说明墓室已经找到。

坟丘，因为风蚀会改变坟丘的形状。他最终意识到，从顶端向下挖，或盲目地从一侧进入，都将徒劳无功，甚至还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这是小亚细亚最大的坟冢，”他写道，“它自身就是一座丰碑，因此决不能被任意破坏和肢解。”

因此杨的探测始于找到环布墓穴的碎石。他从坟丘西南角往上一开始探测，在沿着斜坡有条不紊地向上移动时，他用轻型钻油机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性钻探。当经水冷却后的钻头钻进泥土，他便仔细观察钻头推上来的物质和它一路上碰到的障碍物。这种钻探活动至少使他知道，坟丘上表面到表面所依附的内部硬壳间有多大距离。几个星期的钻探，并没有使他找到墓穴。直至下季度的7月，探测活动才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坟顶112英尺下的一块岩石被掘到了。接下来的钻探显示，这块岩石属于一个直径小于100英尺的石堆。更令人振奋的是，据估计这个碎石堆正位于中心点的西南方。

心中充满胜利喜悦的杨，在坟丘上他认为墓穴中心将被发现的地方立了一根旗杆，上面飘着旗子。然后，1957年4月，他和他的考古小组开始进行挖掘。他们从坟丘西南侧开辟了一条与四周平原相齐的通道，逐渐向插旗杆处内移。随着挖掘的深入，他们面对的泥墙越来越高。当考古队进入到230英尺深时，他们面前的泥墙切面已高达38英

■ 在迈达斯丘的通道入口，发掘工作的负责人美国考古学家杨(右)和土耳其文物局的布尔汗·泰兹詹共同展示了在墓室内发现的铜碗。他们脚下的铁轨沿着入洞通道一直伸入坟丘内的隧道。这样坟丘内的小石块才容易被运煤车运出。他们身后的一位土耳其工人正蹲在一口铜锅边上。





尺。从那时开始，考古学家们不得不靠挖隧道前进。

杨预见到了挖洞的危险性，于是也从黑海边宗古尔达克矿区雇来一名工程人员和一名专业开隧洞人。他希望他们的专业技术能避免任何灾难的发生。他们夜以继日地三班轮换作业，用木头支架来支撑墙壁，每天前进10英尺。24天后，一面粗糙的石灰岩墙截断了他们前进的道路。

这一发现使杨感到很惊奇。他知道挖掘工人正处在碎石区，但原以为他们最后会到达一堵木墙，而不是石灰墙。他想：“墓穴会不会是用石头造的呢？”当工人们穿透了约3英尺的厚墙，橘子般大小的圆石开始往前落。把这些石头运走后，更多的又纷然落下，这个场面持续了三天，让人不禁担忧墓室的屋顶是否已坍塌，如果是这样，这些石头将砸扁屋顶下的一切。当工人们用车运走200立方码左右的碎石后，这种担忧最终得以缓解，因为在他们前面6英尺开外，杨看到了另一堵墙，这堵墙是用整齐但尚未加工好的木材建造的。

在工人们一路清理，最终到达木墙边的过程中，偶尔会有石头从头上掉下。它们原来嵌在泥制的坟顶上，而坟顶还纹丝不动，这一点让杨感到既惊奇又宽慰。“屋顶在长时间的压力之下变得牢固又紧密，”杨写道，“当上面附着的石堆下坠之后，它仍未受损伤。”

木墙被凿穿后，杨惊奇地发现墙后有更多的碎石。工人们又花了四天把这个地区的大部分碎石运走。最后杨又遇到了一座木墙，它是由精心配置的方形木材建造的。杨推测这应当是墓室的墙了，他在墙上开了一扇小窗，立刻，一股锯木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他还听见墓室里边微弱的折断声，那是因为空气顺着入墓通道进入尘封已久的空间，使里面干燥脆弱的木头开始断裂而引起的。

墙上的洞只容杨伸进他的头、一只胳膊和手电。“工人们轮流往里看，”杨写道，回忆着当时每个人都想把隐约看到的一切一吐



■ 戈尔迪乌姆墓室里发现的国王的骨头被认为就是迈达斯本人。英国科学家运用法医技术分析其头骨，再现了这位帝王当年的形象（如上图）。科学家经过计算，认为迈达斯高5尺2，死于60至65岁之间。上图中的模型系铜化树脂制作。

为快的兴奋。“墓室很大，空气较稠，手电的光显得很弱。我们看到好多珍品，最让人惊喜的是一辆战车和一个短吻鳄标本。”

后来，杨对墓室里的物品作了一个更理智的评价。他发现当初的断裂声来自于遗存的木制家具——九张三腿桌，两张有镶饰的餐桌和三把装饰精美的椅子。由于泥土坟顶阻止了湿气进入，把墓室湿度控制在恒久水平，这些家具才得以保存至今。虽然因为年代久远，这些工艺品都有不同程度的损裂，但对于那些习惯跟陶器、石头、砖和金属打交道的考古学家来说，木头这么易逝的物质能保存下来，已经很难得了。杨立刻安排对文物进行化学处理，以拯救文物碎片和那些仍完整的物品。在后来的几年里，

这些家具被成功地重新组合起来（见136-141页）。

但墓室内不仅仅富有木材，还到处可见已被腐蚀的铜器。其中包括大量皮带扣，估计是一些华美的皮带的遗存物；还有170只杯子、碗和包括勺子在内的其他容器。这些物品的工艺水准证明了弗里吉亚具有铜业发达的传统，其他180多件考究的别衣铜针，也证实了这一点。许多这样的物品都在墓室的木地板上四处



散落。

室内最庄严的物品要数三口2英尺高，直径2.5英尺的铜锅(它们中的一些可能来自乌拉尔图的东安纳托利亚王国如110-113页所示)，以及两只装饰华丽的铜制桶状祭祀容器，它们与公元前8世纪晚期亚述浮雕上显示的容器极为相似。通过分析铜针的风格和对墓室外墙木头取样进行的碳原子放射性试验，都得到了相似的年代。因此杨认为这座坟丘一定是在这段时期修建的。

然而，最让人兴奋的发现，其实就在工人们在墙上开洞的前下方。杨最初把那里摆放的一件物品看作一张有四根帷柱的木床，后来才发现那是一口棺材。这座丰碑般的坟丘，正是为棺材内安息的那具尸骨而建的。丰富的陪葬品、墓室的年代、坟丘巨大的规模、甚至棺内尸骨的年龄——穆扎费尔·申于雷克，安卡拉大学的化石人类学家认为他在60至65岁之间——都让学者们得出推论：那些骨骼不是别人，而是迈达斯本人。

但如果棺内尸骨就是传说中弗里吉亚的统治者，那还有一些疑团尚不能解开。既然迈达斯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为什么他的坟墓里没有堆满金子？在仔细搜索了墓室之后，考古学家们甚至连一丝贵重金属的影子也没发现。早期国王亲自征战，死后一般会有兵器陪葬，而在迈达斯的墓里也未发现兵器。杨推测也许根据弗里吉亚人的传统，王宫里不该放那些东西。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这座坟墓没有留名。在墓内三个碗的蜂蜡条上刻着简单的字母痕迹。杨能认出那是希腊—弗里吉亚文，也知道应从左往右念，但他不能读懂其含义。人们最想知道的棺内尸骨的身份仍然难以

■ 一部1910年出版的《希腊神话》中描述了迈达斯国王的传奇故事：这位国王一伸手触碰他的孩子，她立即变成了金子，他这才认识到他祈求到的这种魔力其实是一种诅咒。虽然关于这位国王的故事有所夸张——有的流传自早期希腊历史学家，但迈达斯国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而且的确是弗里吉亚最著名的历史人物。





确认。但这些文字刻痕已经证明：公元前8世纪的后25年，字母书写的方式业已流传至弗里吉亚，当时的社会精英并非文盲。这些发现对学者来说已经意味着巨大飞跃，他们以前若想要探求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赫梯王朝覆灭后，迈达斯部族何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沉默的世纪里崛起，就不得不依赖弗里吉亚人的邻居——亚述人和希腊人。

亚述人把弗里吉亚人叫做穆什基和塔巴尔，意指安纳托利亚人的一个多事之邦，由一位东方人称作“米它”的国王领导。根据萨尔贡二世的宫廷记录，弗里吉亚人在公元前720年左右成功地粉碎了他企图侵占他们国土的计划。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起居住在爱琴海东部岛屿和海岸的希腊人，认为弗里吉亚人来自巴尔干，在特洛伊遭围攻时曾为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而战，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迁移至安纳托利亚高原，并及时地开始了对当地的统治。后来从高加索地区来的辛梅里安人侵入了他们的王国，而迈达斯，据说由于恶梦的折磨，饮牛血自尽。弗里吉亚的统治结束于公元前695年左右。

据希腊人的文字记载，另一个同样拥有一位传奇领导人的部族——吕底亚人，最后占领了弗里吉亚人

■ 这一精美浮雕是从一个艺术家的演绎作品中选取的，原本是一件已烧焦的家具的一部分，现在仍能看清。它是在挖掘戈尔迪乌姆城丘第三大厅里得以重见天日的。图案描绘的是一幅战争场景：一个步行的弓箭手，一群身穿盔甲的骑兵，手持矛和盾。



的地盘。吕底亚人最负盛名的国王克罗伊斯，在希腊人中也逐渐声名显赫，因为他正像迈达斯一样拥有巨额财富。在对吕底亚首都萨狄斯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知道了克罗伊斯富有的原因：就在城市边上一条依山的河流两岸，吕底亚人曾炼制金银，并率先铸造了货币。

但希腊人对弗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描述都充满了神话色彩：例如，普里阿摩斯据说是娶了桑加里亚斯河（即流过戈尔迪乌姆的萨卡里亚河的旧称）之女。另一个希腊传说是：迈达斯的父亲戈尔迪尔斯为取悦保佑弗里吉亚统治的保护神宙斯，在他自己的马车上系了一个牢实的结。这个所谓的戈尔迪尔斯结，数个世纪以来无人能解，导致了许多人相信谁要能解开它，谁就

■ 1956年，一些土耳其工人在戈尔迪乌姆遗址小心地展现了一片有拼图的地板，它像一床奇特的被子。在发掘进行时，上面一块圆形的火炉前的地板只能看见一部分，它四周有许多随意的图样。那些拼图由红、黑、白三色碎石组成，属于公元前8世纪后期迈达斯王宫主殿。





能统治全亚洲。虽然很多人尝试过要解开它，但据历史记载，只有一个人成功了：亚历山大大帝挥剑将其斩断了。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将弗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迈达斯在故事中获得了丢尼修斯神的恩赐，具有了点石成金的本领。虽然刚开始时他为这一好运而欣喜，但他很快就认识到这种新神力也是一种诅咒，因为他想把面包送到嘴里都不可能了。迈达斯害怕被饿死，就央求丢尼修斯收回他的恩赐。丢尼修斯同意了。他让迈达斯在流经吕底亚首都的帕克托勒斯河中洗净他的“错误和惩罚”。当迈达斯跳进河水中，他的神力立刻传给了河流。令克罗伊斯感到大为欣喜的是，那条河河底的沙砾全都变成了金子。

在戈尔迪乌姆40多年的发掘中，杨和他的后继人，同样来自于美国的基斯·代夫利斯和G·肯尼思·萨姆斯做了大量工作，从而让早期的考古记录和神话故事变得更加明朗。他们将迈达斯辉煌的首都的大片区域昭示于人，它的雄伟显示了迈达斯的军事雄心。他们还找到了大量财富，可为点石成金的故事提供证据。另外，虽然希腊历史学家认为希腊人和弗里吉亚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希罗多德就有著述说迈达斯曾为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赠送过一把木制王椅，但杨等人对此却仅发现一星半点的材料。实际上，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虽然弗里吉亚人的远征取得了成功，他们却过着“含混、无组织、野蛮而神秘”的生活。

■ 左图中的牧师，双手交叉，正是当时祈祷者的手势。头饰和有褶皱的长袍都显示了这尊5英寸高的中空银像的身份。

美国人在弗里吉亚首都进行的发掘，标志着一个缓慢的考古发现高潮的到来。这次考古活动早



在150多年前就已开始，当时一个英国上尉——威廉·马丁·里克，正和他的随从在戈尔迪乌姆以西，也就是今天的埃斯基谢希尔城附近的崎岖高地上行走，突然他发现一片高原的表面正像是一座古代石匠开凿的神殿的正面，其房顶是三角形的，一个很深的中心壁龛暗示着一个入口(见138页)。其上覆盖着几何图形和一些铭刻文字，里克认为那些文字是希腊字母的早期形式，并把看到的其中一串文字认作迈达斯的名字。他猜测这种建筑就是希腊文献中记录的弗里吉亚人的工程，因而高兴地认定这就是迈达斯之墓。

现代学者当然知道，把那串文字认为是迈达斯的名字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那座建筑与迈达斯无关，而与一个水神的事迹相关，而后者又与弗里吉亚自然之母或母亲神吉贝尔有关。但里克的发现引起了19世纪一些欧洲游人对该高地的探索，这一多少带有偶然因素的探索持续了一个世纪。那些游人中的一个叫W. M. 拉姆赛的英国绅士，对里克声称发现了迈达斯之墓的高原进行了调查和图样研究，认为那是他所称“迈达斯城”的墙址。拉姆赛于是花了12年多的时间来记录可辨认的弗里吉亚建筑的情况。在此过程中，他透露：弗里吉亚的疆域超出了在它之前赫梯王朝的核心区域之大部，甚至包括其旧都哈图萨斯。实际上，这和其他一系列沿贸易通道深入东部的有矮墙的城镇，都证实了弗里吉亚人对哈利斯河流域的占领。

■ 左图后来在希腊语中称为吉贝尔，玛塔的母亲神，与两个乐师站在一起——一个弹奏竖琴，一个吹奏双管。这尊4英尺高的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石灰石雕像埋在弗里吉亚占领的哈图萨斯。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考古学家阿尔弗雷德和古斯塔夫·克特把亚西赫于克丘认定是迈达斯城的真实旧址。当地自然资源丰富，桑加里亚斯河灌溉着牧场，还有很多木材可供制作家具——正如杨在那座



大坟丘里发现的家具。美国考古学家最早的发现之一即通过附近的一条古路，似乎为证实戈尔迪乌姆的繁荣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杨认为这也许就是所谓“皇家通道”的一部分，那是一条连接着公元前6世纪晚期、公元前5世纪早期，大流士一世统治下的波斯王朝不同区域的東西走向的路。但最近有学者指出，这条双行道的路更像后来的罗马帝国的大道。但正如杨必然会断言的那样，即使这条路是罗马时期留下的，它也是根据早先赫梯人和弗里吉亚人开辟的穿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线路而建的。戈尔迪乌姆有幸兴起于众多道路跨过桑加里亚斯河的这一极有利的地点，这保证了它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贸易中的主导作用。

然而，伴随着有关都城繁荣的线索的不断显现，它灾难性的陷落也逐渐得到证实。沿着亚西赫于克废墟众多层面向下挖掘，考古人员逐渐发现那些弗里吉亚式建筑，都有遭受火灾的痕迹。在一些房屋里，能看到

大片木炭，房梁残留物散落一地，上面还覆盖着芦苇屋顶轻柔的白灰。在其他一些房屋内，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考古小分队发现了屋内居民日常生活被突然打断的证据：一个作坊里发现了一瓶榛子，应是工人的餐食；有草料散落在

地板的靠门处；两头被缚受宰的牛的骨架中腿关节被移走(灾难发生时，屠夫显然正在肢解牲畜)；纺织工人



■ 这只有喷口的饮用壶立起时仅4英寸高，是弗里吉亚陶器的很好代表。这种陶器一般是表面被磨得光亮，且绘有褐色的几何花纹，它那非同一般长的壶口——弗里吉亚人用它来喝东西——有一个供过滤稠的、粒状的饮料之用的筛子。这种壶比较稀有，只在王室墓地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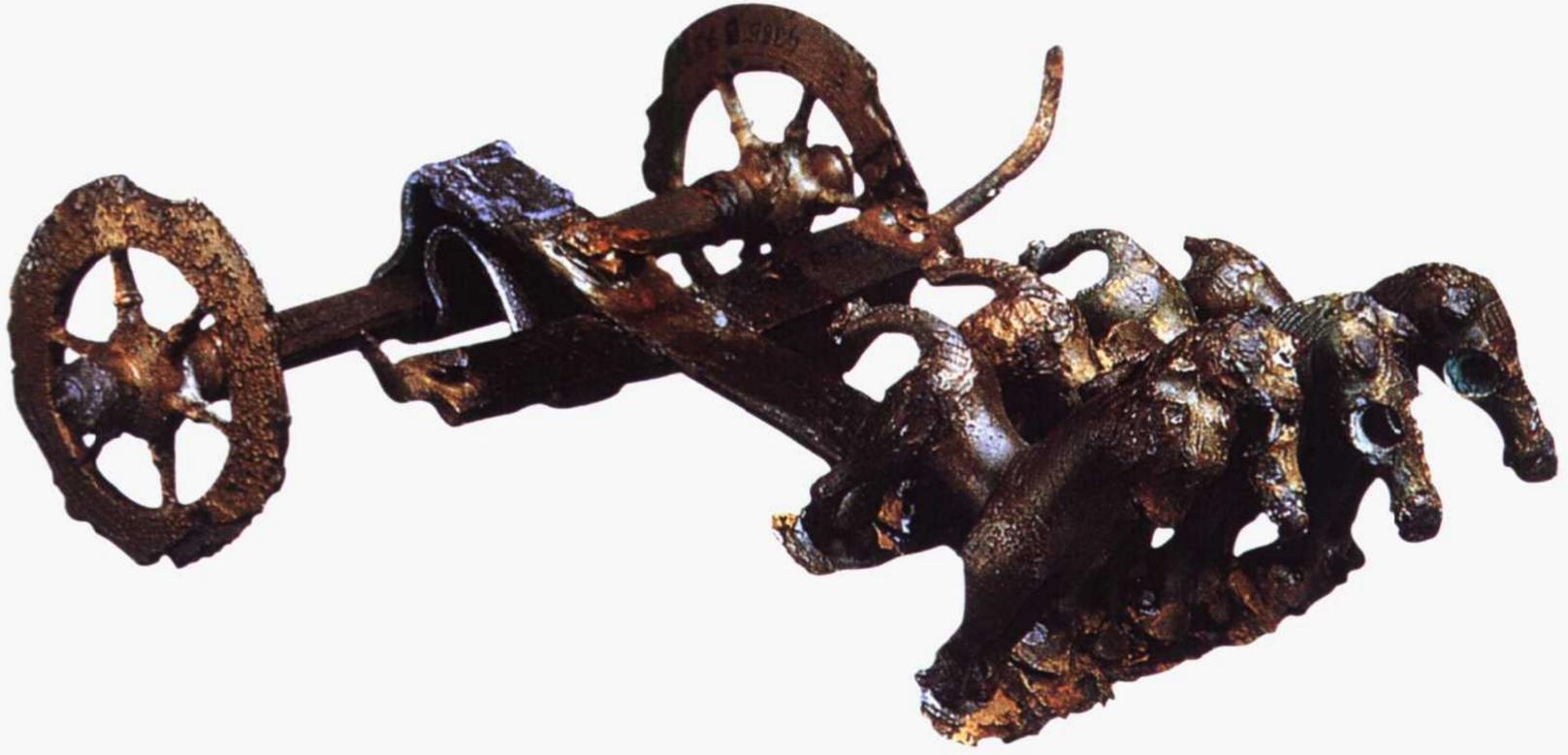
刚准备好缝纫器具——这些织工的知名度可以从phrygio(拉丁文“刺绣”)一词中看出来。

随着考古学家探索的深入，他们发现火灾几乎席卷了戈尔迪乌姆全城，既而认识到：如果没有纵火者的协助，让一场火蔓延得这么快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得出这一结论，是由于发现了城市的内墙比防御性的外城墙薄。杨猜测内墙的建立是为了把整座城市分为严整的三个区域，这或许是为了便于对奴隶的控制。第一个区域即是所谓的堡垒区；第二个区域是纺织和食品加工厂；第三个区域的房屋最精美，其出土文物意义更大，也许就是弗里吉亚的王宫。

这个与火灾有关的结局跟希腊人对弗里吉亚人历史的描述是一致的。古人传说是辛梅里安人横扫了安纳托利亚高原并劫掠了戈尔迪乌姆。这些侵略者虽然成功了，但他们显然并不着力于征服，因为他们并未完全占领弗里吉亚，而是继续前进，然后驻扎在了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学习希腊史的人都估计这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695年前后，杨在戈尔迪乌姆发现的文物也与这一日期相符。

奇怪的是，考古的人没发现有大规模屠杀居民的痕迹，有的仅是厚厚的泥层下留有火灾印迹的残垣断壁。显然在入侵发生后不久，幸存者又回到原地想进行重建，并在废墟里搭起一座平台，准备进行新的工程。这使考古学家能够把迈达斯在位时期的戈尔迪乌姆和亚西赫于克其他考古层的发现区别开来。这在宫殿区表现得最明显。

在宫殿区，杨发现了铺设得很好的院落间坐落着一套套房屋。虽然他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物品，他仍能判定这够得上迈达斯王国首都的标准。有两座房屋与希腊迈锡尼和铜器时代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正厅风格相似，即屋内有一间30平方英尺的正厅，带一个壁炉并与一个狭窄的前厅相连。其中一个正厅的石墙宽6英尺，上面均匀分布着宽敞的壁龛，表明很重的木材曾被用来支撑墙壁



和屋顶。

这座建筑的外观必定相当辉煌：墙壁用光滑的灰泥刷过，所有房间的地板，均由黏土做底，由黑、红、白三色碎石拼成的图案构成。拼图无固定模式，而是采用各种有意思的形状：卍形、菱形、相互钩连的三角形、大玫瑰花形——都是随意分布的。杨认为这种效果与东方地毯相似，并提出也许正是古代织技和织图被应用到了建筑上。

这些房屋的规模让考古的人认为，它们并非私用，而是公用，但尚无证据证实这一点。在其中一个正厅的外面，杨发现了一条又矮又宽的石制长椅，上面刷过灰泥。他推断这附近是一个等候区，也许是等候在屋内工作和居住的官员的接待。杨注意到凳子上有一些图画，显然是那些等候的弗里吉亚人为打发时间而画的，上面有角斗者、士兵、狮子、狗、山羊、马，还有各种鸟。它们中也有一些表现的是有中央入口和三角形屋顶的小房子，和里克描述的“迈达斯城”岩石表面反映的情况相似。

后来在周围的发掘使更多的雄伟建筑得以重见天日——共有12座，杨把最大的一座叫做王宫，它由被一堵墙隔开的两间院落组成，还有一条华美的通道。在这个独特的空间里，戈尔迪乌姆的贵族过着比较奢华的生活。考古的人在里面发现了用象牙雕刻的饰板，早已断裂的木制家具的镶嵌物及纺织品残留物——毛毡残片、粗制麻布和其他织物，杨猜测它们要么是挂在墙上，要么是铺在家具上。发现织物的地方显然是就餐室，这些工艺考究的布料铺在桌上，一定为饮食营造了一种舒适的氛围。通过对作物残留物的分析，人们发现

■ 左下图这个15英寸高的鹅形陶制仪式用容器，是在戈尔迪乌姆P号坟丘——一个王族小孩的坟墓里发现的陪葬品，颇具人情味。同一个墓里还发现了这辆公元前8世纪晚期的4英寸长的铜制战车，(左上图)由四匹马来拉——也许是一个玩具。



有小扁豆、榛子——也许是来自北安纳托利亚——以及在最大一间正厅的主室的19个樱桃坑里发现的红樱桃。

显然，较富有的弗里吉亚人习惯饮酒以示庆祝。就像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一样，他们喝未经过滤的饮料，即饮料上仍可见大麦壳瓣飘浮。他们用稻草做吸管从碗里饮酒，或用制作精致的陶杯盛酒，直接往嘴里送。在戈尔迪乌姆发现了六只这样的酒器，别的是在附近坟丘里发现的。这些杯体为球状，有一个耳状柄和一个管状倒口，杯底有一个小过滤器以滤尽杂质。虽然这种杯子只为少数富有的人所有，这种喝酒方式却在公元前7世纪弗里吉亚大众中广为流传。善于写作淫词的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如将“弗里吉亚人用管饮酒”与一种性方式相对比，必定会令人发笑。

在戈尔迪乌姆墓地东南部的一个大坟堆里，杨和他的考古队发掘了弗里吉亚贵族阶层的一个较小的墓葬。除了五颗牙齿的釉质，没有发现别的骨骼。安卡拉大学的专家从这些牙釉推断，墓主应是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孩。他和九只啤酒杯葬在一起，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杯子不一定是用来饮酒的。陪葬的还有一张表面有拼图的木桌，一把镶着紫杉的黄杨木王椅及精美的木雕，雕有狮子、飞马和一只套了头轭的牛。墓内还有一些有趣的陶器——一对在喙处出水的鹅形杯、一只在嘴部出水的羊形容器，还有一辆可能是玩具的金属马车，都使人唤起亘古不变的童心。

只有存在一个勤劳有序的下层社会，才能为特权阶层的奢华生活提供物质来源。而那些下层人身后又留下了什么呢？在一座被墙从宫殿区隔开的往西的平台上，有两排残留的房屋，从中可看出大多数戈尔迪乌姆

乌拉尔图， 制作金属的国度

URARTU, THE METALWORKING KINGDOM

在一片布满中世纪奥斯曼废墟的山岩上，坐落着乌拉尔图首都突斯帕巨大的石头城基。乌拉尔图是一个以巨大财富和金属制造技术而闻名的国家。在公元前9世纪中期，乌拉尔图就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建立了可以俯瞰凡湖的要塞。这块11英寸高的铜片，能显示所在城市必有戒备森严的墙和高塔。

乌拉尔图人确实需要随时处于防备状态。他们和亚述人一直进行着战争，后者总想控制乌拉尔图的矿区。因此乌拉尔图生产铜制和铁制武器。金属用具的制造者深谙艺术，生产的器具都很精美。他们在战车车轮、牛轭和马具上装配了悦目的铜饰，还在锅碗上铸上神灵和自己崇拜的动物的形象。

乌拉尔图人是永不疲倦的建造者，他们用铁匠提供的铁制品建造公路、城堡、庙宇和灌溉系统。但尽管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很大优势，他们还是在公元前540年屈服于来自北方的侵略者。虽然乌拉尔图人逐渐消亡，他们的许多金属产

品却保存下来，通过贸易和朝贡方式，散布到弗里吉亚、希腊和意大利。考古学家在上述这些地方和乌拉尔图挖出的金属制品，都证明了乌拉尔图人曾经是何等的聪明。





■ 与乌拉尔图铜像上刻着的胸饰相似，左图镶金的银制胸饰描绘了神狮、牛和拎着祭祀器皿的长翅膀的小动物。下图为 8.5 英寸高的狮身鹰面兽，是用来装饰一只精心制作的王椅的众多铜铸神话形象之一。



■ 左边这只 4 英寸高的银制仪式用桶，展现了乌拉尔图金属工匠的高超技艺。上面精细的金制横条装饰展现了一种叫“圣树典礼”的仪式。在典礼上，类似于牧师的传道人会拎着这样的一只桶，在树上涂油。这种宗教活动在亚述的艺术作品中也有所刻画。

■ (右图)这是公元前9世纪晚期至公元前8世纪早期的一对乌拉尔图扇形马具中的一只，它有2英尺高。上面用浮雕形式展现了一个站在牛背上、手持石榴枝的长翅膀的神，身边还有辅神握着他展开的翅膀。



■ (下图)这是一只3.5英寸高的铜钟，侧边为八角形，开有小窗，曾为马具上的精美装饰。乌拉尔图的铜器往往刻有主人的名字。这只钟上的铭文为：“阿吉什蒂武库所有。”阿吉什蒂是公元前8世纪在位的一个国王。





人过着平淡的世俗生活。有两座房子没有火炉或壁炉，因此在安纳托利亚严寒的冬季是难以居住的。杨猜测，那可能是贮藏室。而其他房间看起来是用于生产织物和食品的，在里面，杨发现了烧焦的小麦与大麦的残留物，以及制造面粉的磨石。弗里吉亚的奴隶及各家的女人(从别的古代社会来判断)曾跪在一列砖头搭成的低矮的台子上，用船形石头来磨谷物，而其他人则把水和磨好的面粉混合，做成面团，或把面团放进炉中烘烤，这同样有助于驱走空中的寒气。

考古学家不仅发掘出了餐盘、铁器如拨火棍，还发现了纺锤(这证明当地已经开始纺线)，及大量穿孔的泥块。这些都是织布机上的平衡物，考古的人将其称为“面果”。有些上面还粘有纤维，其他21个面果下落的位置——直线距离有5英尺多——表明在突袭来临时它们正在织布机上摇晃。

但这些和美的景象并不能掩盖弗里吉亚人尚武的事实，亚述的宫廷记录中描述过由于迈达斯的扩张野心导致弗里吉亚人东征的情况。事实上，在最大的正厅出土的大量铁制斧头可能正是战士的武器。在安卡拉东北108英里处的帕扎里城，一座公元前6世纪早期的房屋的瓦片上，显示了迈达斯和他的士兵可以用做兵器的其他可能装备：瓦片浮雕上表现了一系列穿着有羽饰的盔甲的士兵，都拿着圆形的盾和小型的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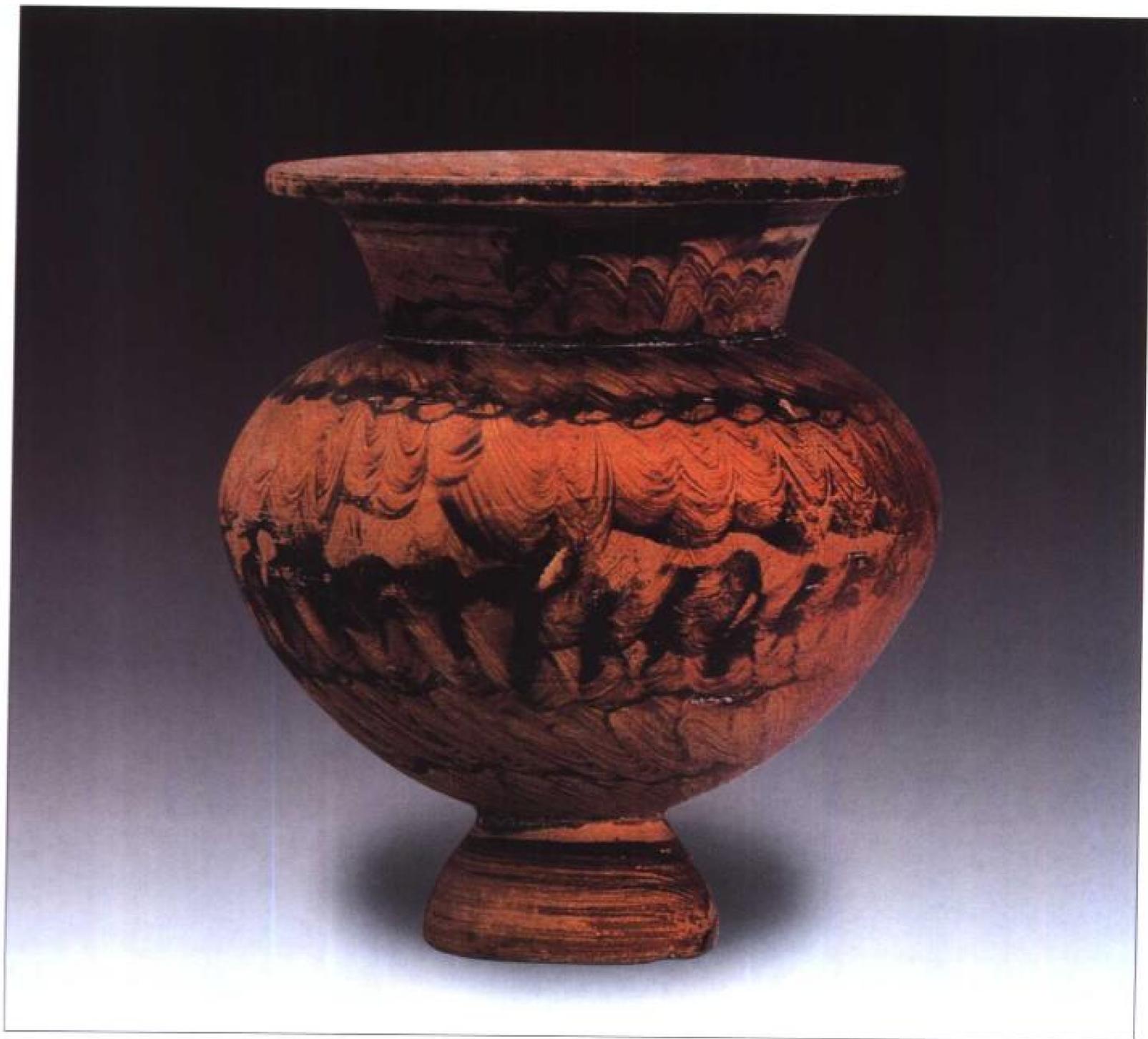


■ 上图这张青年男子的面像神情忧郁，装扮显示出公元前5世纪中期吕底亚男性的时尚：长髻发、耳环、白脸、红颊、涂了红点的鼻子和下巴。这两块残片所属的陶杯与同期的希腊艺术相似，也许正是出自一位居住在安纳托利亚或希腊—安纳托利亚区域的希腊陶艺人之手。

■ 右图这个5.2英寸高的陶制花瓶或油膏坛独具特色，由于出自吕底亚，因此被称为利迪安。它在希腊和伊特鲁里亚被广为效仿。这种陶制香料容器外表被大面积地涂上一层薄薄的颜料，呈起伏状的图案类似草或雪花石膏纹理。

侵略者自身也必须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迈达斯城”、哈图萨斯和其他地方的弗里吉亚人都在他们的城市周围建造了厚厚的围墙，在城里修建了地下通道、楼梯、箭杆和防止受围困的贮水槽。戈尔迪乌姆在公元前8世纪也有防御性的城墙，但这些城墙在辛梅里安人入侵时还是没能保住城市。

戈 尔迪乌姆的陷落，标志着弗里吉亚人对安纳托利亚统治的结束，但并不意味着戈尔迪乌姆城市生活的完结。在杨将注意力转向库库克休于遗址，或“小丘”时已发现这一点。那是位于主城东南的一个地方，杨大胆推测在低洼处的另一边就是桑





116

ANATOLIAN CIVILIZATION

加里亚斯河干涸处。在那里，他发现了遭辛梅里安人袭击后的那个世纪中吕底亚人据点的遗迹。

可能为吸取过去的教训，吕底亚人曾建立了一座12英尺厚的月形城墙来保卫他们的新城，同时还建造了一幢3层或4层的房屋来守护他们的要塞。但这些防御措施后来都被证明是不足的，因为库库克休于遗址并未免遭陷落。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一次袭击中，兵营都被焚毁。不久以后，许多据点都被掩埋起来，上面又矗立起一座为一位战争中死去的卓越勇士修建的大墓。

当然，吕底亚人来自西安纳托利亚。在从公元前680年前后算起的150年间，他们控制了前弗里吉亚王国的大片地区，包括戈尔迪乌姆，但他们的首都萨狄斯，坐落在特莫勒斯山脉阴面的赫墨斯河沿岸。它从安纳托利亚地区传统的农业国度中崛起，高原成为了一个文化中心城市。它的影响不仅波及当地，而且迎来了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

经济促进了吕底亚人的兴旺。萨狄斯位于连接高原和繁华的希腊海滨城市的贸易通道的有利地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从商业活动中大大受益，当地居民也因为货物贸易而变得富有。他们买卖的货物包括陶器，杨在库库克休于遗址发现过一些。一个肥沃的河谷、树林茂密的山坡、丰富的金属蕴藏——尤其是金——无疑都增加了萨狄斯的繁荣，也令在沿海居住的势利的希腊人为吕底亚人过分奢华的生活大翻白眼。他们抱怨吕底亚人富足的生活和“无意义的舒适”，这使得吕底亚最后一个统治者——克罗伊斯的名字，能在“像克罗伊斯那样富”这句俗语中流传下来。

几乎所有对吕底亚的考古调查都集中在萨狄斯，

一件被盗珍品的失而复得

RECOVERING A STOLEN TREASURE

土耳其西部农田间隐约升起的坟堆里，有一些是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统治者的墓，这早就成了盗墓者垂涎已久的目标。20世纪60年代，盗墓者闯进了其中三座。他们偷走了成百上千的金银工艺品。为了得到珍宝，盗墓人不得不用炸药炸开了其中一个墓室的顶部，而在另一个墓室里，他们把壁画从墙上剥下来，并把它们肢解后分开出售。

这些偷来的宝物被一个商人买走。他在一个土耳其货运公司老板的帮助下，把东西带出了国境。后来，由于一个盗墓贼不满自己分到的赃款份额，向警察告发了他的同伙。

1970年，土耳其当局几次想了解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银制文物的细节，但都没有成功。同年，一个叫厄兹根·阿恰尔的土耳其记者(右图左，他与一个参与盗墓的人在一起)决心致力于追踪所谓“土耳其宝藏”的下落。最终，在1984年大都会博物馆展出的一件希腊和罗马的工艺品中，阿恰尔认出了其中一些石器，因为盗墓贼出于恐惧曾经交代过它们

的特征。

原来，在20世纪60年代，该博物馆曾用170万美元购买了172件被盗珍品。80年代，它拥有了约250件，1993年估价为3000万美元。在土耳其政府对博物馆提起的诉讼中，土耳其政府向法庭提供的证据简直像是一部神话小说：盗墓贼在剥离壁画时掉下了一块碎片，它的复制品与博物馆展出的一块壁画断片正好完全吻合。

在输掉最初几轮的诉讼后，博物馆同意归还隐藏的珍宝。考古学家把这一案例当做打击艺术品走私的一次重大成功。

■ 这个金胸针有1英寸宽、2英寸高，造型是一只有翅的半鱼半马的动物。它的大小、羽毛、鬃毛和其他较抽象的特征全都使其跃然而动。它带有三束金子编成的流苏，底部结着玻璃珠子。





■ 上图这只带翅膀的烧陶太阳盘，是一件胸饰。是根据从埃及徽志处得来的灵感创作的。它的中心富有光泽，翅膀上装饰着金线和五颜六色的人造宝石。它的链子和左图镯子的手链，都有金线缠绕，象征着太阳。

■ 右图的金项链上挂着榛子状的垂饰，其中一些是用较珍贵的石头做的。里面的戒指上镶嵌着多色玛瑙。下图的两只玻璃镯子都安上了金箍，金箍的两头是狮子头形。



■ 出土的吕底亚文物中最珍贵的宝贝之一就是右图这只叫做“陶酒坛”的银制酒壶。它精雕细刻的壶柄是一个裸体青年的形象，他正抓着两头狮子的尾巴，脚下还休憩着两只山羊。这只壶有7英寸高，重21盎司。



■ 左图这只银碗上装饰有金色的浮雕。它和在土耳其发现的一只纯银的公元前6世纪的碗几乎完全相同，两者遥相呼应。从这种相似性可以判断出这件艺术品是吕底亚产的，而非东希腊——大都会博物馆的藏品名录将其划归希腊文物。



一支由美国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古队选择这里进行发掘。发掘活动从1958年开始，这些科学家都很乐意在这片美丽肥沃的土地上工作，他们开辟果园、葡萄园、麦田，同时也注意到了那里的一些缺点。季节性暴雨时常导致洪水，整个地区地质活动较频繁，多个世纪以来一直翻腾着该地的地层。考古学家写道：“吕底亚人的遗址，可能埋在更深处，或接近地表，或甚至因自然侵蚀、山体滑落或地震而偏离了原来的位置。”

但是，考古人员在原萨狄斯市场区的帕克托勒斯河沿岸一处要塞进行了发掘后，才得以将公元前1400年或更早时期以来各时代的遗迹串联起来。第一个吕底亚人的据点出现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实物证据终于开始嘲弄书面记录的时代，尤其是那些由希罗多德留下的记录。他把一个统治吕底亚150年的强盛王朝的开端描写得相当奇特。故事始于公元前685年左右，前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坎道勒斯，竭力要向梅尔姆纳德王朝的创造者，他的朋友和大臣盖吉兹证明王后倾国倾城的美貌：“盖吉兹，你显然在怀疑我的妻子是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美；眼见为实，所以我们必须合谋让你看到她的裸体。”

虽然盖吉兹不同意，国王仍坚持要他到卧室的门后，看王后准备就寝的过程，盖吉兹勉强答应了。第二天早晨，王后召唤盖吉兹来见她，当着这位她最信任的部下的面，说明了她其实已觉察到他和国王的合谋。“你已经见过我没穿衣服的样子”，她说，“因此你只有两条路好走。要么你杀死坎道勒斯，娶我，成为吕底亚国王；要么你现在就死在这里。”面对这样一个困难的选择，盖吉兹苦苦央求王后宽恕，但王后未予理睬。在绝望中，他选择杀掉倒霉的国王以自救。刺杀国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民间，人们因不愿被一个凶手统治而造反连连，市民武装起来占领了街区。然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盖吉兹得到了特尔斐希腊神谕的保佑，才使一场内战在爆发后的第11个小时后得以平息，盖吉兹取得了

吕底亚的统治。

这个故事真实的历史意义在于，在盖吉兹的统治下，吕底亚人开始了一场无休止的军事扩张，最后他们控制了原弗里吉亚王国的大片土地。但国王盖吉兹的首要目标不在东方而在西方：富饶的希腊沿海城市米利都、士麦那和克勒芬。在对吕底亚萨狄斯据点发掘的第一层有许多陶器，证明吕底亚与希腊在传统上有密切的联系。但盖吉兹终于袭击了他的邻居，劫掠了他们的城市，他的后继者继续这一行动，也许是想开通直达爱琴海的道路。

但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并不总是吕底亚人侵略别人：在萨狄斯发现了大火焚烧的痕迹，有一个显然在睡梦中因窒息而死的小女孩的骨架；在一个临时性坟墓中，有一堆关节错乱的骨架。盖吉兹的首都戈尔迪乌姆，也曾落入黑海北部和东部的游牧民族之手——考古学家认为那些入侵者也许是辛梅里安人。萨狄斯的大火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亚述人的编年史确认了这一时间。

有铭文记载，公元前663年前后，亚述王亚述巴尼拔接待了盖吉兹派来求援的使臣。但由于两国相距太远，亚述巴尼拔从未听说过吕底亚人，也不懂他们的语言。“在所有亚述之神让我掌握的东西方语言中，”他说道(据载)，“这种语言我还没译员。他的话完全是外族语，无法让人听懂。”但亚述也许最终还是给了吕底亚人一定的救援：盖吉兹曾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击退敌兵。

公元前652年盖吉兹在防卫其崖顶要塞时丧生，但吕底亚的文化仍生机勃勃地延续着。考古学家发现，萨狄斯的居民很快又开始修建雄伟的房屋，城市继续向帕克托勒斯河流域扩张。当时吕底亚的城市生活确实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它的墙和地板在出土时的状况都比盖吉兹时代的要好，这表明这些房屋的建筑水准更高。贸易也很兴盛：出土的进口的希腊陶罐的数量不断增加就是证明。另外，和希腊本土科林斯出产的陶器及吕底亚当地的制品相比，这些陶罐都要更精致，更轻巧、细密，可能是为了适应



城市社会日渐追求高雅的需求和品味。城市之外的乡村也开始繁荣。有研究表明,当时许多农夫放弃了吕底亚人赖以生存的饲养业,转而生产更多种类的产品,其中包括油和谷物。

城市的面貌随着居民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在大约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600年这一期间对应的地层里,哈佛—康奈尔联合考古队发现了一个有围墙的工商业区的遗址——“吕底亚市场”。这也许是后来商业中心的前身,也是吕底亚人最擅长的工艺制作的集中区。这些工艺主要有:制陶、制革、打铁、纺织、印染、化妆品生产、象牙雕刻、钻石分割、珠宝生产等。

但吕底亚人最大的工业是冶金业。事实上,在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550年之间,盖吉兹和他的继位者将吕底亚变成希腊最大的黄金供应者,以至于希罗多德这样的古典作家会把萨狄斯边上的那条河叫做金色帕克托勒斯。这位历史学家绝对有理由创造这一词条,因为他亲眼见过盖吉兹捐给特尔斐阿波罗神庙的117块金锭——每块都有一册大百科全书那么大。

1960年,美国考古队开始发掘一个被他们称为“北帕克托勒斯”的地方,那里密集的房屋遗址显示,它在公元前6世纪是萨狄斯繁荣热闹的近郊。在一块宗教用的圈地旁边,发现了两堆埋在地下的“小铃”,共有100多只,每只有11英寸宽。它们表明了这是一些从地上掘土而造的热炉的位置,而热炉也许是用来熔化来自帕克托勒斯和其他河流的黄金杂质的。这一熔化过程并不能生产出纯金,只能得到一种天然的金银合金。这种金银合金含金量达50%—75%,而这恰好是古代爱琴海地区金砖和珠宝的标准含量。

■ 左图这个在伊特鲁里亚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希腊花瓶,展现了克罗伊斯国王即将被活活烧死的场面。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克罗伊斯向希腊之神阿波罗祈求救助,最后,一场雷雨浇灭了大火。征服了克罗伊斯国王的波斯王居鲁士出于惧怕,决定赦免克罗伊斯。



希罗多德提出，吕底亚人在世界上首铸合金制成的硬币，这无疑提高了他们的商业地位。但对萨狄斯生产的带有狮王头像的硬币的现代研究表明，有时货币含金量会低于35%。一些专家猜测，如此低的含金量说明吕底亚统治者可能曾通过把银掺入硬币而欺诈商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骗局被揭穿后，吕底亚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商人将很快丧失对其货币的信心。

幸而国王克罗伊斯在他统治时期创制了纯金和纯银硬币，才又恢复了吕底亚货币的信用。“北帕克托勒斯”的发掘者了解到，他们的成功是因为用了一种简单而聪明的办法。他们把合金锤成片，放在罐子里的碎砖层和盐层之间，用火炉连着加热几天。在这一过程中，合金中的银因与盐相结合而分离出来，最后只剩下纯金。

新的硬币无疑改善了吕底亚同他们希腊邻居的贸易联系。但是，考古队在发掘现在伊兹密尔城北部拜拉克里区时发现，盖吉兹的后继者对爱奥尼亚海岸富庶的希腊城市怀有贪欲之心。在对拜拉克里西北角，即古代城市士麦那遗址进行考察后，考古队发现了一座65英尺高的小丘，是当年用做围攻的斜坡。入侵者为攻破城墙而建造了这个斜坡，吕底亚弓箭手和投掷手站在坡顶，这对战事能起指挥作用。现场散落着许多弓箭头，一些还嵌在城内房屋的泥砖墙里。考古人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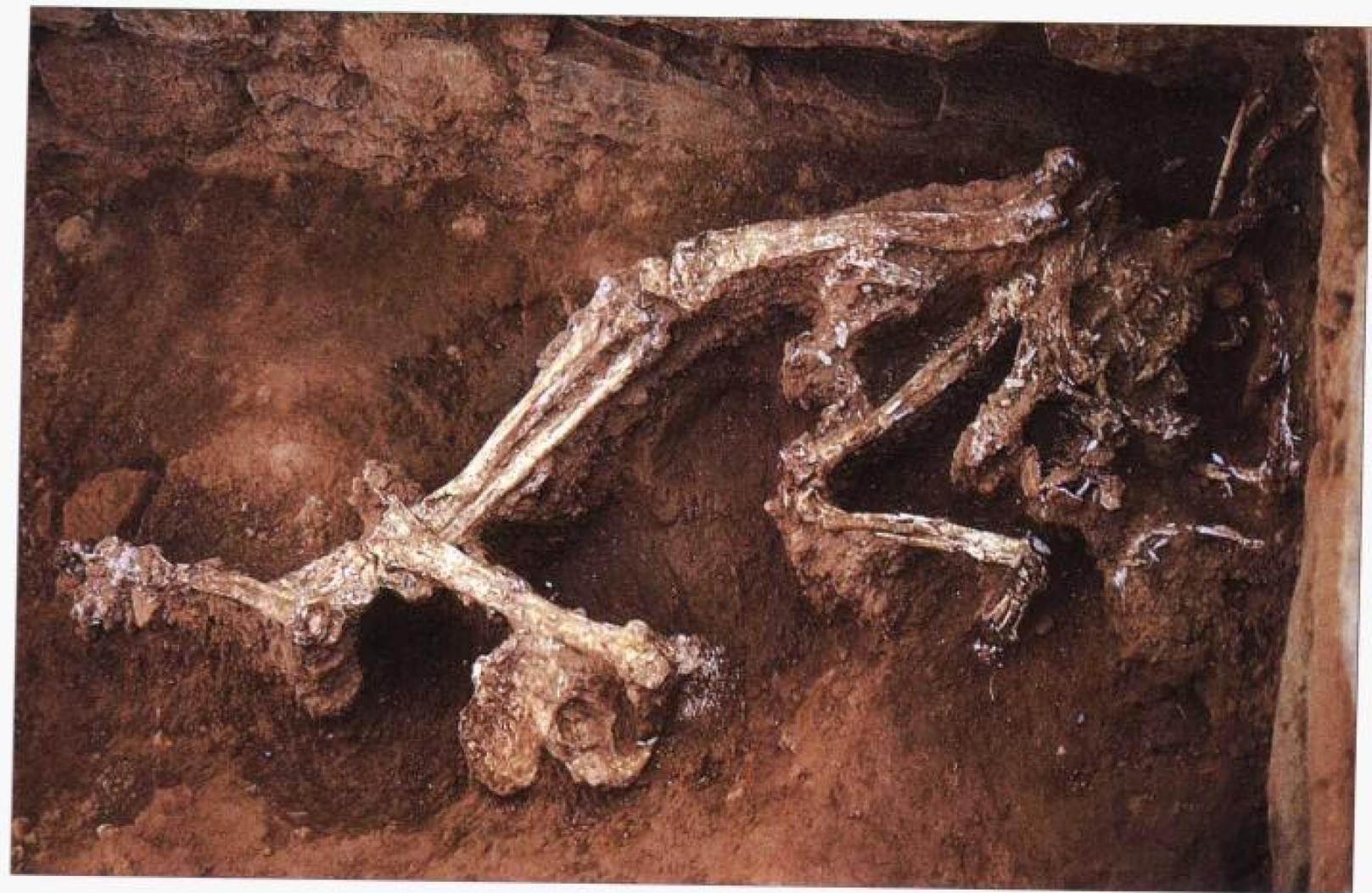
■ 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首都萨狄斯制造的硬币，上边一枚为金，下边一枚为银，有狮头和牛头像，象征着王权。两枚硬币也许都是克罗伊斯在位时期制造的——当时金币用做货币，也可能是造于波斯人对吕底亚占领的时期。吕底亚人以率先铸币而在历史上留下美名。

对小丘上的各种残片进行研究后，认为这场战役发生在公元前600年前后，这和盖吉兹的后继人，即公元前610年至公元前560年间统治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发动的一场进攻的历史记录相吻合。

阿利亚特的功劳在于最终将辛梅里安人逐出安纳托利亚，使原弗里吉亚王国领地重归吕底亚人统治。但吕底亚人的东扩与曾跟巴比伦人一同灭了亚述王朝的米底亚人发生了冲突。双方在五年间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战争，最后在公元前585年——这个年份能被确切记录下来，是因为发生了一次日食；希罗多德认为日食是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发生的——双方在哈利斯河畔划定了边界，平息了战争。两方国王签订了合约，并进行了子女和婚。

战争结束后，阿利亚特把注意力转向为自己建造一座纪念性建筑，一座足以与戈尔迪乌姆迈达斯坟丘相媲美的墓。从萨狄斯往北约6英里的赫墨斯河与几居因湖之间有一片石灰岩山脊，吕底亚贵族都葬在那里的大公墓内。公墓名为本·泰佩，土耳其语为“千丘”，实际上有100多个大墓，最庄严的要数从盖吉兹开始的王墓。1962年，哈佛-康奈尔考古队为当地最大的墓——阿利亚特墓制作了一份严密的发掘计划，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发掘。因为自19世纪起考古人员就已断定坟丘也许在罗马时期就已被劫掠过。希罗多德描述的坟丘上方的五个标志，如今只剩一个，那是块芽状石头。

古典文献中还提到了另一座约170英尺高、650多英尺宽的坟丘，在从几居因湖往南仅1英里处，就像盖吉兹墓一样，它也是坐落在一片石灰岩的山脊上。考古人员运用电阻技术，把古代坟丘和由于几个世纪的侵蚀从坟堆上冲刷下来的厚泥层辨别开来。他们从戈尔迪乌姆的考古人员那里借来钻具，想探测出坟墓的具体位置，但没有成功。最后他们挖隧洞进入坟丘，但只发现了古代盗墓者留下的垃圾。在进洞途中，他们遇到一座用石灰岩筑成



的墙，那极可能是直径295英尺的坟丘最初的外围。石墙上刻着几个神秘的符号，其含义至今仍是个谜。其中一种解释是，它们读做“谷谷”，这是亚述人对盖吉兹的称呼；另一种解释是，它们只不过是石匠对建筑工的指令。

不管这种坟丘是否是梅尔姆纳德王朝缔造者的安息地，建造这座雄伟坟墓的巨大付出也显示出吕底亚人是多么重视缅怀逝者。虽然不是所有人死后都能获得这种待遇——其他一般民众的埋葬地通常是用岩石堆成，石条砌成，或石棺盛装尸骨——但至少上层社会死后能与金银及华服相伴。坟上刻着的文字表明该墓受神保护，这对盗墓人起着威慑作用。

克罗伊斯在其父亲阿利亚特死后的公元前560年登上王位。已发掘的吕底亚人墓葬中的财富量属于其统治时期的达到了顶峰。他和爱奥尼亚海岸线上的希

■ 在萨狄斯发现的这个年轻战士的遗骸，手上仍抓着一块石头，准备在临死前投掷出去。物理人类学家认为，他从高处摔下或被人抛下，死得很惨，可能是在公元前546年波斯人劫掠萨狄斯时被身后的暗器击伤而死。他默默无闻地死在城市防御工事的废墟里，连骨骼是吕底亚人还是波斯人都无法辨认。

■ 在距士兵骨架不到20英尺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带铜饰的金属头盔的残片(右上图)。右下图现代英国皇家卫兵的铜钢头盔是对它的复制，它由八个楔形甲片组成，呈辐射状。甲片间装饰性的纹线非常分明，护颊可以扣上。这种头盔要么是吕底亚式的，要么是波斯式的。





腊港市建立了良好关系，为本国商人大大拓展了商机；作为回报，他常将金银等贵重物品赠给希腊庙宇。在希腊历史学家看来，克罗伊斯的生活方式似乎与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很相像，只是要奢华得多。

但克罗伊斯也为自己播下了灭亡的种子。在东方，波斯作为一股新势力已经崛起，波斯人居鲁士推翻了米底亚王朝，建立了后来所谓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克罗伊斯错误地低估了新对手的实力，决定撕毁阿利亚特与米底亚人的合约，去夺取哈利斯对岸富饶的地区。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有一条神谕，预测（并不很明确）如果克罗伊斯亲征波斯，他将摧毁这个强大的国家。凭这条神谕壮胆，克罗伊斯进行了东征。然而不幸的是，最后陷落的是他自己的国度。



在哈利斯河东岸一场非决定性的战役结束后，克罗伊斯回到萨狄斯过冬，并把军队中的非吕底亚人士兵遣送回家。而居鲁士并未因传统上的休战季节到来而放弃，他一直跟随敌手来到赫墨斯平原。吕底亚人在精疲力竭的状态下倍感意外，集结起他们最精锐的骑兵，准备进行一场最后的反击。但赢得战斗的是波斯人。居鲁士想出一个妙法来对付突袭：据希罗多德记述，他让一队背负行李的骆驼在队伍前方开路，这种动物身上的气味搅乱了吕底亚马匹的情绪，结果骑兵的攻击以陷入混乱而告终，通往首都的大门被

打开。

但要攻陷萨狄斯 65 英尺厚的石砖城墙，还需一场艰难的战斗。在 1988 年的一次发掘中，美国考古学家克劳福德·H. 格林沃尔特·Jr. 在一堆碎石中发现了一具男子骨架。物理人类学家认为他的年龄在 22 岁至 26 岁之间。他显然是个士兵，死于防御工事陷落的肉搏战中，因为他的左前臂的骨头断成两截，似乎正对着一个持剑的进攻者进行自卫。他的右手还抓着一块杏般大小的石头。但他在这场绝望的搏斗中被人从后面击倒，还没松开手中的石头便已停止呼吸。他旁边有一个已被严重腐蚀的头盔，可能是吕底亚人的，也可能是他们波斯敌人的。

希罗多德记述道，战斗打响后，克罗伊斯回到城市高处的要塞。这个要塞暂时显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是幸运之神偏向的是居鲁士。两个星期的围攻后，一个入侵者突然看到一个吕底亚士兵爬下山来捡他滑落的头盔，于是发现了直捣顶峰的一条秘密通道。波斯人第二天沿原路爬上险要的悬崖，偷袭了留守的防卫兵，攻下了要塞。

克罗伊斯沦为阶下囚，被判死刑，但他最后的结局不甚清楚，因为他刚一死，就在希腊人中成为一个神话人物，并成了希腊花瓶绘图中常被采用的形象(见 122 页)。艺术家和故事讲述家无疑醉心于克罗伊斯的巨额财富和他时运不佳的戏剧性经历，在希腊人看来，这似乎是对他的先辈，穷兵黩武的盖吉兹所犯罪行的恰当补偿。但傲慢可能也是他名声长存的原因之一。

在波斯人入侵的前几年，据希罗多德记述，克罗伊斯曾接见过一个来自雅典的备受尊崇的客人——著名的立法家和政治家梭伦。克罗伊斯当时的权力和生活正处于极盛时期，希望他的地位能得到同时代最著名的希腊人的肯定。所以据说他问了他的客人一个诱导性的问题：“你认为谁是最快乐的人？”梭伦知道他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但对他的奢华和排场无甚震动，于是作



了一个毫不迎合克罗伊斯的回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最后是怎么死的，就无法认为他快乐。”

吕底亚王国落入波斯人之手，无疑使这个故事在希罗多德的读者心目中增添一层感伤的色彩。读者们可能会责怪克罗伊斯的傲慢，但仍会钦佩他有勇气对抗一个希腊人认为几乎是野人的民族。事实上，在后来的岁月里——虽然安纳托利亚辉煌文明的遗址逐渐消失在新的据点之下，这个半岛也逐渐成为沟通东西方伟大文明的桥梁——即是大陆上的希腊人为了争得在古代世界中的统治权，与居鲁士的子孙进行了一场大型的血腥争斗。

值得一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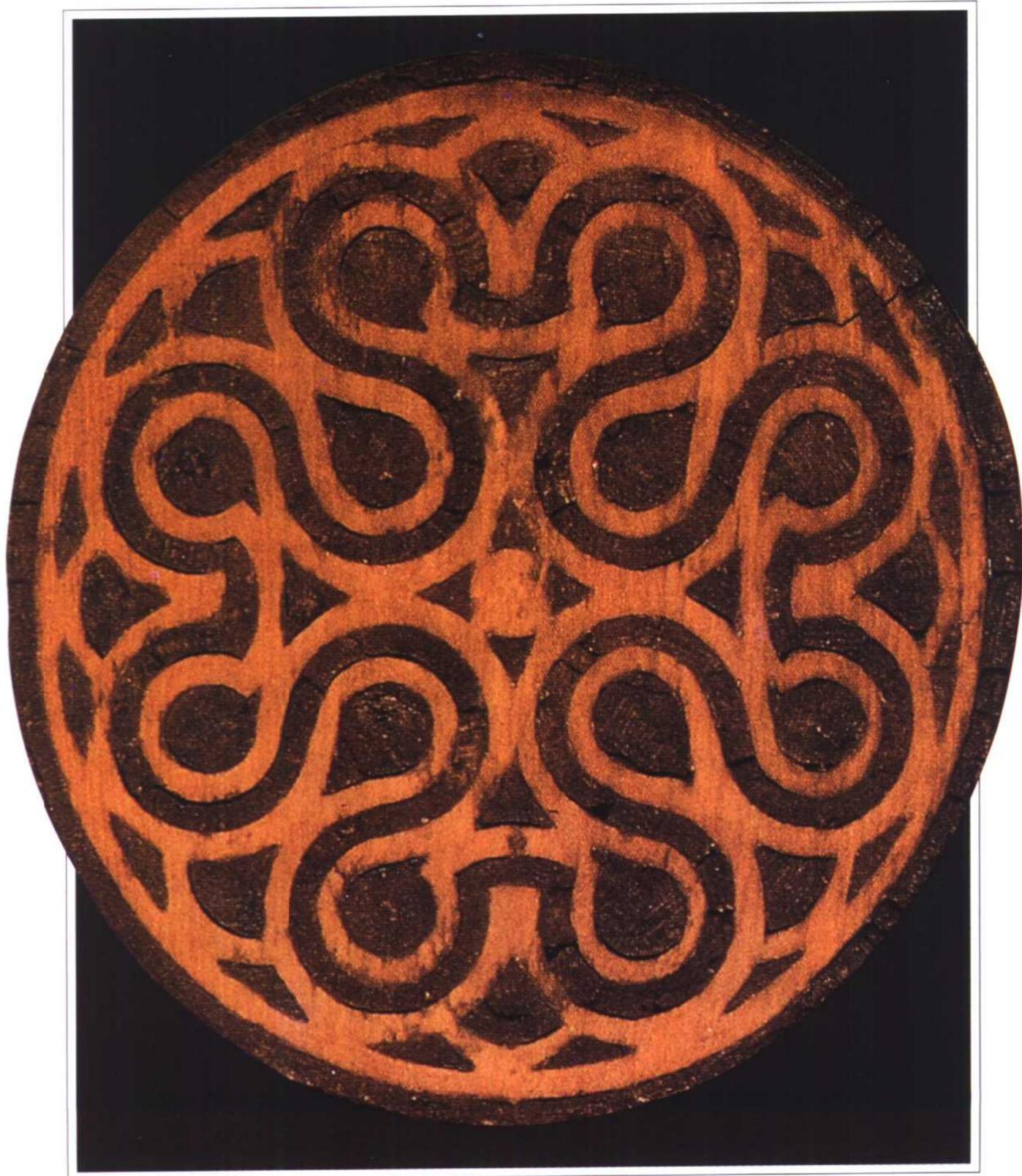
SOMETHING WORTH SEEING

195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发掘负责人罗德尼·杨认为，戈尔迪乌姆最大的古墓就是迈达斯王的葬身之所，他凿穿了墓室的一道木墙，使埋藏了2700年的珍宝得见天日。杨没有发现任何金、银或是珠宝。但他发现了更为罕见、更为珍贵的东西，那是一些有着不同程度破损的各种木家具，零落地散在地上，一共15件，都有着不平行的复杂设计、精湛的工艺和明显的宗教标记(右图)。

由于过去极少有木家具存留下来，考古学家对古代木工行业的了解基本仅限于从墓穴中找到的物品，就好像在图坦卡蒙国王墓和青铜时代的耶利哥出土的那些物品一样，以及从壁画和书面记录上搜集到的任何材料。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讲到，弗里吉亚的迈达斯王给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进献了一张宝座，这是第一个非希腊人在此所做的进贡。希罗多德写道，这张宝座“值得一观”，尽管对这张宝座并无描述，也没有任何宝座的残留，但在戈尔迪乌姆发现的非凡的家具提供了线索，证实了它的美丽。更重要的是，这些家具讲述了它们制造者的故事。戈尔迪乌姆家具工程的负责人，考古学家伊丽莎白·辛普森说：“戈尔迪乌姆的发现最好地诠释了弗里吉亚人，揭示了他们的品味，还有他们特别的艺术气质。”辛普森和资深文物保护者克雷夏·什皮里多维兹以及一个专家队一起用了15年的时间修复了这些华美的碎片。





皇家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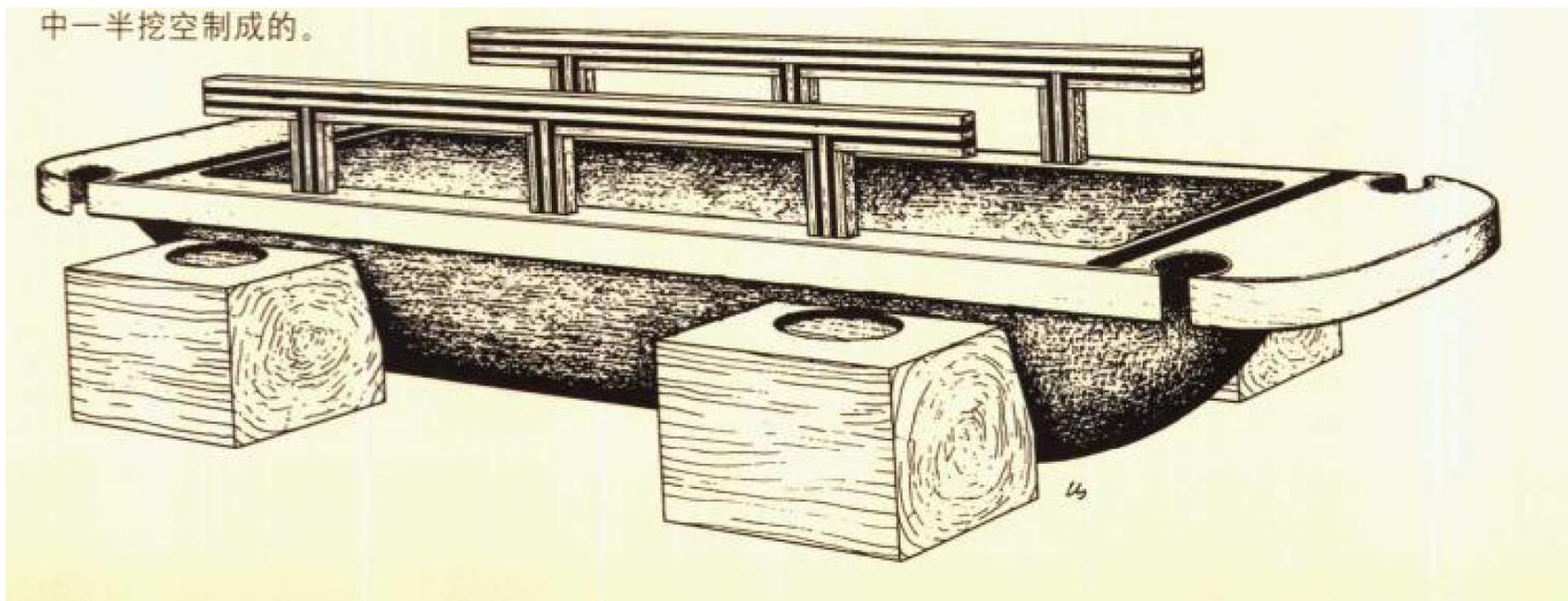
THE ROYAL BURIAL CHAMBER

杨和他的考古队透过木质墓墙上挖出的洞向内观望,发现自己的头就探在尸骨上方。在最右边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该尸骸,该照片摄于他们进墓后不久(这三根柱子为考古学家所立,以防木顶坍塌)。最初,杨将棺材当做一张四柱大床。但是后来根据辛普森队对残片所做的研究显示,停放国王尸体的棺材实际上是由一整根巨型木头制成的,如下图所示。棺材上有可拆装的侧栏,还有四个木块,支撑圆滑的棺体。当初为了将棺材放进墓穴,人们可能在棺材两端的壁架上所刻的槽中拴上绳子。



■ 在木棺的一端,木质的壁架(上图)显示了时间的破坏力。它在公元前8世纪国王安葬后的某个时间折断,至今还保持着断裂的样子。在它附近的一张三脚桌已经坍塌,一袋青铜扣衣针,也就是古代的安全别针,四处散落。尸骸周围的地板上散落着180多只饰针。

■ 国王的木棺(下图)有10多英尺长、3英尺宽,是将一根巨大的雪松树干纵向剖开,然后将其中一半挖空制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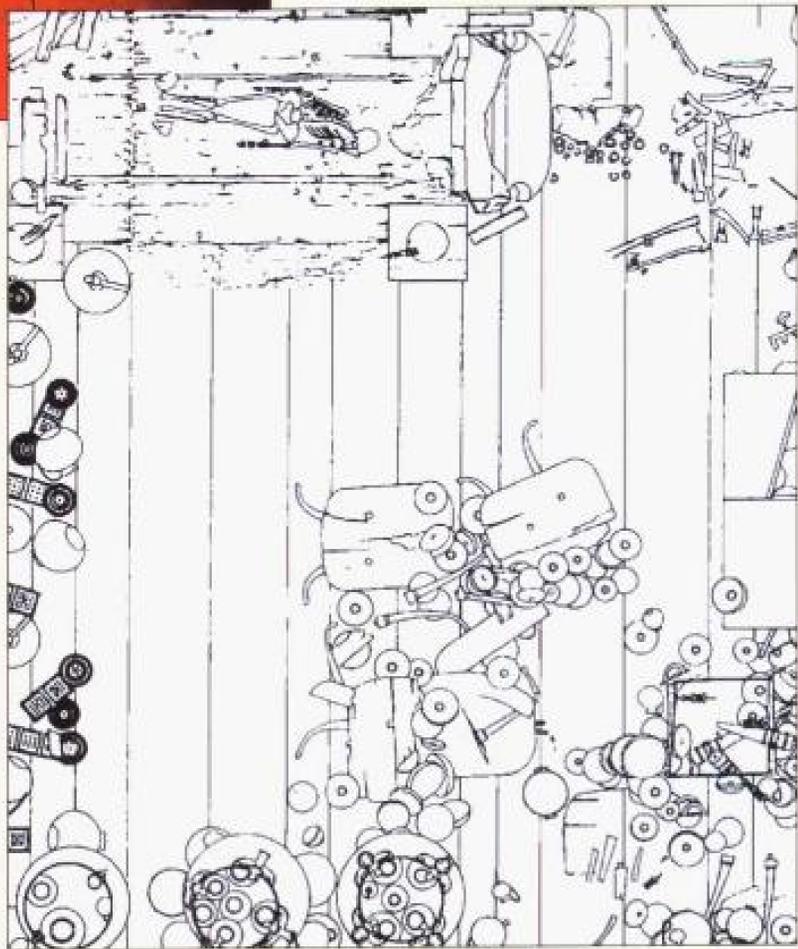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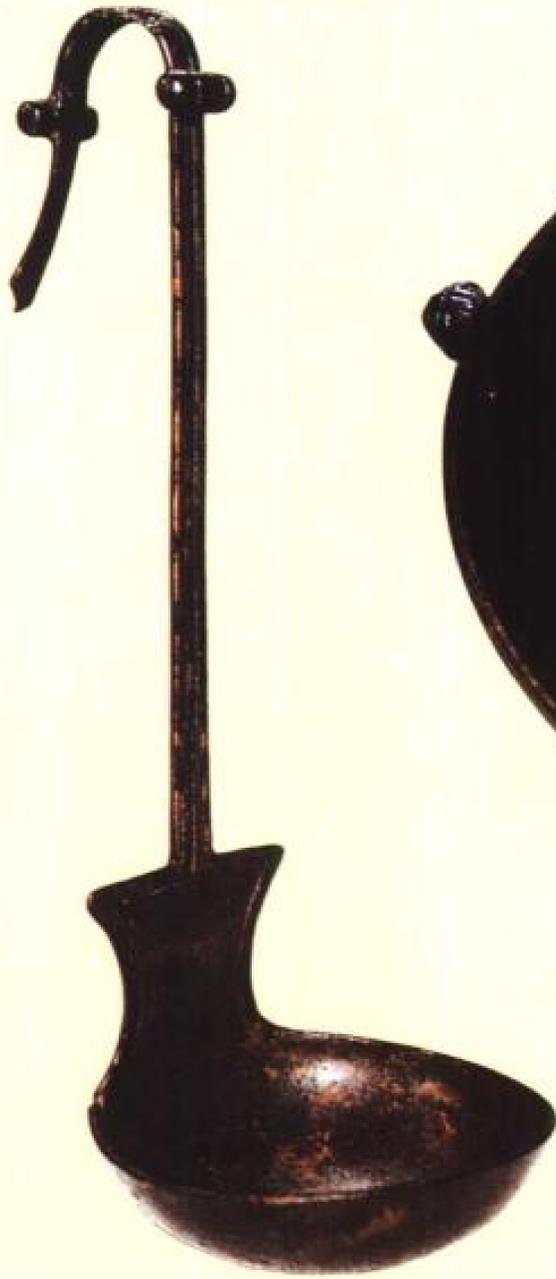
■ (上图)三只青铜大锅中的两只保持着被发现时的状态，靠着南墙停放在铁制环架上。青铜碗和坍塌的木桌凌乱地散落在地板上。锅、碗、桌子以及两个餐架、青铜水罐和长柄勺，这一切的出现表明这里曾经举行过墓葬盛宴，所有这些器具都和国王一起埋葬了。

■ 下面这幅墓室结构图显示，尸骨和棺材放在西北角，同时还有许多陪葬品，其中包括170只青铜容器。该墓室的尺寸为21英尺×17英尺，无窗无门，这说明，棺材、家具和其他物品都是从墓室上方放下来的。



■ 左图这只青铜桶被做成一只公羊头的形状，实为金属制品中的杰出之作。另外一只桶被制成狮子头的形状(图略)。由于岁月已久，包裹这两只容器的布匹已经朽烂，只剩下一些碎布条。两只动物形的桶的眼睛都是镶嵌而成的，极为逼真，它们大约是奉献给死者的祭品。





■ 左图所示的长柄勺共有两只，这是其中之一。该勺由青铜锤打而成，发现于两个木餐架的附近。上图中，这只有中心浮雕的青铜碗，刻着花瓣状的图案，这是发现的100只碗中的一个。在八张木桌上堆着许多类似的碗。下图中高达20英寸的青铜大锅饰着有翼的铜铸神像，大概是用来装食物或是饮料的。



弗里吉亚的艺术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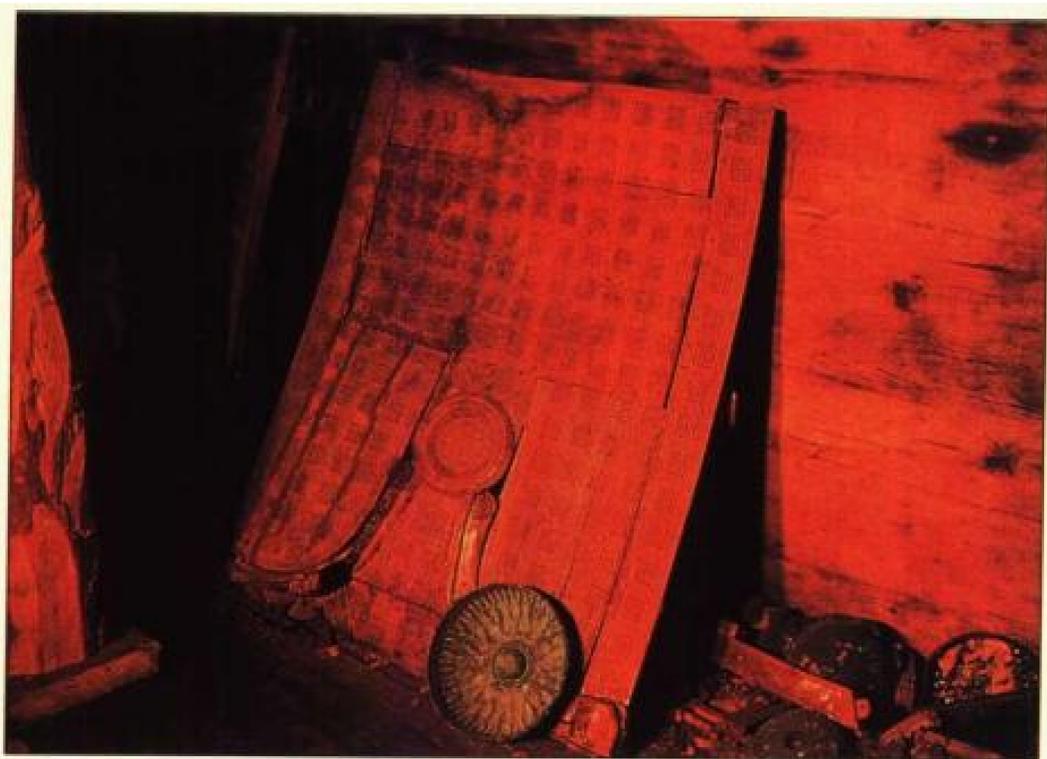
MIRACLES OF PHRYGIAN ARTISTRY

部分由于密封的墓室中保持了较低的湿度,15件弗里吉亚的家具在埋藏了2000年后得以幸存下来,有一些的状况要相对好些。除了巨大的木棺,还有2张严重腐烂的木凳,8张素色的三腿桌子和1张有精美刻花和镶饰的桌子,以及2件立式家具,杨开始时认为这两件立式家具是宝座的后背或是屏风。

辛普森和她的考古队对这些文物进行了广泛的保养,经过细致的研究,以及对碎片的精心拼凑,这些所谓的宝座靠背或是屏风被证明是有华丽镶嵌的餐架。通过细致的镶榫结合的木工加工法,这些带有复杂花纹的、有镶饰的表面部分被精巧地组合

起来。但是过去的木工所做的可并不只是练练手艺而已。辛普森后来发现,他们还在花纹中结合了对弗里吉亚人有特殊意义的符号和主题。

■ 下面这只保存得相当好的有镶饰的餐架斜靠在墓壁上,一只只有中心浮雕的青铜碗直立在餐架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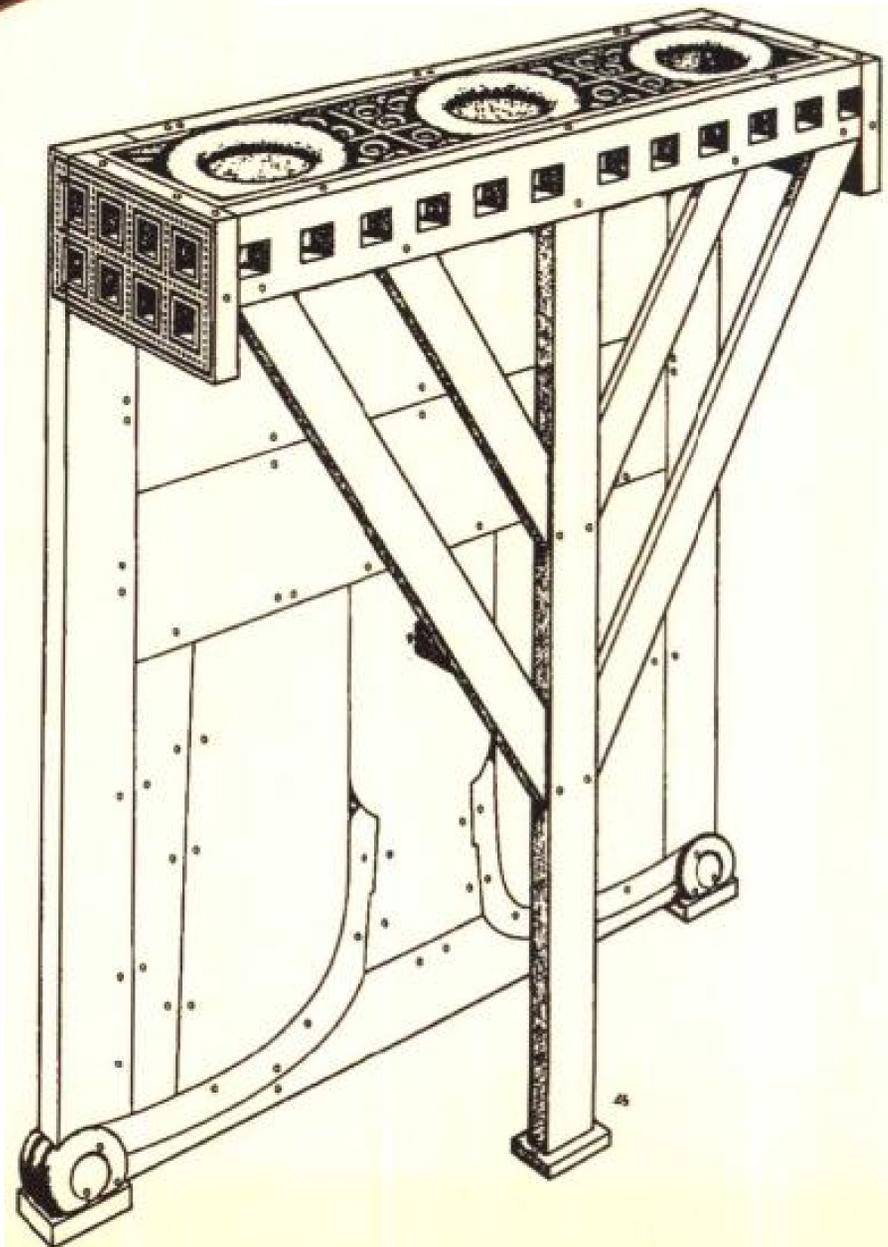


■ (左图)在一只餐架已经朽坏的核桃木腿中,辛普森填入了有机玻璃。因为这些架子太脆弱了,无法支持自己的重量,于是他们就做了带有有机玻璃的金属支架来使它们直立起来。





■ (左图)这是两只 37 英寸高的餐架之一，有镶饰的黄杨木面上有着复杂的图样。两道曲形打破了有序的几何图形，它们支撑着一个圆形花饰图案。雕刻工匠们用尖头的工具在黄杨木上刻出花纹，然后凿出凹槽以便嵌入深色的刺柏木。他们将木条拍入沟槽，就做完了外观上最后的工作。镶嵌就是这样完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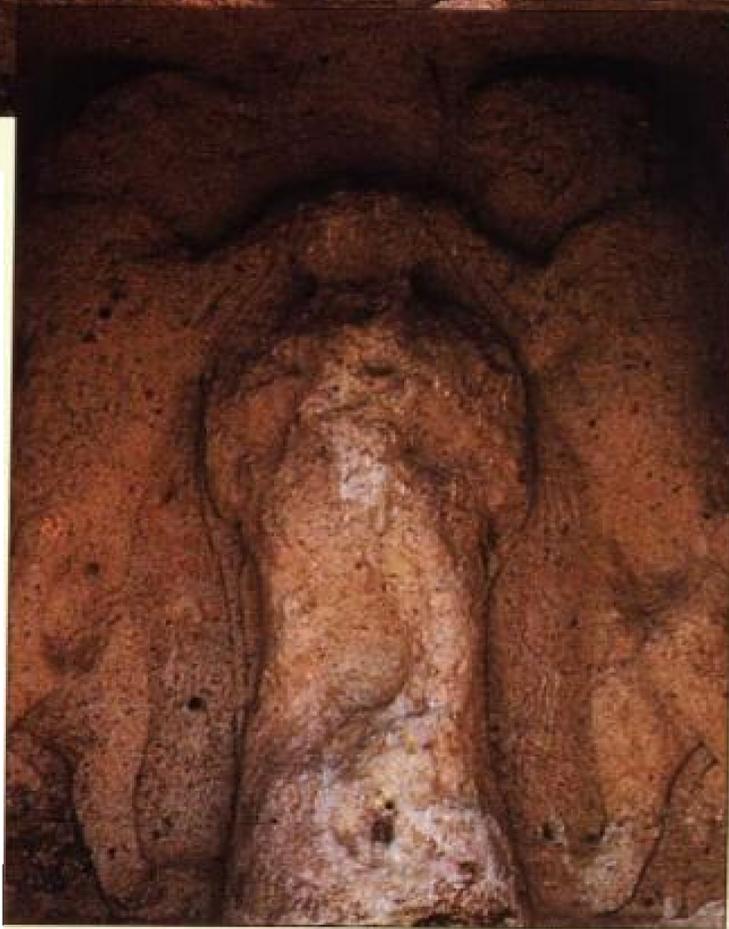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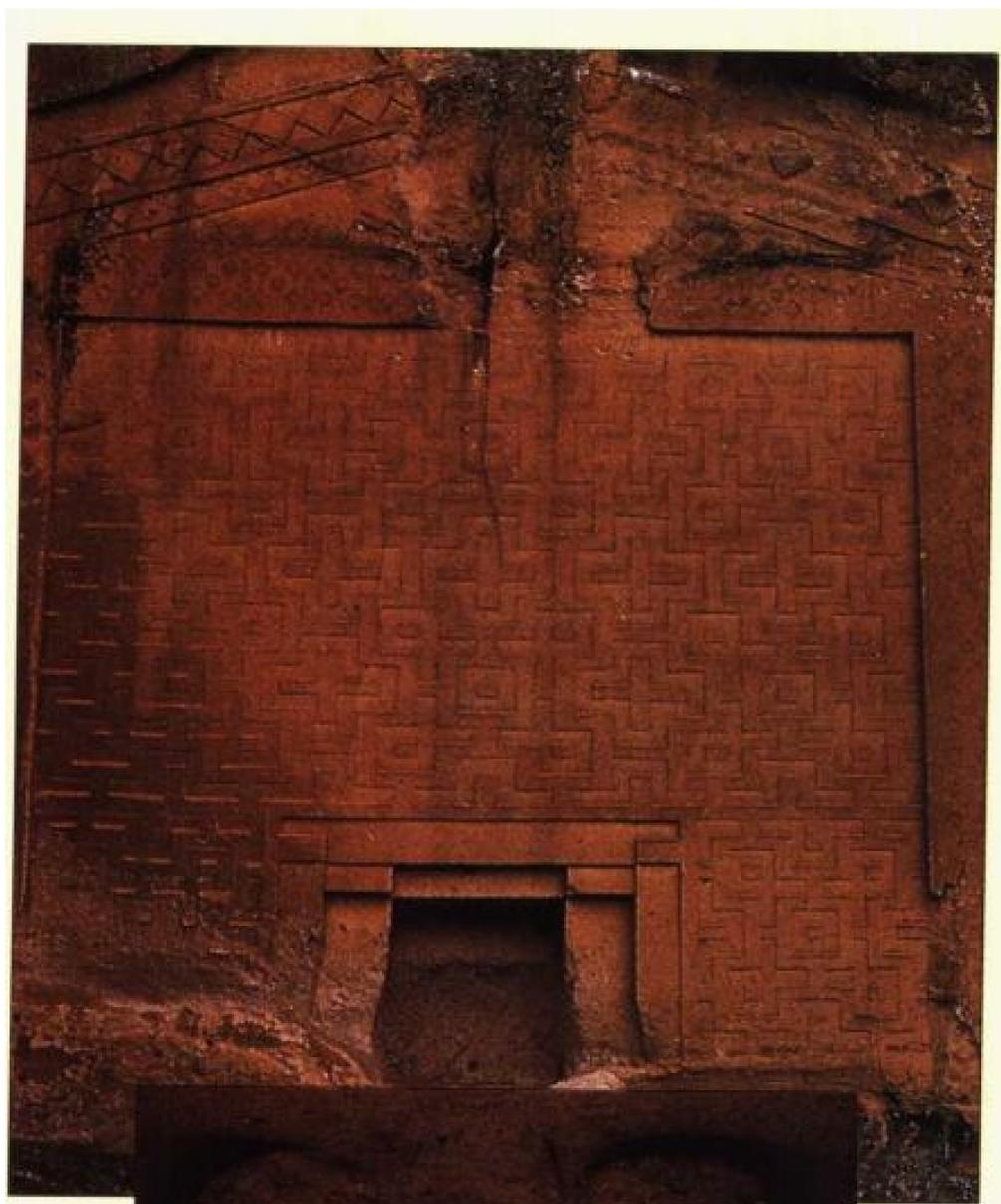
■ 从考古学家所绘的右图中，我们可以从背面看到餐架只有一条腿支撑，上面由四根斜的黄杨木撑杆，支持着一个核桃木的刻花架子。顶部有三个圆形开口，可以容纳小的青铜锅，在宴会中，食物或是饮料就是从这里舀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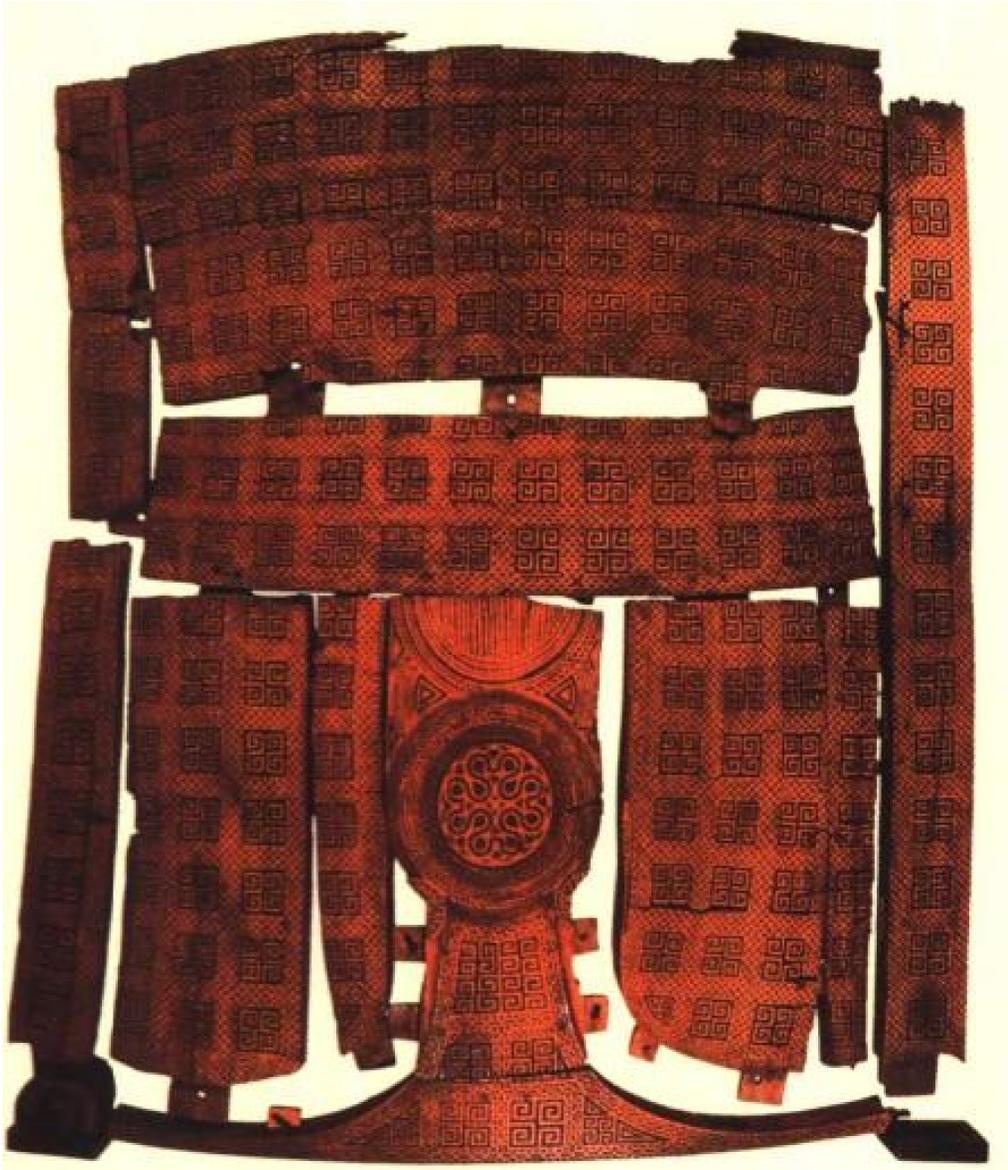
标志之间的微妙作用

A SUBTLE INTERPLAY OF SYMBO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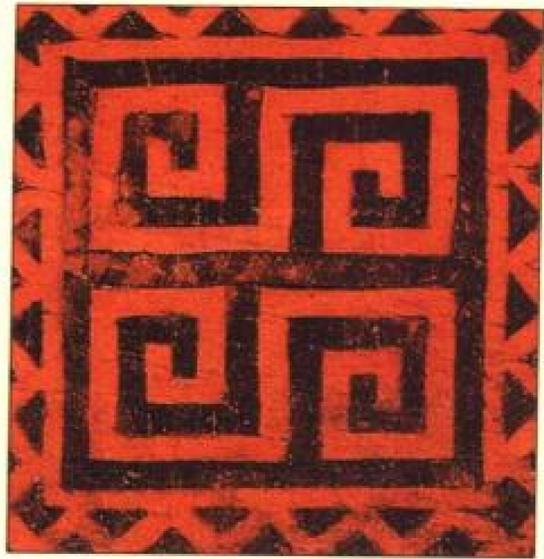
对弗里吉亚人来说，餐架的装饰之美不仅是为赏心悦目用的，的确，据辛普森说，这些物品还有宗教含义。右上图所示的是公元前8世纪建造的迈达斯纪念碑，是献给弗里吉亚的母亲神吉贝尔的，她推测说，这些设计是该纪念碑的神龛的复制品。通过分析这样的石建筑，辛普森注意到了它们的特点：其正面布满迷宫似的几何图案，中间的凹陷部分可以用来放置女神神像。辛普森发现，餐架不仅反映了神龛的形状，还体现了其几何装饰。她进一步提出，中心的圆形花饰可能代表着神，就像在亚述艺术中，星状的圆形花饰代表着女神伊丝塔尔一样。从圆形花饰延伸到脚架的两个曲形部分大概是对狮子脚的抽象，代表着侍候吉贝尔的狮子形象——人们有时是这样塑造狮子形象的。

■ 迈达斯纪念碑位于弗里吉亚高地，其正面高达52英尺（右下图和右上图），刻于一座悬崖之上。中心的凹槽大概曾放置着女神吉贝尔的神像，该神像和右下图所示的在阿爾斯兰卡亚高地上的一尊类似神龛中的神像相似。在这里，女神的左右两边各立着一头狮子，它们的爪子触着她的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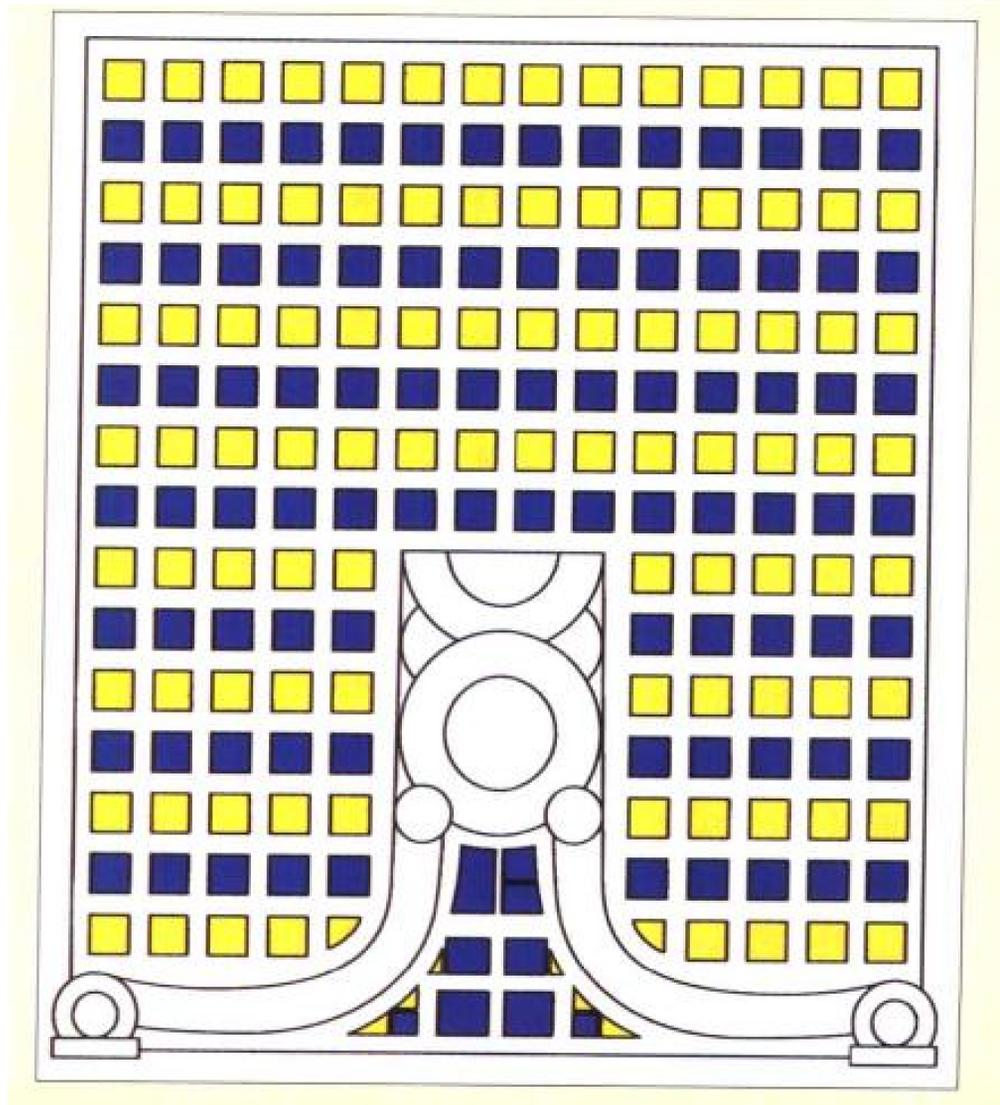


■ 下图的方形由波形纹组成，在左图所示的餐架表面覆盖有 192 块方形图案，共分两类，这是木匠们采用的其中一种。通过对条形和钩形的细致搭配，工匠们创造了各种变化，在它们谜一样的排列顺序中又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 上图这只餐架已经经过了保养和清洁，虽然各部分有轻微的破损，但还是可以看出，在嵌有格子的背景上有成排的方块，给人以和谐平衡的感觉。这些方块表面看起来十分相似，但经过仔细检验后，就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各不相同，这给表面上的对称设计又增添了内在的动态感。

■ (右图) 镶嵌的图案是餐架总体富丽气势的一部分，如右图所示，图案共有两类，交替出现。黄色代表波纹图形，蓝色代表字纹。为了追求变化，木工们以这两种图案为基础进行改变：除了使用这两种图案外，他们还将之旋转 90 度或翻转过来作为新的图样。



重组的桌子

A TABLE PIECED BACK TOGETHER

这张有镶饰的桌子曾被杨古怪地命名为“塔桌”，因为它的样子让他想到了亚洲的宝塔。经过五年多的耐心工作，现代修补者对它进行研究、保养和重组，可以说这张桌子是对他们精湛技术的赞美，也是对古代弗里吉亚木工们巧夺天工的艺术创作的颂扬。对这张桌子最初的处理出现了收缩和脱色现象，重组之前，这些木头不得不再次接受保养措施。

这张桌子的40个主要部分利用了镶榫结合技术，经过精巧地装配，得以重新组合起来。桌架和桌腿为黄杨木，镶嵌的花纹为刺柏木，如今已经四散分裂的桌面是核桃木的。这张三腿桌有四个手柄，说明这是一张可搬动

的宴会用桌。三条腿可以使桌子在不平的地面上保持平稳。

就像餐架一样，这张桌子也显示了弗里吉亚人对复杂图样的喜好：在直线和迷宫似的图案两边，还镶嵌有圆形花饰图案。对辛普森来说，这些花纹的顺序和

变化先是对对称的支持，然后又是一种公然挑衅。她认为这种游戏是有意之举。通过对这些图案加以变化，弗里吉亚人增加了令人惊奇的成分，减少了重复。这一切加起来组成了一件活泼且颇能激发人的兴致的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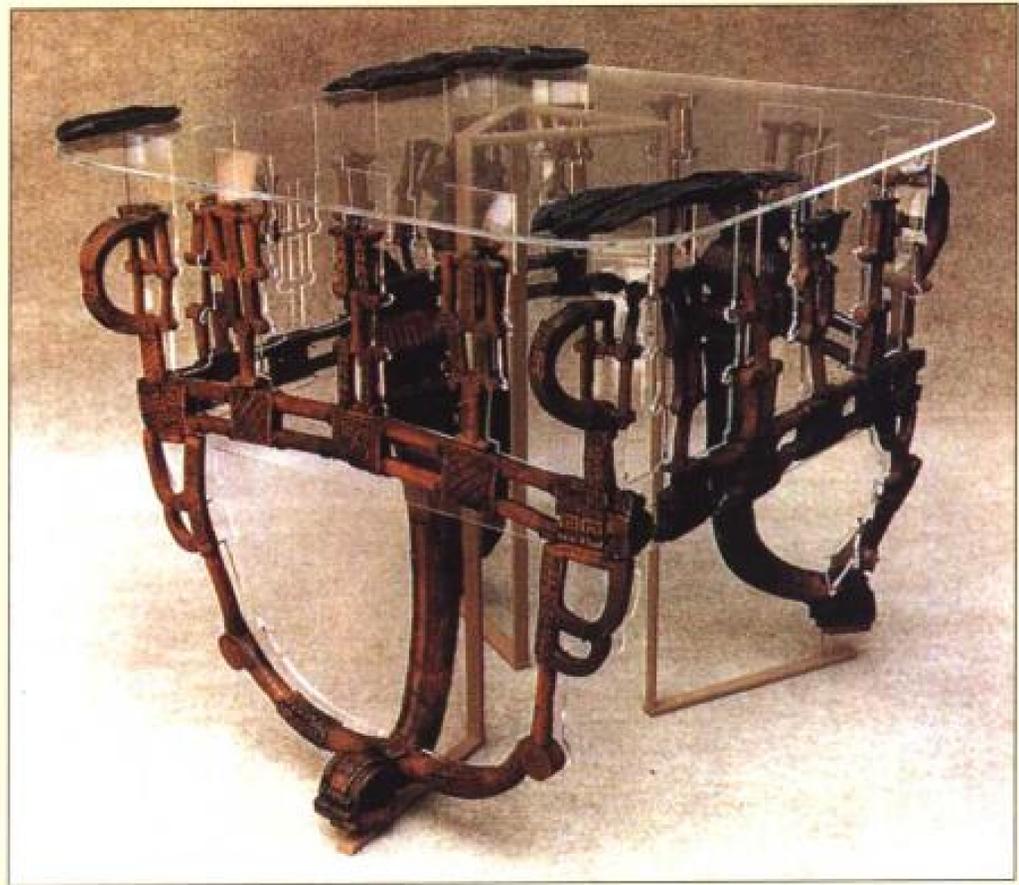


■ (上图)1957年，人们最初在发掘中见到这张有镶饰的桌子时，它已经坍塌了，上面放的青铜容器四散在地上。但是桌子倒下的方式却使人们能够最终确定它那方形的形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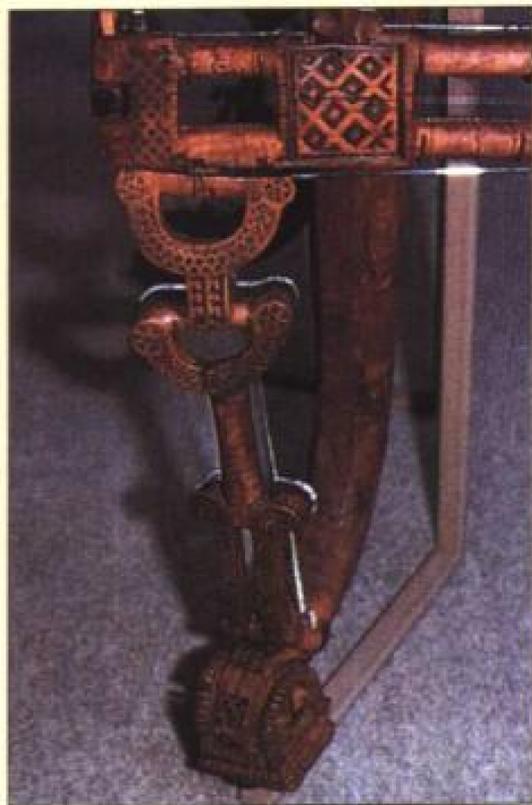


■ (左图)为了支撑这张脆弱的桌子，人们搭起了有机玻璃的框架。辛普森和土耳其的文物保护者纳齐夫·乌伊古尔正在框架的各部分之间注入黏合剂。桌子的上半部由18条如图所示的撑杆环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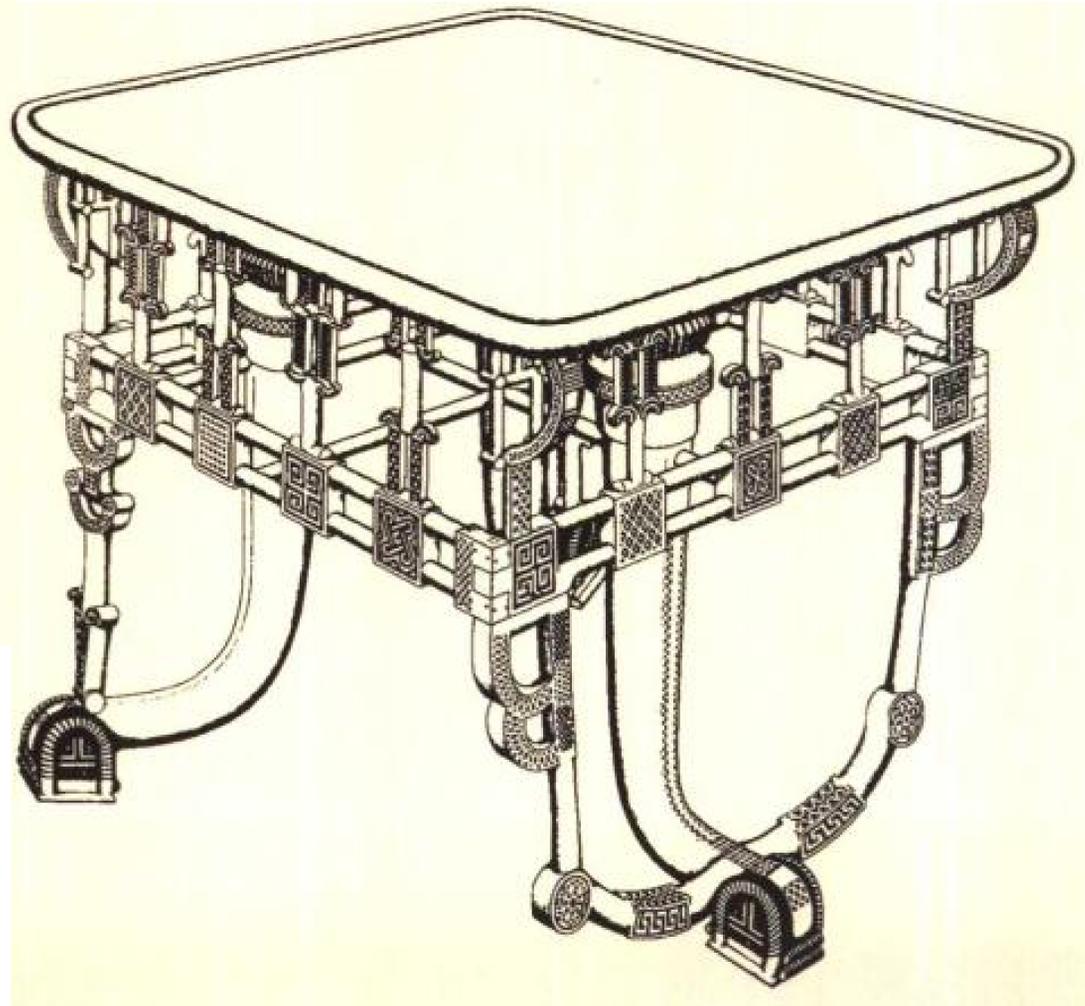
■ (右图) 这张有镶饰的桌子得以完全修复, 在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文化博物馆中进行展示。原有的核桃木桌面的大部分都已化为尘土了, 现在, 有机玻璃的桌面支撑着残存的部分。该桌高25英寸, 宽31英寸。



■ (下图) 辛普森描绘了这张有镶饰的三脚桌崭新时的样子。该图显示了设计的复杂和制造者生动的想像力。桌子前腿由弯曲的支杆支撑, 好像要把桌框托离地面似的。雕刻的图形和镶嵌的花纹更是给这一杰作增添了动人的魅力。



■ 上图所示的华丽的桌腿支杆有着明显的弯曲, 与抽象化的左后桌腿接合在一起。在每条桌腿支杆上, 都有如图所示的成排精致的刺柏方块和三角形, 创造出丰富的变化。





另一个希腊 ——先驱者引以为豪 的土地

THE OTHER GREECE — PROUD
LAND OF THE PIONEERS

沿着土耳其的西海岸，走过三分之二的路程，在希腊萨摩斯岛的对面，就会看到米卡利山。它的名字由来已久，公元前479年，希腊就在这里打败了波斯人，取得了那次著名的胜利。在它的荫蔽下，有一座叫做“自动山”的小山丘。在近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的希土战争期间，这座小山曾被作为部署自动机枪的哨岗，并由此得名。1957年，德国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成功地发现了一个曾经很重要的古代遗迹——潘尼奥尼安。2500多年前，定居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组成潘尼奥尼安联合会议，会议的代表就在此召集宗教会议，讨论公共事务，举行重大的节日向海洋和地震之神波塞冬表示敬意。

发掘者发现了议事厅的遗迹，它三面都安放了阶梯式的坐椅，从12个城市来的代表们就坐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议题。几件灰白色的石器虽然看起来不显眼，但却折射着特殊的历史痕迹。当初希腊人在安纳托

■ 左边这个15英寸高的酒罐制于公元前635年，它的外观源于希腊大陆，但图案风格则是东方式的。这说明，在安纳托利亚的爱奥尼亚城市，有多种文化融合在一起。



利亚的西海岸殖民，建立了单一的政治中心，而今，这个综合性的建筑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东西了，它的每一块石头都回应着古典历史学家在其著作里所作的演说。

爱奥尼亚人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他们只是希腊移民大潮的一部分。这次移民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并在之后的日子里改变着西安纳托利亚。另外两次移民的浪潮——爱奥利亚人和后来的多利安人——为他们欧洲家乡恶劣的生存条件所迫，在这时也开始跨越爱琴海。每一批人都来自希腊的不同地方，在到达小亚细亚之后，他们还保留着自己明显的特征，甚至其口音都迥然各异。

在他们中间，有三批人为世界遗产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和他们相对较少的人数是不成比例的。远在与希腊文化的传播紧密相连的人物——亚历山大大帝涉足于此之前，他们就想要开创自己的文明了。像许多早期的哲学家一样，希腊诗歌之父荷马也是其中的一员。许多重要的雕塑和瓶绘学校在新的环境下繁荣起来。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创造出了自由流动的爱奥尼亚式的建筑风格。他们用建筑来装点美丽的大理石城市，其建筑的规模和豪华使当时的外来者惊讶不已。其中两座大型建筑——哈利卡纳索斯王陵和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罗马人称为狄安娜神殿)都名列世界七大奇迹之中。

东部的希腊人和现在一样，以航海和探险闻名于世。他们的商船载着海绵、奢侈品、陶器和酒，纵横航行于地中海之上，有些甚至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和那些住在现西班牙大西洋海岸的商人们做生意。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及时派出了自己的拓殖队伍。他们是从地处士麦那西北20英里的小城福西亚来的水手。他们先是探查了西地中海，然后定居在现在的马赛地区。其他的探险者穿过波斯普鲁斯海峡探寻黑海地区的资源，他们带回来的

那些讲述这个地区的富有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了詹森传奇和金羊毛的故事。公元前700年，受到这些传奇故事鼓舞的移民跟随探险者的脚步纷至沓来。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希腊文明的核心最终能围绕在水边发展。而在此以前，那些水域，比如死海，条件是出了名的恶劣。

毗邻希腊人居住的是米西亚人、卡里亚人、吕底亚人和利西亚人，他们要么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要么是早些时候移居过来的。他们占据着各自已自然界定好了的领域，尽最大可能和这些希腊的新来者和平相处。有些还和希腊人自由杂居，比如卡里亚人。而利西亚人则孑然独处，死命地捍卫自己的独立性。但是，尽管他们不为希腊文明的魅力——字母表，最重要的是城邦或是城市—城邦这样的政治实体所动，希腊文明最终还是将它的影响传播到爱琴海和地中海西岸以外的地区，甚至远及安纳托利亚和更远的地方。

与那些遭受遗弃的土地相比，大自然在许多方面都对拓殖者迁入的海岸地区青睐有加。冬天要比家乡的许多地方气候温和，土壤也因为得到了季雨的润泽而更加肥沃。果园、橄榄园和葡萄园在这片土地上欣欣向荣，附近漫山遍野的森林为造船和盖房提供了木料。

然而，这样的地理状况在其他方面就不见得很有好处了，至少对一个统一国家的发展是这样的。海岸地带狭长而犬牙交错，中央地区则只有凯科斯、赫姆斯、凯斯特和迈安德四条河流的大峡谷经过山峦起伏的陆路通向安纳托利亚腹地。海湾和山突把海边的居民四散隔开，将新来者的视野牵向水边，而不是引入亚洲大陆。自给自足的各个部落不太愿意结成更大的政治群体，尽管他们彼此倾慕对方特有的文化，因而容易在强大的竞争对手和入侵者面前受到侵害。

终于，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城市陷入了接踵而来的外族统治的



风雨飘摇之中。第一个来的是吕底亚王，他在公元前7世纪侵入。公元前546年，波斯的征服者居鲁士大帝打败并俘获了吕底亚的最后一个国王克罗伊斯，吕底亚吞并的城邦被并入了克罗伊斯剩余的疆土——阿契美尼德帝国。首都萨狄斯成了波斯人在西安纳托利亚的统治中心。

由于对泽尔士在希腊本土进行的灾难性入侵的醒悟，和在公元前480年波斯人在萨拉米战役以及次年布拉的战役中失利，安纳托利亚沿海的城邦在名义上重获独立，但实际上，他们在雅典的掌握之中。雅典是获胜的希腊联军的中坚力量，雅典人不失时机地表明自己和以前的王国统治者一样，要对他们进行干预，行使法律责任。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则在很大程度上乐于回归到波斯人的统治之中。公元前4世纪的大半个世纪他们都留在那里，直到亚历山大大帝迅速崛起，并最终结束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的权力。

公元前323年，这位马其顿的征服者在巴比伦的暴毙预示着一个混乱时期的到来：人们开始争夺他曾统治过的辽阔疆域的最高统治权，财富和忠贞迅速地发生着变化。这时，在帕加马，安纳托利亚城邦的地方朝廷已经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小王国了，他们控制了爱琴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但是，到公元前2世纪，一个新兴的国家——罗马帝国——已经开始初露头角了。当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的最后一任希腊统治者在遗嘱中把他的辖地赠给罗马帝国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为沿海的大部分地区敲定了以后500年的命运。

希腊人已经来到安纳托利亚这么长时间了，他们的发展历史不能和希腊自身的发展史割裂开来。希腊的历史大约开始于帕加马政权交替之前的1000年。公元前13世纪或公元前12世纪时，希腊迈锡尼伟大的青铜文明开始没落，继之而来的是黑暗时代，这时出现了第一批寄居者。至于寄居者是在什么时候到来的仍是

个谜。在考古记载中他们的遗迹是陶器，其原始的几何样式，源自于雅典。发掘者已经在爱奥尼亚的六个遗址中发现了瓷器的碎片，并确定其中大部分的时间为公元前10世纪。公元前1000年，第一批移民的浪潮似乎已经开始，那时，雅典还不过是个村庄。

东爱琴海与迈锡尼以及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在早期就曾经接触过，这一发现使得情况变得复杂了。在远离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几个希腊岛屿上，以及以弗所、克勒芬和米利都的内陆地区都发现了迈锡尼的瓷器。考古学家还在米利都发现了青铜时代晚期筑有坚固围墙的居住遗址。这一发现使得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怀疑这个城市就是公元前15世纪赫梯族文献中记载的米拉万达。根据文献，米拉万达是一个名为阿西尼亚政权的国王钦差居住的地方，这一政权尚未探明。阿西尼亚表面看起来位于海外，但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它或许就是迈锡尼的亚加亚王国。

实际上，米利都早期的陶器记录已经表明，早在公元前15世纪，米利都就已经与克里特和迈锡尼有过接触。移居似乎可以让内陆的迈锡尼中心减缓灭亡，它直到下个世纪才遭到毁灭。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过米利都，但说它是个卡里亚城邦。希罗多德也说第一个爱奥尼亚的拓殖者发现那个地方为卡里亚人所占据。希罗多德接着写道，那些先驱者不带女眷，他们杀光了当地的男人，然后娶那里的女人做妻子。他说，这场大屠杀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米利都的部分妇女既不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吃饭，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

综合各种证据可以看到，希腊人对这个地区的占领曾经一度神秘地终止过。而且，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有些历史学家提出的看法，即第一批移民曾被派往小亚细亚支援那里的希腊人。不过，这些移民很有可能还记着他们和这个地区的居民早期进行的交往。学者们可以确定，大概是通过贸易和捕鱼，这些新来者开始对安纳托利亚沿海地区熟悉起来。

奇迹是什么样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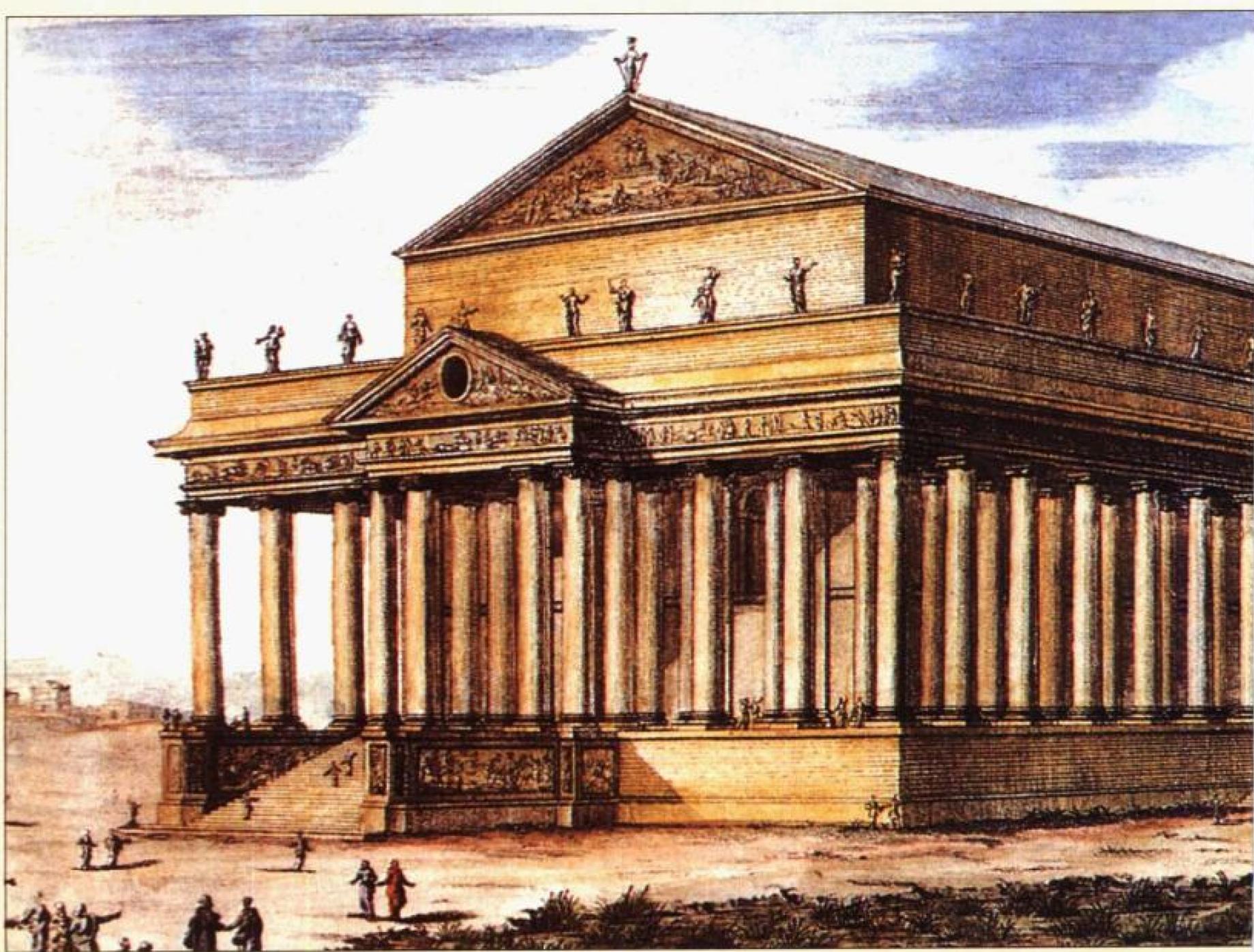
WHAT A WONDER LOOKED LI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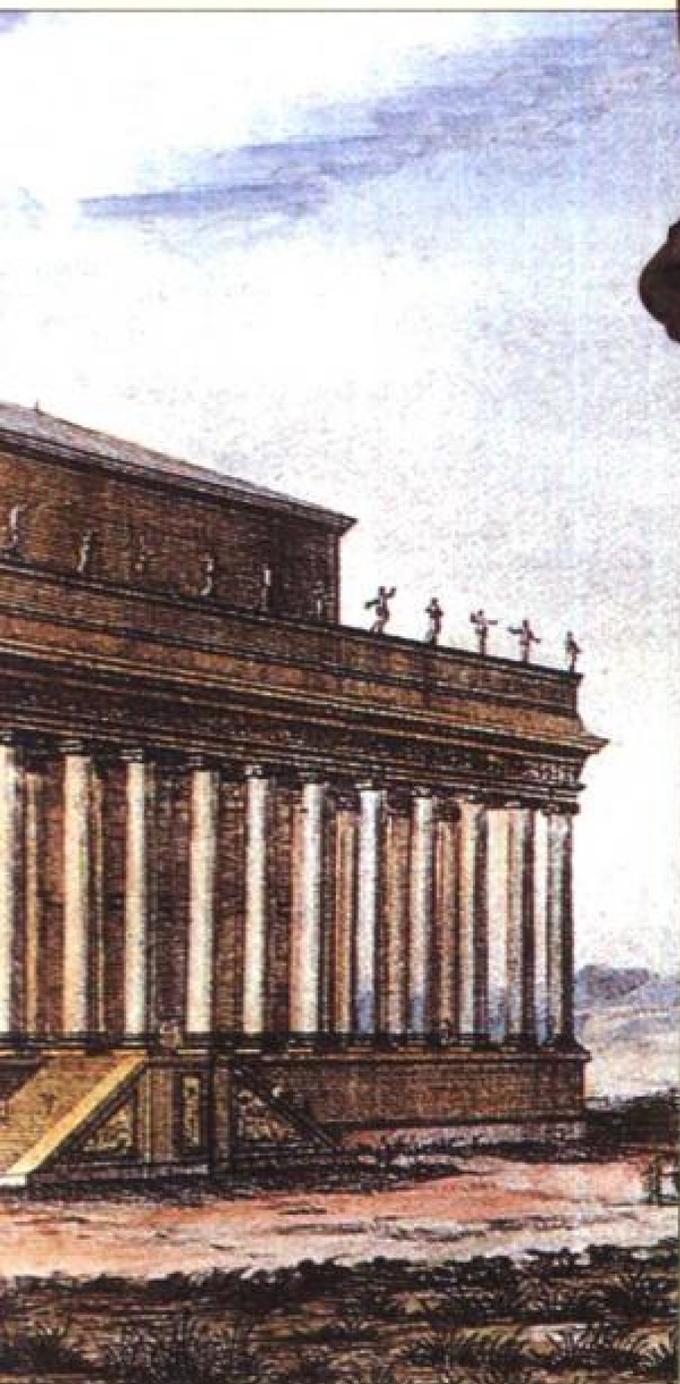
希腊诗人安提帕特毫不掩饰他在世界七大奇迹中有所偏爱。在他看来，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把其他六大奇迹都撇在了“它的阴影里”。公元前130年左右他写下这样的文字时，这座神殿，或者说月神庙仍然存在。到了18世纪，奥地利建筑师约翰·费舍尔·冯·埃尔拉斯重造

神殿(下图)，他依据文字记载的和古钱币上的结构，建成了四柱门廊的构造。

经过多年的发掘，现在考古学家们终于可以有一点进展了。残存下来的殿座——原始尺寸长425英尺，宽255英尺——正面有8根殿柱，上架巨型山形墙。如右图所示，遗址复原后，柱身上

的雕刻造型说明了它们是装饰性的。但是，这些装饰是位于柱身的顶部还是下部呢？现代的一位德国考古学家在他的设计图里把它们放到了与眼睛水平的高度。不过，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出现之前，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探讨。





古典历史学家指出，住在希腊本土，来自塞萨利和皮奥夏的爱奥利亚人促成了三次拓殖浪潮中的第一次。甚至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外来者还是会在他们后代的谈话中听到和希腊本土相近的方言。最初的爱奥利亚移民都聚集在来兹波斯岛上，离海岸15英里，他们把那里作为基地。主城邦密特里尼在古典和以后的时期里，都是爱奥利亚人的重要中心。

米西亚人占据着岛屿的东部。这是一个性情暴躁的本地民族，他们坚决抵御任何外来的入侵，并且有效地制止新来的希腊人扩张。当爱奥利亚人最终扩张开来的时候，他们就移居东南，在那里建立了皮坦恩和希



米两个城邦。或者他们向北，定居在以建在山顶的城邦阿苏斯为中心的 地区，这个地区有差不多三英里长的石墙环绕，范围直到达达尼尔海峡。这些移民恢复了曾经一度被摧毁并遗弃了的特洛伊，那段往事被后来的荷马记述在特洛伊战争的那场灾难当中。

与定居在南部海岸的爱奥尼亚人相比，爱奥利亚人很快就黯然失色了。除了在来兹波斯岛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居民之外，大部分北方居民都脾气温和，尽量避免对抗，主要从事农业。直到公元前5世纪密特里尼归降雅典的时候，他们还是没表现出多少和他们南部兄弟一样在经商或是脑力上的才能。未作抵抗，他们就先后向吕底亚人、波斯人和亚历山大投降，直到最后被帕加马王国吞并，并由此并入罗马在亚洲的行省。

爱奥尼亚人总体来讲是个更加暴躁的部族。据后来的作家，如希腊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和帕萨尼亚斯声称，这些人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北部的难民，他们先是发现了通往雅典的道路，然后驾船东行——或者说历史上是这样说的——他们成群结队，由传说中雅典的一位统治者——科德罗斯国王的诸位王子统领。可能压根就没有科德罗斯这个人，但学者们却搜集到了他们与雅典有关的许多有力的历史依据，包括共同的节日，祭拜仪式，还有一部相似的历法。爱奥尼亚人把他们同雅典的关系看得很重，凡是能够将自己关系追溯到雅典的人都会享有特殊的地位。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这些希腊人的祖先受雅典施政厅的派遣来到安纳托利亚，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爱奥尼亚人。

这些先驱者们非常幸运地在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的中部登陆。希罗多德说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是吉运当头。这里的气候比我们知道的所有的地方都要好，既不像北部那样又湿又冷，也不像南部那样又干又热”。

然而，沿海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会遭遇山口附近的季节性山洪，这对许多居民都有着严重而长

期的破坏性影响。洪水常常从山上冲击而下，从源头带下来大量的泥沙。泥沙沉积在岸边，开拓出了广阔的冲积平原。流散的淤泥逐渐切断了靠海为生的城邦间的联系，有时泥沙甚至要把这些城邦一块儿吞噬掉。结果，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海港变成了现在的陆地。今天的以弗所离爱琴海有6英里远，而去米利都的人则必须翻过一座山才能有机会一眺大海。

早期的部落通常都以防御姿态安居在半岛的一端或是海上的岛屿上，这些地方位于大陆向海洋延伸的最远端，其势危如累卵。新来者会因此认为上面住着的是一些充满敌意的民族。但是，当他们真正来到的时候，他们遇到的抵抗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强。实际上，海岸地区人丁稀少，希腊人遇到的土著居民不足以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威胁。

尽管文献中提到了许多氏族，但安纳托利亚迄今最为重要的氏族要算是卡里亚人了。在历史上，他们的核心地区位于爱奥尼亚聚居区以南，从爱琴海上的米利都直到地中海上的利西亚边界。希腊人认为，卡里亚人曾居于海岛，为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当过水手。毫无疑问，卡里亚人是海上居民，以做水手、雇佣军，甚至海盗而闻名于世。有些学者认为，他们是青铜时代晚期卡基萨人的后裔，据说他们曾经在卡迭石战役中与赫梯族人联合，反对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出土的陶器碎片表明，他们跟克里特的米诺斯人和迈锡尼的希腊人有着密切的往来。荷马在《伊利亚特》中说卡里亚人“言语野蛮”，并把他们列为特洛伊的盟友。

卡里亚人住在村庄和一些城镇当中，从事农业，一些人成了显赫的地主。他们还是骁勇的战士。希罗多德认为，希腊人后来在头盔上插上羽毛，在盾牌上添加图案和把手都是受了他们的启发。以前希腊人的盾牌上没有装饰，并且绑在肩上。此后，卡里亚人赢得了善战的雇佣军的美名。实际上，人们对他们的语言知



发现的石刻表明，至少在随后的几年中，移民和当地人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哈利卡纳索斯石刻上面的专有名词有一半是卡里亚人的，这说明了种群杂居，但却没有尼多斯的名字，那里还是纯粹的希腊人。

公元前9世纪末至公元前8世纪初，爱奥尼亚人建立了帕尼奥尼安联合会议，多利安人也和他们一样建立了名为赫拉波利斯的会议，在会上，尼多斯和哈利卡

■（上图）这个狮子比真狮略大，据古代文献记载，是“用最好的大理石以最逼真的手法雕刻出来的”。它曾站在哈利卡纳索斯王陵顶上。王陵上的纪念物的大小和雕塑装饰的质量为它赢得了世界七大奇迹的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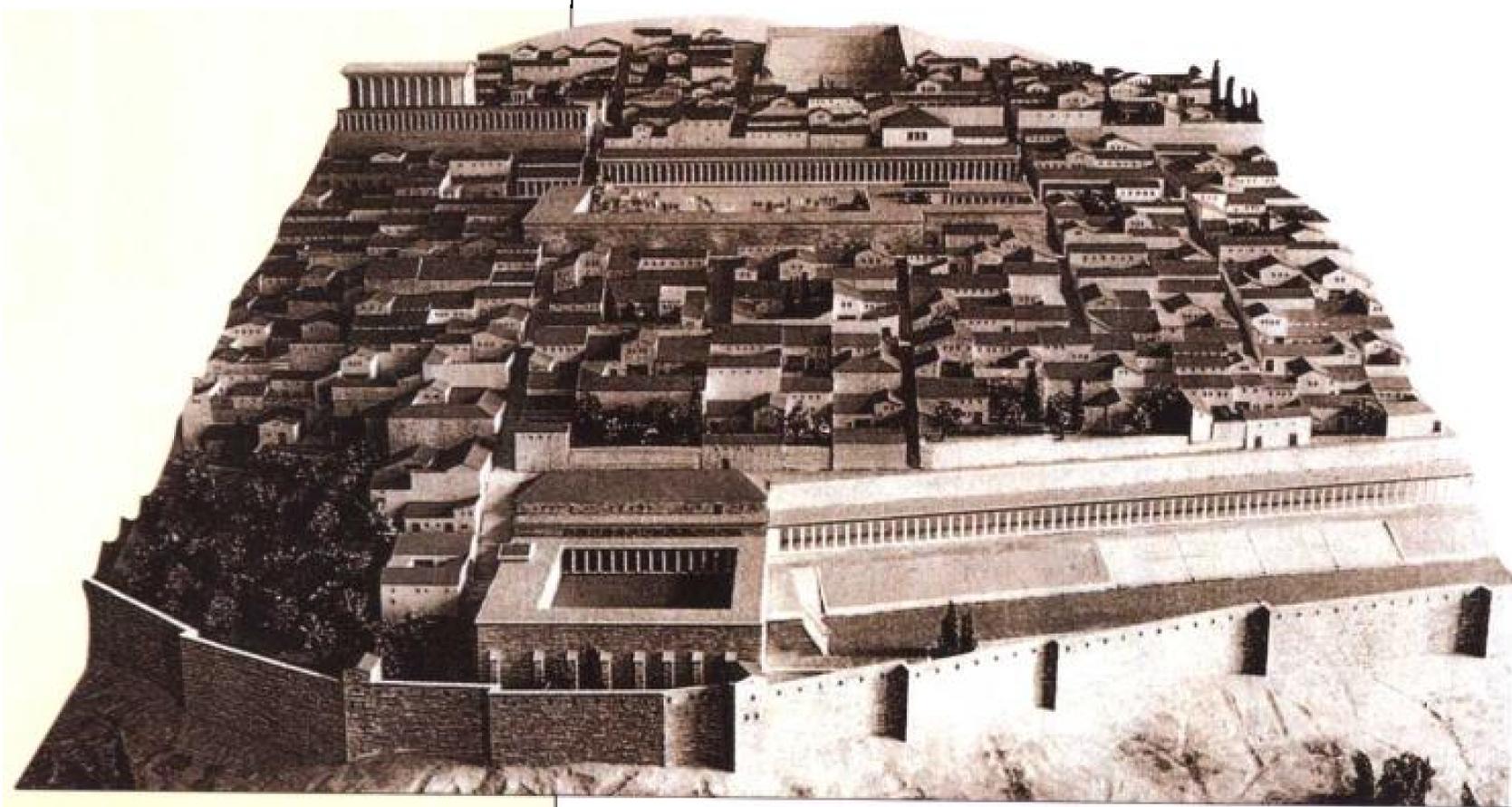
建筑设计的书，书中把它作为爱奥尼亚建筑的代表，这使之更加著名。在神庙原来的38根柱子当中，今天有5根还矗立在那里。

当许多爱奥尼亚城市在罗马时代繁荣的时候，普里恩却走向了没落，部分是因为邻邦米利都的有力竞争。结果，这个城市的建筑没受到多少罗马的影响。建于公元前350年的普里恩城至今还保留着，大部分的希腊式建筑都没有改变。幸亏保存得相对完整，才使得德国的一位建筑师能够根据德国的考古报告复原普里恩鼎盛时期30%的全貌。前面看到的是体育馆和运动场，后面是住宅区，再后面是市场和广场，上有宽阔的柱廊可供散步。左后方是雅典娜神庙，中间后面是剧院。

之甚少，仅有的一点了解都是从埃及的阿布·辛拜勒的巨型塑像腿上的刻画中得到的，那是公元前6世纪早期，卡里亚和爱奥尼亚的士兵随法老王普萨美提克远征努比亚时刻在上面的。

尽管卡里亚人用他们的军事技能来保卫他们的核心地区，但由于军队数量不足，无法对爱奥尼亚海岸上的希腊移民构成严重的威胁。希腊移民兴旺起来，他们的城镇也发展开来。一些海岛废弃了，主要的爱奥尼亚部落都向内陆扩展——尽管没有超过20英里至30英里——建立他们自给自足的城邦，这在希腊的殖民地当中成了规范。

再向南，惟一的希腊人聚居区是第三次移民潮时的多利安人。他们宣称自己是古代作家所提到的攻陷迈锡尼的希腊人后裔。多利安人在罗得斯岛和科斯岛建立了基地，又在向海岸延伸的半岛上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殖民地——尼多斯和哈利卡纳索斯。从发掘的情况看，这两个地方以前都没有长期的居民。这两个城市



一个被遗忘的 希腊城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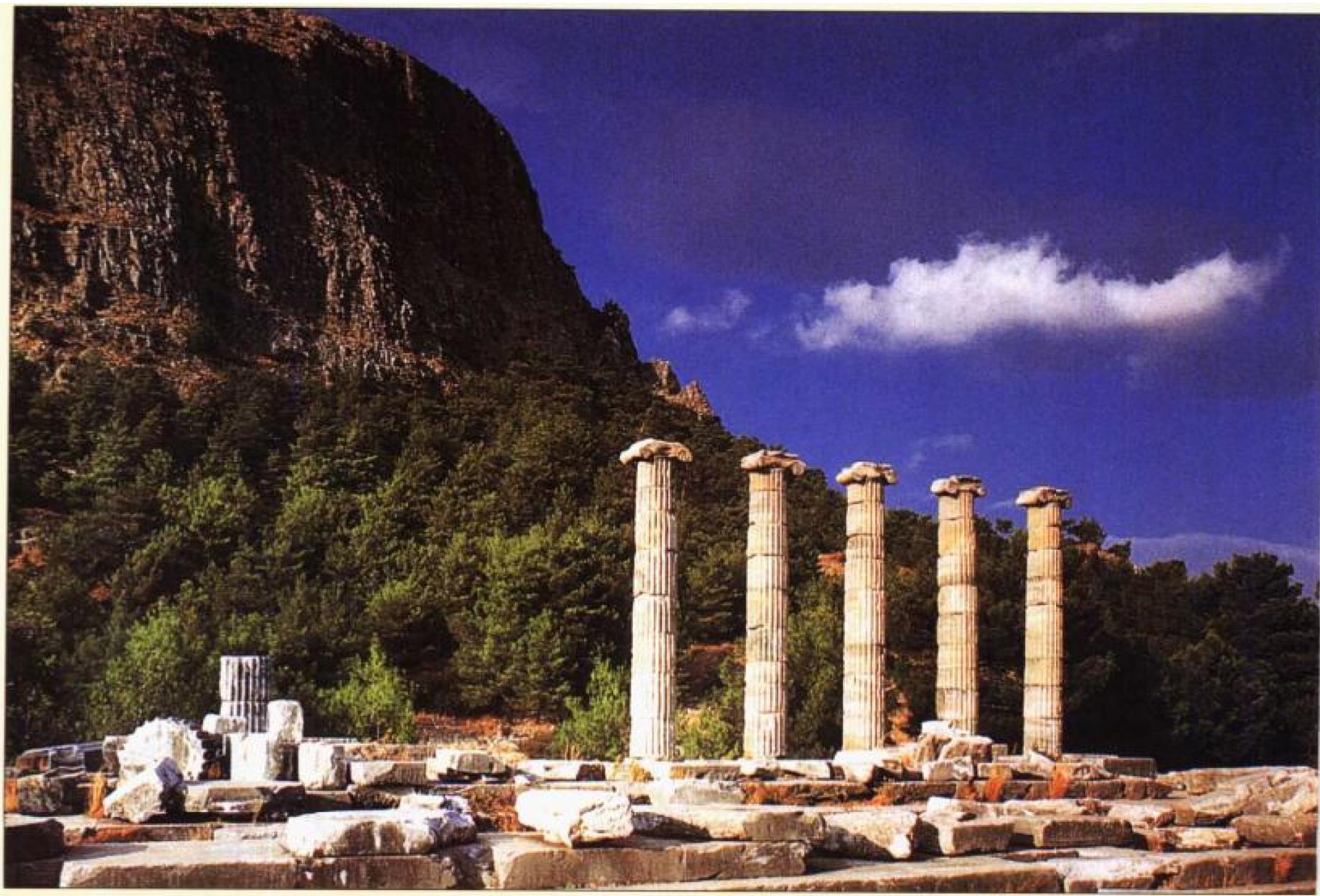
A GREEK CITY THAT GOT LEFT BEHIND

普里恩在蜿蜒的迈安德(蜿蜒一词由此而来)河畔存在了600年之后,公元前4世纪,爱奥尼亚的先人们被迫把他们的城镇搬出了冲积平原。河水带来的淤泥不断沉积,这里已经不能再住下去了。普里恩新城建在老城几百英尺之上狭长的石梁上,位于米卡利山和平原上直立的陡峭山崖之间(下图)。

城邦坐北朝南,这让居民心里很舒服。冬天,太阳斜射的光线把会议厅和起居室都晒得暖洋洋的,但夏天直射的阳光只能照在屋顶上。尽管山势倾斜又不对称,但规划者还是采用了网式的布局。上个世纪,这种布局由邻邦的米利都建筑师希波戴莫斯推行开来。7条主路纵横东西,与15条南北走向的辅路垂直交叉。

许多地方地势太险,只好在辅路上修筑台阶,拾级而上。

城邦中最高的地方留给了雅典娜神庙,因为普里恩最早的移民来自雅典。寺庙的布局是卡里亚的建筑师皮塞欧斯设计的,他还设计了另一个名列世界七大奇迹的建筑——哈利卡纳索斯王陵。普里恩的神庙以其规模和华美著称,后来皮塞欧斯写了一本



纳索斯加入了岛屿上的四个中心城邦，和它们共庆一年一度的阿波罗神的节日。后来哈利卡纳索斯被逐，就剩下了五个城邦。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年出生在哈利卡纳索斯，他说，城市的屈辱源于一位运动员，他赢得了节日比赛的胜利，但没有按照习惯把奖品献给当地的神，而是拿回了家。

这段轶事说明，尽管希腊的城邦分散在海岸各地，但他们却分享着共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尤为典型的是，每个城邦都有卫城，建在主山上以保安全；一个剧院和体育场；一个体育馆，里面可以进行室内运动，还设有儿童课堂；一个议会厅；几个神庙；一个广场或市场，人们可以在其中讨价还价，买卖商品，就公共事务发表看法。

■ 哈利卡纳索斯王陵浮雕残片上的希腊亚马孙女战士。下图，一位女战士处于上风；再下图，左边两个男人正在恐吓一位妇女，右面的对垒双方势均力敌。许多希腊人认为，亚马孙女战士生活在黑海沿岸，在他们看来，那可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



第一批居民主要从事耕种、捕鱼、畜牧、打猎，最主要的是贸易。商业飞快地发展起来，用一位学者的话说，东部希腊商人的视野很快地从“大西洋沿岸和努比亚扩展到巴比伦和俄罗斯”。海上探险和扩张的先行者是福西亚人，他们住在爱奥尼亚城邦的最北端。希罗多德说“是他们指明了出路”，由此通向在亚得里亚海上意大利西海岸的伊特鲁里

一座配得上王后的 富有的陵墓

A RICH
TOMB FIT FOR
A QUEEN



1989年春天,在土耳其的伯德鲁姆、卡里亚老城哈利卡纳索斯旧址,建筑工人们发现了一座古代陵墓。出于对发现的重视,考古学家勘察了陵寝,发掘出一个石棺,内有一具40岁的女人尸骨。

与遗体一起出土的是大批金质宝器,包括耳环、手镯、王冠、一对项链——其中一条的复制品列在下面的图片中。

这些珍贵的手工制品和牙

齿的完好状态说明陵墓的主人是皇室成员。当研究人员把头部进行解剖复原之后,这个猜想就证实了:如右图,复制的结果与卡里亚王后艾达的画像惊人地相似。她是摩索拉斯王的妹妹和妻子,亚历山大大帝的养母。

■(上图)墓中发现的金冠制成了精美的桃金娘的叶子、花朵和果实的形状,曾几经修复,直径9英寸,与佩戴者狭长的头型非常吻合。





■ (上图)考古学家正在勘察打开的卡里亚王后的石棺，其中一位工作人员靠近观察尸骨，确定其时间为公元前360年到公元前325年间。王冠放在尸骨的左侧，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发光。插图是复制品，放在铜像模型上做装饰。





■ (左图)尸骨手腕上带有金手镯，其末端制成羚羊头状；尸身上撒满金花，用以装饰丧袍。



■ (右图)在陵寝的石墙和石棺底部之间发现了一个黑漆瓦罐，或是酒坛，高约6.5英寸，是王后的喜爱之物。别处也发现了相似的器皿，时间都在卡里亚王后艾达时期。



■上面金项链上的花苞性链珠重复了王冠上的花形图案。左边的玛瑙金戒指上饰有阿波罗神的图案。



亚，甚至远到西边的伊比利亚古港塔尔苏斯——在现在加的斯附近。他还说，福西亚人驾驶的不是商船，而是50桨的战船。最近出土的一组公元前450年左右的希腊式雕塑表明，他们曾经到过安达卢西亚。

贸易获得的利润塑造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物质的追求很快让位于对有修养的娱乐方式的追求。东部的希腊人喜欢看戏，听音乐会，举行宴会。宴会上有美酒可供品尝，有歌手和乐师为客人表演。体育场上，他们为赛跑者和其他运动员喝彩。在家里，他们玩双路棋，享受许多舒适设施。比如在土麦那，许多发掘出来的房子里面都有陶制大浴缸。

1948年到1951年间，雅典不列颠学院和安卡拉大学的考古学家们指导了土麦那的首次发掘。阿克任·阿克基尔是土耳其的首席考古学家，从1966年开始就在那里工作。在发掘古城贝拉克里时，他们找到了最清楚的证据可以证明安纳托利亚城邦的发展轨迹。比如，他们了解到，这里最早的居民不是希腊人；古城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上半叶建成的；后来有一个民族住在这里，与北方的特洛伊和东方的赫梯人进行贸易。

如出土的大量陶器所示，第一批希腊移民爱奥尼亚人在公元前10世纪来到这里。他们在一个小海岬上定居，只有一条路与大陆相连。他们建起了单间的泥砖房，在上面开一个通风口，把烟从茅草房的屋顶放出去。在过后的一个世纪里条件有所改善，海岛得到平整，居民搬进住宅，砌起了围墙，在围墙里居住的人家有500户之多。希罗多德写道，100年后城邦扩大，从爱奥尼亚的殖民地克勒芬来的难民只能在爱奥尼亚人出城庆祝宗教节日的时候才能找到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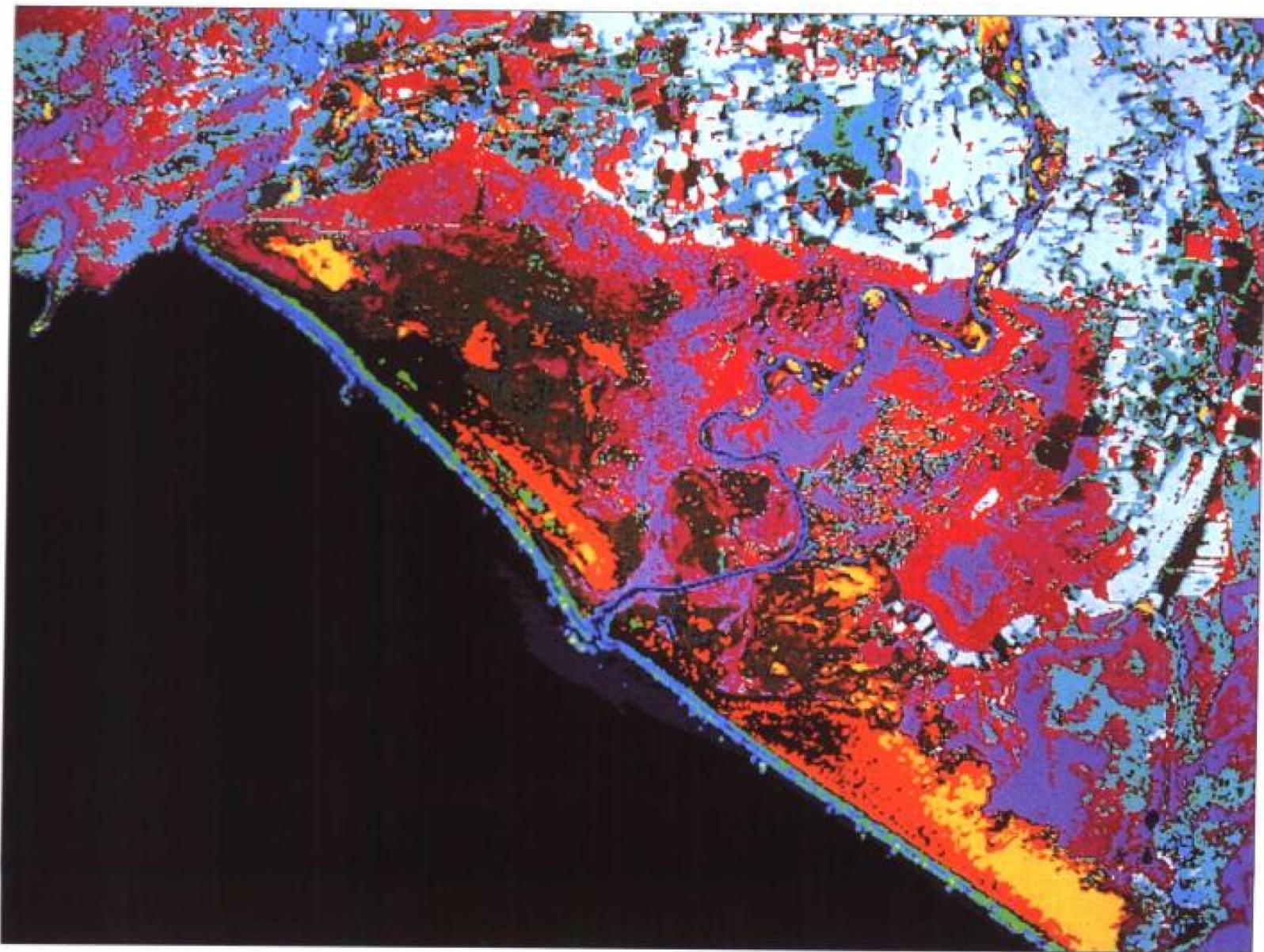
爱

奥尼亚的土麦那繁盛起来，分享着公元前8世纪共同的繁荣。大多数的古希腊人相信荷马就出生在这里。从考古学

家发现的火灾遗迹来看，许多海港都毁于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大火。不过，古老的士麦那不久后重建，而且更加系统。还修建了一个雄伟的雅典娜新神庙，阿克基尔说它是“小亚细亚东希腊世界最早最精美的宗教建筑”。

■ 这是一张赞塔斯河流域的卫星地图。上面用颜色示意利西亚海边的水土流失情况。图中右上角向中央延伸的蓝线就是赞塔斯河。公元前500年左右，大陆架坍塌造成下陷，即图上红色三角地区。山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冲击下来的泥沙被河水带入大海，逐渐填平了低地，把大多数人类聚居的遗迹都埋在了地面10英尺以下。水土流失的情况今天还在继续。深蓝色部分表示新的沉积，进入图上黑色的地中海。

尽管古代士麦那的历史曲折传奇，公元前600年它又遭受了一次戏剧性的转折。当吕底亚人入侵海岸地区的时候，士麦那尸横遍野，大伤元气。入侵的结果是破坏性的。直到三个世纪后移居别地，士麦那一直都没有恢复以往的重要地位。同时，据斯特拉波说，“它一直保持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发掘者发现了继续居住的证据，但是到了公元前334年城邦才得到恢复。亚历山大把它重建在贝拉克里的南部，帕戈斯山的山坡上。士





麦那，也就是今天的伊兹密尔仍旧站在那里。斯特拉波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在公元前1世纪末笔耕不辍，并把这里称作他那个时代爱奥尼亚最精美的城邦。

米利都从第一任吕底亚王开始，以后的11年每年都要遭受恶意的袭击，直到吕底亚人按照特尔斐神谕的指示谋求和平。那时，这个城邦所在的海湾口上的小海岬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要求了，于是它率先派出了拓殖队伍开往达达尼尔海峡和波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马尔马拉海，并最终到达黑海。在吕底亚王的允许下，第一支拓殖队伍定居在阿拜多斯，离特洛伊东北不到20英里。更多的聚居点很快在马尔马拉海沿岸建立起来，后来，他们又到了波斯普鲁斯海峡，大规模的殖民运动在黑海岸边展开。最后据说米利都成了90个殖民地的源头，这可能有些夸张。

在家乡的米利都人进行着另外一种探索。这里是希腊物理学的摇篮，大概它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要算泰勒斯了。他喜欢思考物质的本原，认为水是物质的基本元素。在学问的运用方面他也颇有名声，包括根据埃及金字塔的阴影的长度来计算它的高度，预测日食等。因为疲于应付有些人对他过于关心抽象问题的批评，他曾经显示过运用学问的能力。收获前他租下了城里所有的橄榄油磨坊，因为天文学的知识告诉他今年橄榄油有个好收成。当丰收如期到来的时候，他大赚了一笔，并借此机会推广哲学知识。

在安纳托利亚大陆的希腊城邦中，米利都整整一代人都在反抗波斯的统治。波斯统治动摇的时候，那里的人民表现出了不屈的信念。公元前499年，他们在苦难的爱奥尼亚人反抗阿契美尼德王朝时充当先锋，其他的城邦群起响应，雅典也派出了一只小舰队支援。

起义初期获得成功，推翻了萨狄斯王朝，除了有波斯重兵把守的卫城外，所有的城镇都被烧毁了。但是对于米利都来讲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胜利。五年后，起义遭到镇压，米利都大部分的

■ 在东利西亚的海岸平原上，奥地利的一位发掘者恢复了伯里克利王的神龛(见下图)。他在山脚下的利米拉进行统治，上面钱币上的头像就是他。这位精力充沛的安纳托利亚人成功地平衡了他那个时代的两大对抗势力。尽管名为希腊领袖和抗击波斯的英雄，他实际上是为波斯王朝服务的君主。这个34英尺×22英尺的神龛是在他死后建造的，大概是公元前325年。





男人都被杀光了，女人和儿童则沦为奴隶。幸存下来的男人先是被送到苏萨成了囚犯，后来又到了2000英里以外地处波斯湾头的安比为大流士一世的海军效命。这场灾难给希腊带来了巨大的悲哀。在雅典，一部名为《沦陷的米利都》的悲剧上演的时候，观众号啕痛哭。作者被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名处以罚款，一道法令也很快颁布下来封杀这部作品。

但是米利都幸存下来，甚至还恢复了往日的重要地位，尽管这时淤泥已经把它移走了近五英里。不过，公元前4世纪时，在哈利卡纳索斯相比之下它黯然失色。哈利卡纳索斯位于南面40英里以外，曾经处在卡里亚王朝的掌握之中。卡里亚王朝与波斯帝国以合作代替对抗，希望借此有所成就。

哈利卡纳索斯的王位是从母系一脉相传下来的，所以王子惟一能够接近王权的办法就是和自己的姐妹结婚。公元前377年，这个城邦最著名的统治者摩索拉斯就是这样做的。和他的先人一样，摩索拉斯乐于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名义执掌大权，在名义上成为波斯王朝的一名封疆大吏，或地区总督。但实际上，他几乎完全拥有自主权，并借此来推行雄心勃勃的希腊化运动。

摩索拉斯决定定都哈利卡纳索斯，并把它建成他现代化计划的示范城市。几个小城镇的人口都被并到这里，人口长了四五倍。他还在伯德鲁姆半岛建立了另外一些希腊式城市供内陆来的卡里亚人居住。因为许多人都是牧民，所以还在老居民点设立了岗哨，以防这些人逃回原籍。

公元前353年摩索拉斯驾崩，他的妹妹兼妻子埃特米西亚对他念念不忘。据说她每天喝酒的时候都要在

■ 这是一架土耳其军用直升机正载着一箱珍宝起飞。1994年奥地利的发掘者用它从利米拉卫城运送雕像和浮饰到低地城市。这些雕像在地震和大火中毁坏，复原后它们永久地陈列在安卡拉的博物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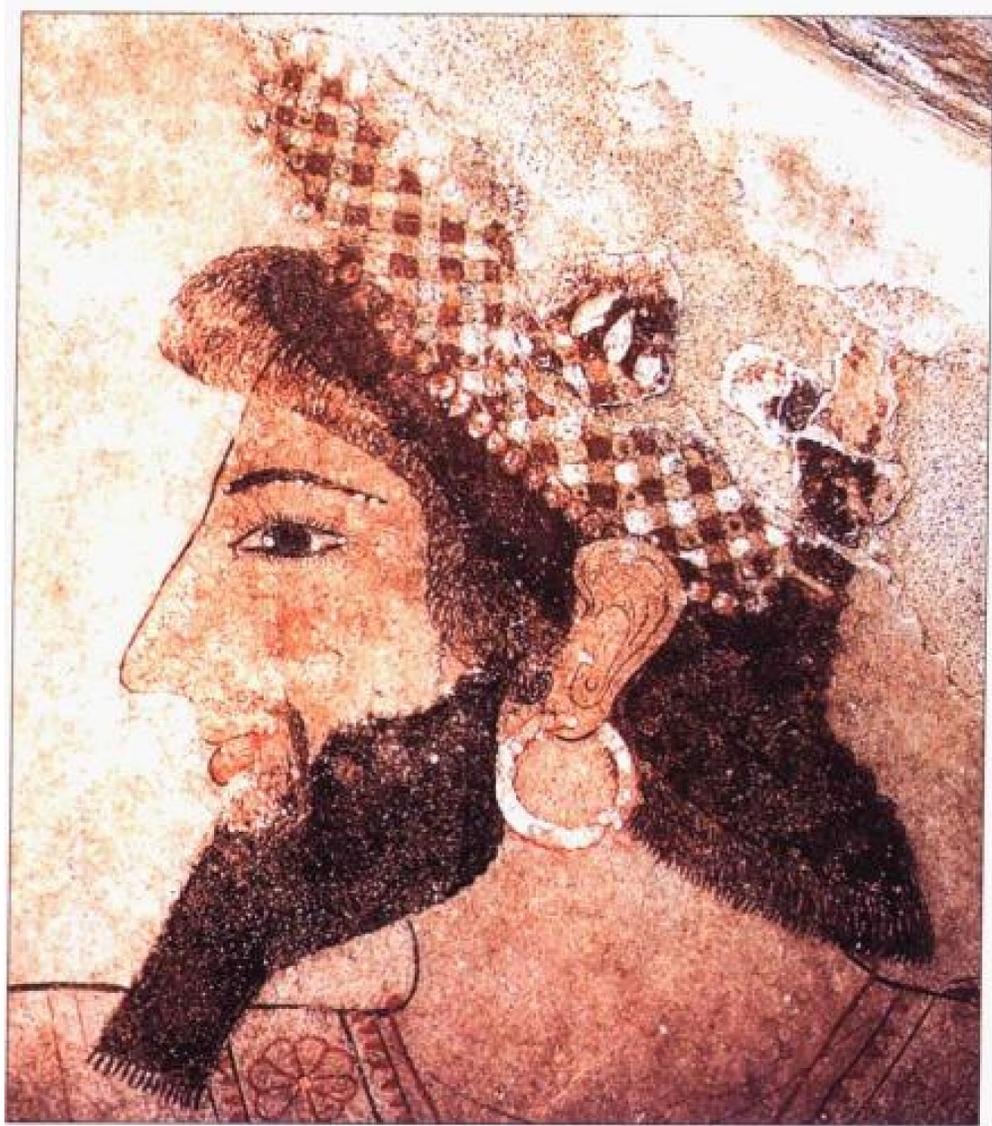
酒杯里放一点哥哥的骨灰。她还决定修建一座巨大的陵墓，以一个建筑奇迹来纪念她的哥哥，王陵也因此得名(见 154-155 页)。这座陵墓分级而建，每级都排列雕像，陵顶架设战车，由四匹马牵引，离地高 140 英尺——大概相当于 11 层楼的高度。

后来这座纪念碑在地震中受损，15 世纪时最后毁于圣约翰的骑士十字军，圣约翰后来用纪念碑的石头建造伯德鲁姆城堡。大英博物馆馆长助理查尔斯·牛顿发现了城堡的残迹——66 座雕像，并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将其运到了大英博物馆。

西海岸的另一座奇迹月神庙在以弗所遭受了同样屈辱的命运。它完全消失了。部分石料用于修建在它遗址上面的山坡上的圣约翰教堂，其余没有价值的部分则被淤泥埋没。它的时代一直延续到 4 世纪基督教取得胜利，在这以前，月神庙一直都是安纳托利亚圣所中的佼佼者。

对月神的崇敬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在希腊殖民时期以前。根据斯特拉波和帕萨尼亚斯的说法，这个城邦第一批爱奥尼亚移民者继承了当地安纳托利亚人的妈祖崇拜。近期在这里发现的迈锡尼陶器证明，青铜时代希腊人就和当地的宗教中心有过接触。

最早的月神庙建于公元前 8 世纪，后被高加索来



■ 上图这个绘制精美的头像出土于一座利西亚人的坟墓，画的可能是墓室的主人，名字无从可考。大约在公元前 475 年，他下葬在埃尔马勒山的石壁里，墓室呈长方形，四周有石柱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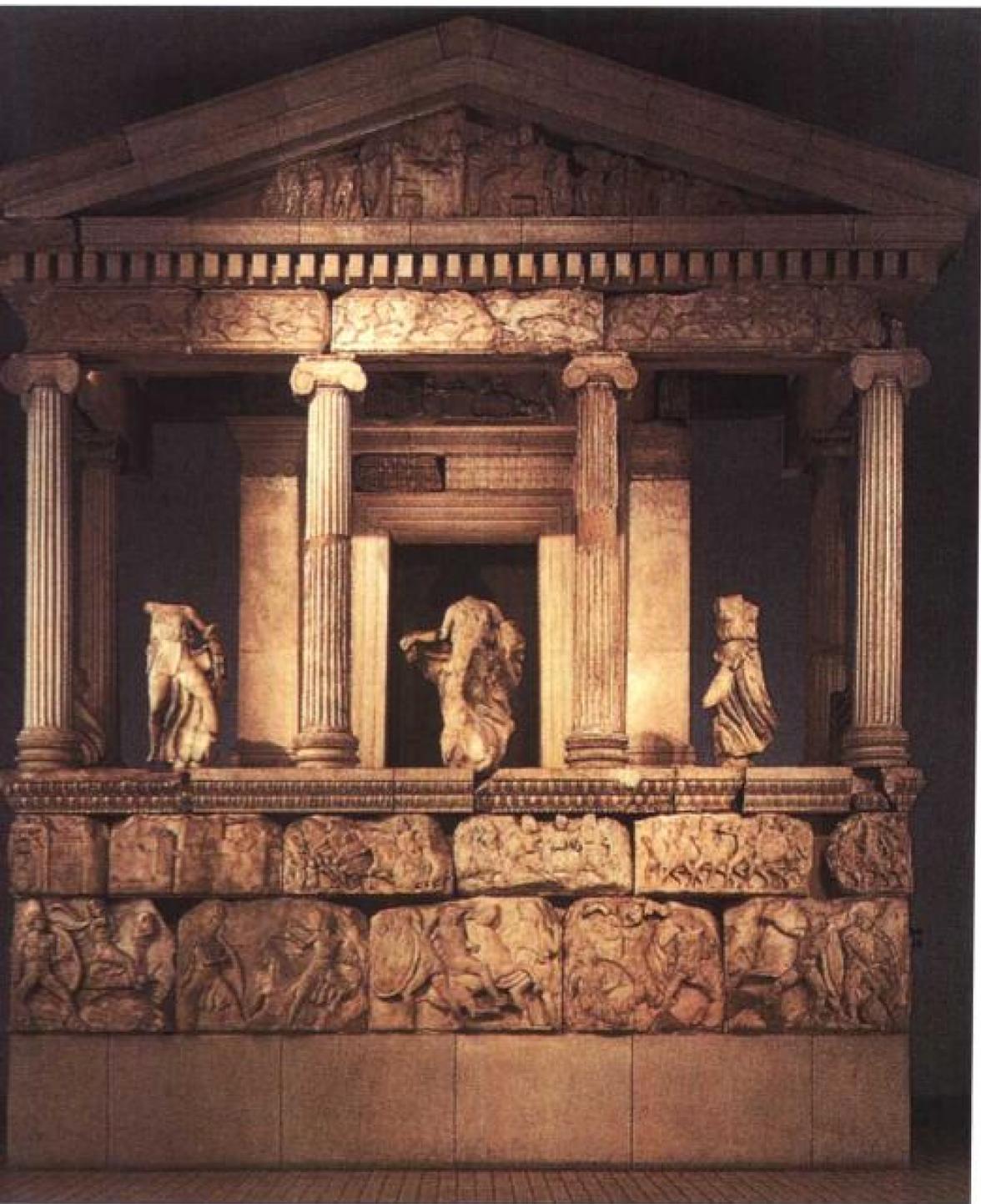
■ 右图这座涅瑞伊得斯的纪念碑是利西亚的陵墓中最希腊式的了。在土耳其苏丹的允许下，1842 年查尔斯·费罗斯把它带回大英博物馆，今天它还站在那里。石柱之间飞扬的仙女就是涅瑞伊得斯——她们对航海者和蔼可亲，是大海智慧的老人，海神涅柔斯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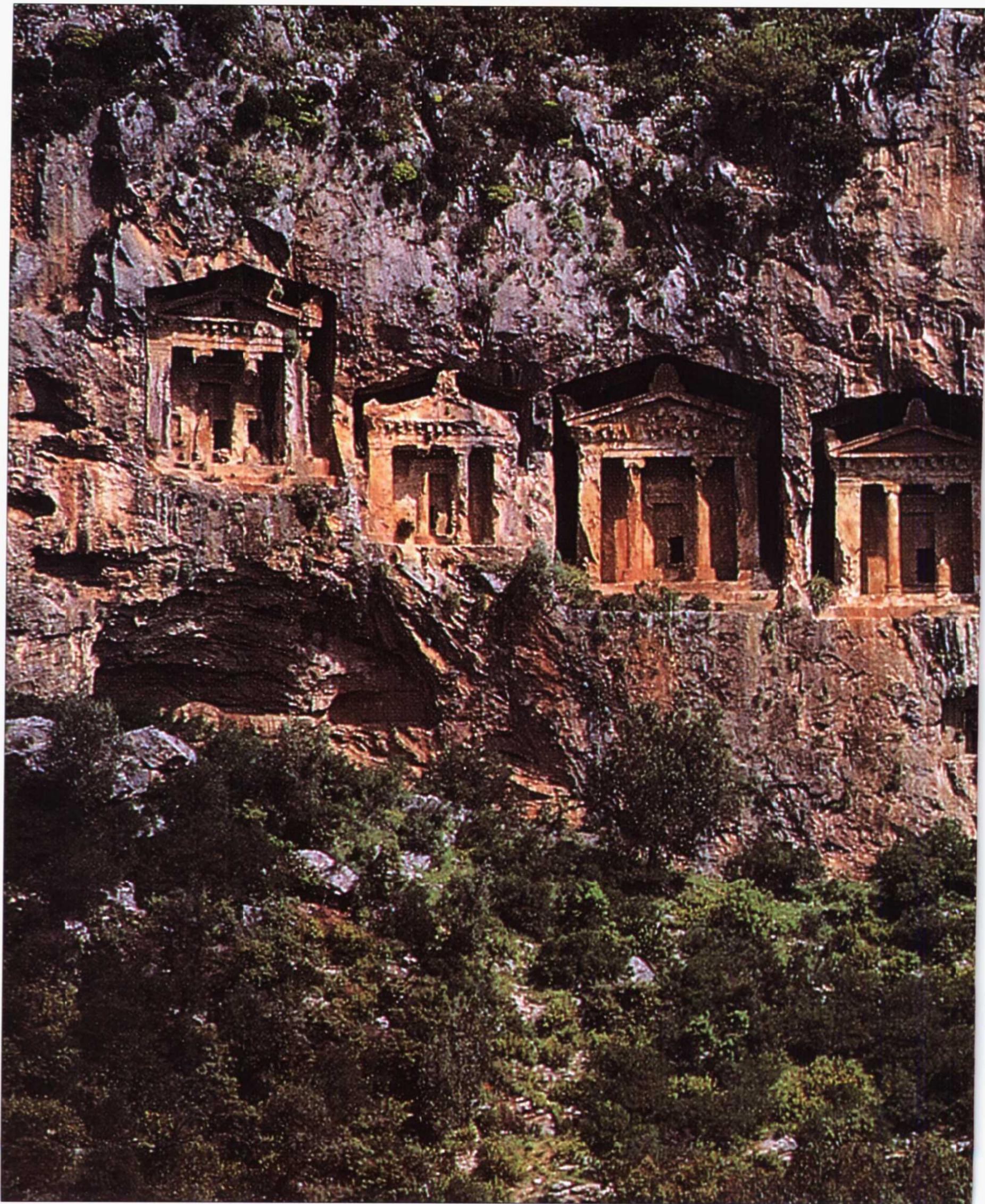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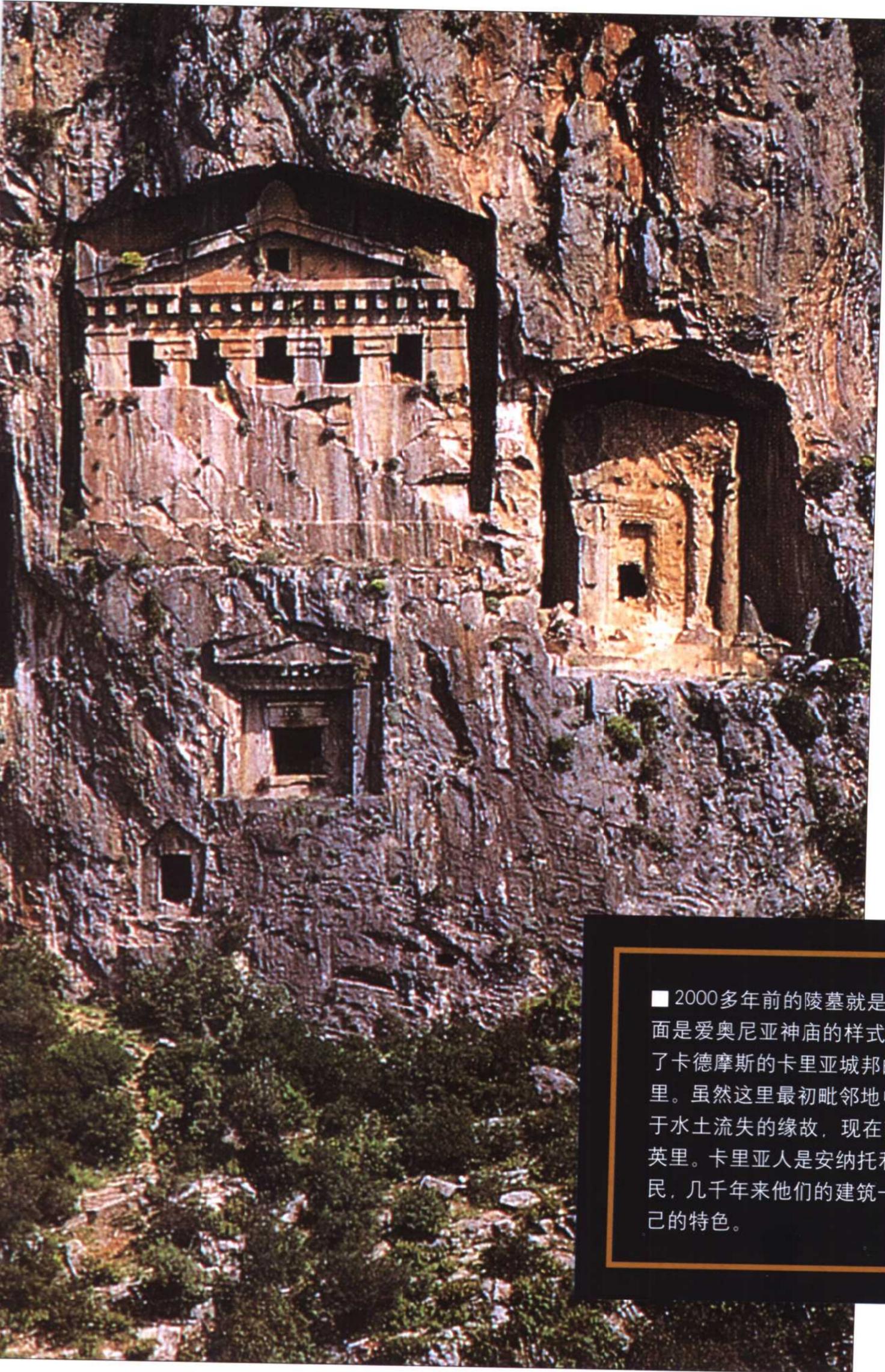
的辛梅里安人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伟大的建筑。它是矗立在希腊世界中的两大建筑之一，是全部用大理石砌成的第一座神庙，虽然后建，但规模更大。直到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人入侵时它还在修建之中。以弗所人迷信于神的力量，他们从未完工的神庙拉了一条绳子到城邦，有四分之三英里长，希望借此保卫城邦的安全。但是，他们的努力换来了一种矛盾的结果：吕底亚王克罗伊斯摧毁了城市，迁走了这里的居民，但他却留下了他曾经慷慨募捐的神殿。19世纪发掘者找到了上面刻有他名字的石柱残片。两个世纪后，这座建筑毁于大火，火是由一个叫做赫洛斯塔图的疯子放的，他想借此名垂青史——当你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也算是成功了。

这场灾难的结局却令人意想不到，公元前356年着火的那一天正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诞辰。22年后重归故里的时候，这位征服者非常感慨于这种巧合，于是决定重建神庙，而且要更雄伟。他下令将以前以弗所每年交给波斯人的税赋都转移到这上面来。这座从废墟里站起来建筑在设计上和它的前身非常相近。

这个城市和它的神庙一起繁荣起来，特别是在亚历山大的将军和继承者利西麦克斯之后。他决定解决常年困扰的淤泥沉积问题。在圣殿离海1英里多的地方他重建了以弗所。为







■ 2000多年前的陵墓就是这样的——正面是爱奥尼亚神庙的样式——它们嵌进了卡德摩斯的卡里亚城邦的山上的岩石里。虽然这里最初毗邻地中海，然而由于水土流失的缘故，现在离海岸有2.5英里。卡里亚人是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几千年来他们的建筑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



了迫使不愿迁移的居民离开故乡，他公开堵塞了下水道设施，在污水的浪潮中把他们赶出了家门。

这个新建的精美城市后来成了罗马亚洲行省的首府，人口约25万。圣保罗在这里传教的时候引起了一场银匠的暴乱。他们害怕他带来的新信仰会威胁他们利润丰厚的生意，因为月神图像是生意的主要部分。按照传统的说法，耶稣受难之后圣保罗就把圣母玛利亚带到了以弗所。

亚历山大以后的时期里另一个伟大的东希腊中心是帕加马。它的崛起要归功于利西麦克斯，他把财宝都藏在了这里。公元前281年这位将军战死沙场，负责看管财宝的人就用这笔钱美化了城市，并传给了义子欧米尼斯，据说他就是帕加马的第一位国王。公元前230年，这里最伟大的君主阿塔拉德一世痛击小亚细亚的迦拉太人，大获全胜。从此之后，阿塔利德的继承者们与新兴的罗马政权结盟，接管了西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

阿塔利德人宣称自己是古希腊文化的精神继承者，并赢得了艺术资助人的美誉。他们把首都用雄伟的新建筑装点起来。在他们的资助下，帕加马成了小亚细亚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作为希腊式城市规划的范例，它占据了这个地区最令人羡慕的土地，在凯科斯河的两条支流中间，依山势而上，坐落在半圆形的山间平地上。这个规划视野开阔，无论从高处俯瞰，还是从低处仰视，无限美景，尽收眼底。

这个城市的骄傲是它的图书馆。因为没有像埃及人做卷轴的纸用芦苇，抄写员们只好用没有煮过的动物皮。他们用石灰弄松皮上的毛，然后刮毛，拉直，最

■ 这座石棺造于公元前375年的赞塔斯，是为一个叫做帕亚瓦的人准备的，它高20英尺。石棺上的装饰丰富，突出的石横梁仿造木质，棺檐下的狮头向外伸出，周围的雕饰表现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主题。

后用白垩和浮石打光。做出来的书页可以装订成册——按照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羊皮纸。国王收集的书籍可以和亚历山大在埃及的图书馆相媲美。然而造化弄人，那个图书馆到亚历山大就此为止。在马可·安东尼在第二次三巨头统治亚洲的时候，他把图书馆当做礼物送给了他的情人，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

这个城市另一个著名纪念物是大剧院。它高达78层，有1万个座位。著名的宙斯神坛在廊下的一个乐台上，旁边是66英尺宽的观礼台。19世纪末一位年轻的德国工程师卡尔·胡曼发现了神坛。他恢复了上面大部分描写神与巨人之争的浮饰，并把它们送回柏林，成了德国帕加马首都博物馆的拳头展品。

后来出土的石刻受人关注，它们详细记载了2000多年前安纳托利亚海滨一些城市的日常生活规范。凡是拒命不从，掘路求砂或寻宝，任由废水流淌而没有导入公共管道的居民都将受到惩罚。堵塞道路者更要被罚以清除障碍成本的150%。

帕加马最后一位独立的统治者阿塔拉德三世用一种怪异的方式保存城邦的学术传统。他本人是一个隐居的学者，毕生致力于科学，特别是对有毒植物的研究，他用研究结果来试验囚犯。公元前133年，他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就去世了，在他的遗嘱中，臣民们惊奇地发现他要把城邦送给罗马。三年后，罗马平定了前任国王的私生子发起的叛乱，就此吞并了这个王国，作为新建的亚洲行省，那





时这个王国已经包括了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以后几个世纪里，许多海岸城市都达到鼎盛，精美的新式建筑装点其间，但是他们再也没能达到以前那样的学术繁荣。

当罗马大潮席卷西海岸的时候，只有地处最南端的利西亚幸免于难。这个地区死命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在地理上和精神上都抵御着外族的入侵。这是一个满是森林和雪峰的国家，有些山峰高达1万英尺。许多地方山脉延伸入海，到海边危耸的山崖才戛然而止。这里的主要城市或靠海，或驻扎在赞塔斯肥沃的河谷里。赞塔斯河穿过利西亚腹地，那是这个地区最大的城邦，也叫做赞塔斯。这个国家的人口据说不超过20万人。

这片崎岖土地上的居民是在青铜时期从西安纳托利亚迁来的移民。他们可能是卢卡人，公元前14世纪中叶被赫梯人统治，但他们不愿屈服，时常起来暴动。入侵卢卡人的海上居民，曾袭击过塞浦路斯，据说还跟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合谋，于公元前1220年入侵埃及，被法老王迈尔奈普塔击退。后来他们又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发动了一次进攻，被拉美西斯三世击退。

荷马对卢卡人的了解来自他们较近的名字，在《伊利亚特》中他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特洛伊一起英勇地抗击迈锡尼的希腊人。从考古资料判断，第一批到达利西亚的移民是来自罗得斯的多利安人，他们大概从公元前700年起就开始向这里渗透，并控制着大陆外的岛屿。不过，他们在东部边界的费舍里斯建立起独立的殖民地，这里与世隔绝。而在别的地方，土著居民还保持着领土的完整。

利西亚是西安纳托利亚惟一一个反抗吕底亚王克罗伊斯的地区。虽然他们屈从于波斯，但经过了一场惨烈的赞塔斯战役。保卫者们宁可将卫城和妻儿一起烧掉，也不愿意看着城邦——他们深爱着的城邦陷落在敌人的手里。然后，他们转过头来继续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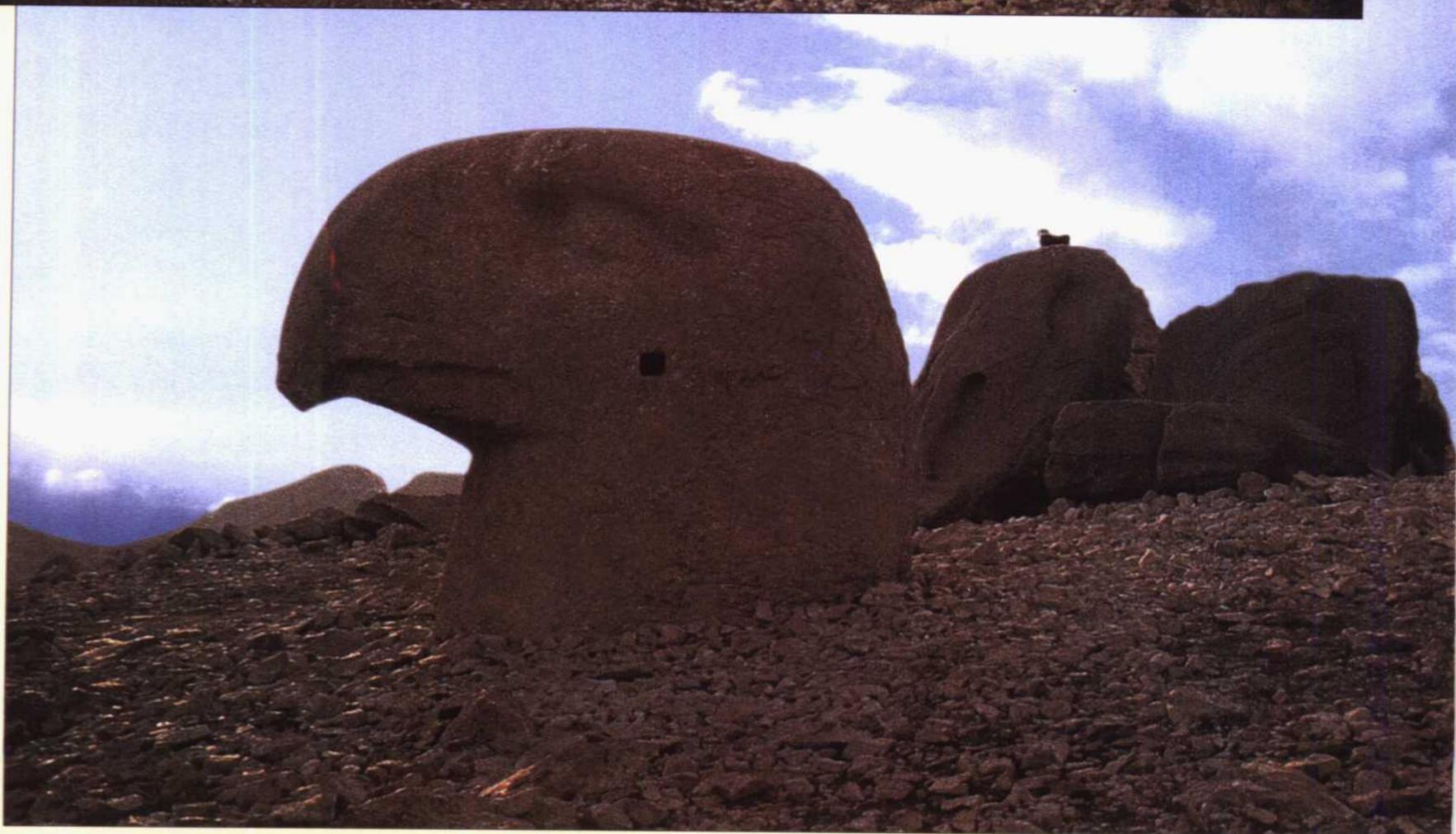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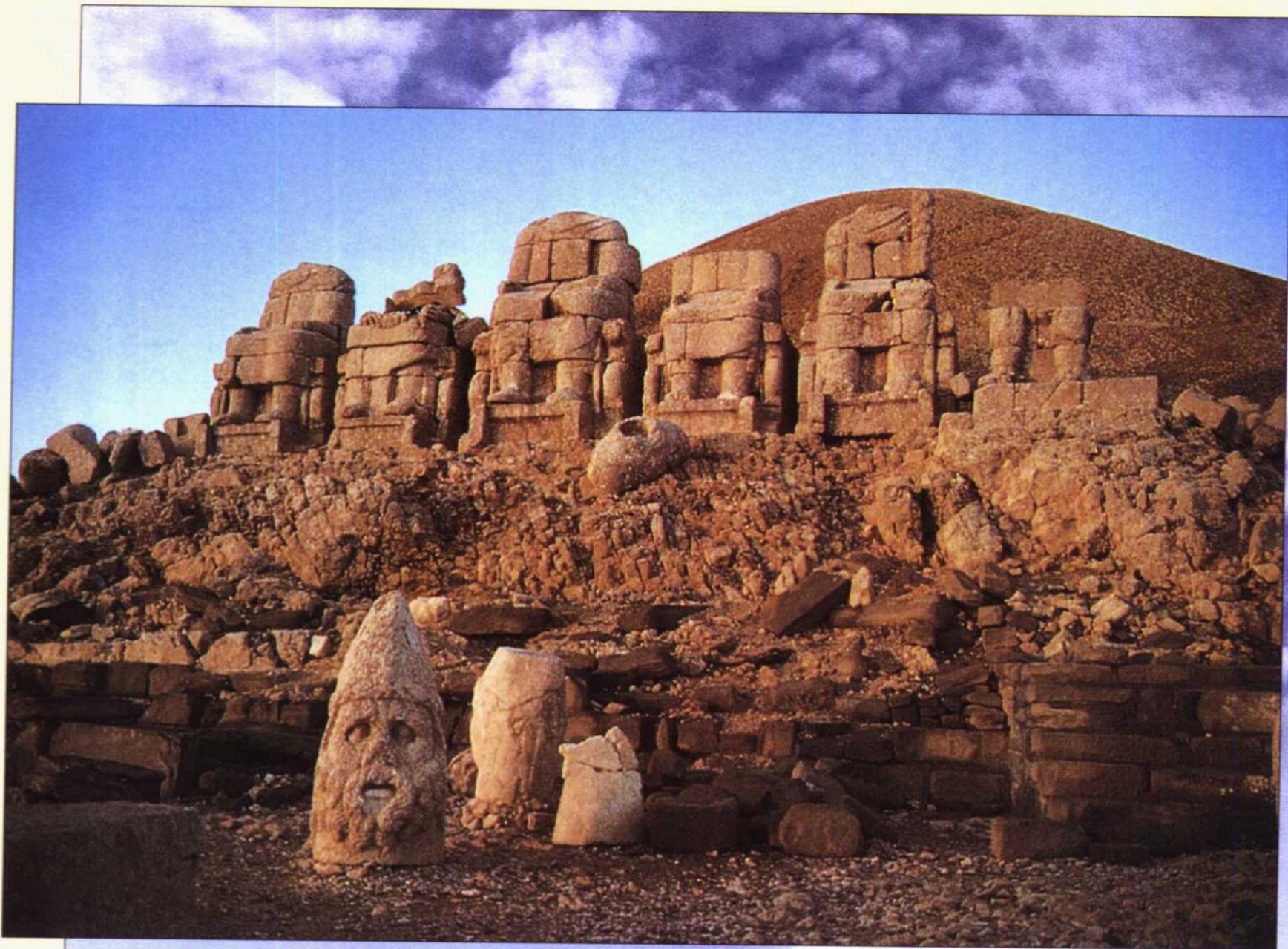
规模宏伟的希腊文明

HELLENISM ON A GRAND SCALE

安纳托利亚历史上曾叫做塞琉古王国，要不是一个平庸君主的超级狂妄，这里或许成了被历史遗忘的土地。土耳其东南的南鲁德·达夫山顶立满了巨大的石像，那是塞琉古一世建造的，以此来纪念自己和祖先，这不只是极度自我的纪念碑，也是希腊文化影响的宏伟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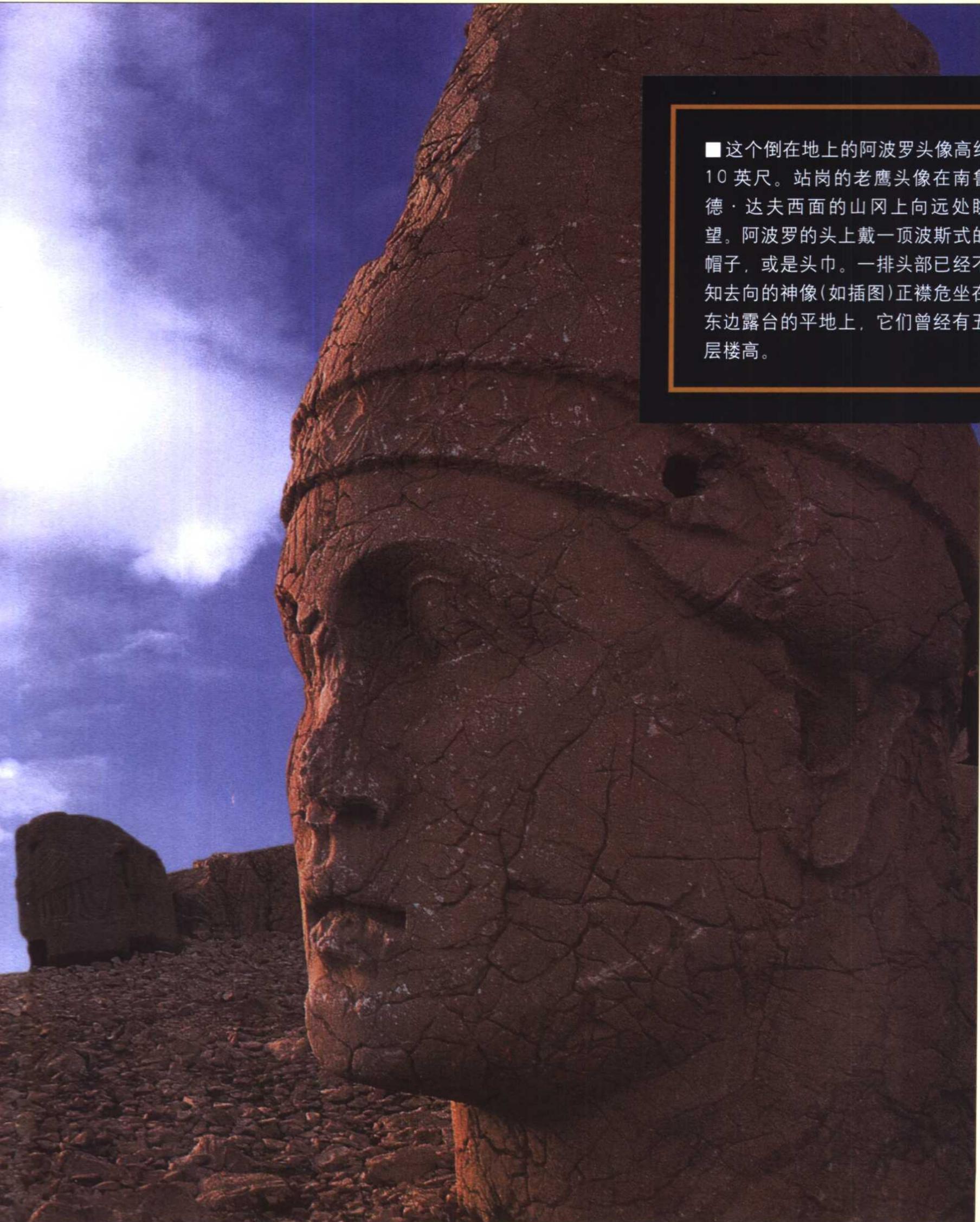
因为生来就是波斯人，还是王子，因此塞琉古士深感有必要把希腊的文化融入到他伟大的工程中。希腊的铭文装饰着雕像，描述着交杂在一起的希腊波斯诸神。这些神像布满了东西两面的山冈：宙斯—阿胡拉·玛兹达，阿波罗—密特拉，赫拉克利斯—威利塔腊玛。塞琉古士甚至通过亚历山大母亲的血缘关系声称自己和希腊人沾亲带故。

在塞琉古士的纪念物当中，惟一保存完好的就是那只站岗的鹰了，如左图，它站在北面的山冈上，凝视着现在这片荒凉的土地。在整个安纳托利亚和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它都是永恒的象征，是这个遭到废弃的圣堂的装饰。在这里，人们会发现东西方的宗教、艺术和政治彼此融合，就像地震过后这里满地交错混杂的石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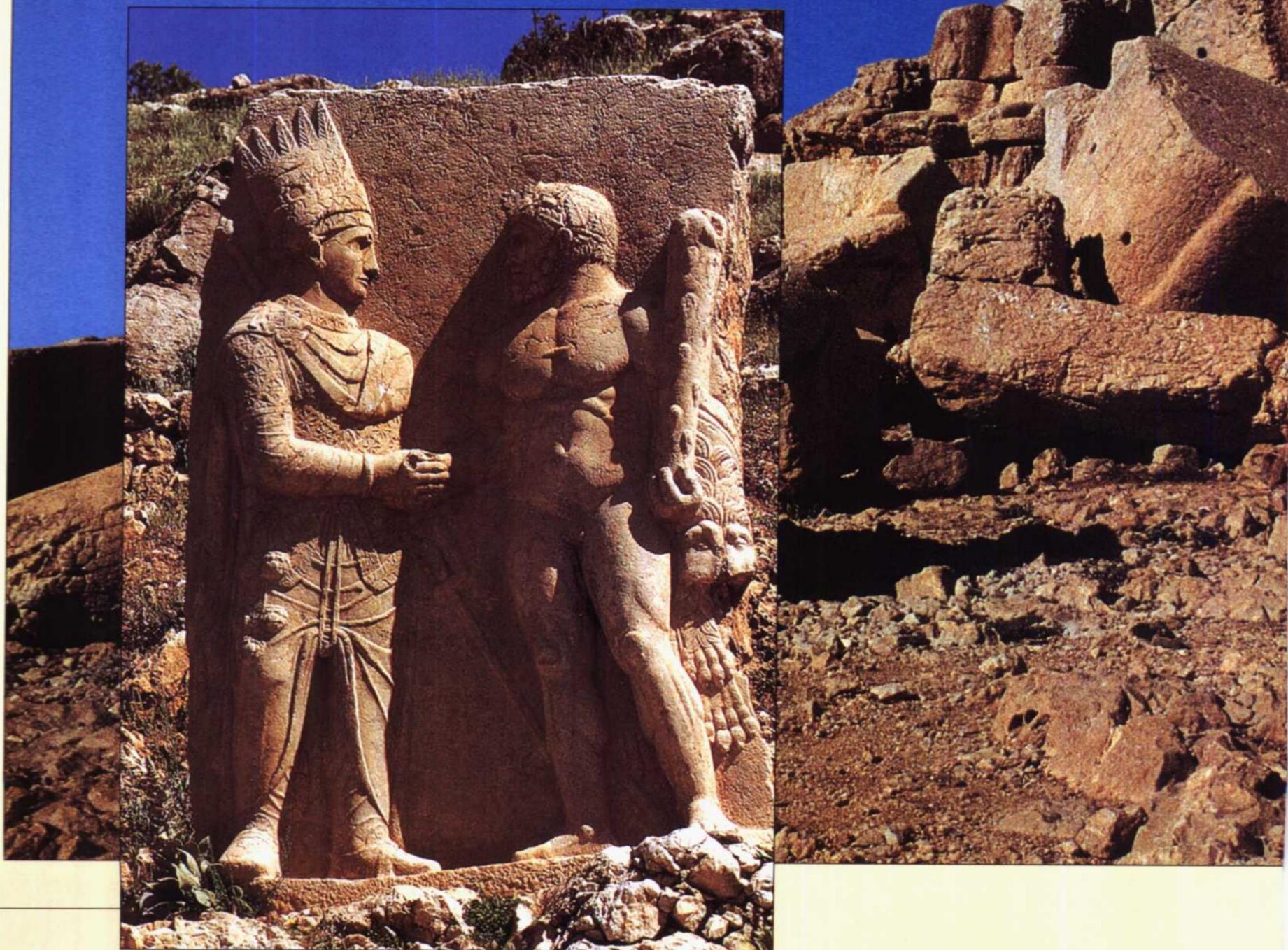
174

ANATOLIA: CAULDRON OF CULTURES



■ 这个倒在地上的阿波罗头像高约10英尺。站岗的老鹰头像在南鲁德·达夫西面的山冈上向远处眺望。阿波罗的头上戴一顶波斯式的帽子，或是头巾。一排头部已经不知去向的神像(如插图)正襟危坐在东边露台的平地上，它们曾经有五层楼高。

■ 在最右面，宙斯是整个纪念群的主神，立在建造者塞琉古一世的前面。塞琉古在一个雕像的基座上写道，宙斯的祭坛是他的王国“最高的屋脊”，“是与天上宙斯的宝座最接近的地方”。图中左面是塞琉古的父亲，他向赫拉克利斯问好。浮雕的样式和人物的造型反映了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赫梯文化。







直到最后一个人。500年后，他们的后代继续以相似的方式反抗罗马将军布鲁图，在围城战役中只有150人幸存下来，许多人也都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对利西亚语言的了解得益于一些较大的碑刻，其中大部分都是上层阶级自己和家人陵墓里的铭文。就卢威语而言，这是印欧语系当中一门有着两千年历史的语言，它的字母多借用多利安人的希腊字母。它没有统一的书写形式，铭文中大多夹杂着希腊语或亚拉姆语。这种语言在公元前3世纪就死掉了，而希腊语则成了古代世界的通用语言。

这些陵墓(见168-171页)本身就是对利西亚最好的纪念。有些陵墓可是最古老的，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墓室里面有垂直搭建的柱子，上面架着棺椁。另外的那些——嵌在岩石中的——采用住宅的样式，为那些学者保留一个明显的本族样式，而普通居民则用较易腐烂的木头做材料，这在附近广阔的森林里随处可得。

1838年英国学者查尔斯·费罗斯爵士探访赞塔斯的时候发现这里文物成堆。他的日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英国的一艘海军舰艇来到这个地方，带走了70个巨大的箱子，里面全都是雕塑。在伦敦，就像40年前埃尔金的大理石雕像到来的时候一样，这些雕像也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它们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赞塔斯厅里，直到现在还是人们参观的热点。

1950年以来，法国的考古队就在赞塔斯和附近的区域活动，土耳其人则在海港城市帕塔拉不停地发掘。因为当初建筑主要是用木料，这限制了进一步的发掘。不过考古学家们还是探明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这里在希腊时代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张，城市的毁坏时间

■(右图)这个美丽的陶制塑像是爱神阿佛罗狄忒，公元前150年在伊奥利亚的密里纳雕成。她侧首右视，大概是在看厄洛斯，失去的左手中可能握着一面镜子。这座雕像反映了女神爱欲炽热的一面，而安纳托利亚人则习惯把她描绘成充满童真或是受人仰慕的形象，这丰富了习俗。



也可以确定为波斯围城时期。在西南2.5英里处还发现了一个神殿遗址，包括勒托神庙，勒托是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的母亲。一大批小雕像被扔到了圣泉里，作为对神祇的供奉。

作为独立实体的利西亚结束于43年，那时国王克劳狄乌斯直接统治着它的城邦。然而，在罗马时期这个地区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米拉和它的海港安德里亚克斯一跃成为主要城市。运往罗马的埃及粮食要在这里转运，圣保罗被通缉时，从耶路撒冷逃往罗马也在这里换船。后来圣尼古拉定居在这里，4世纪时他是这里的主教，就是后来著名的圣诞老人。

在罗马时代长久的和平时期，西安纳托利亚人的独立精神逐渐消沉。然而希腊文化，就像富有想像力的火花，激发着安纳托利亚人在艺术、宗教、建筑以及政治上的希腊理想，并燃遍了整个地区。希腊文化被商人和航海者带到了附近的国家和更远的地方，还被当地的土著居民和过路人争相观察和模仿，后来又随着亚历山大的军队四处传播。希腊文化在远土扎根，靠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它明显的优越性。非常简单，在当时科技的限制下，它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生活模式。

然而，当希腊文化东行时，它遭遇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安纳托利亚承担起了它的历

代表着国王和他的神，还有一排祖先的雕像。塞琉古士把他父亲的血脉追溯到了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统治者，母亲的血脉追溯到了亚历山大大帝，这种双重的皇族继承关系就是为什么他选来陪伴左右的神祇会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原因。

长期以来的地震和侵蚀毁坏了大部分的雕像，留下的是一片光怪陆离的混杂。尚未完工的作品和巨大的头像共同分享着国王的最后安息之地。然而，这样的怪异和宏伟不止是一位君主狂妄野心的纪念物，更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的一座丰碑。长期以来，安纳托利亚在古典历史学家的眼中一直是一块有着传奇君主和巨大宝藏的地方。而现在，考古学家和学者们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座惊人的文化大熔炉，在这里，欧洲、亚洲和安纳托利亚的文明交汇到一起，共同创造出诸多丰富而绝妙的奇迹。

神庙——逝去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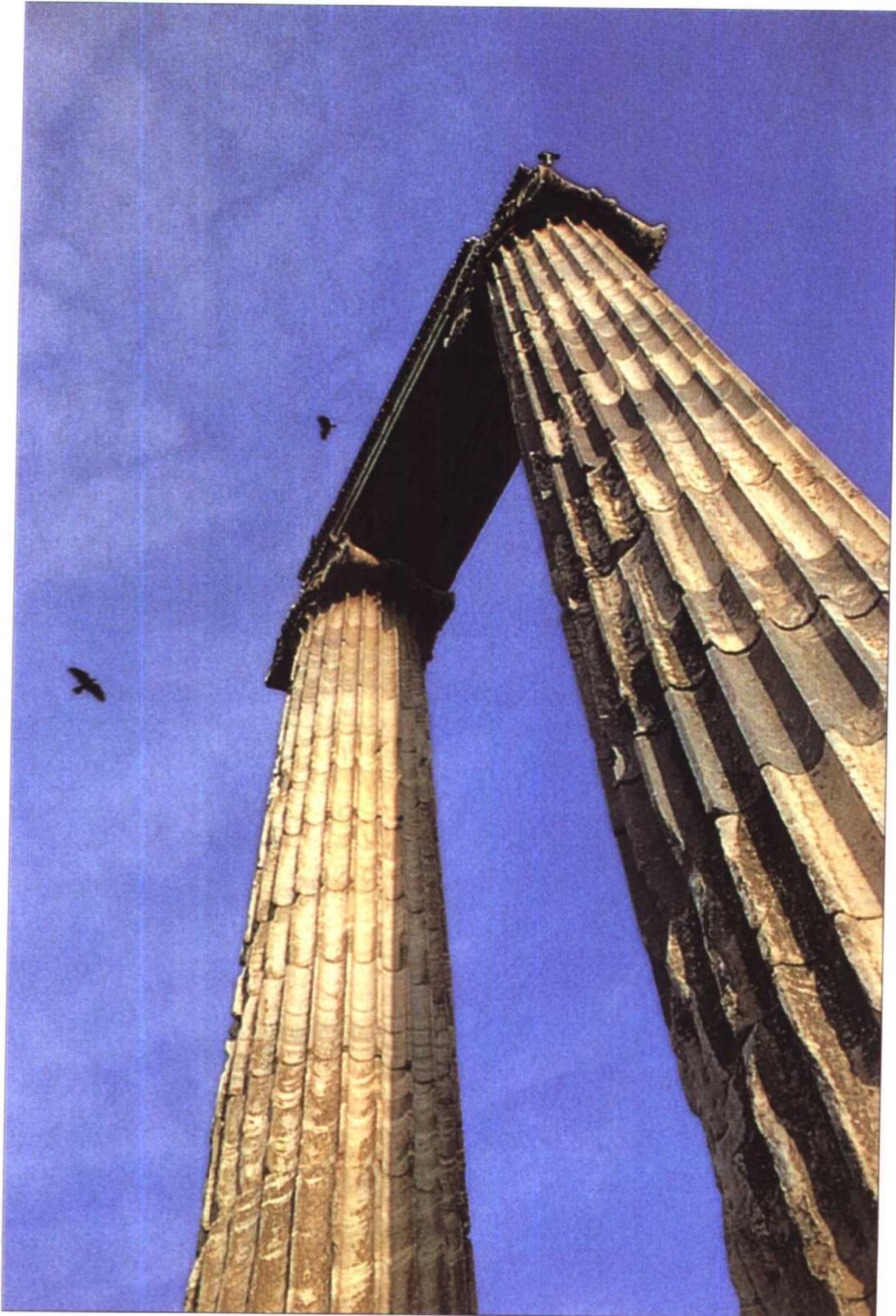
TEMPLES OF VANISHED DREAMS

在狄杜玛，阿波罗神庙的两根门柱和2000年前一样高耸入云。即使是一片废墟，这座雄伟的建筑也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过去，它内部的庭廊也在回应着曾经居住其中的神祇的教诲。在整个安纳托利亚，还有一些相似的希腊和罗马胜地，地中海的人们成百上千地蜂拥而至，只为求得驾驭自己的生活的能力。这些地方通常都和水联系在一起——圣泉从地下深处汨汨流出，带来那些地下力量的信息。

有些圣地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圣堂和神庙都绕泉水而建。有着预言能力的男女神使把那些信息解释为教化的需要。这些地方和神使的声名很快传播开来。靠着那些所谓的咨询人收取的咨询费——人们来这里祈求平安、健康和安宁，神庙得到了扩建。

这些宗教场所庆祝的主要神明是希腊的阿波罗。他是预言和康复之神，也是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父亲。与其他的神相比，他更受人尊敬。虽然对阿波罗的崇拜可能源于安纳托利亚，但他最著名的圣谕神坛却在希腊的特尔斐。那里，中年女巫打扮成处女样坐在支架上，身上堆满了切碎的红色树叶、大麻和大麦，然后浇上橄榄油焚烧。人们相信这会让她见到阿波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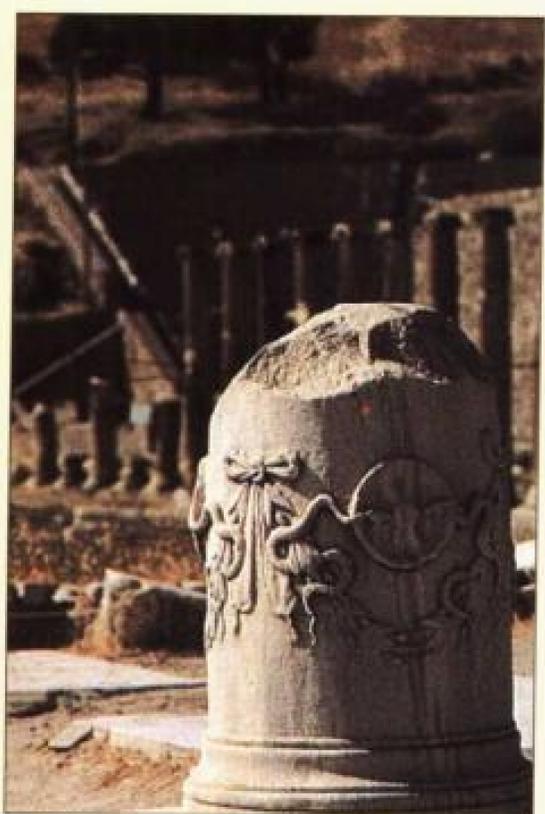
康复中心

A CENTER OF HEA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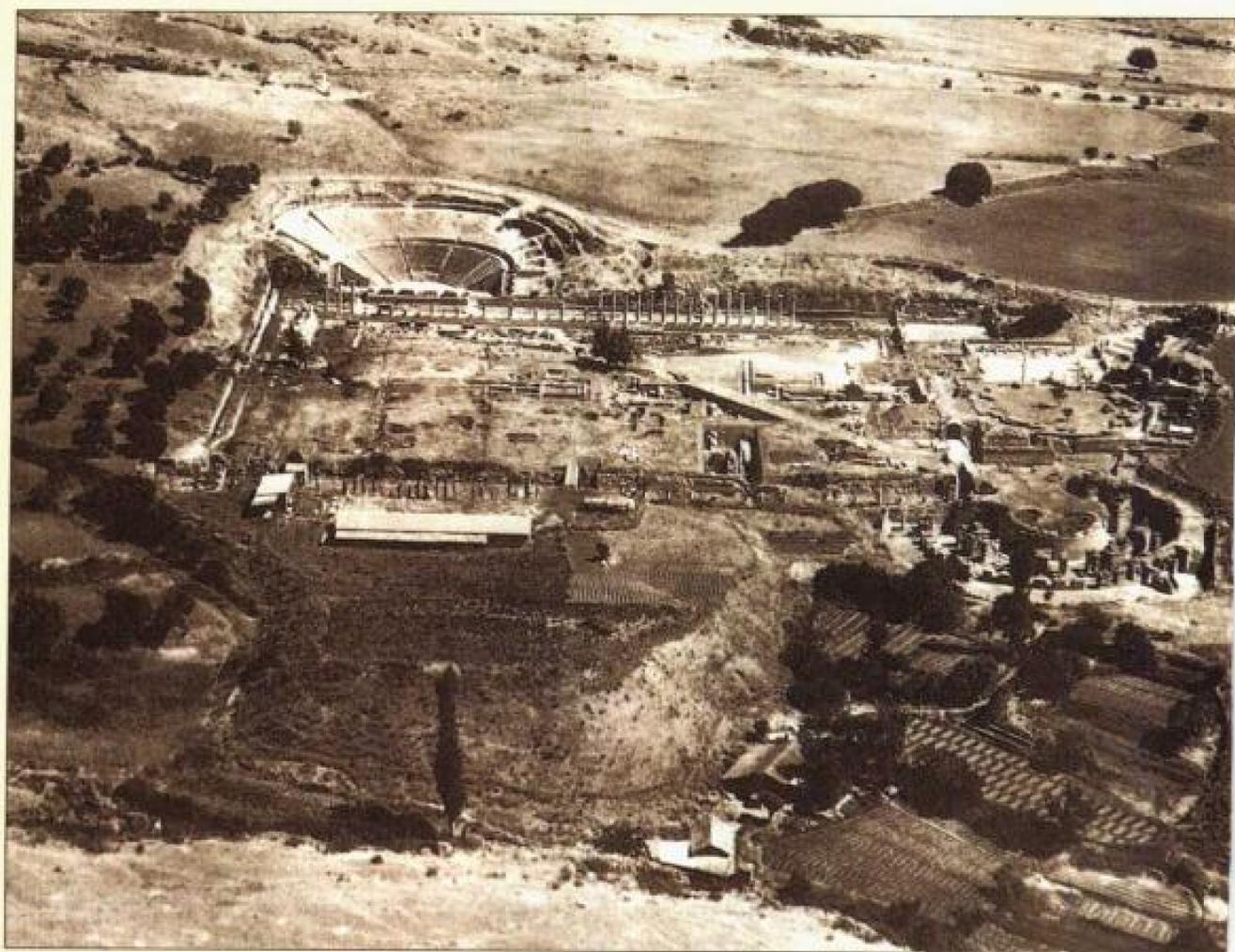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著名的康复圣地，位于卫城脚下，帕加马就高傲地立在这里。人们来这里治疗疾病。如下面的卫星照片所示，这里设施齐全，其中包括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一间图书馆，一条柱廊和一个有3500个座位的剧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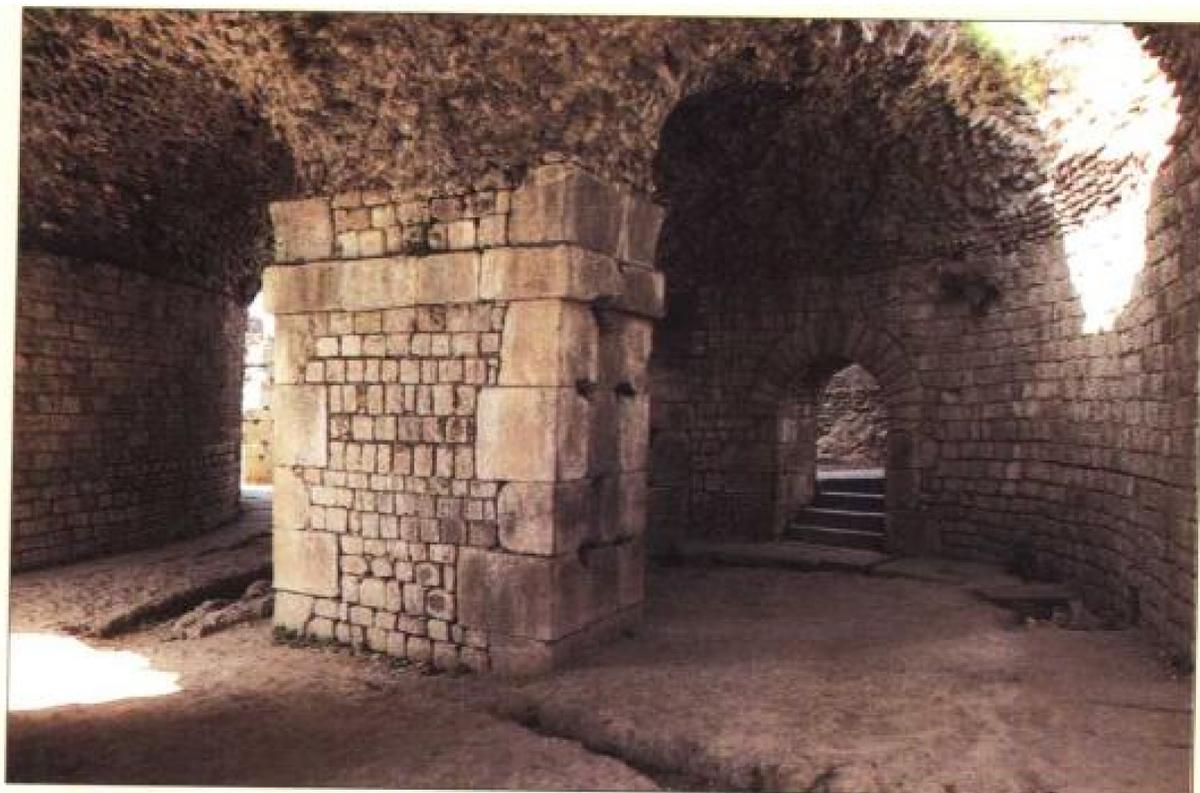
康复手段有泥疗、灌肠、药疗、理疗、食疗、戏剧治疗和梦的解析。得到神启的梦据说对治病是最重要的。患者叫做梦疗者，晚上被带到神庙当中，躺在一张席子上发梦。这对有些人来说疗效奇佳。但是对于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来说，梦境是需要解释的，因此梦疗者彼此并且和教士讨论梦境，得出治疗的办法，然后遵照而行。

2世纪的一位游客阿琉斯·阿里斯泰德将他的梦境写成了书。当神明直接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觉得“解脱、力量、舒适、安逸、精神高涨和所有好事情”。不过，13年间他不断地返回治疗，这说明像他这种梦疗，效果是暂时的。



■ (左图)阿斯克勒庇俄斯一个祭坛的底座上饰有橄榄花环、玫瑰花环和蛇。因为蛇每年都要蜕皮更新，所以它和阿波罗和阿斯克勒庇俄斯联系在一起，以此表明他们具有使万物更新的力量。





■ (上图)治疗大厅里这个环形的地下室连接着地下的一条通道，通往建筑中心的圣泉。人们饮用这里受到轻度辐射的泉水，并在水中洗浴，借此治疗各种疾病。



■ 下面的这对眼睛和耳朵是治疗的见证。它们为铜制，用以表达两名患者的感激之情。上面的蛇提醒人们注意，蛇是阿波罗和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圣物。蛇在阿斯克勒庇俄斯受到保护，据说盲人的眼睛被蛇舔过之后会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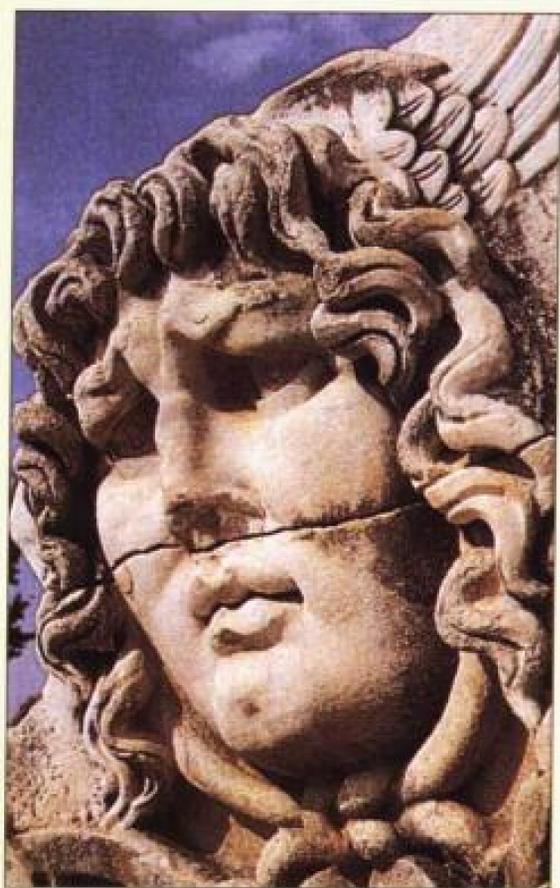


预言之席

THE SEAT OF PROPHECY

因为神使的缘故，狄杜玛的阿波罗神庙长期享受着与特尔斐神庙并驾齐驱的盛名。从古代到公元前494年，神使一直由布兰奇迪家族的男人充当。这个家族是一个漂亮牧人的后裔，阿波罗爱上了这个牧人，赐予了他预言的天赋。公元前494年，神庙的保护者米利都人被波斯人打败，布兰奇迪家族被逐到中亚，神庙也遭到洗劫、焚毁。150年后，当地人重建神庙，派了一些女人担当神使。

神使们是如何工作的外人不得而知。毫无疑问的是，她们在仪式中使用了内庭中流出来的泉水。有可能是因为元神出壳或神仙附体，所以她们能接受神的信息。但是，1901年出土的铜质关节(右面)说明她们可能使用了铸件。这个东西有一对，属于一位遂了心愿的求法者，看起来是关节形状的——骰子的前身——希腊和罗马人在赌博游戏中使用。在狄杜玛，这种骨节可能表示“是”或“否”。求法者问一个问题，神使抛一次骨节，答案就出来了。



■ (左图)这个美杜莎的头像原来在神殿正面顶上，现在则到了地上。内厅里有围墙环绕(见下图)，这里只恢复了原来三分之一的高度，有80英尺。这座巨大的神庙长384英尺，宽195英尺，它的石柱高60英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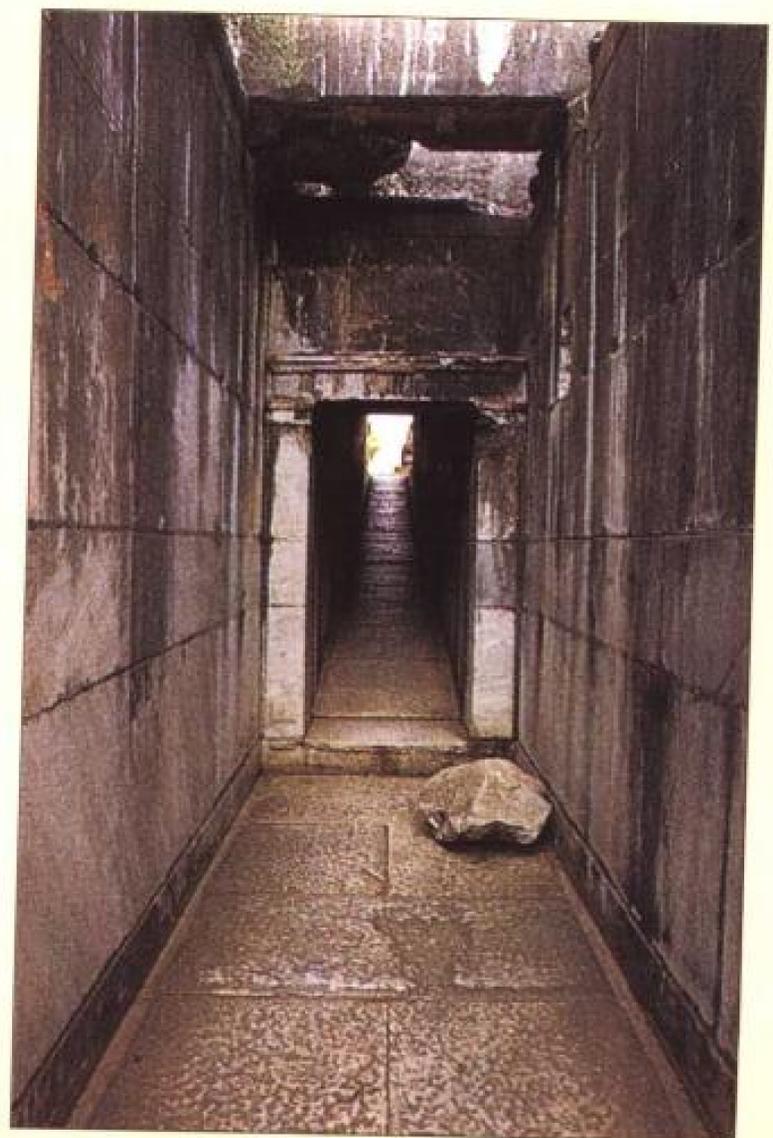
188



■(上图)石柱立在这座神庙前面一个竖起的大理石基座上。后门直通下陷的庭院和圣泉。



■(上图)这是骨节的铜质复制品，宽12英寸，高8英寸，重不到200磅。公元前494年，波斯士兵把它当做战利品带回波斯。铭文上刻着捐赠者和制造者的名字。



■(右图)这样的两条通道从庙外通向内庭。过道宽不足两人并肩而过，迫使来访者一个人走进这个高墙侧立、上无屋檐的窄道里，平添了神谕到来时的恐惧感。

充满神秘的寺庙

TEMPLE OF MYSTERIES

虽然比狄杜玛的神庙小，科拉罗斯的阿波罗神庙在罗马时期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却是声名鹊起。它之所以能够成名，是因为台比留皇帝的养子基尔曼尼科斯·恺撒曾经来到过这里。历史学家塔西佗记下了预言的过程，他说这些神使们“走进石室，从暗处的圣泉里捧起一掬泉水，然后对每个求愿者的问讯回复以固定的说词”。

一些年以后，历史学家老普林尼发现，尽管神使们用泉水可以制造出“绝妙的预言”，但他们还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些泉水会“缩短人们的寿命”。

从外形上看，神庙与其他古典建筑相似，不同的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地下室，圣泉就在那里。有两个四级的楼梯通向下面的低矮世界，其中一条通道狭窄，只容一人通过，直达神庙中央地下的等待室，里面有大理石长凳。另外的通道属神使专用，她们沿着通道下到一间石屋当中，屋里有一口井，井里就是做法事用的泉水。



■ (左图)这个青铜垂饰1992年发现于科拉罗斯最古老的阿波罗祭坛，象征着埃及鳄鱼神索别克。一名安纳托利亚的雇佣兵从埃及把它当做祭品带了回来。下图是阿耳忒弥斯雕像的一部分倒在地上，她是阿波罗的孪生妹妹。





■ (上图)上升的水面使神庙的地下室有部分浸在水里。中世纪的一场地震把神庙的地上部分夷为平地，但地下室残留下来，渐渐地里面塞满了洪水带来的泥沙。墙拱支撑着神庙雕像的巨大重量。



■ 尽管科拉罗斯没有留下神使的信息，来访者的名字却留了下来，刻在右图中的柱子上。这样的石刻在台阶和庙里的地上到处可见，这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有些人是合唱队员，他们来庆祝阿波罗的庆典。这座神庙和狄杜玛的神庙一起完工于公元前3世纪，那时基督教还是异教。

女神的家

HOME TO THE GODDESS

20世纪末，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月神庙曾经一片荒凉，只有一根石柱和一些建筑的废墟还凸现着昔日的辉煌。这里也有一眼圣泉，但更吸引人的还是阿耳忒弥斯神像。这位女神威严地站在主殿中间，尽管原迹早已被毁坏，如右下图所示，但罗马时期的复制品和原物一样大小，还能看出作品的面貌。

阿耳忒弥斯神几经变化，从安纳托利亚新石器时期丰满的妈祖，在当地变形成为吉贝尔，后来最终成了罗马的狄安娜。神殿的位置靠近以弗所，圣保罗曾在以弗所布过道，当地人相信，使徒圣保罗在耶稣受难之后陪伴着圣母玛利亚。另外野史相传，圣母玛利亚就死在这里。

当基督教在这个地区占了上风时，这个神庙的许多石料都被挪用来建造圣保罗大教堂，(见右图山上左面)6世纪完工。在这之前几年，以弗所的神甫们召集会议，正式承认玛利亚，推她当圣母。



■ (左图)下面这个4英寸高的金质女教士放在庙中做供品。这个女教士对阿耳忒弥斯顶礼膜拜，脸上充满了迷人的微笑。阿耳忒弥斯不但是妈祖，还是万兽之王。





■ 这个2世纪的阿耳忒弥斯两边有鹿和蜂箱，她向外伸出双手。除了穿着一件饰有动物的汗衫和一条裙子之外，她的衣服上还有一条项链，项链下面是黄道十二宫，还有一件内衣，上面有许多图案——大概有乳房、水果、卵甚至牛的睾丸。



年表：东西方会合的 历史分期

LAYERS OF
HISTORY WHERE EAST
MEETS WEST

安纳托利亚以亚洲为基点向欧洲延伸，成了联系两块大陆的桥梁，同时也吸收了二者的影响，并由此创造出了它那别具一格的文化。现在那里的居民多是逊尼派穆斯林人，讲土耳其语。安纳托利亚有着多个层次、多种文化的历史。

如荷马所说，这块“梦幻的土地”的历史常常是事实与神话错杂相混。远东亚美尼亚境内，群山连绵之间阿勒山巍然耸立，大洪水之后，著名的诺亚方舟就停泊在这里。在安纳托利亚西海岸，离欧洲仅几英里就是特洛伊，那里是有着传奇色彩的特洛伊战争的遗迹。向北沿黑海海岸而上是充满着寓言的亚马孙，这是一个以女战士闻名的神秘部落。

位于东西方历史性交会的十字路口，安纳托利亚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居民。外来者沿着崎岖的山脉到达这里荫蔽的山谷，或是扬帆跨越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来到这片肥沃的海岸地区，他们在这里创建了新的文



明，或是开拓了一个个更宏伟的帝国。

然而，在这之前，远溯到旧石器时期，安纳托利亚的人们就留下了他们生活的遗迹，包括石斧、刮刀和其他工具。当欧洲人还在洞穴中四处采集食物的时候，安纳托利亚的人们已经定居下来，并且部分发展成农业社会，他们使用的技术最终在欧洲扎下了根。

新石器时代和红铜时代 公元前 8000 年 - 公元前 3000 年 NEOLITHIC AND CHALCOLITHIC AGES 8000-3000BC



恰塔尔休于遗址的肥胖人像

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从半游牧生活的打猎和采集向以蓄养牲畜和收割谷物为基础的定居生活过渡。南安纳托利亚就是最早开始这种过渡的地方之一。察约尼人依傍托罗斯山而居，以种植小麦、豌豆和小扁豆为生，还饲养了羊、猪等牲畜。但是，依新石器时代安纳托利亚文化的高峰是在恰塔尔休于遗址时期。公元前 6000 年时，这里城区繁荣，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对于这里的 5000 到 1 万名居民来说，宗教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上面提到的妈祖就在这个城市里，在新石器时代的神祇中她是一位主神。

尽管公元前6000年中期恰塔尔休于遗址遭到废弃，但其他部落却在安纳托利亚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新石器时期向红铜时期过渡阶段(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3000年)。人们开始使用石器之外的金属。不过，同时代的城市地区，比如美索不达米亚是围绕神庙发展起来的，而安纳托利亚的城市则是彼此以城堡相连，比如南方的哈吉拉尔和梅尔辛。

青铜时代 公元前3000年 - 公元前1200年

BRONZE AGE 3000-1200BC

安纳托利亚在青铜时代早期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土地上布满了城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特洛伊。公元前1950年，亚述人在安纳托利亚进行贸易的记载反映了一个新兴的印欧民族的重要性。比如赫梯族，他们主导了安纳托利亚将近1000年的历史。

他们是仁慈的立法者、精明的外交家和心灵手巧的金属匠人(见右图的银质礼器)，但是勇士还是他们最响亮的名字。因为固着在土地上，四周都是敌人，所以赫梯人常常置身在战斗之中，在战场上捍卫他们对安纳托利亚的控制权，并且通过一系列诸侯国向



赫梯族角状环



南、东、西三个方向扩张。公元前14世纪末期，他们建立起的王国只有埃及的拉美西斯二世可以相匹敌。公元前1275年左右，两强相争，赫梯人击退了埃及人挺进北叙利亚的企图。但是，由于考虑到东部亚述的崛起，他们最后与埃及握手言和，订立和平条约。但是，赫梯的势力也由此日渐衰落。歉收以及社会动荡使得这个盛极一时的王国无力抵抗西面海上来的入侵者，他们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到达安纳托利亚。这些所谓的海上民族所向披靡，横扫一切，一直打到埃及边界。

铁器时代 公元前1200年 - 公元前546年

IRON AGE 1200-546BC



弗里吉亚象牙雕像

随着赫梯族的土崩瓦解，新的民族进入了这片地区。公元前13世纪后，第一批弗里吉亚的殖民者巴尔干人来到这里。大约公元前800年，弗里吉亚人在安纳托利亚的中部和西部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家。但是和之前的赫梯人一样，他们要不停地防御敌人。公元前7世纪初，因为敌不过高加索横扫而来的辛梅里安人，弗里吉亚衰落了。王国西部陷于吕底亚文明的霸权之中。吕底亚定都萨狄斯。

100多年后，吕底亚王主宰着西安纳托利亚，并与希腊移民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希腊人在公元前10世纪时在爱琴海海岸建立了殖民点。但是在东部，吕底亚王朝受到了来自伊朗米底亚人的威胁。他们驱使着巴比伦人从亚美尼亚山向前推进。巴比伦人因此也移到了托罗斯山南部附近海边的平原地区。公元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一世打败米底亚人之后，吕底亚人又陷入了与东边这个巨大的新兴力量的冲突之中。公元前546年，居鲁士征服了吕底亚，把安纳托利亚并入了正在扩张的波斯王国之中。

波斯和希腊时期 公元前546年 - 公元前30年

PERSIAN AND HELLENISTIC PERIOD 546-30BC

波斯人对安纳托利亚的统治从萨狄斯开始，那里成了这个地区的一个重要中心。作为这个地区的新主人，他们也控制着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那里的居民把波斯的统治看做是一种压迫。但是波斯对当地社会生活影响不大，因为这个时期希腊文明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了。直到公元前334年，马其顿



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到达亚洲——帕加马的一个胸像把他塑成图中那个样子——整个推动希腊文化的进程就结束了。

尽管安纳托利亚在亚历山大的手中统治不过十余年，但是他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把人们从波斯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还是一副催化剂，促进了希腊的语言、文学和思想在帝国内部不同民族间的传播。亚历山大死后，安纳托利亚的历史就是一场由他的继承者们建立的王国间的内战。这时，另外一些竞争对手来到了这个地区。罗马人在公元前146年征服了希腊本土。尽管安纳托利亚当地的君主们希望阻止罗马进入这个地区，但是在100年左右的进程里，这里还是融入了罗马。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推进到亚美尼亚山和幼发拉底河。

罗马时代 公元前30年 - 公元395年

ROMAN PERIOD 30BC-AD395

在罗马的统治下，安纳托利亚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安定和繁荣。这里作为新帝国的亚洲行省，成了帝国里最富饶的地方之一。哈德良国王更是对以弗所青睐有加，于是当地

的人们便以他的名义建起了一座神庙(如下图)。不过,希腊的影响仍然强烈,希腊语使用得甚至比拉丁语更为广泛。但是在1世纪,又一种文化力量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蔓延。

新生的基督教发源于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它首先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整个地区。使徒圣保罗出身在南部的城市塔尔苏斯,他早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传教。这里还是《福音书》的作者约翰的居住地,自打十字军东征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在爱琴海上的帕特摩斯岛上,《启示录》的作者,另一位约翰曾经给小亚细亚的七大教堂写过信。

尽管遭受了种种灭顶之灾,基督教最终还是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传播开来。324年,教徒君士坦丁即位,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并把国都迁出异教的罗马。君士坦丁把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信奉基督教的拜占庭定为他的新国度,将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此后700年,安纳托利亚都成为了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地区。



哈德良神庙,以弗所



0759347



失
落
的
文
明

- 1 辉煌、瑰丽的玛雅
- 2 波斯人——帝国的主人
- 3 古印度——神秘的土地
- 4 罗马——帝国荣耀的回声
- 5 希腊——庙宇、陵墓和珍宝
- 6 拉美西斯二世——尼罗河上的辉煌
- 7 圣地——耶路撒冷
- 8 北欧海盗——来自北方的入侵者
- 9 东南亚——重新找回的历史
- 10 埃及——法老的领地
- 11 伊特鲁里亚人——意大利一支热爱生活的民族
- 12 凯尔特人——铁器时代的欧洲人
- 13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
- 14 安第斯之谜——寻找黄金国
- 15 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
- 16 古代中国——尘封的王朝
- 17 安纳托利亚——文化繁盛之地
- 18 美索不达米亚——强有力的国王
- 19 印加人——黄金和荣耀的主人
- 20 北美洲——筑丘人和崖居者
- 21 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
- 22 庞贝——倏然消失了的都市
- 23 灿烂而血腥的阿兹特克文明
- 24 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

ISBN 7-219-04456-9



9 787219 044568 >

ISBN 7-219-04456-9/K·921 定价: 65.00 元